#篇名:抱朴子

#类型:论;东晋

#时代:4

《抱朴子》(东晋·葛洪)

抱朴子内篇

§01 畅玄卷第一

抱朴子曰：“玄者，自然之始祖，而万殊之大宗也。眇昧乎其真也，故称微焉；绵邈乎其远也，故称妙焉。其高则冠盖乎九霄，其旷则笼罩乎八隅。光乎日月，迅乎电驰。或倏烁而景逝，或飘[HT5,6]氵[KG-\*2][KG\*9][HT5,6]毕而星流，或[HT5,6]氵[KG-\*2][KG\*9][HT5,6]毕漾于渊澄，或[SX(B-\*6][JX-\*8][HT7”,5]雨[][HT7,5]分[SX)]霏而云浮，因兆类而为有，托潜寂而为无，沦大幽而下沈，凌辰极而上游，金石不能比其刚，湛露不能等其柔。方而不矩，圆而不规，来焉莫见，往焉莫追，乾以之高，坤以之卑，云以之行，雨以之施，胞胎元一，荡铸两仪，吐纳大始，鼓冶亿类，回旋四七，匠成草昧。辔策灵机，吹嘘四气，幽括冲默，舒阐粲尉。抑浊扬清，斟酌河渭，增之不溢，挹之不匮，与之不荣，夺之不瘁。故玄之所在，其乐不穷；玄之所去，器弊神逝。

“夫五声八音，清商流徵，损聪者也；鲜华艳采，¤或丽炳烂，伤明者也；宴安逸豫，清醪芳醴，乱性者也；冶容媚姿，铅华素质，伐命者也。其唯玄道，可与为永；不知玄道者，难与为存。虽顾眄为生杀之神器，唇吻为兴亡之关键，绮榭俯临乎云雨，藻室华绿以参差，组帐雾合，罗帱云离，西毛陈于闲房，金觞华以交驰，清弦嘈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赞以齐唱，郑舞纷[HT5,6]纟[KG-\*2][HT5,6”]柔以委蛇，哀箫鸣以凌霞，羽盖浮于涟漪，掇芳华于兰林之囿，弄红葩于积珠之池。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，临深则俯览以遗朝饥，入宴千门之[HT5,7”]火[KG-\*3][HT5,6]昆[HT5,7”]火[KG-\*3][HT5,6]晃，出驱朱轮之华仪。然乐极则哀集，至盈必有亏，故曲终则叹发，燕罢则心悲也。实理势之攸召，犹影响之相归也。彼假借而非真，故物往若有遗也。

“夫玄道者，得之乎内，守之者外，用之者神，忘之者器。此思玄道之要言也。得之者贵，不待黄钺之威；体之者富，不须难得之货。高不可登，深不可测，乘流光，策飞景，凌六虚，贯涵溶。出乎无上，入乎无下，经乎汗漫之门，游乎窈眇之野，逍遥恍惚之中，倘佯仿佛之表，咽九华于云端，咀六气于丹霞，俳徊茫昧，翱翔希微，履略蜿虹，践跚璇玑，此得之者也。

“其次则真知足。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，颐光山林，纡鸾龙之翼于细介之伍，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，褴缕带索，不以贸龙章之[HT5,7]日[KG-\*3][HT5,6”]韦晔也。负步杖¤，不以易结驷之骆驿也。藏夜光于嵩岫，不受他山之攻，沈灵甲于玄渊，以违钻灼之灾。动息知止，无往不足，弃赫奕之朝华，避债车之险路，吟啸苍崖之间，而万物化为尘氛，怡颜丰柯之下，而朱户变为绳枢。据耒甫田，而麾节忽若执鞭，啜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舛[SX)]漱泉，而太牢同乎藜藿，泰而有余欢于无为之场，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。含醇守朴，无欲无忧，全真虚器，居平味澹。恢恢荡荡，与浑成等其自然；浩浩茫茫，与造化钧其符契。如暗如明，如浊如清，似迟而疾，似亏而盈，岂肯委尸祝之坐，释大匠之位，越樽俎以代无知之疱，舍绳墨而助伤手之工。不以臭鼠之细琐，而为庸夫之忧乐，藐然不喜流俗之誉，坦尔不惧雷同之毁，不以外物汨其至精，不以利害污其纯粹也。故穷富极贵，不足以诱之焉，其余何足以悦之乎？直刃沸镬，不足以动之焉，谤[HT5,6”]读[KG-\*4][HT5,7”]言何足以戚之乎？常无心于众烦，而未始与物杂也。

“若夫操隋珠以弹雀，舐秦痔以属车，登朽缗以控巢，泳吕梁以求鱼，旦为称孤之客，夕为狐鸟之余，栋挠[HT5,7]饣[KG-\*3][HT5,6”]束覆，倾溺不振。盖世人之所为载驰企及，而达者之所为寒心而凄怆者也。故至人嘿《韶》、《夏》而韬藻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兑，奋其六羽于五城之墟，而不烦衔芦之卫；翳其麟角乎勿用之地，而不特曲穴之备。俯无[HT5,7]至[KG-\*3][HT5,7]鸟倨之呼，仰无亢极之那么样，人莫之识，邈矣辽哉！”

§02 论仙卷第二

或问曰：“神仙不死，信可得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虽有至明，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；虽禀极聪，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；虽有大章、竖亥之足，而所常履者，未若所不履之多；虽有禹、益、齐谐之智，而所尝识者，未若所不识之众也。万物云云，何所不有，况列仙之人，盈乎竹素矣。不死之道，曷为无之？”

于是问者大笑，曰：“夫有始者必有卒，有存者必有亡。故三、五、丘、旦之圣，弃、疾、良、平之智。端、婴、随、郦之辩，贲、育、五丁之勇，而咸死者，人理之常然，必至之大端也。徒闻有先霜而枯瘁，当夏而凋青，含穗而不秀，未实而萎零，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，久视不已之期者矣。故古人学不求仙，言不语怪，杜彼异端，守此自然，推龟鹤于别类，以死生为朝暮也。夫苦心约己，以行无益之事，镂冰雕朽，终无必成之功。未若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虑匡世之高策，招当年之隆祉，使紫青重纡，玄牡龙跬，华毂易步趣，鼎[HT5,7]饣[KG-\*3][HT5,6”]束，代耒耜，不亦美哉？每思诗人甫田之刺，深惟仲尼皆死之证，无为握无形之风，捕难执之影，索不可得之物，行必不到之路，弃荣华而涉苦困，释甚易而攻至难。有似桑者之逐游女，必有两失之悔，单、张之信偏见，将速内外之祸也。夫班、狄不能削瓦石为芒针，欧冶不能铸铅锡为干将，故不可为者，虽鬼神不能为也；不可成者，虽天地不能成也。世间亦安得奇方，能当老者复少，而应死者反生哉？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，令有历纪之寿，养朝菌之荣，使累晦逆之积，不亦谬乎？愿加九思，不远迷复焉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夫陪之后去，则震雷不能使之闻；明之所弃，则三光不能使之见，岂[HT5,7]车[KG-\*4][HT5,6”]訇磕之音细，而丽天之景微哉？而聋夫谓之无声焉，瞽者谓之无物焉。又况管弦之和音，山龙之绮粲，安能赏克谐之雅韵，[HT5,7]日[KG-\*3][HT5,6”]韦晔之鳞藻哉？故聋、瞽在乎形器，则不信丰隆之与玄象矣，而况物有微于此者乎？暗昧滞乎心神，则不信有周、孔于在昔矣，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？夫存亡终始，诚是大体，其异同参差，或然或否，变化万品，奇怪无方，物是事非，本钧末乖，未可一也。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，混而齐之，非通理矣。谓夏必长，而荠麦枯焉；谓冬必凋，而竹柏茂焉；谓始必终，而天地无穷焉；谓生必死，而龟鹤长存焉。盛阳宜暑，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；极阴宜寒，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；百川东注，而有北流之浩浩，坤道至静，而或震动而崩驰；水性纯冷，而有温谷之温泉；火体宜炽，而有萧、丘之寒焰；重类应沉，而南海有浮石之山，轻物当浮，而[HT5,7]牛[KG-\*3][HT5,7]羊柯有沈羽之流；万殊之类，不可以一概断之，正如此也久矣。

“有生最灵，莫过乎人。贵性之物，宜必钧一，而其贤愚邪正，好丑修短，清浊贞淫，缓急迟速，趋舍所尚，耳目所欲，其为不同，已有天壤之觉，冰炭之乖矣，何独怪仙者之异，不与凡人皆死乎？若谓受气皆有一定，则雉之为蜃，雀之为蛤，壤虫假翼，川蛙翻飞，水蛎为蛤，荇苓为蛆，田鼠为[HT7”,5]如[][HT7,5]鸟，腐草为荧，鼍之为虎，蛇之为龙，皆不然乎？若谓人禀正性，不同凡物，皇天赋命，无有彼此。则牛哀成虎，楚妪为鼋，枝离为柳，秦女为石，死而更生，男女易形，老彭之寿，殇子之夭，其何故哉？苟有不同，则其异有何限乎？

“若夫仙人，以药物养身，以术数延命，使内疾不生，外患不入，虽久视不死，而旧身不改，苟有其道，无以为难也。而浅识之徒，拘俗守常，咸曰世间不见仙人，便云天下必无此事。夫目之所曾见，当何足言哉！天地之间，无外之大，其中殊奇，岂遽有限？诣老戴天，而无知其上；终身履地，而莫识其下；形骸己所自有也，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；寿命在我者也，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。况乎神仙之远理，道德之幽玄，仗其短浅之耳目，以断微妙之有无，岂不悲哉！

“设有哲人大才，嘉遁勿用，翳景掩藻，废伪去欲，执太璞于至醇之中，遗末务于流俗之外，世人犹鲜能甄别，或莫造志行于无名之表，得精神于陋形之里。岂况仙人，殊趣异路，以富贵为不幸，以荣华为秽污，以厚玩为尘壤，以声誉为朝露，蹈炎飙而不灼，蹑玄波而轻步，鼓翮清尘，风驷云轩，仰凌紫极，俯栖昆仑，行尸之人，安得见之？假令游戏或经人间，匿真隐异，外同凡庸，比肩接武，孰有能觉乎？若使皆如郊间两瞳之正方，邛孙之双耳出乎头巅，马皇乘龙而行，子晋躬御白鹤，或鳞身蛇躯，或金车羽服，乃可得知耳。自不若斯，则非洞视者安能睹其形？非彻听者安能闻其声哉？

“世人既不信，又多疵毁，真人疾之，遂益潜遁。且常人之所爱，乃上士之所憎，庸俗之所贵，乃至人之所贱也。英儒伟器，养其浩然者，犹不乐见浅薄之人，风尘之徒，况彼神仙，何为汲汲，使刍狗之伦，知有之何所索乎，而怪于未尝知也。目察百步，不能了了，而欲以所见为有，所不见为无，则天下之所无者，亦必多矣。所谓以指测海，指极而云水尽者也。蜉蝣校臣鳌，日及料大椿，岂所能及哉？魏文帝穷览洽闻，自呼于物无所不及经，谓天下无切玉之刀，火烷之布，及著《典论》尝据言此事。其间未期，二物必至。帝乃叹息，遽毁斯论。事无固必，殆为此也。

“陈思王著《释疑论》云：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，及见武皇帝试闭左兹等，令断谷近一月，而颜色不减，气力自若。常云可五十年不食。正尔。复何疑哉！又云：令甘始以药含生鱼而煮之于沸脂中，其无药者，熟而可食，其衔药者，游戏终日，如在水中也。又以药粉桑以饲蚕，蚕乃到十月不老。又以往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，皆止不复长。以还白药食白犬，百日毛尽黑。乃知天下之事，不可尽知，而以臆断之，不可任也。但恨不能绝声色，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。彼二曹，学则无书不览，才则一代之英，然初皆谓无，而晚年乃有穷理尽性，其叹息如此。不逮若人者，不信神仙，不足怪也。

“刘向博学则究微极妙，经深涉远，思理则清澄真伪，研核有无。其所作《列仙传》，仙人七十有余，诚无其事，妄进何为乎？邃古之事，何可亲见，皆赖记籍传闻于往耳。《列仙传》炳然其必有矣，然书不出周公之门，事不经仲尼之手，世人终于不信。但古史所记，一切皆无，何但一事哉？俗人贪荣好利，汲汲名利，以己之心，远忖昔人，乃复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禅授，薄卿相之贵任，巢、许之辈，老莱、庄周之徒，以为不然也。况于神仙，又难知于斯，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！多谓刘向非圣人，有所撰录，不可孤据，尤所以使人叹息者也。夫鲁史不能与天地合德，而仲尼因之以著经；子长不能与日月并明，而扬雄称之为实录；刘向为汉世之名儒贤人，其所记述，庸可弃哉？

“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学，不许命之可延者，正以秦皇、汉武求之不得，以少君、栾太为之无验故也。然不可以黔娄、原宪之贫，而谓古者无陶朱、猗顿之富，不可以无盐、宿瘤之丑，而谓在昔无南威、西施之美。进趋尤有不达者焉，稼穑犹有不收者焉，商贩或有不利者焉，用兵或有无功者焉，况乎求仙，事之难者，为之者何必皆成哉？彼二君两臣，自可求而不得，或始勤而卒怠，或不遭乎明师，又何足以定天下之无仙乎？

“夫求长生，修至道，诀在于志，不在于富贵也。苟非其人，则高位厚货，乃所以为重累耳。何者？学仙之法，欲得恬愉澹泊，涤除嗜欲，内视反听，尸居无心，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责，治鞅掌之政务，思劳于万机，神驰于宇宙。一介失所，则王道为亏；百姓有过，则谓之在予。醇醪汨其和气，艳容伐其根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亥[SX)]，所以剪精损虑，削乎平粹者，不可曲尽而备论也。蚊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替肤则坐不得安，虱群攻则卧不得宁，四海之事，何只若是。安得掩翳聪明，历藏数息，长斋久洁，躬亲炉火，夙兴夜寐，以飞八石哉？汉武享国最为寿考，已得养性之小益矣。但以升合之助，不供钟石之费，畎浍之输，不给尾闾之泄也。

仙法欲静寂无为，忘其形骸，而人君撞千石之钟，伐雷霆之鼓，砰磕嘈“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献，惊魂荡心，百技万变，丧精塞耳，飞轻走迅，钓潜弋高。仙法欲令爱逮蠢蠕，不害含气，而人君有赫斯之怒，芟夷之诛，黄钺一挥，齐斧暂授，则伏尸千里，流血滂沱，斩断之刑，不绝于市。仙法欲止绝臭腥，休粮清肠，而人君烹肥宰[HT5,7]月[KG-\*3][HT5,7]盾，屠割群生，八珍百和，方丈于前，煎熬勺药，旨嘉厌饫。仙法欲博爱八荒，视人如己，而人君兼弱攻昧，取乱推亡，辟地拓疆，泯人社稷，驱合生人，投之死地，孤魂绝域，暴骸腐野，五岭有血刃之师，北阙悬大宛之首，坑生煞伏，动数十万，京观封尸，仰干云霄，暴骸如莽，弥山填谷。秦皇使十室之中，思乱者九；汉武使天下嗷然，户口减半。祝其有益，诅亦有损。结草知德，则虚祭必怨。众烦攻其膏肓，人鬼齐其毒根，此二主徒有好仙之名，而无修道之实，所知浅事，不能悉行，要妙深秘，又不得闻，又不得有道之士，为合成仙药以与之，不得长生，无所怪也。

“吾徒匹夫，加之磬困，家有长卿壁立之贫，腹怀翳桑绝粮之馁。冬抱戎夷后门之寒，大显身手有儒行环堵之[HT5,7”]日[KG-\*4][HT5,6”]英。欲经远而乏舟车之用，欲有营而无代劳之役，入无绮纨之如，出无游观之欢，甘旨不经乎口，玄黄不过乎目，芬芳不历乎鼻，八音不关乎耳。百忧攻其心曲，众难萃其门庭，居世如此，可无恋也。或得要道之诀，或值不群之师，而犹恨恨于老妻弱子，眷眷于狐兔之丘，迟迟以臻殂落，日月不觉衰老，知长生之可得而不能修，患流欲之臭鼠而不能委。何者？爱习之情卒难遣，而绝俗之志未易果也。况彼二帝，四海之主，其所耽玩者，非一条也；其所亲幸者，至不少矣。正使之为旬月之斋，数日闲居，犹将不能，况乎内弃婉娈之宠，外捐赫奕之尊，口断甘肴，心绝所欲。背荣华而独往，求神仙于幽漠，岂所堪哉！是以历览在昔，得仙道者多贫贱之士，非势位之人。

“又栾太所知，实自浅薄，饥渴荣贵，冒干货贿，炫虚妄于苟且，忘祸患于无为。区区小子之奸伪，岂足以证天下之无仙哉！昔句践式怒[HT5,7]圭[KG-\*4][HT5,6”]黾，戎卒争蹈火；楚灵爱细腰，国人多饿死；齐桓嗜异味，易牙蒸其子；宋君赏瘠孝，毁殁者比屋。人主所欲，莫有不至。汉武招求方士，宠待过厚，致令斯辈，敢为虚诞耳。栾太若审有道者，安可得煞乎？夫有道者，视爵位如汤镬，见印绶如[KG-\*7][HT5]纟[KG-\*2][HT5,6”]衰[KG-\*8][HT5]纟[KG-\*2][HT5,6”]至，视金玉如土粪，睹华堂如牢狱。岂当扼腕空言，以侥幸荣华，居丹楹之室，受不訾之赐，带五利之印，尚公主之贵，耽沦势利，不知止足？实不得道，断可知矣。

“按董仲舒所撰《李少君家录》云，少君有不死之方，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，故出于汉，以假途求其财，道成而去。又按《汉禁中起居注》云，少君家之将去也，武帝梦与之共登嵩高山。半道，有使者乘龙持节，从云中下。云：‘太乙请少君。’帝觉，以语左右曰：‘如我之梦，少君将舍我去矣。’数日而少君称病死。久之，帝令人发其棺，无尸，唯衣冠在焉。按《仙经》云，上士举形升虚，谓之天仙。中士游于名山，谓之地仙。下士先死后蜕，谓之尸解仙。今少君必尸解者也。近世壶公将费长房去。及道士李意期将两弟子去，皆托卒死，家殡埋之。积数年，而长房来归。又相识人见李意期将两弟子，皆在郫县。其家各发棺视之，三棺遂有竹杖一枚，以丹书于杖。此皆尸解者也。

“昔王莽引《典》、《坟》以饰其邪，不可谓儒者皆为篡盗也。相如因鼓琴以窃文君，不可谓雅乐主于淫佚也。噎死者不可讥神农之播谷，烧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钻火，覆溺者不可怨帝轩之造舟，酗¤者不可非杜仪之为酒。岂可以栾太之邪伪，谓仙道之果无乎？是犹见赵高、董卓，便谓古无伊周、霍光，见商臣、冒顿，而云古无伯奇、孝己也。

“又《神仙集》中有召神劾鬼之法，又有使人见鬼之术，俗人闻之，皆谓虚文。或云天下无鬼神。或云有之，亦不可劾召。或云见鬼者，在男为觋，在女为巫，当须自然，非可学而得。按《汉书》及《太史公记》皆云齐人少翁，武帝以为文成将军。武帝所幸李夫人死，少翁能令武帝见之如生人状。又令武帝见灶神。此史籍之明文也。夫方术既令鬼见其形，又令本不见鬼者见鬼，推此而言，其余亦何所不有也。鬼神数为人间作光怪变异，又经典所载，多鬼神之据，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，况乎仙人，居高处远，清浊异流，登遐遂往，不返于世，非得道者，安能见闻？而儒墨之家，知此不可以训，故终不言其有焉。俗人之不信，不亦宜乎？惟有识真者，校练众方，得其徵验，审其必有，可独知之耳，不可强也。故不见鬼神，不见仙人，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。

“人无贤愚，皆知己身之有魂魄，魂魄分去则人病，尽去则人死，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，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。此之为物至近者也。然与人俱生，至乎终身，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，岂可遂以不闻见之，又云无之乎？若夫辅氏报施之鬼，成汤怒齐之灵，申生交言于狐子，杜伯报恨于周宣，彭生托形于玄豕，如意假貌于苍狗，灌夫守田[HT5,7]虫[KG-\*3][HT5,6”]分，子义掊燕简，蓐收之降于莘，栾侯之止民家，素姜之说谶纬，孝孙之著文章，神君言于上临，罗阳仕于吴朝。鬼神之事，著于竹帛，昭昭如此，不可胜数。然而蔽者，犹谓无之。况长生之事，世所希闻乎！望使必信，是令蚊虻负山，与井蟆论海也。俗人未尝见龙鳞鸾凤 ，乃谓天下无有此物，以为古人虚设瑞应，欲令人主自勉不息，冀致斯珍也。况令人之信有仙人乎！

世人以刘向作金不成，便谓索隐行怪，好传虚无，所撰《列仙》，皆复妄作。悲夫，此所谓以分寸之瑕，弃盈尺之夜光；以蚁鼻之缺，捐无价之淳钧；非荆和之远识，风胡之赏真也。斯朱公所以郁悒，薛烛所以永叹矣。夫作金皆在《神仙集》中，淮南王抄出以作《鸿宝枕中书》虽有其文，能皆秘其要文，必须口诀，临文指解，然后可为耳。其所用药，复多改其本名，不可按之便用也。刘向父德治淮南王狱中所得此书，非为师授也。向本不解道术，偶偏见此书，便谓其意尽在纸上，是以作金不成耳。至于撰《列仙传》，自删秦大夫阮仓书中出之，或所亲见，然后记之，非妄言也。狂夫童谣，圣人所择，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刍[JX\*8][SX)]尧之言，或不可遗，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，岂可以百虑之一失，而谓经典之不可用，以日月曾蚀之故，而谓悬象非大明哉？外国作水精[HT5,7”]木[KG-\*4][HT5,6”]宛，实是合五种灰作之。今交、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。今以此语俗人，殊不肯信。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，玉石之类。况于世间，幸有自然之金，俗人当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？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，是化铅所作，又不信骡及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巨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虚，是驴马所生。云物各有种。况乎难知之事哉？夫所见少则所怪多，世之常也。信哉此言！其事虽天之明，而人处覆甑之下，焉识至言哉！”

§03 对俗卷第三

或人难曰：“人中之有老彭，犹木中之有松柏，禀之自然，何可学得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夫陶冶造化 ，莫灵于人，故达其浅者，则能役用万物；得其深者，则能长生久视。知上药之延年，故服其药以求仙，知龟鹤之遐寿，故效其道引以增年。且夫松柏枝叶，与众木则别，龟鹤本貌，与众虫则殊，至于彭老，犹是人耳，非异类而寿独长者，由于得道，非自然也。众木不能法松柏，诸虫不能学龟鹤，是以短折耳。人有明哲，能修彭老之道，则可与之同功矣。若谓世无仙人乎？然前哲所记，近将千人，皆有姓字，及有施为本末，非虚言也。若谓彼皆特禀异气，然其相传，皆有师奉服食，非生知也。若道术不可学得，则变易形貌，吞刀吐火，坐在方亡，兴云起雾，召致虫蛇，合聚鱼鳖，三十六石立化为水，消玉为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台，溃金为浆，入渊不沾，蹴刃不伤，幻化之事，九百有余，按而行之，无不皆效。何为独不信仙之可得乎？

“仙道迟成，多所禁忌，自无超世之志，强力之才，不能守之。其或颇好心疑，中道而废，便谓仙道长生，果不可得耳。《仙经》曰：‘服丹守一，与天相毕。还精胎息，延寿无极。’此皆至道要言也。民间君子，犹内不负心，外不愧影，上不欺天，下不食言。岂况古之真人，宁当虚造空文，以必不可得之事，诳误将来，何所索乎？苟无其命，终不肯信，亦安可强令信哉？”

或难曰：“龟鹤长寿，盖世间之空言耳，谁与二物终始相随而得知之也？”抱朴子曰：“苟得其要，则八极之外，如在指掌，百代之远，有若同时，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，俟乎瞻视之所及，然后知之耳。《玉策记》曰,千岁之龟，五色具焉，其额上两骨起似角，解人之言，浮于莲叶之上，或在丛蓍之下。其上时有白云蟠蛇，千岁之鹤，随时而鸣，能登于木，其未千载者，终不集于树上也。色纯白而脑尽成丹，如此则见，便可知也。然物之老者多智，率皆深藏邃处，故人少有见之耳。按《玉策记》及《昌宇经》，不但此二物之寿也。云千岁松树，四边披越，上杪不长，望而视之，有如偃盖，其中有物，或如青牛，或如青羊，或如青犬，或如青人，皆寿千岁。又云，蛇有无穷之寿。猕猴寿八百岁，变为猿，猿寿五百岁变为[HT5,6]犭[KG-\*2][HT5,6”]矍，[HT5,6]犭[KG-\*2][HT5,6”]矍寿千岁。蟾蜍寿三千岁，骐麟寿二千岁，腾黄之马，吉光之兽，皆寿三千岁。千岁之鸟，万岁之禽，皆人面而鸟身，寿亦如其名。虎及鹿、兔，皆寿千岁，寿满五百岁者，其毛色白。熊寿五百岁者，则能变化。狐狸、豺狼，皆寿八百岁，满五百岁，则善变为人形。鼠寿三百岁，满百岁则色白，善[SX(B-\*5][HT7,5]冯[][HT7”,5]心[SX)]人而卜，名曰仲，能知一年中吉凶，及千里外事。如此比例，不可具载。但博识者，触物能名；洽闻者，理无所惑耳。何必常与龟鹤周旋，乃可知乎？苟不识者，则园中草木，田池禽兽，犹多不知，况乎巨异者哉！

“《史记·龟策传》云，江淮间居人为儿时，以龟枝床，至后老死，家人移床，而龟故生。此亦不减五六十岁也。不饮不食，如此之久而不死，其与凡物不同亦远矣。亦复何疑于千岁哉？《仙经》象龟之息，岂不有以乎？故太丘长颍川陈仲弓，笃论士也。撰《异闻记》云，某郡人张广定者，遭乱常避地。有一女年四岁，不能步涉，又不可担负。计弃之，固当饿死，不欲令其骸骨之露，村口有古大冢，上巅先有穿穴，乃以器盛缒之，下此女于冢中，以数月许干饭及水浆，与之而舍去。候世平定，其间三年，广定乃得还乡里，欲收冢中所弃女骨，更殡埋之。广定往视，女故坐冢中，见父母，犹识之，甚喜；而父母初恐其鬼也。父下入就之，乃知其不死，问之从何得食。女言粮初尽时，甚饥，见冢角有一物，伸颈吞气，试效之，转不复饥。日月为之，以至于今。父母去时所留衣被，自在冢中，不行往来，衣服不败，故不寒冻。广定乃索女所言物，乃是一大龟耳。女出食谷，初小腹痛、呕逆，久许乃习。此又足以知龟有不死之法，及为道者效之，可与龟同年之验也。史迁与仲弓，皆非妄说者也。天下之虫鸟多矣，而古独举斯二物者，明其独有异于众故也。睹一隅则可以悟之矣。”

或难曰：“龟能土蛰，鹤能天飞。使人为须臾之蛰，有顷刻之飞，犹尚不能，其寿安可学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虫之能蛰者多矣，鸟之能飞者饶矣，而独举龟鹤有长生之寿者，其所以不死者，不由蛰与飞也。是以真人但令学其道引以延年，法其食气以绝谷，不学其土蛰与天飞也。夫得道者，上能竦身于云霄，下能潜泳于川海，是以萧史偕翔凤以凌虚，琴高乘朱鲤于深渊，斯其验也。何但须臾之蛰，顷刻之飞而已乎？

“龙蛇蛟螭，狙猬鼍[SX(B-\*5][HT7,5]豕[][HT7,6]虫[HT7,6][KG-\*2]虫[SX)]，皆能竟冬不食，不食之时，乃肥于食时也。莫得其法。且夫一致之善者，物多胜于人，不独龟鹤也。故太昊师蜘蛛而结网，金天据九[JX-\*9]户[JX\*9][KG-1][KG\*4][HT6”]鸟以正时，帝轩俟凤鸣以调律，唐尧观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冥[SX)]荚以知月，终归知往，乾鹊知来，鱼伯识水旱之气，蜉蝣晓潜泉之地，白狼知殷家之兴，[HT7”,5]狱[]鸟[HT7”,5]族[]鸟见周家之盛，龟鹤偏解导养，不足怪也。且《仙经》长生之道，有数百事，但有迟速烦要耳，不必皆法龟鹤也。上士用思遐邈，自然玄畅，难以愚俗之近情，而推神仙之远旨。”

或曰：“我等不知今人长生之理，古人何独知之？”“此盖愚暗之局谈，非达者之用怀也。夫占天文之玄道，步七政之盈缩，论凌犯于既往，审崇替于将来，仰望云物之徵祥，俯定卦兆之休咎，运三棋以定行军之兴亡，推九符而得祸福之分野，乘除一算，以究鬼神之情状，错综六情，而处无端之善否。其根元可考也，形理可求也。而庸才近器，犹不能开学之奥治，至于朴素，徒锐思于糟粕，不能穷测其精微也。夫凿枘之粗伎，而轮扁有不传之妙；掇蜩之薄术，而伛偻有入神之巧。在乎其人，由于至精也。况于神仙之道，旨意深远，求其根茎，良未易也。松乔之徒，虽得其效，未必测其所以然也。况凡人哉？其事可学，故古人记而垂之，以传识者耳。若心解意得，则可信而修之。其猜疑在胸，皆自其命，不当诘古人何以独晓此，而我何以独不知之意耶？

“吾今知仙之可得也，吾能休粮不食也。吾保流珠之可飞也，黄白之可求也。若责吾求其本理，则亦实复不知矣。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谓之有，所不能及则谓之无，则天下之事亦鲜矣。故老子有言，以狸头之治鼠漏，以啄木之护龋齿，此亦可以类求者也。若蟹之化漆，麻之坏酒，此不可以理推者也。万殊纷然，何可以意极哉？设令抱危笃之疾，须良药之救，而不肯即服，须知神农、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，本意之所由，则未免于愚也。”

或曰：“生死有命，修短素定，非彼药物所能损益。夫指既斩而连之，不可续也，血既洒而吞之，无所益也。岂况服彼异类之松柏，以延短促之年命，甚不然也。”抱朴子曰：“若夫此论，必须同类，乃能为益，然则既斩之指，已洒之血，本自一体，非为殊族，何以既斩之而不可续？已洒之而不中服乎？余数见人以蛇衔膏连已斩之指，桑豆易鸡鸭之足。异物之益，不可诬也。若子言不恃他物，则宜捣肉治骨，以为金疮之药，煎皮熬发，以治秃鬓之疾耶？夫水土不与百卉同体，而百卉仰之以植焉。五谷非生人之类，而生人须之以为命焉。脂非火种，水非鱼属，然脂竭则火灭，水竭则鱼死，伐木而寄生枯，芟草而免丝萎，川蟹不归而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吉败，桑树见断而蠹殄，触类而长之，斯可悟矣。金玉在九窍，则死人为之不朽；盐卤沾于肌髓，则脯腊为之不烂。况于以宜身益命之物，纳之于己。何怪其令人长生乎？”

或难曰：“神仙方书，似是而非，将必好事者妄所造作，未必出黄、老之手，经松、乔之目也。”抱朴子曰：“若如雅论，宜不验也。今试其小者，莫不效焉。余数见人以方诸求水于夕月，阳燧引炎于朝日，隐形以沦于无象，易貌以成于异物，结巾投地而兔走，针缀丹带而蛇行，瓜果结实于须臾，龙鱼¤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爵于盘盂，皆如说焉。按《汉书》，栾太初见武帝，试令斗棋，棋自相触。而《后汉书》又载魏尚能坐在立亡，张楷能兴云起雾。皆良史所记，信而有徵。而此术事，皆在神仙之部，其非妄作可知矣。小既有验，则长生之道，何独不然乎？”

或曰：“审其神仙可以学致，翻然凌霄，背俗弃世，[JX\*8][HT6,5]丞[][HT7,5]灬尝之礼，莫之修奉，先鬼有知，其不饿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盖闻身体不伤，谓之终孝。况得仙道，长生久视，天地相毕，过于受全归完，不亦远乎？果能登虚蹑景，云舆霓盖，餐朝霞之沆瀣，吸玄黄之醇精。饮则玉醴金浆，食则翠芝朱英，居则瑶堂瑰室，行则逍遥太清。先鬼有知，将蒙我荣，或可以翼亮五帝，或可以监御百灵，位可以不求而自致，膳可以咀茹华[HT5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¤，势可以总摄罗酆，威可以叱咤梁成。诚如其道，罔识其妙，亦无饿之者。得道之高，莫过伯阳。伯阳有子名宗，仕魏为将军，有功封于段干。然则今学仙者，自可皆有子弟，以承祭祀之事，何缘便绝？”

或曰：“得道之士，呼吸之术既备，服食之要又该，掩耳而闻千里，闭目而见将来。或委华驷而辔蛟龙，弃神州而宅蓬瀛；或迟辶[JX-\*5]回于流俗，逍遥于人间，不便绝迹以造玄虚。其所尚则同，其逝止或异。何也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闻之先师云，仙人或升天，或住地，要于俱长生，住留各从其所好耳。又服还丹金液之法，若且欲留在世间者，但服半剂而录其半，若后求升天，便尽服之。不死之事已定，无复奄忽之虑，正复且游地上。或入名山，亦何所复忧乎？彭祖言，天上多尊官大神，新仙者位卑，所奉事者非一。但更劳苦，故不足役役于登天，而止人间八百年余年也。又云，古之得仙者，或身生羽翼，变化飞行，失人之本，更受异形，有似雀之为蛤，雉之为蜃，非人道也。人道当食甘旨，服轻暖，通阴阳，处官秩，耳目聪明，骨节坚强，颜色悦怿，老而不衰，延年久视，出处任意，寒温风湿不能伤，鬼神众精不能犯，五后百毒不能中，忧喜毁誉不为累，乃为贵耳。若委弃妻子，独处山泽，邈然断绝人理，块然与木石为邻，不足多也。昔安期先生、龙眉甯公、修羊公、阴长生，皆服金液半剂者也。其止世间，或近千年，然后去耳。笃而论之，求长生者，正惜今日之所欲耳，本不汲汲于升虚，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。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，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？若得仙无复住理者，复一事耳。彭祖之言，为附人情者也。”

或问曰：“为道者当先立功德，审然否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有之。按《玉钤经中篇》云，立功为上，除过次之。为道者以救人危，使免祸，护人疾病，令不枉死，为上功也。欲求仙者，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，若德行不修，而但务方术，皆不得长生也。行恶事大者，司命夺纪，小过夺算，随所犯轻重，故所夺有多少也。凡人之受命得寿，自有本数，数本多者，则纪算难尽而迟死，若所禀本少，而所犯者多，则纪算速尽而早死。又云，人欲地仙，当立三百善；欲天仙，立千二百善。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，而忽复中行一恶，则尽失前善，乃当复更起善数耳。故善不在大，恶不在小也。虽不作恶事，而口及所行之事，及责求布施之报，便复失此一事之善，但不尽失耳。又云，积善事未满，虽服仙药，亦无益也。若不服仙药，并行好事，虽未便得仙，亦可无卒死之祸矣。吾更疑彭祖之辈，善功未足，故不能升天耳。

§04 金丹卷第四

抱朴子曰：余考览养性之书，鸠集久视之方，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，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。然则此二事，盖仙道之极也。服此而不仙，则古来无仙矣。往者上国丧乱，莫不奔播四出，余周旋徐、豫、荆、襄、江、广数州之间，阅见流移俗道士数百人矣。或有素闻其名，乃在云日之表者，然率相似如一。其所知见，深浅有无，不足以相倾也。虽各有数十卷书，亦未能悉解之也，为写蓄之耳。时时有知行气，及断谷服诸草木药法，所有方书，略为同文，无一人不有《道机经》，唯以此为至秘，乃云是尹喜所撰。余告之曰：“此是魏世军督王图所撰耳，非古人也。图了不知大药，正欲以行气，入室求仙，作此《道机》，谓道毕于此。此复是误人之甚者也。”余问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，及《三皇内文》召天神地[HT5,6”]礻[KG-\*3][HT5,7]氏之法，了无一人知之者。其夸诞自誉及欺人，云己久寿，及言曾与仙人共游者，将太半矣，足以与尽微者甚鲜矣。或有颇闻金丹，而不谓今世复有得之者。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，乃当晓之。或有得方外说，不得其真经，或得杂碎丹方，便谓丹法尽于此也。

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，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。会汉末乱，不遑合作，而避地来渡江东，志欲投名以修斯道。余从祖仙公，又从元放受之。凡《太清丹经》三卷及《九鼎丹经》一卷、《金液丹经》一卷。余师郑君者，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。又于从祖授之，而家贫无用买药。余亲事之，洒扫积久，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，并具诸口诀之不书者。江东先无此书。书出于左元放，放以授余从祖，从祖以授郑君，郑君以授余。故他道士了无知之者也。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。资无担石，无以为之，但有长叹耳。有积金盈柜，聚钱如山者，复不知有此不死之法；就令闻之，亦万无一信。如何！

夫饮玉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台则浆荇之薄味，睹昆仑则觉丘垤之至卑。既览金丹之道，则使人不欲复视小小方书。然大药难卒得办，当须且将御小者以自支持耳。然服他药万斛，为能有小益？而终不能使人遂长生也。故老子之诀言云：子不得还丹金液，虚自苦耳。夫五谷犹能活人，人得之则生，人绝之则死，又况于上品之神药，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？夫金丹之为物，烧之愈久，变化愈妙。黄金入火，百炼不消；埋之，毕天不朽。服此二物，炼人身体，故能令人不老不死。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，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，铜青涂脚，入水不腐，此是借铜之劲，以[HT5,7]扌[KG-\*3]干其肉也。金丹入身中，沾洽荣卫，非但铜青之外傅矣。世间多不信至道者，则悠悠者皆是耳。然万一时偶有好事者，而复不见此法，不值明师，无由闻天下有斯妙事也。余今略钞金丹之都较，以示后之同志，好之者其勤求之。求之不可守浅近之方，而谓之足以度世也。遂不遇之者，直当息意于无穷之冀耳。

想见其说，必自知出潢污而浮沧海，背萤烛而向日月。闻雷霆而觉市鼓之陋，见巨鲸而知寸介之细也。如其喽喽，无所先入，欲以弊药必规升腾者，何异策蹇驴而追迅风，棹蓝舟而济大川乎？又诸小饵丹方甚多，然作之有浅深，故力势不同，虽有优劣，转不相及，犹一[HT5,7]酉[KG-\*4][HT5,7]殳之酒，不可以方九酝之醇耳。然小丹之下者，犹自远胜草木之上者也。凡草木烧之即烬，而丹砂烧之成水银，积变又还成丹砂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。故能令人长生。神仙独见此理矣。其去俗人，亦何缅邈之无限乎！世人少所识，多所怪，或不知水银出于丹砂，告之终不肯信。去丹砂本赤物，从何得成此白物？又云，，丹砂是石耳，今烧诸石皆成灰，而丹砂何独得尔？此近易之事，犹不可喻，其闻仙道大而笑之，不亦宜乎！上古真人，悯念将来之可教者，为作方法，委曲欲使其脱死亡之祸耳。可谓至言矣。然而俗人终不肯信，谓之虚文。若是虚文者，安得九转九变，日数所成，皆如方耶？真人所以知此者，诚不可以庸近思求也。

余少好方术，负步请问，不惮险远，每有异闻，则以为喜，虽见毁笑，不以为戚。焉知来者之不如今，是以著此以示识者。岂苟尚奇怪而崇饰空言，欲令书行于世，信结流俗哉？盛阳不能荣枯朽，上智不能移下愚。书为晓者传，事为识者贵。农夫得彤弓以驱鸟，南夷得衮衣以负薪。夫不知者，何可强哉？世人饱食终日，复未必能勤儒、墨之业，治进德之务，但共逍遥遨游以尽年月。其所营也，非荣则利，或飞苍走黄于中原，或留连怀觞以羹沸，或以美女荒沈丝竹，或耽沦绮纨，或控弦以弊筋骨，或博弈以弃功夫。闻至道言而如醉，睹道论而昼睡，有身不修，动之死地，不肯求问养生之法，自欲割削之，煎熬之，憔悴之，漉汔之；而有道者自宝秘其所知，无求于人，亦安肯强行语之乎？世人之常言，咸以长生若可得者，古人富贵者，己当得之；而无得之者，是无此道也。而不知古之富贵者，亦如今之富贵者耳，俱不信不求之，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为急，亦安能得之耶？假令不能决意，信命之可延，仙之可得，亦何惜于试之。试之小效，但使得二三百岁，不犹愈于凡人之少天乎？

天下之事万端，而道术尤难明于他事者也。何可以中才之心，而断世间必无长生之道哉？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，便谓为无，则世人之智者，又何太多乎？今若有识道意而犹修求之者，讵必便是至愚，而皆不及世人耶？又或虑于求长生，傥其不得，恐人笑之，以为暗惑。若心所断，万有一失，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，不亦当复为得之者所笑乎？日月有所不能周照，人心安足孤信哉？

抱朴子曰：按《黄帝九鼎神丹经》曰：“黄帝服之，遂以升仙。”又云，虽呼吸道引，及服草木之药，可得延年，不免于死也。服神丹，令人寿无穷已，与天地相毕，乘云驾龙，上下太清，黄帝以传玄子。戒之曰：“此道至重，必以授贤，苟非其人，虽积玉如山，勿以此道告之也！”受之者以金人、金鱼投以东流水中以为约，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妾血为盟。无神仙之骨，亦不可得见此道也。合丹当于名山之中，无人之地，结伴不过三人，先斋百日，沐浴五香，致加精洁，勿近秽污，及与俗人往来。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。谤毁神药，药不成矣。成则可以举家皆仙，不但一身耳。世人不合神丹，反信草木之药。草木之药，埋之即腐，煮之即烂，烧之即焦，不能自生，何能生人乎！

九丹者，长生之要，非凡人所当见闻也。万兆蠢蠢，唯知贪富贵而已，岂非行尸者乎？合时又当祭，祭自有图法一卷也。

第一之丹名曰丹华，当先作玄黄，用雄黄水、矾石水、戎盐、卤盐、矾石、牡砺、赤石脂、滑石、胡粉各数十斤，以为六一泥封之。火之三十六日，成。服之七日，仙。又以玄膏丸此丹，置猛火上，须臾成黄金。又以二百四十铢，合水银百斤火之，亦成黄金。金成者，药成也。金不成，更封药而火之。日数如前，无不成也。

第二之丹名曰神丹，亦曰神符。服之百日，仙也。行度水火，以此丹涂足下，步行水上。服之三刀圭，三尸九虫，皆即消坏，百病皆愈也。

第三之丹名曰神丹。服一刀圭，百日，仙也。以与六畜吞之，亦终不死。又能辟五兵。服之百日，仙人玉女、山川鬼神，皆来侍之，见如人形。

第四之丹名曰还丹。服一刀圭，百日，仙也。朱鸟凤凰，翔覆其上，玉女至傍。以一刀圭，合水银一斤火之，立成黄金。以此丹涂钱物用之，即日皆还，以此丹书凡人目上，百鬼走避。

第五之丹名饵丹，服之三十日，仙也。鬼神来侍，玉女至前。

第六之丹名炼丹。服之十日，仙也。又以汞合火之，亦成黄金。

第七之丹名柔丹。服一刀圭，百日，仙也。以缺盆汁和服之，九十老翁，亦能有子，与金公合火之，十即成黄金。

第八之丹名伏丹。服之，即日仙也。以此丹如枣核许，持之，百鬼避之，以丹书门户上，万邪众精不敢前。。又辟盗贼虎狼也。

第九之丹名寒丹。服一刀圭，百日，仙也。仙童、仙女来侍，飞行轻举，不用羽翼。

凡此九丹，但得一丹便仙，不在悉作之，作之在人所好者耳。凡服九丹，欲升天则去，欲且止人间亦任意，能出入无间，不可得害之矣。

抱朴子曰：复有太清神丹，其法出于元君。元君者，老子之师也。《太清观天经》有九篇，云其上三篇，不可教授。其中三篇，世无足传，常沈之三泉之下。其下三篇者，正是丹经，上中下凡三卷也。元君者，大神仙之人也。能调和阴阳，役使鬼神、风雨，骖驾九龙、十二白虎，天下众仙皆隶焉。犹自言亦本学道服丹之所致也，非自然也。况凡人乎！其经曰：上士得道，升为天官；中士得道，栖集昆仑；下士得道，长生世间。民愚不信，谓为虚言。从朝至暮，但作求死之事，了不求生，而天岂能强生之乎！凡人唯知美食好衣，声色富贵而已。恣心尽欲，奄忽终殁之徒，慎无以神丹告之，令其笑道谤真。传丹经不得其人，身必不吉。若有笃信者，可将合药成以分之，莫轻以其方传之也。知此道者，何用王侯。为神丹既成，不但长生，又可以作黄金，金成，取百斤先设大祭，祭自有别法一卷，不与九鼎祭同也。祭当别称金，各检署之。

礼天二十斤。日月五斤。北斗八斤。太乙八斤。井五斤。灶五斤。河伯十二斤。社五斤。门、户、闾鬼，神清君各五斤。凡八十八斤，余十二斤，以好韦囊盛之，良日于都市中，市盛之时，嘿声放弃之于多人处，径去无复顾。凡用百斤外，乃得恣意用之耳。不先以金祀神，必被殃咎。又曰，长生之道，不在祭祀事鬼神也。不在道引与屈伸也。升仙之要，在神丹也。知之不易，为之实难也。子能作之，可长存也。近代汉末新野阴君，合此太清丹得仙，其人本儒生，有才思，善著诗，及丹经赞并序。述初学道随师本末，列己所知识之得仙者四十余人，甚分明也。作此太清丹，小为难合于九鼎，然是白日升天之上法也，合之当先作华池过盐艮雪玄白飞符三五神水，乃可起火耳。

一转之丹，服之三年得仙。二转之丹，服之二年得仙。三转之丹，服之一年得仙。四转之丹，服之年半得仙。五转之丹，服之百日得仙。六转之丹，服之四十日得仙。七转之丹，服之三十日得仙。八转之丹，服之十日得仙。九转之丹，服之三日得仙。

若取九转之丹，内神鼎中，夏至之后，爆之鼎热，内朱儿一斤于盖下。伏伺之，候日精照之。须臾，翕然俱起，煌煌辉辉，神光五色，即化为还丹。取而服之一刀圭，即白日升天。又九转之丹者，封涂之于土釜中，糠火，先文后武。其一转至九转，迟速各有日数多少，以此知之耳。其转数少，其药力不足，故服之用日多，得仙迟也；其转数多，药力盛，故服之用日少，而得仙速也。

又有九光丹，与九转异法，大都相似耳。作之法，当以诸药合火之，以转五石。五石者，丹砂、雄黄、白矾、曾青、慈石也。一石辄五转而各成五色，五石而二十五色，色各一两，而异器盛之。欲起死人，未满三日者，取青丹一刀圭，和水，以浴死人，又以一刀圭，发其口内之，死人立生也。欲致行厨，取黑丹和水，以涂左手，其所求如口所道，皆自至。可致天下万物也。欲隐形，及先知未然方来之事，及住年不老，服黄丹一刀圭，即便长生不老矣；及坐见千里之外，吉凶皆知，如在目前也；人生宿命、盛衰寿夭、富贵贫贱皆知之也。其法俱在《太清经》中卷耳。

抱朴子曰：其次有《五灵丹经》一卷，有五妙法也。用丹砂、雄黄、雌黄、石硫黄、曾青、矾石、慈石、戎盐、太乙余粮，亦用六一泥，及神室祭醮合之。三十六日成。又用五帝符，以五色书之，亦令人不死，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药耳。

又有《岷山丹法》，道士张盖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翕，精思于岷山石室中，得此方也。其法鼓冶黄铜以作方诸，以承取月中水，以水银覆之，致日精火其中，长服之不死。又取此丹置雄黄燧中，覆以汞曝之，二十日发而治之，以井华水服如小豆，百日，盲者皆能视之，百病自愈，发白还黑，齿落更生。

又《务成子丹法》，用巴沙汞置八寸铜盘中，以土炉盛炭，倚三隅堑以枝盘，以硫黄水灌之，常令如泥，百日服之，不死。

又《羡门子丹法》，以酒和丹一斤，用酒三升和，曝之四十日，服之一日，则三虫百病立下；服之三年，仙道乃成，必有玉女二人来侍之。可役使致行厨。此丹可以厌百鬼，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，及起土功妨人者，悬以向之，则无患矣。

又有《立成丹》，亦有九首，似九鼎而不及也。其要一本更云，取雌黄、雄黄烧下其中铜，铸以为器，覆之三岁淳苦酒上，百日，此器皆生赤乳，长数分，或有五色琅[HT5,7”]王[KG-\*4][HT5,6”]干，取理而服之，亦令人长生。又可以和菟丝。菟丝是初生之根，其形似菟，掘取克其血，以和此丹，服之立变化，任意所作也。又和以朱草，一服之，能乘虚而行云。朱草状似小枣，栽长三四尽，枝叶皆赤，茎如珊瑚，喜生名山岩石之下，刻之，汁流如血，以玉及八石金银投其中，立便可丸如泥。久则成水。以金投之，名为金浆，以玉投之，名为玉醴，服之皆长生。

又有《取伏丹法》云，天下诸水，有名丹者，有南阳之丹水之属也。其中皆有丹鱼，当先夏至十日夜伺之。丹鱼必浮于水侧，赤光上照，赫然如火也。网而取之可得之。得之虽多，勿尽取也。割其血涂足下，则可步行水上，长居渊中矣。

又有《赤松子丹法》，取千岁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累汁及矾桃汁淹丹，著不津器中，练蜜盖其口，埋之入地三尺。百日，绞柠木赤实，取汁和而服之，令人面目鬓发皆赤，长生也。昔中黄仙人有赤须子者，岂非服此乎？

又《石先生丹法》，取乌¤之未生毛羽者，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。至长，其毛羽皆赤，乃煞之。阴干百日，并毛羽捣服一刀圭，百日得寿五百岁。

又《康风子丹法》，用羊、乌、鹤卵，雀血，合少室天雄汁，和丹内鹄卵中漆之，内云母水中，百日化为赤水。服一合，辄益寿百岁，服一升千岁也。

又《崔文子丹法》，纳丹鹜腹中蒸之，服。令人延年，长服不死。

又《刘元丹法》，以丹砂内玄水液中，百日紫色，握之不污手，又和以云母水，内管中漆之，投井中。百日化为赤水，服一合，得百岁，久服长生也。

又《乐子长丹法》，以曾青、铅丹合汞及丹砂，著铜筒中，干瓦、白滑石封之，于白砂中蒸之，八十日，服如小豆，三年仙矣。

又《李文丹法》，以白素裹丹，以竹汁煮之，名红泉，乃浮汤上蒸之，合以玄水，服之一合，一年仙矣。

又《尹子丹法》，以云母水和丹密封，致金华池中，一年出，服一刀圭，尽一斤，得五百岁。

又《太乙招魂魄丹法》，所用五石，及封之以六一泥，皆似九丹也。长于起卒死三日以还者，折齿，内一丸，与硫黄丸，俱以水送之，令入喉即活。皆言见使者持节召之。

又《采女丹法》，以免血和丹与蜜蒸之，百日，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，日三，至百日，有神女二人来侍之，可役使。

又《稷丘子丹法》，以清酒麻油百华醴龙膏和，封以六一泥，以糠火[HT5,7”]火[KG-\*3][SX(B-\*3][HT7”,6”]曰[]皿[SX)]之，十日成，服如小豆一丸，尽剂，得寿五百岁。

又《墨子丹法》，用汞及五石液于铜器中火熬之，以铁匕挠之，十日，还为丹，服之一刀圭，万病去身，长服不死。

又《张子和丹法》，用铅汞、曾青水合封之，蒸之于赤黍米中，八十日成，以枣膏和丸之。服如大豆，百日，寿五百岁。

又《绮里丹法》，先飞取五石玉尘，合以丹砂、汞，内大铜器中煮之，百日，五色，服之不死。以铅百斤，以药百刀圭，合火之，成白银，以雄黄水和之而火之，百日成黄金。金或太刚者，以猪膏煮之，或太柔者，以白梅煮之。

又《玉柱丹法》，以华池和丹，以曾青、硫黄末覆之、荐之，内筒中沙中，蒸之五十日，服之，百日，玉女、六甲、六丁、神女来侍之，可役使，知天下之事也。

又《肘后丹法》，以金华和丹，干瓦封之，蒸八十日，取如小豆，置盘中，向日和之。其光上与日连，服如小豆，长生矣。以投丹阳铜中，火之成金(以柚汁和丹服之，百日，长生。)。

又《李公丹法》，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，和令如泥，釜中火之，三十六日出，和以石硫黄液，服之十年，与天地相毕。

又《刘生丹法》用白菊花汁、地楮汁、樗汁和丹蒸之，三十日，研合服之，一年，得五百岁，老翁服更少不可识，少年服亦不老。

又《王君丹法》，巴沙及汞内鸡子中，漆合之，令鸡伏之三枚，以王相日服之，住年不老。小儿不可服，不复长矣。与新生鸡、犬服之，皆不复大。鸟兽亦皆如此验。

又《陈生丹法》，用白蜜和丹，内铜石中，封之，沈之井中，一期，服之经年，不饥。尽一斤，寿百岁。

又《韩终丹法》，漆蜜和丹煎之，服可延年久视，立日中无影。过此以住，尚数十法，不可具论。

抱朴子曰：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，不减九丹矣，合之用古秤黄金一斤，并用玄明龙膏、太乙旬首中石、冰石、紫游女、玄水液、金化石、丹砂，封之成水，其经云：金液入口，则其身皆金色。老子受之于元君。元君曰：“此道至重，百世一出，藏之石室，合之，皆斋戒百日，不得与俗人相住来，于名山之侧，东流水上，别立精舍，百日成，服一两便仙，若未欲去世，且作地水仙之士者，但斋戒百日矣。若求升天，皆先断谷一年，乃服之也。若服半两，则长生不死，万害百毒，不能伤之。可以畜妻子，居官秩，任意所欲，无所禁也。若复欲升天者，乃可斋戒，更服一两，便飞仙矣。

以《金液为威喜巨胜之法》，取金液及水银一味合煮之，三十日，出，以黄土瓯盛，以六一泥封，置猛火炊之，六十时，皆化为丹。服如小豆大便仙。以此丹一刀圭粉，水银一斤，即成银。又取此丹一斤，置火上扇之，化为赤金而流，名曰丹金。以涂刀剑，辟兵万里。以此丹金为盘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宛，饮食其中，令人长生，以承日月，得液，如方诸之得水也。饮之不死。以金液和黄土，内六一泥瓯中，猛火炊之，尽成黄金。中用也，复以火炊之，皆化为丹。服之如小豆，可以入名山大川，为地仙。以此丹一刀圭粉，水银立成银。以银一两和铅一斤，皆成银，《金液经》云，投金人八两于东流水中，饮血为誓，乃告口诀。不如本法，盗其方而作之，终不成也。凡人有至信者，可以药与之，不可轻传其书，必两受其殃。天神鉴人甚近，人不知耳。

抱朴子曰：九丹诚为仙药之上法，然合作之，所用杂药甚多。若四方清通者，市之可具，若九域分隔，则物不可得也。又当起火昼夜数十日，饲候火力，不可令失其适，勤苦至难，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。合金液，唯金为难得耳。古秤金一斤，于今为二斤，率不过直三十许万，其所用杂药差易具。又不起火，但以置华池中，日数足，便成矣。都合可用四十万两而得一剂，可足八人仙也。然其中稍少合者，其气力不足以相化成，如酿数升米，酒必无成也。

抱朴子曰：其次有《饵黄金法》，虽不及金液，亦远不比他药也。或以豕负革肪，及酒炼之，或以樗皮治之，或以荆酒、磁石消之，或有可引为巾，或立令成水服之，或有禁忌，不及金液也。或以雄黄、雌黄合饵之，可引之张之如皮，皆地仙法耳。银及蚌中大珠，皆可化为水服之，然须长服不可缺，故皆不及金液也。

抱朴子曰：合此金液九丹，既当用钱，又宜入名山，绝人事，故能为之者少，且亦千万人中，时当有一人得其经者，故凡作道书者，略无说金丹者也。第一禁，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谤讪评毁之，必不成也。郑君言所以尔者，合此大药，皆当祭，祭则太乙元君、老君、玄女皆来鉴省。作药者若不绝迹幽僻之地，令俗间愚人得经过闻见之，则诸神便责作药者之不遵承经戒，致令恶人有谤毁之言，则不复佑助人，而邪气得进，药不成也。必入名山之中，斋戒百日，不食五辛生鱼，不与俗人相见，尔乃可作大药。作药须成乃解斋，不但初作时斋也。

郑君云，左君告之，言诸小小山，皆不可于其中作金液神丹。凡小山皆无正神为主，多是木石之精，千岁老物，血气之鬼，此辈皆邪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不念为人作福，但能作祸，善试道士。道士须当以术辟身，及将从弟子，然或能坏人药也。今之医家，每合好药、好膏，皆不欲令鸡犬、小儿、妇人见之，若被诸物犯之，用便无验。又染彩者，恶恶目者见之，皆失美色。况神仙大药乎！是以古之道士，合作神药，必入名山，不止凡山之中，正为此也。又，按仙经，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，有华山、泰山、霍山、恒山、嵩山、少室山、长山、太白山、终南山、女几山、地肺山、王屋山、抱犊山、安丘山、潜山、青城山、峨眉山、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委山、云台山、罗浮山、阳驾山、黄金山、鳖祖山、大小天台山、四望山、盖竹山、括苍山，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，其中或有地仙之人。上皆生芝草，可以避大兵大难，不但于中以合药也。若有道者登之，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，药必成。若不得登此诸山者，海中大岛屿，亦可合药。若会稽之东翁洲、澶洲、[HT5,7]纟[KG-\*3][HT5,6”]宁屿，及徐州之莘莒洲、泰光州、郁洲者，皆其次也。今中国名山不可得至，江东名山之可得住者，有霍山，在晋安；长山、太白，在东阳；四望山、大小天台山、盖竹山、括苍山，并在会稽。

抱朴子曰：余忝大臣之子孙，虽才不足以经国理物，然畴类之好，进趋之业，而所知不能远余者，多挥翮云汉，耀景辰霄者矣。余所以绝庆吊于乡党，弃当世之荣华者，必欲远登名山，成所著子书，次得合神药，规长生故也。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，背清涂而躬耕林薮，手足胼胝，谓予有狂惑之疾也。然道与世事不并兴，若不废人间之务，何得修如此之志乎？见之诚了，执之必定者，亦何惮于毁誉，岂移于劝沮哉？聊书其心，示将来之同志尚者云。后有断金之徒，所捐弃者，亦与余之不异也。

《小神丹方》，用真丹三斤，白蜜六斤搅合，日暴煎之，令可丸。旦服如麻子许十丸，未一年，发白者黑，齿落者生，身体润泽，长服之，老翁成少年，长生不死矣。

《小丹法》，丹一斤，捣筛，下淳苦酒三升，漆二升，凡三物合，令相得。微火上煎，令可丸。服如麻子三丸，日再服，三十日，腹中百病愈，三尸去。服之百日，肌骨强坚。千日，司命削去死籍，与天地相毕，日月相望，改形易容，变化无常，日中无影，乃别有光也。

《饵黄金法》，炼金内清酒中，约二百过，出入即沸矣，握之出指间，令如泥，若不沸，及握之不出指间，即削之，内清酒中无数也。成，服之如弹丸一枚，亦可一丸，分为小丸。服之三十日，无寒温，神人玉女侍之，银亦可饵之，与金法同。服此二物，能居名山石室中者，一年即轻举矣。止人间服亦地仙，勿妄传也。

《两仪子饵黄金法》，猪负革脂三斤，淳苦酒一升，取黄金五两，置器中，煎之土炉，以金置脂中，百入百出，苦酒亦尔。食一斤，寿蔽天地；食半斤，寿二千岁；五两，寿千二百岁。无多少，便可饵之。当以王相日作，服之神良。勿传非人，传示非人，令药不成不神。欲食去尸药，当服丹砂也。

§05 至理卷第五

抱朴子曰：微妙难识，疑惑者众，吾聪明岂能过人哉？适偶有所偏解，锋鹤知夜半，燕知戊己，而未必达于他事也。亦有以校验，知长生之可得，仙人之无种耳。夫道之妙者，不可尽书，而其近者，又不足说。昔庚桑胼胝，文子厘颜，勤苦弥久，及受大诀，谅有以也。夫圆首含气，孰不乐生面畏死哉？然荣华势利诱其意，素颜玉肤惑其目，清商流徵乱其耳，爱恶利害搅其神，功名声誉束其体，此皆不召而自来，不学而已成。自非受命应仙，穷理独见，识变通于常事之外，运清鉴于玄漠之域，寤身召之亲疏，悼过隙之电速者，岂能弃交修赊，抑遗嗜好，割目下之近欲，修难成之远功哉？

夫有因无而生焉，形须神而立焉。有者，无之宫也；形者，神之宅也。故譬之于堤，堤坏则水不留矣；方之于烛，烛糜则火不居矣。身劳则神散，气竭则命终，根竭枝繁，则青青去木矣；气疲欲胜，则精灵离身矣。夫逝者无反期，既朽无生理，达道之士，良所悲矣。轻譬重阴，岂不有以哉？故山林养性之家，遗俗得意之徒，比崇高于赘疣，方万物乎蝉翼，岂苟为大言，而强薄世事哉？诚其所见者了，故弃之如忘耳。是以遐栖幽遁，韬鳞掩藻，遏欲视之目，遣损明之色，杜思音之耳，远乱听之声，涤除玄览，守雌抱一，专气致柔，镇以恬素，遣欢戚之邪情，外得失之荣辱，割厚生之腊毒，谧多言于枢机，反听而后所闻彻，内视而后见无朕，养灵根于冥钧，除诱慕于接物，削斥浅务，御以愉[HT5,6”]忄[KG-\*2][HT5,6]莫，为乎无为，以全天理尔。乃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父吸宝华，浴神太清，外除五曜，内守九精，坚玉钥于令门，结北极于黄庭，引三景于明堂，飞元始以炼形，采灵液于金梁，长驱白而留青，凝澄泉于丹田，引沈珠于五城，瑶鼎俯爨，藻禽仰鸣，瑰华擢颖，天鹿吐琼，怀重规于绛宫，潜九光于洞冥，云苍郁而连天，长谷湛而交经，履蹑乾兑，召呼六丁，坐卧紫房，咀吸金英，晔晔秋芝，朱华翠茎，[SX(B-\*6][HT7”,6]白[][HT7,7]白[KG-\*3]白[SX)][SX(B-\*6][HT7”,6]白[][HT7,7]白[KG-\*3]白[SX)]珍膏，溶溢霄零，治饥止渴，百疒[KG-1][KG\*4][HT6]阿不萌，逍遥戊己，燕和饮平，拘魂制魄，骨填体轻，故能策风云以腾虚，并混舆而永生也。然梁尘之盈尺，非可求之于漏刻，山[SX(B-\*6][JX-\*8][HT7”,5]雨[][HT7,5]留[SX)]洞彻，非可致之于造次也。患于闻之者不信，信之者不为，为之者不终耳。夫得之者甚希而隐，不成者至多而显，世人不能知其隐者，而但见其显者，故谓天下果无仙道也。

抱朴子曰：防坚则水无漉弃之费，脂多则火无寝曜之患，龙泉以不割常利，斤斧以日用速弊，隐雪以违暖经夏，藏冰以居深过暑，单帛以幔镜不灼，凡卉以偏覆越冬。泥壤易消者也，而陶之为瓦，则与二仪齐其久焉。柞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酋速朽者也，而燔之为炭，则可亿载而不败焉。辕豚以优畜晚卒，良马以陟峻早弊，寒虫以适己倍寿，南林以处温长茂，接煞气则雕瘁于凝霜，值阳和则郁蔼而条秀。物类一也，而荣枯异功，岂有秋收之常限，冬藏之定例哉？而人之受命，死生之期，未若草木之于寒天也，而延养之理，补救之方，非徒温暖之为浅益也。久视之效，何为不然？而世人守近习隘，以仙道为虚诞，谓黄、老为妄言，不亦惜哉？夫愚夫乃不肯信汤药针艾，况深于此者乎？皆曰俞跗、扁鹊、和、缓、仓公之流，必能治病，何不勿死？又曰，富贵之家，岂乏医术？而更不寿，是命有自然也。乃责如此之人，令信神仙，是使牛缘木，马逐鸟也。

抱朴子曰：召魂小丹、三使之丸，及五英八石、小小之药，或立消坚冰，或入水自浮，能断绝鬼神，禳却虎豹，破积聚于腑藏，退二竖于膏肓，起猝死于委尸，返惊魂于既逝。夫此皆凡药也，犹能令已死者复生，则彼上药也，何为不能令生者不死乎？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，胡医活绝气之苏武，淳于能解除颅以理脑，元化能刳腹以浣胃，文挚衍期以瘳危困，仲景空胸以纳赤饼，此医家之薄技，犹能若是，岂况神仙之道，何所不为？夫人所以死者，诸欲所损也，老也，百病所害也，毒恶所中也，邪气所伤也，风冷所犯也。今道引行气，还精补脑，食饮有度，兴居有节，将服药物，思神守一，枉天禁戒，带佩符印，伤生之徒，一切远之，如此则通，可以免此六害。今医家通明肾气之丸，内补五络之散，骨填苟杞之煎，黄蓍建中之汤，将服之者，皆致肥丁，漆叶青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秦[SX)]，凡弊之草，樊阿服之，得寿二百岁，而耳目聪明，犹能持针以治病，此近代之实事，良史所记注者也。

又云有吴普者，从华陀受五禽之戏，以代导引，犹百余岁，此皆药术之至浅，尚能如此，况于用其妙者耶？今语俗人云，理中、四顺，可以救霍乱，款冬、紫苑，可以治[HT5,7]亥[KG-\*3][HT5,7]欠逆，萑芦、贯众之煞九虫，当归、芍药之止绞痛，秦胶、独活之除八风，菖蒲、干姜之去痹湿，菟丝、苁蓉之补虚乏，甘遂、葶苈之逐痰癖，栝楼、黄连之愈消渴，荠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尼[SX)]、甘草之解百毒，芦如、益热之护众创，麻黄、大青之主伤寒，俗人犹谓不然也。宁煞生请福，分蓍问祟，不肯信良医之攻疾，反用巫史之纷若，况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，芝英可以延年哉？昔留侯张良吐出奇策，一代无有，智虑所及，非浅近人也，而犹谓不死可得者也。其聪明智用，非皆不逮世人，而曰吾将弃人间之事，以从赤松游耳。遂修道引，绝谷一年，规轻举之道，坐吕后逼蹴，从求安太子之计，良不得已，为画致四皓之策，果如其言。吕后德之，而逼令强食之，故令其道不成耳。按孔安国《秘记》云，良得黄石公不死之法，不但兵法而已。又云，良本师四皓，角里先生、绮里季之徒，皆仙人也，良悉从受其神方，虽为吕所强饮食，寻复修行仙道，密自度世，但世人不知，故云其死也。如孔安国之言，则良为得仙也。又汉丞相张苍，偶得小术，吮妇人乳汁，得一百八十岁，此盖道之薄者，而苍为之，犹得中寿之三倍，况于备术，行诸秘妙，何为不得长生乎？此事见于《汉书》，非空言也。

抱朴子曰：服药虽为长生之本，若能兼行气者，其益甚速，若不能得药，但行气而尽其理者，亦得数百岁。然又宜知房中之术，所以尔者，不知阴阳之术，屡为劳损，则行气难得力也。夫人在气中，气在人中，自天地至于万物，无不须气以生者也。善行气者，内以养身，外以却恶，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。吴越有禁咒之法，甚有明验，多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耳。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，与病人同床而己不染，又以群从行数十人，皆使无所畏，此是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可以禳天灾也。或有邪魅山精，侵犯人家，以瓦石掷人，以火烧人屋舍，或形见往来，或但闻其声音言语，而善禁者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禁之，皆即绝。此是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可以禁鬼神也。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，凡人暂经过，无不中伤，而善禁者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禁之，能辟方数十里上，伴侣皆使无为害者，又能禁虎豹及蛇蜂，皆悉令伏不能起。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禁金疮，血即登止，又能续骨连筋。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禁白刃，则可蹈之不伤，刺之不入。若人为蛇虺所中，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禁之则立愈。近世左慈、赵明等，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禁水，水为之逆流一二丈。又于茅屋上然火，煮食食之，而茅屋不焦。又以大钉钉柱，入七八寸，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吹之，钉即涌射而出。又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禁沸汤，以百许钱投中，令一人手探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鹿取钱，而手不灼烂。又禁水著中庭露之，大寒不冰。又能禁一里中炊者，尽不得蒸熟。又禁犬令不得吠。昔吴遣贺将军讨山贼，贼中有善禁者，每当交战，官军刀剑皆不得拔，弓弩射矢皆还向，辄致不利。贺将军长智有才思，乃曰：“吾闻金有刃者可禁，虫有毒者可禁，其无刃之物，无毒之虫，则不可禁。彼能禁吾兵者，必不能禁无刃物矣。”乃多作劲木白棒，选异力精卒五千人为先登，尽捉掊彼山贼。贼恃其善禁者，了不能备，于是官军以白棒击之，大破彼贼。禁者果不复行。所打煞者，乃有万计。

夫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出于无形，用之其效至此，何疑不可绝谷治病，延年养性乎？仲长公理者，才达之士也。著《昌言》，亦论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可以不饥不病，云，吾始者未之信也，至于为之者，尽乃然矣。养性之方，若此至约，而吾未之能也，岂不以心驰于世务，思锐于人事哉？他人之不能者，又必与吾同此疾也。昔有明师，知不死之道者，燕君使人学之，不捷而师死。燕君怒其使者，将加诛焉。谏者曰：“夫所忧者，莫过乎死；所重者，莫急乎生。彼自丧其生，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！”君乃不诛。其谏辞则此为良说矣。使彼有不死之方，若吾所闻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之法，则彼说师之死者，未必不知道也。直不能弃世事而为之。故虽知之而无益耳，非无不死之法者也。又云，河南密县有卜成者，学道经久。乃与家人辞去。其始步稍高，遂入云中不复见。此所谓举形轻飞，白日升天，仙之上者也。陈元方、韩元长，皆颍川之高士也。与密相近，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，盖各以其父祖及见卜成者成仙升天故耳。此则又有仙之一证也。

§06 微旨卷第六

抱朴子曰：“余闻归同契合者，则不言而信著；途殊别务者，虽忠告而见疑。夫寻常咫尺之近理，人间取舍之细事，沈浮过于金羽，皂白分于粉墨，而抱惑之士，犹多不辩焉。岂况说之以世道之外，示之以至微之旨，大而笑之，其来久矣，岂独今哉！

“夫明之所及，虽玄阴幽夜之地，豪厘芒发之物，不以为难见；苟所不逮者，虽日月丽天之[HT5,7”]火[KG-\*3][HT5,6]召灼，嵩岱干云之峻峭，犹不能察焉。黄老玄圣，深识独见，开秘文于名山，受仙经于神人，蹶埃尘以遣累，凌大遐以高跻。金石不能与之齐坚，龟鹤不足与之等寿。念有志于将来，悯信者之无文，垂以方法，炳然著明，小修则小得，大为则大验。然而浅见之徒，区区所守，甘于荼蓼而不识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台蜜，酣于[HT5,7]酉[KG-\*4][HT5,7]离酪而不赏醇醪。知好生而不知有养生之道，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，知饮食过度之畜疾病，而不能节肥甘于其中也。知极情恣欲之致枯损，而不知割怀于所欲也。余虽言神仙之可得，安能令其信乎？”

或人难曰：“子体无参午达理，奇毛通骨，年非安期、彭祖，多历之寿，目不接见神仙，耳不独闻异说，何以知长生之可获，养性之有徵哉？若觉玄妙于必得，运逸鉴于独见，所未敢许也。夫衣无蔽肤之具，资无谋夕之储，而高谈陶朱之术，自同猗顿之策，取讥论者，其理必也。抱痼疾而言精和、鹊之技，屡奔北而称孙吴之算，人不信者，以无效也。”余答曰：“夫寸[HT5,7]鱼[KG-\*3][HT5,6]肖泛迹滥水之中，则谓天下无四海之广也；芒蝎宛转果核之内，则谓八极之界尽于兹也。虽告之以无涯之浩汗，语之以宇宙之恢阔，以为空言，必不肯信也。若令吾眼有方瞳，耳长出顶，亦将控飞龙而驾庆云，凌流电而造倒景，子又将安得而诘我？设令见我，又将呼天神地[HT5,6”]礻[KG-\*3][HT5,7]氏异类之人。岂谓我为学之所致哉？姑聊以先觉挽引同志，岂强令吾子之徒，皆信之哉？若令家户有仙人，属目比肩，吾子虽蔽，亦将不疑。但彼人之道成，则蹈青霄而游紫极，自非通灵，莫之见闻。吾子必为无耳，世人信其臆断，仗其短见，自谓所度，事无差错，习乎所致，怪乎所希，提耳指掌，终于不悟，其来尚矣。岂独今哉？”

或曰：“屡承嘉谈，足以不疑于有仙矣。但更自嫌于不能为耳。敢问更有要道，可得单行者否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凡学道当阶浅以涉深，由易以及难。志诚坚果，无所不济，疑则无功。非一事也。夫根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亥[SX)]不洞地，而求柯条干云；渊源不泓窈，而求汤流万里者，未之有也。是故非积善阴德，不足以感神明，非诚心款契，不足以结师友，非功劳不足以论大试。又未遇明师而求要道，未可得也。九丹金液，最是仙主，然事大费重，不可卒办也。宝精爱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最其急也，并将服小药以延年命，学近术以辟邪恶，乃可渐阶精微矣。”

或曰：“方术繁多，诚难精备，除置金丹，其余可修，何者为善？”抱朴子曰：“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，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。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。大而谕之，犹世主之治国焉，文武礼律，无一不可也。小而谕之，犹工匠之为车焉。辕辋轴辖，莫或应亏也。所为术者，内修形神，使延年愈疾，外攘邪恶，使祸害不干。比之琴瑟，不可以孑弦求五音也；方之甲胄，不可以一札待锋刃也。何者？五音合用不可阙，而锋刃所集不可少也。凡养生者，欲令多闻而体要，博见而善择，偏修一事，不足以赖也。又患好事之徒，各仗其所长。知玄素之术者，则曰唯房中之术，可以度世矣；明吐纳之道者，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；知屈伸之法者，则曰唯道引可以难老矣；知草木之方者，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。学道之不成就，由乎偏枯之若此也。浅见之家，偶见一事，便言已足，而不识真者，虽得善方，犹更求无已，以消工弃日，而所施用，意无一定，此皆两有所失者也。或本性戆钝，所知殊尚浅近，便强入名山，履冒毒螫，屡被中伤，耻复求还。或为虎狼所食，或为魍魉所杀，或饿而无绝谷之方，寒而无自温之法，死于崖谷，不亦愚哉？

“夫务学不如择师，师所闻素狭，又不尽情以教之，因告云，为道不在多也。夫为道不在多，自为已有金丹之要，可不用余耳。然此事知之者甚希，宁可虚待不必之大事，而不修交益之小术乎？譬犹作家，云不事用他物者，盖谓有金银珠玉，在乎掌握怀抱之中，足以供累世之费耳。苟其无此，何可不广播百谷，多储果疏乎？是以断谷辟兵，厌劾鬼魅，禁御百毒，治救众疾。入山则使猛兽不犯，涉水则令蛟龙不害，经瘟疫则不畏，遇急难则隐形，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。况过此者，何可不闻乎？”

或曰：“敢问欲修长生之道，何所禁忌？”抱朴子曰：“禁忌之至急，在不伤不损而已。按《易内戒》及《赤松子经》，及《河图记命符》，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，随人所犯轻重，以夺其算。算减则人贫耗疾病，屡逢忧患；算尽则人死。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，不可具论。又言身中有三尸，三尸之为物，虽无形而实魂灵鬼神之属也。欲使人早死，此尸当得作鬼，自放纵游行，享人祭酹。是以每到庚申之日，辄上天白司命，道人所为过失。又月晦之夜，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。大者夺纪。纪者，三百日也。小者夺算。算者，三日也。吾亦未能审此事之有无也。然天道邈远，鬼神难明。赵简子、秦穆公皆亲受金策于上帝，有土地之明徵，山川草木，井灶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池，犹皆有精气，人身之中，亦有魂魄，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，于理当有精神，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。但其体大而网疏，不必机发而响应耳。

“然览诸道戒，无不云欲求长生者，必欲积善立功，慈心于物，恕己及人，仁逮昆虫，乐人之吉，悯人之苦，[HT5,7]贝[KG-\*3][HT5,6”]周人之急，救人之穷，手不伤生，口不劝祸，见人之得如己之得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。不自贵，不自誉，不嫉妒胜己，不佞谄阴贼，如此乃为有德。受福于天，所作必成，求仙可冀也。若乃憎善好杀，口是心非，背向异辞，反戾直正，虐害其下，欺罔其上，叛其所事，受恩不感，弄法受赂，纵曲枉直，废公为私，刑加无辜，破人之家，收人之宝，害人之身，取人之位，侵克贤者，诛戮降伏，谤讪仙圣，伤残道士，弹射飞鸟，刳胎破卵，春夏燎猎，骂詈神灵，教人为恶，蔽人之善，危人自安，佻人自功，坏人佳事，夺人所爱，离人骨肉，辱人求胜，取人长钱，还人短陌，决放水火，以术害人，迫胁兀[JX-\*5][KG-\*2][HT7,7”]王弱，以恶易好，强取强求，掳掠致富，不公不平，淫佚倾邪，凌孤暴寡，拾遗取施，欺绐诳诈，好说人私，持人短长，牵天援地，咒诅求直，假借不还，换贷不偿，求欲无已，憎拒忠信，不顺上命，不敬所师，笑人作善，败人苗稼，损人器物，以穷人用，以不清洁饮饲他人，轻称小斗，狭幅短度，以伪杂真，采取奸利，诱人取物，越井跨灶，晦歌朔哭。凡有一事，辄是一罪。随事轻重，司命夺其算纪，算尽则死。但有恶心而无恶迹者夺算，若恶事而损于人者夺纪。若算纪未尽而自死者，皆殃及子孙也。诸横夺人财物者，或许其妻子家口以当填之，以致死丧，但不即至耳。其恶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，久久终遭水火劫盗，及遗失器物。或遇县官疾病，自营医药，烹牲祭祀所用之费，要当令足以尽其所取之直也。故道家言枉煞人者，是以兵刃而更相杀，其取非义之财，不避怨恨，譬若以漏脯救饥，鸠酒解渴，非不暂饱而死亦及之矣。

“其有曾行诸恶事，后自改悔者，若曾枉煞人，则当思救济应死之人以解之。若妄取人财物，则当思施与贫困以解之。若以罪加人，则当思荐达贤人以解之。皆一倍于所为，则可便受吉利，转祸为福之道也。能尽不犯之，则必延年益寿，学道速成也。夫天高而听卑，物无不鉴，行善不怠，必得吉报。羊公积德布施，诣乎皓首，乃受天坠之金。蔡顺至孝，感神应之。郭巨煞子为亲，而获铁券之重赐。然善事难为，恶事易作，而愚人复以项托、伯牛辈，谓天地之不能辨臧否。而不知彼有外名者，未必有内行；有阳誉者，不能解阴罪 。若以荠麦之生死，而疑阴阳之大气，亦不足以致远也。盖上士所以密勿而仅免，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。”

或曰：“道德未成，又未得绝迹名山，而世不同古，盗贼甚多，将何以却朝夕之患，防无妄之灾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常以执日取六癸上土，以和百叶熏草，以泥门户，方一尺，则盗贼不来。亦可取市南门土，及岁破土，月建土，和合为人，以著朱鸟地，亦厌盗也。有急则入生地而止，无患也。天下有生地，一州有生地，一郡有生地，一县有生地，一乡有生地，一里有生地，一宅有生地，一房有生地。”

或曰：“一房有生地，不亦逼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经云：‘大急之极，隐于车轼。’如此，一车之中，亦有生地。况一房乎？”

或曰：“窍闻求生之道，当知二山，不审此山，为何所在，愿垂告悟，以去其惑。”抱朴子曰：“有之。非华、霍也，非嵩、岱也。夫太元之山，难知易求，不天不地，不沈不浮，绝险绵邈，崔巍崎岖，和气氤氲，神意并游，玉井泓邃，灌溉匪休，百二十官，曹府相由，离坎列位，玄芝万株，绛树特生，其宝皆殊，金玉嵯峨，醴泉出隅。还年之士，挹其清流，子能修之，乔松可俦。此一山也，长谷之山，杳杳巍巍，玄气飘飘，玉液霏霏，金池紫房，在乎其隈。愚人妄往，至皆死归。有道之士，登之不衰。采致黄精，以致天飞。此二山也，皆古贤之所秘，子精思之。”

或曰：“愿闻真人守身炼形之术。”抱朴子曰：“深哉，问也！夫‘始青之下月与日，两半同升合成一。出彼玉池入金室，大如弹丸黄如橘。中有嘉味甘如蜜，子能得之谨勿失。既往不追身将灭，纯白之气至微密。升于幽关三曲折，中丹煌煌独无匹。立之命门形不卒，渊乎妙矣难致诘。’此先师之口诀，知之者不畏万鬼五兵也。”

或曰：“闻房中之事，能尽其道者，可单行致神仙，并可以移灾解罪，转祸为福，居官高迁，商贾倍利。信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。由于好事者增加润色，至令失实。或亦奸伪造作虚妄，以欺诳世人，隐藏端绪，以求奉事，招集弟子，以规世利耳。夫阴阳之术，高可以治小疾，次可以免虚耗而已。其理自有极，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？人不可以阴阳不交，坐致疾患，若欲纵情恣欲，不能节宣，则伐年命。善其术者，则能却走马以补脑，还阴丹以朱肠，采玉液于金池，引三五于华梁，令人老有美色，终其所禀之天年。而俗人闻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，便谓黄帝单以此事致长生，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，鼎湖之上，飞九丹成，乃乘龙登天也。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，而非单行之所由也。凡服药千种，三牲之养，而不知房中之术，亦无所益也。是以古人恐人轻恣情性，故美为之说，亦不可尽信也。玄素谕之水火，水火煞人而又生人，在于能用与不能耳。大都知其要法，御女多多益善，如不知其道而用之，一两人足以速死耳。彭祖之法，最其要者。其他经多烦劳难行，而其为益，不必如其书。人少有能为之者，口诀亦有数千言耳。不知之者，虽服百药，犹不能得长生也。

§07 塞难卷第七

或曰：“皇穹至神，赋命宜均，何为使乔松凡人，受不死之寿，而周、孔大圣，无久视之祚哉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命之修短，实由所值，受气结胎，各有星宿。天道无为，任物自然。无亲无疏，无彼无此也。命属生星，则其人必好仙道。好仙道者，求之亦必得也。命属死星，则其人亦不信仙道，不信仙道，则亦不自修其事也。所乐善否，判于所禀，移易予夺，非天所能。譬犹金石之消于炉冶，瓦器之甄于陶灶。虽由之以成形，而铜铁之利钝，[HT7”,5]雍[]缶[SX(B-\*6][HT7”]贝[KG-\*3]贝[][HT7”,5]缶[SX)]之邪正适遇所遭，非复炉灶之事也。”

或人难曰：“良工所作，皆由其手，天之神明，何所不为。而云人生各有所值，非彼昊苍所能匠成。愚甚惑焉，未之敢许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浑茫剖判，清浊以陈，或升而动，或降而静，彼天地犹不知所以然也。万物感气，并亦自然，与彼天地，各为一物，但成有先后，体有巨细耳。有天地之大，故觉万物之小，有万物之小，故觉天地之大。且夫腹背虽包围五藏，而五藏非腹背之所作也。肌肤虽缠裹血气，而血气非肌肤之所造也。天地虽含囊万物，而万物非天地之所为也。譬犹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，而山林非有事焉。鱼鳖之托水泽以产育，而水泽非有为焉。俗人见天地之大也，以万物之小也。因曰天地为万物之父母，万物为天地之子孙。夫¤生于我，岂我之所作？故¤非我不生，而我非¤之父母，¤非我之子孙。蠛蠓之育醯醋，芝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需之产于木石，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吉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屈之滋于污淤，翠萝之秀于松枝，非彼四物所创匠也。万物盈乎天地之间，岂有异乎斯哉！天有日月寒暑，人有瞻视呼吸，以近况远，以此推彼，人不能自知其体老少痛痒之何故，则彼天亦不能自知其体盈缩灾祥之所以，人不能使耳目常聪明，荣卫不辍门[KG-1][KG\*7][HT6,6”]亥[KG\*7]，则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蚀，四时不失序。由兹论之，夭寿之事，果不在天地，仙与不仙，决非所值也。

“夫生我者父也，娠我者母也，犹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适，姿容必姣丽，性理必平和，智慧必高远，多致我气力，延我年命。而或矬陋兀[JX-\*5][KG-\*2][HT7,7”]王弱，或且黑且丑，或聋盲顽¤，或枝离劬蹇。所得非所欲也，所欲非所得也。况乎天地辽阔者哉？父母犹复其远者也，我自有身，不能使之永壮而不老，常健而不疾，喜怒不失宜，谋虑无悔吝。故授气流形者父母也，受而有之者我身也，其余则莫有亲密乎此者也，莫有制御乎此者也。二者已不能有损益于我矣，天地亦安得与知之乎？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，则宜皆好而无恶，悉成而无败，众生无不遂之类，而项、杨无春凋之悲矣。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，益知所禀之有自然，非天地所剖分也。圣之为德，德之至也，天若能以至德与之，而使之所知不全，功业不建，位不霸王，寿不盈百，此非天有为之验也。圣人之死，非天所杀，则圣人之生，非天所挺也。贤不必寿，愚不必夭，善无近福，恶无近祸，生无定年，死无常分。盛德哲人，秀而不实，窦公庸夫，年几二百。伯牛废疾，子夏丧明。盗跖穷凶而白首，庄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极恶而黄发。天之无为，于此明矣。”

或曰：“仲尼称，自古皆有死。老子曰，神仙之可学。夫圣人之言，信而有徵；道家所说，诞而难用。”抱朴子曰：“仲尼，儒者之圣也，老子，得道之圣也。儒教近而易见，故宗之者众焉。道意远而难识，故达之者寡焉。道者，万殊之源也。儒者，大淳之流也。三皇以住，道治也。帝王以来，儒教也。谈者咸知高世之敦朴，而薄季俗之浇散，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？是玩华藻于木末，而不识所生之有本也。何异乎贵明珠而贱渊潭，爱和璧而恶荆山？不知渊潭者，明珠之所自出；荆山者，和璧之所由生也。且夫养性者，道之余也，礼乐者，儒之末也。所以贵儒者，以其移风易俗，不唯揖让与盘旋也。所以尊道者，以其不言而化行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。若儒道果有先后，则仲尼未可专信，而老氏未可孤用。仲尼既敬问伯阳，愿比老彭，又自以知鱼鸟而不识龙，喻老氏于龙，盖其心服之辞，非空言也。与颜回所言，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后，钻之弥坚，仰之弥高，无以异也。”

或曰：“仲尼亲见老氏而不从学道，何也？”抱朴子曰：“以此观之，益明所禀有自然之命，所尚有不易之性也。仲尼知老氏玄妙贵异，而不能挹酌清虚，本源大宗，出乎无形之外，入乎至道之内，其所谘受，止于民间之事而已。安能请求仙法耶？忖其用心汲汲，专于教化，不存乎方术也。仲尼虽圣于世事，而非能沈静玄默，自守无为者也。故老子戒之曰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无益于子之身。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，非学仙之人也。夫栖栖遑遑，务在匡时，仰悲凤鸣，俯叹匏瓜，沽之恐不售，[HT5,7]忄[KG-\*2][HT5,6”]亢慨思执鞭。亦何肯舍经世之功业，而修养生之迂阔哉？”

或曰：“儒、道之业，孰为难易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儒者，易中之难也；道者，难中之易也。夫弃交游，委妻子，谢荣名，损利禄。割粲烂于其目，抑铿锵于其耳。恬愉静退，独善守己；谤来不戚，誉至不喜；睹贵不欲，居贱不耻；此道家之难也。出无庆吊之望，入无瞻视之责；不劳神于七经，不运思于律历；意不为推步之苦，心不为艺文之役；众烦既损，和气自益；无为无虑，不怵不惕；此道家之易也。所谓难中之易矣。夫儒者所修，皆宪章成事，出处有则，语默随时，师则循比屋而可求，书则因解注以释疑，此儒者之易也。钩深致远，错综典坟，该河洛之籍籍，博百氏之云云，德行积于衡巷，忠贞尽于事君，仰驰神于垂象，俯运思于风云，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，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，举趾为世人之所则，动唇为天下之所传，此儒家之难也。所谓易中之难矣。笃论二者，儒业多难，道家约易。吾以患其难矣，将舍而从其易焉。世之讥吾者，则比肩皆是也；可与得意者，则未见其人也。若同志之人，必存乎将来，则吾亦未谓之为希矣。”

或曰：“余阅见知名之高人，洽闻之硕儒，果以穷理尽性，研核有无者多矣。未有言年之可延，仙之可得者也。先生明不能并日月，思不能出万夫，而据长生之道，未之敢信也。”抱朴子曰：“吾庸夫近才，见浅闻寡，岂敢自许以拔群独识，皆胜世人乎？顾曾以显而求诸乎隐，以易而得之乎难。校其小验，则知其大效；睹其已然，则明其未试耳。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，又未肯规也。率有经俗之才，当涂之伎，涉览篇籍助教之书，以料人理之近易，辨凡猥之所惑，则谓众之所疑，我能独断之，机兆之未朕，我能先觉之，是我与万物之情，无不尽矣。幽翳冥昧，无不得也。我谓无仙，仙必无矣，自来如此其坚固也。吾每见俗儒碌碌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，皆病于颇有聪明，而偏枯拘系，以小黠自累，不肯为纯在乎极暗，而了不别菽麦者也。夫以管窥之狭见，而孤塞其聪明之所不及，是何异以一寻之绠，汲百仞之深，不觉所用之短，而云井之无水也。俗有闻猛风烈火之声，而谓天之冬雷；见游云西行，而谓月之东驰。人或告之而终不悟信。此信己之多者也。夫听声者，莫不信我之耳焉；视形者，莫不信我之目焉。而或者所闻见，言是而非，然则我之耳目，果不足信也。况乎心之所度，无形无声，其难察尤甚于视听，而以己心之所得，必固世间至远之事，谓神仙为虚言，不亦蔽哉！”

抱朴子曰：妍媸有定矣，而憎爱异情。故两目不相为视焉。雅郑有素矣，而好恶不同，故两耳不相为听焉。真伪有质矣，而趋舍舛忤，故两心不相为谋焉。以丑为美者有矣，以浊为清者有矣，以失为得者有矣。此三者乖殊，炳然可知，如此其易也，而彼此终不可得而一焉。又况乎神仙之事，事之妙者，而欲令人皆信之，未有可得之理也。凡人悉使之知，又何贵乎达者哉？若待俗人之息妄言，则俟河之清，未为久也。吾所以不能默者，冀夫可上可下者，可引致耳。其不移者，古人已未如之何矣。

抱朴子曰：至理之未易明，神仙之不见信，其来久矣，岂独今哉！太上自然知之，其次告而后悟，若夫闻而大笑者，则悠悠皆是矣。吾之论此也，将有多败之悔，失言之咎乎！夫物莫之与，则伤之者至焉。盖盛阳不能荣枯朽之木，神明不能变沈溺之性。子贡不能悦录马之野人，古公不能释欲地之戎狄。实理有所不通，善言有所不行，章甫不售于蛮越，赤舄不用于跣夷，何可强哉？夫见玉而指之曰石，非玉之不真也，待和氏而后识焉。见龙而命之曰蛇，非龙之不神也，须蔡墨而后辨焉。所以贵道者，以其加之不可益，而损之不可减也。所以贵德者，以其闻毁而不惨，见誉而不悦也。彼诚以天下之必无仙，而我独以实有而与之诤，诤之弥久，而彼执之弥固，是虚长此纷纭，而无救于不解除。果当从连环之义乎？

§08 释滞卷第八

或问曰：“人道多端，求仙至难，非有废也，则事不兼济。艺文之业，忧乐之务，君臣之道，胡可替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要道不烦，所为鲜耳。但患志之不立，信之不笃，何忧于人理之废乎？长才者兼而修之，何难之有？内宝养生之道，外则和光于世，治身而身长修，治国而国太平，以六经训俗士，以方士授知音。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，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，上士也。自持才力，不能并成，则弃置人间，专修道德者，亦其次也。昔黄帝荷四海之任，不妨鼎湖之举。彭祖为大夫八百年，然后西适流沙。伯阳为柱史，甯封为陶正。方回为闾士，吕望为太师，仇生仕于殷，马丹官于晋，范公霸越而泛海，琴高执笏于宋康，常生降志于执鞭，庄公藏器于小吏。古人多得道而匡世，修之于朝隐，盖有余力故也。何必修于山林，尽废生民之事，然后乃乎？亦有心安静默，性恶喧哗，以纵逸为欢，以荣任为戚者，带索蓝缕，茹草操耜，玩其三乐，守常待终，不营苟生，不惮速死，辞千金之聘，忽卿相之贵者。无所修为，犹常如此，况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，其亦必不肯役身于世矣。各从其志，不可一概而言也。”

抱朴子曰：世之谓一言之善，贵于千金然，盖亦军国之得失，行己臧否耳。至于告人以长生之诀，授之以不死之方，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，则奚徒千金而已乎？设使有困病垂死，而有能救之得愈者，莫不谓之为宏恩重施矣。今若按仙经，飞九丹，水金玉，则天下皆可令不死，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。黄老之德，固无量矣，而莫之克识，谓为妄诞之言，可叹者也！

抱朴子曰：欲求神仙，唯当得其至要。至要者，在于宝精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服一大药便足，亦不用多也。然此三事，复有深浅，不值明师，不经勤苦，不可仓卒而尽知也。虽云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而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有数法焉；虽曰房中，而房中之术近有百余事焉；虽言服药，而服药之方略有千条焉。初以授人，皆从浅始，有志不怠，勤劳可知，方乃告其要耳。故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或可以治百病，或可以入瘟疫，或可以禁蛇虎，或可以止疮血，或可以居水中，或可以行水上，或可以辟饥渴，或可以延年命，其大要者，胎息而已。得胎息者，能不以鼻口嘘吸，如在胞胎之中，则道成矣。初学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鼻中引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而闭之，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，乃以口微吐之。及引之，皆不欲令己耳闻其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出入之声。常令入多出少，以鸿毛著鼻口之上，吐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而鸿毛不动为候也。渐习转增其数，久久可以至千，至千则老者更少，日还一日矣。夫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当以生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之时，勿以死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之时也。故曰仙人服六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〖SX)〗，此之谓也。一日一夜有十二时，其从半夜以至日中六时为生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。死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之时，行〖SX(B-\*3〗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无益也。

善用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者，嘘水，水为之逆流数步；嘘火，火为之灭；嘘虎狼，虎狼伏而不得动起；嘘蛇虺，蛇虺蟠而不能去。若他人为兵刃所伤，嘘之血即止。闻有为毒虫所中，虽不见其人，遥为嘘祝我之手，男嘘我左，女嘘我右，而彼人虽在百里之外，即时皆愈矣。又中恶急疾，但吞三九之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亦登时差也。但人性多躁，少能安静以修其道耳。又行〖SX(B-\*3〗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大要，不欲多食，及食生菜、肥鲜之物，令人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强难闭。又禁恚怒，多恚怒则〖SX(B-\*3〗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乱，即不得溢。或令人发[HT5,7]亥[KG-\*3][HT5,7]欠，故鲜有能为者也。予从祖仙公每大醉，及夏天盛热，辄入深渊之底，一日许乃出者，正以能闭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胎息故耳。

房中之法十余家，或以补救伤损，或以攻治众病，或以采阴益阳，或以增年延寿。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。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，本不书也。虽服名药，而复不知此要，亦不得长生也。人复不可都绝阴阳，阴阳不交，则坐致壅阏之病，故幽闭怨旷，多病而不寿也。任情肆意，又损年命，唯有得其节宣之和，可以不损。若不得口诀之术，万无一人为之而不以此自伤煞者也。玄素、子都、容成公、彭祖之属，盖载其粗事，终不以至要者著于纸上者也。志求不死者，宜勤行求之。余承师郑君之言，故记以示将来之信道者，非臆断之谈也。余实复未尽其诀矣。一途之道士，或欲专守交接之术，以规神仙，而不作金丹之大药，此愚之甚矣。

抱朴子曰：道书之出于黄老者，盖少许耳。率多后世之好事者，各以所知见而滋长，遂令篇卷至于山积。古人质朴，又多无才，其所论物理，既不周悉，其所证按，又不著明，皆阙所要而难解除。解之又不深远，不足以演畅微言，开示愤悱，劝进有志，教戒始学，令知玄妙之途径，祸福之源流也。徒诵之万遍，殊无可得也。虽欲博涉，然宜详择其善者，而后留意，至于不要之道书，不足寻绎也。末学者或不别作者之浅深，其于名为道家之言，便写取累箱盈筐，尽心思索其中，是探燕巢而求凤卵，搜井底而捕鳝鱼。虽加至勤，非其所有也。不得必可施用，无故消弃日月，空有疲困之劳，了无锱铢之益也。进失当世之务，退无长生之效，则莫不指点之曰：彼修道如此之勤，而不得度世，是天下果无不死之法也。而不知彼之求仙，犹临河羡鱼而无网罟，非河中之无鱼也。

又五千文虽出老子，然皆泛论较略耳，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，有可承按者也。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，直为徒劳耳，又况不及者乎？至于文子、庄子、关令尹喜之徒，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，宪章玄虚，但演其大旨，永无至言，或复齐死生，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，以殂殁为休息，其去神仙，已千亿里矣。岂足耽玩哉！其寓言譬喻，犹有可采，以供给碎用，充御卒乏，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，无行之弊子，得以老庄为窟薮，不亦惜乎？

或曰：“圣明御世，唯贤是宝，而学仙之士，不肯进宦。人皆修道，谁复佐政事哉？”抱朴子曰：“背圣主而山栖者，巢许所以称高也；遭有道而遁世者，庄伯所以为贵也。轩辕之临天下，可谓至理也，而广成不与焉。唐尧之有四海，可谓太平也，而[HT5,7]亻[KG-\*2][HT5,6]屋[HT5,7”]亻[KG-\*2][HT5,6]全不佐焉，而德化不以之损也，才子不以之乏也。天乙革命，而务光负石以投河；姬武剪商，而夷齐不食于西山；齐桓之兴，而少稷高枕于陋巷；魏文之隆，而干木散发于西河。四老凤戢于商洛，而不妨大汉之多士也；周党麟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寺于林薮，而无损孝文之刑厝也。夫宠贵不能动其心，极富不能移其好，濯缨沧浪，不降不辱，以芳林为台榭，峻岫为大厦，翠兰为[HT5,7]纟[KG-\*3][HT5,7]因床，绿叶为帏[HT5,7”]巾[KG-\*3][HT5,6”]莫，被褐代衮衣，薇藿当嘉膳，非躬耕不以充饥，非妻织不以蔽身，千载之中，时或有之，况又加之以委六亲于邦族，损室家而不顾，背荣华如弃迹，绝可欲于胸心，凌嵩峻以独往，侣影响于名山，内视于无形之域，反听乎至寂之中。八极之内，将遽几人？而吾子乃恐君之无臣，不亦多忧乎？”

或曰：“学仙之士，独洁其身而忘大伦之乱，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。余恐长生无成功，而罪罟将见及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夫北人石户、善卷、子州，皆大才也，而沈遁放逸，养其浩然。升降不为之亏，大化不为之缺也。况学仙之士，未必有经国之才，立朝之用，得之不加尘露之益，弃之不觉毫厘之损者乎？方今九有同宅，而幽荒来仕，元凯委积，无所用之。士有待次之滞，官无暂旷之职，勤久者有迟叙之叹，勋高者有循资之屈。济济之盛，莫此之美。一介之徒，非所乏也。昔子晋舍视膳之役，弃储贰之重，而灵王不责之以不孝。尹生委衿带之职，违式遏之任，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。何者？彼诚亮其非轻世薄主，直以所好者异，匹夫之志，有不可移故也。夫有道之主，含垢善恕，知人心之不可同，出处之各有性，不逼不禁，以崇光大，上无嫌恨之偏心，下有得意之至欢。故能晖声并扬于罔极，贪夫闻风而忸怩也。吾闻景风起则裘炉息，世道夷则奇士退。今丧乱既平，休牛放马，烽燧灭影，干弋载戢，繁弱既韬，卢鹊将烹，子房出玄帷而反闾巷，信越释甲胄而修鱼钓。况乎学仙之士，万未有一，国家吝此以何为哉？然其事在于少思寡欲，其业在于全身久寿，非争竞之丑，无伤俗之负。亦何罪乎？且华、霍之极大，沧海之[HT5,6”]氵[KG-\*2][HT5,6]晃[HT5,6”]氵[KG-\*2][HT5,6]养，其高不俟翔埃之来，其深不仰行潦之注，撮壤土不足以减其峻，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广，一世不过有数仙人，何能有损人物之鞅掌乎？”

或曰：“果其仙道可求得者，五经何以不载？周孔何以不言？圣人何以不度世？上智何以不长存？若周、孔不知，则不可为圣；若知而不学，则是无仙道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人生星宿，各有所值，既详之于别篇矣。子可谓戴盆以仰望，不睹七曜之炳粲；暂引领于大川，不知重渊之奇怪也。夫五经所不载者无限矣，周、孔所不言者不少矣，特为吾子略说其万一焉。虽大笑不可止，局情难卒开，且令子闻其较略焉。夫天地，为物之大者也。九圣共成《易经》，足以弥纶阴阳，不可复加也。今问善《易》者，周天之度数，四海之广狭；宇宙之相去凡几里，上何所极，下何所据；及其转动，谁所推引；日月迟疾，九道所乘；昏明修短，七星迭正；五纬盈缩，冠珥薄蚀；四七凌犯，彗孛所出；气矢之异，景老之祥；辰极不动，镇星独东；羲和外景而热，望舒内鉴而寒；天汉仰见，为润下之性；涛潮往来，有大小之变；五音六属，占喜怒之情；云动气起，含吉凶之候；¤枪尤矢，旬始锋泽；四镇五残，天狗归邪。或以示成，或以正败，明《易》之生，不能论此也。以次问《春秋》四部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三《礼》之家，皆复无以对矣。皆曰：悉正经所不载，唯有巫咸、甘公、石申《海中郄萌七曜》记之悉矣。余将问之曰：‘此六家之书，是为经典之教乎？’彼将对曰：‘非也。’余又将问曰：“甘、石之徒，是为圣人乎？’彼亦曰：‘非也。’然则人生而戴天，诣老履地，而求之于五经之上则无之，索之于周、孔之书则不得。今宁可尽以为虚妄乎？天地至大，举目所见，犹不能了，况于玄之又玄，妙之极妙者乎？

“复问俗人曰：‘夫乘云[HT7,5]尔[]虫产之国，肝心不朽之民，巢居穴处，独目三首，马间狗蹄，修臂交股，黄池无男，穿胸旁口，廪君起石而泛土船，沙壹触木而生群龙，女娲地出，杜宇天堕，甓飞犬言，山徙社移，三军之众，一朝尽化，君子为鹤，小人成沙，女丑倚枯，贰负抱桎，寄居之虫，委甲步肉，二首之蛇，弦之为弓，不灰之木，不热之火，昌蜀之禽，无目之兽，无身之头，无首之体，精卫填海，交让递生，火浣之布，切玉之刀，炎昧吐烈，磨泥漉水，枯灌化形，山夔前跟，石修九首，毕方人面，少千之劾伯率，圣卿之役肃霜，西羌以唐景兴，鲜卑以乘鳖强，林邑以神录王，庸蜀以流尸帝，盐神婴来而虫飞，纵目世变于荆岫，五丁引蛇以倾峻，肉甚振翅于三海，金简玉字，发于禹井之侧，《正机》、《平衡》，割乎合石之中。凡此奇事，盖以千计，五经所不载，周、孔所不说，可皆复云无是物乎？至于南人能入柱以出耳，御寇停肘水而控弦，伯昏蹑亿仞而企踵，吕梁能行歌以凭渊，宋公克象叶以乱真，公输飞木[HT5,7]玄[KG-\*3][HT5,6”]鸟〖HT〗之翩¤，离朱觌毫芒于百步，贲获效膂力于万钧，越人揣针以苏死，竖亥超迹于累千，郢人奋斧于鼻垩，仲都袒身于寒天。此皆周、孔所不能为也，复可以为无有乎？若圣人诚有所不能，则无怪于不得仙，不得仙亦无妨于为圣人。为圣人偶所不间，何足以为攻难之主哉？圣人或可同去留，任自然，有身而不私，有生而不营，存亡任天，长短委命，故不学仙，亦何怪也？”

§09 道意卷第九

抱朴子曰：道者，涵乾括坤，其本无名。论其无，则影响犹为有焉；论其有，则万物尚为无焉。隶首不能计其多少，离朱不能察其仿佛。吴札晋野竭聪，不能寻其音声乎窈冥之内；[HT5,6]犭[KG-\*2][HT5,6]周[HT5,6]犭[KG-\*2][HT5,6]希[HT5,6]犭[KG-\*2][HT5,6]步猪疾走，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。以言乎迩，则周流秋毫而有余焉；以言乎远，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。为声之声，为响之响，为形之形，为影之影，方者得之而静，员者得之而动，降者得之而俯，升者得之以仰，强名为道，已失其真，况复乃千割百判，亿分万析，使其姓号至于无垠，去道辽辽，不亦远哉？

俗人不能识其太初之本，而修其流淫之末，人能淡默恬愉，不染不移，养其心以无欲，颐其神以粹素，扫涤诱慕，收之以正，除难求之思，遗害真之累，薄喜怒之邪，灭爱恶之端，则不请福而福来，不禳祸而祸去矣。何者？性命在其中，不系于外，道存乎此，无俟于彼也。患乎凡夫不能守真，无杜遏之检括，爱嗜好之摇夺。驰骋流遁，有迷无反，情感物而外起，智接事而旁溢，诱于可欲，而天理灭矣，惑乎见闻，而纯一迁矣。心受制于奢玩，情浊乱于波荡。于是有倾越之灾，有不振之祸，而徒烹宰肥[HT5,7]月[KG-\*3][HT5,7]盾，沃酹醪醴，撞金伐革，讴歌踊跃，拜伏稽颡，守请虚坐，求乞福愿，冀其必得。至死不悟，不亦哀哉！

若乃精灵困于烦扰，荣卫消于役用。煎熬形气，刻削天和。劳逸过度，而碎首以请命；变起膏肓，而祭祷以求痊。当风卧湿，而谢罪于灵[HT5,6”]礻[KG-\*3][HT5,7]氏；饮食失节，而委祸于鬼魅。蕞尔之体，自贻兹患，天地神明，曷能济焉！其烹牲罄群，何所补焉？夫福非足恭所请也，祸非[HT5,6]礻[KG-\*2][SX(B-\*4][HT7”,7]西[]土[SX)]祀所禳也。若命可以重祷延，疾可以丰祀除，则富姓可以必长生，而贵人可以无疾病也。夫神不歆非族，鬼不享淫祀，皂隶之巷，不能纡金根之轩，布衣之门，不能动六辔之驾。同为人类，而尊卑两绝，况于天神，缅邈清高，其伦异矣，贵亦极矣。盖非臭鼠之酒肴，庸民之曲躬，所能感降，亦已明矣。夫不忠不孝，罪之大恶，积千金之赂，太牢之馔，求令名于明主，释[HT5,6”]亻[KG-\*2][KG-\*9][SX(B-\*4][HT7”]夫[KG-\*2]夫[][HT7”,6]心[SX)]责于邦家，以人释人，犹不可得，况年寿难获于令名，笃疾难除于愆责，鬼神异伦，正直是与，冀其曲佑，未有之也。夫惭德之主，忍诟之臣，犹能赏善不须贷财，罚恶不任私情，必将修绳履墨，不偏不党，岂况鬼神，过此之远，不可以巧言动，不可以饰赂求，断可识矣。

楚之灵王，躬自为巫，靡爱斯性，而不能却吴师之讨也。汉之广陵，敬奉李须，倾竭府库而不能救叛逆之诛也。老武尤信鬼神，咸秩无文，而不能免五柞之殂。孙主贵侍华向，封以王爵，而不能延命尽之期。非牺牲之不博硕，非玉帛之不丰[HT5,7]酉[KG-\*4][HT5,7]农〖HT〗，信之非不款，敬之非不重，有丘山之损，无毫厘之益，岂非失之于近，而营之于远乎？

第五公诛除妖道，而既寿且贵；宋庐江罢绝山祭，而福禄永终；文翁破水灵之庙，而身吉民它；魏武禁淫祀之俗，而洪庆来假。前事不忘，将来之鉴也。明德惟馨，无忧者寿，啬宝不夭，多惨用老，自然之理，外物何为！若养之失和，伐之不解，百疒[KG-1][KG\*4][HT6]阿缘隙而结，荣卫竭而不悟，太牢三牲，曷能济焉？俗所谓率皆妖伪，转相诳惑，久而弥甚，既不能修疗病之术，又不能返其大迷，不务药石之救，惟专祝祭之谬，祈祷无已，问卜不倦，巫祝小人，妄说祸祟，疾病危急，唯所不闻，闻辄修为，损费不訾，富室竭其财储，贫人假举倍息，田宅割裂以讫尽，箧柜倒装而无余。或偶有自差，便谓受神之赐，如其死亡，便谓鬼不见赦，幸而误活，财产穷罄，遂复饥寒冻饿而死，或起为劫剽，或穿窬斯滥，丧身于锋镝之端，自陷于丑恶之刑，皆此之由也。或什物尽于祭祀之费耗，¤帛沦于贪浊之师巫，既没之日，无复凶器之直，衣衾之周，使尸朽虫流，良可悼也。愚民之蔽，乃至于此哉！淫祀妖邪，礼律所禁。然而凡夫，终不可悟。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，犯无轻重，致之大辟，购募巫祝不肯止者，刑之无赦，肆之市路，不过少时，必当绝息，所以令百姓杜冻饥之源，塞盗贼之萌，非小惠也。

曩者有张用、柳根、王歆、李申之徒，或称千岁，假托小术，坐在立亡，变形易貌，诳眩黎庶，纠合群愚，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，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，遂以招集奸党，称合逆乱，不纯自伏其辜，或至残灭良人，或欺诱百姓，以规财利，钱帛山积，富逾王公，纵肆奢淫，侈服玉食，妓妾盈室，管弦成列，刺客死士，为其致用，威倾邦君，势凌有司，亡命逋逃，因为窟薮。皆由官不纠治，以臻斯患，原其所由，可为叹息。吾徒匹夫，虽见此理，不在其位，末如之何！临民官长，疑其有神，虑恐禁之，或致祸祟，假令颇有其怀，而见之不了，又非在职之要务，殿最之急事，而复是其愚妻顽子之所笃信，左右小人，并云不可，阻之者众，本无至心而谏，怖者异口同声，于是疑惑，竟于莫敢，令人扼腕发愤者也。余亲所识者数人，了不奉神明，一生不祈祭，身享遐年，名位巍巍，子孙蕃昌，且富且贵也。唯余亦无事于斯，唯四时祀先人而已。曾所游历水陆万里，道侧房庙，固以百许，而往返径游，一无所过，而车马无倾覆之变，涉水无风波之异，屡值疫疠，当得药物之力，频冒矢石，幸无伤刺之患，益知鬼神之无能为也。又诸妖道百余种，皆煞生血食，独有李家道无为为小差。然虽不屠宰，每供福食，无有限剂，市买所具，务于丰泰，精鲜之物，不得不买，或数十人厨，费亦多矣，复未纯为清省也，亦皆宜在禁绝之列。

或问，李氏之道起于何时？余答曰：吴大帝时，蜀中有李阿者，穴居不食，传世见之，号八百岁公。人住住问事，阿无所言，但占阿颜色。若颜色欣然，则事皆吉；若颜容惨戚，则事皆凶；若阿含笑者，则有大庆；若微叹者，即有深忧。如此之候，未曾一失也。后一旦忽去，不知所在。后有一人姓李名宽，到吴而蜀语，能祝水治病颇愈，于是远近翕然，谓宽为李阿，因共呼之为李八百，而实非也。自公卿以下，莫不云集其门，后转骄贵，不复得常见，宾客但拜其外门而退，其怪异如此。于是避役之吏民，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，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，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而已，了无治身之要、服食神药、延年驻命、不死之法也。吞气断谷，可得百日以还，亦不堪久，此是其术至浅可知也。余亲识多有及见宽者，皆云宽衰老羸悴，起止咳噫，目瞑耳聋，齿堕发白，渐又昏耗，或忘其子孙，与凡人无异也。然民复谓宽故作无异以欺人，岂其然乎？吴曾有大疫，死者过半。宽所奉道室，名之为庐，宽亦得温病，托言入庐斋戒，遂死于庐中。而事宽者犹复谓之化形尸解之仙，非为真死也。夫神仙之法，所以与俗人不同者，正以不老不死为贵耳。今宽老则老矣，死则死矣，此其不得道，居然可知矣，又何疑乎？若谓于仙法应尸解者，何不且止人间一二百岁，住年不老，然后去乎？天下非无仙道也，宽但非其人耳。余所以委曲论之者，宽弟子转相教授，布满江表，动有千许，不觉宽法之薄，不足遵承而守之，冀得度世，故欲令人觉此而悟其滞迷耳。

天下有似是而非者，实为无限，将复略说故事，以示后人之不解者。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¤以捕獐而得者，其主未觉。有行人见之，因窃取獐而去，犹念取之不事。其上有鲍鱼者，乃以一头置¤中而去。本主来，于¤中得鲍鱼，怪之以为神，不敢持归。于是村里闻之，因共为起屋立庙，号为鲍君。后转多奉之者，丹楹藻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兑，钟鼓不绝。病或有偶愈者，则谓有神，行道经过，莫不致祀焉。积七八年，鲍鱼主者后行过庙下，问其故，人具为之说。其鲍鱼主乃曰，此是我鲍鱼耳，何神之有？于是乃息。

又南顿人张助者，耕白田，有一李栽，应在耕次，助惜之，欲持归，乃掘取之，未得即去，以湿土封其根，以置空桑中，遂忘取之。助后作远职不在。后其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，谓之神。有病目痛者，荫息此桑下，因祝之，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，谢以一[HT5,6]犭[KG-\*2][HT5,6”]屯。其目偶愈，便杀[HT5,6]犭[KG-\*2][HT5,6”]屯祭之。传者过差，便言此树令盲者得见。远近翕然，同来请福，常车马填溢，酒肉滂沱，如此数年。张助罢职来还，见之，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，何有神乎？乃斫去，便止也。

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，莫口有一石人，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饼以归，天热，过荫彭氏墓口树下，以所买饼暂著石人头上，忽然便去，而忘取之。行路人见石人头上有饼，怪而问之。或人去，此石人有神，能治病，愈者以饼来谢之。如此转以相语，云头痛者摩石人头，腹痛者摩石人腹，亦还以自摩，无不愈者。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。初但鸡豚，后用牛羊，为立帷帐，管弦不绝，如此数年。忽日前忘饼母之，乃为人说，始无复往者。

又洛西有古大墓，穿坏多水，墓中多石灰，石灰汁主治疮。夏月，行人有病疮者烦热，见此墓中水清好，因自洗浴，疮偶便愈。于是诸病者闻之，悉往自洗，转有饮之以治腹内疾者。近墓居人，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。而往买者又常祭庙中，酒肉不绝。而来买者转多，此水尽，于是卖水者常夜窃他水以益之。其远道人不能往者，皆因行便或持器遗信买之。于是卖水者大富。人或言无神，官申禁止，遂填塞之，乃绝。

又兴古太守马氏在官，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，马乃令此人出外住，诈云是神人道士，治病无不手下立愈。又令辩士游行，为之虚声，云能令盲者登视，[HT7”,5]辟[]足者即行。于是四方云集，趋之如市，而钱帛固已山积矣。又敕诸求治病者，虽不便愈，当告人言愈也，如此则必愈；若告人未愈者，则后终不愈也，道法正尔，不可不信。于是后人问前来者，前来辄告之云己愈，无敢言未愈者也。旬日之间，乃致巨富焉。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，闻延年长生之法，皆为虚诞，而喜信妖邪鬼怪，令人鼓舞祈祀。所谓神者，皆马氏诳人之类也，聊记其数事，以为未觉者之戒焉。”

或问曰：“世有了无知道术方伎，而平安寿考者，何也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诸如此者，或有阴德善行，以致福佑；或受命本长，故令难老迟死；或亦幸而偶尔不逢灾伤。譬犹田猎所经，而有遗禽脱兽，大火既过，时余不烬草木也。要于防身却害，当修守形之防禁，佩天文之符剑耳。祭祷之事无益也，当恃我之不可侵也，无恃鬼神之不侵我也。然思玄执一，含景环身，可以辟邪恶，度不祥，而不能延寿命，消体疾也。任自然无方术者，未必不有终其天年者也，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横枉，大疫之流行，则无以却矣。夫储甲胄，蓄蓑笠者，盖以为兵、为雨也。若幸无攻战，时不沈阴，则有与无正同耳。若矢石雾合，飞锋烟交，则知裸体者之困矣。洪雨河倾，素雪弥天，则觉露立者之剧矣。不可以荠麦之细碎，疑阴阳之大气，以误晚学之散人，谓方术之无益也。”

§10 明本卷第十

或问儒道之先后。抱朴子答曰：“道者，儒之本也；儒者，道之末也。先以为阴阳之术，众相忌讳，使人拘畏。而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；墨者俭而难遵，不可遍循；法者严而少恩，伤破仁义。唯道家之教，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包儒墨之善，总名法之要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，指约而易明，事少而功多，务在全大宗之朴，守真正之源者也。而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，谓迁为谬。夫迁之洽闻，旁综幽隐，沙汰事物之臧否，核实古人之邪正。其评论也，实原本于自然；其褒贬也，皆准的乎至理。不虚善，不隐恶，不雷同以偶俗。刘向命世通人，谓为实录，而班固之所论，未可据也。固诚纯儒，不究道意，玩其所习，难以折中。夫所谓道，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？《易》曰：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又曰：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又于治世隆平，则谓之有道，危国乱主，则谓之无道。又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，国之有道，贫贱者耻焉。凡言道者，上自二仪，下逮万物，莫不由之。但黄老执其本，儒墨治其末耳。今世之举有道者，盖博通乎古今，能仰观俯察，历变涉微，达兴亡之运，明治乱之体，心无所惑，问无不对者，何必修长生之法，慕松、乔之武者哉？而管窥诸生，臆断瞽说，闻有居山林之间，宗伯阳之业者，则毁而笑之曰，彼小道耳，不足算也。嗟乎！所谓抱萤烛于环堵之内者，不见天光之[HT5,7”]火[KG-\*3][HT5,6]昆烂；侣[HT5,7”]鱼[KG-\*3][HT5,6”]由虾于迹水之中者，不识四海之浩汗；重江河之深，而不知吐之者昆仑也；珍黍稷之收，而不觉秀之者丰壤也。今苟知推崇儒术，而不知成之者由道。道也者，所以陶冶百氏，范铸二仪，胞胎万类，酝酿彝伦者也。世间浅近者众，而深远者少，少不胜众，由来久矣。是以史迁虽长而不见誉，班固虽短而不见弹。然物以少者为贵，多者为贱，至于人事，岂独不然？故藜藿弥原，而芝英不世；枳棘被野，而寻木间秀；沙砾无量，而珠璧甚鲜；鸿隼屯飞，而鸾凤罕出；虺蝎盈薮，而虬龙希觌；班生多党，固其宜也。

“夫道者，内以治身，外以为国，能令七政遵度，二气告和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，风雨不为暴物之灾，玉烛表升平之微，澄醴彰德洽之符，焚轮虹霓寝其祆，颓云商羊戢其翼，景耀高照，嘉禾毕遂，疫疠不流，祸乱不作，堑垒不设，干戈不用，不议而当，不约而信，不结而固，不谋而成，不赏而劝，不罚而肃，不求而得，不禁而止，处上而人不以为重，居前而人不以为患，号未发而风移，令未施而俗易，此盖道之治世也。故道之兴也，则三五垂拱而有余焉。道之衰也，则叔代驰骛而不足焉。夫唯有余，故无为而休美；夫唯不足，故刑严而奸繁。黎庶怨于下，皇灵怒于上。或洪波横流，或亢阳赤地，或山谷易体，或冬雷夏雪，或流血漂橹，积尸筑京，或坑降万计，析骸易子，城愈高而冲愈巧，池愈深而梯愈妙，法令明而盗贼多，盟约数而叛乱甚，犹风波骇而鱼鳖扰于渊，纤罗密而羽禽躁于泽，豺狼众而走兽剧于林，爨火猛而小鲜糜于鼎也。君臣易位者有矣，父子推刃者有矣，然后忠义制名于危国，孝子收誉于败家。疾疫起而巫医贵矣，道德丧而儒墨重矣。由此观之，儒道之先后，可得定矣。”

或问曰：“昔赤松子、王乔、琴高、老氏、彭祖、务成、郁华皆真人，悉仕于世，不便遐遁，而中世以来，为道之士，莫不飘然绝迹幽隐，何也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曩古纯朴，巧伪未萌，其信道者，则勤而学之；其不信者，则嘿然而已。谤毁之言，不吐乎口；中伤之心，不存乎胸也。是以真人徐徐于民间，不促促于登遐耳。末俗偷薄，雕伪弥深，玄淡之化废，而邪俗之党繁，既不信道，好为讪毁，谓真正为妖讹，以神仙为诞妄，或曰惑众，或曰乱群，是以上士耻居其中也。昔之达人，杜渐防微，色斯而逝，夜不待旦，睹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故赵害鸣犊，而仲尼旋轸；醴酒不设，而穆生星行；彼众我寡，华元去之。况乎明哲，业尚本异，有何恋之当住其间哉？夫渊竭池漉，则蛟龙不游，巢倾狐拾，则凤凰不集，居言于室，而翔鸥不下，凡卉春翦，而芝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冥不秀，世俗丑正，慢辱将臻，彼有道者，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风云之表，而翻尔藏轨于玄漠之际乎？山林之中非有道也，而为道者必入山林，诚欲远彼腥膻，而即此清净也。夫入九室以精思，存真一以招神者，既不喜喧哗而合污秽，而合金丹之大药，炼八石之飞精者，尤忌利口之愚人，凡俗之闻见，明灵为之不降，仙药为之不成，非小禁也，止于人中，或有浅见毁之有司，加之罪福，或有亲旧之往来，牵之以庆吊，莫若幽隐一切，免于如此之臭鼠矣。彼之邈尔独往，得意嵩岫，岂不有以乎？或云：上士得道于三军，中士得道于都市，下士得道于山林，此皆为仙药已成，未欲升天，虽在三军，而锋刃不能伤，虽在都市，而人祸不能加，而下士不及于此，故止山林耳。不谓人之在上品者，初学道当止于三军、都市之中而得也，然则黄老可以至今不去也。”

或问曰：“道之为源本，儒之为末流，既闻命矣。今之小异，悉何事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夫升降俯仰之教，盘旋三千之仪，攻守进趣之术，轻身重义之节，欢忧礼乐之事，经世济俗之略，儒者之所务也。外物弃智，涤荡机变，忘富逸贵，杜遏劝沮，不恤乎穷，不荣乎达，不戚乎毁，不悦乎誉，道家之业也。儒者祭祀以祈福，而道者履正以禳邪。儒者所爱者势利也，道家所宝者无欲也。儒者汲汲于名利，而道家抱一以独善。儒者所讲者，相研之簿领也。道家所习者，遣情之教戒也。夫道者，其为也。善自修以成务；其居也，善取人所不争；其治也，善绝祸于未起；其施也，善济物而不德，其动也，善观民以用心；其静也，善居慎而无闷。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，仁义之祖宗也，小异之理，其较如此，首尾[HT5,7]氵[KG-\*2][HT5,6]于隆，未之变也。”

或曰：“儒者，周、孔也，其籍则六经也。盖治世存正之所由也，立身举动之准绳也，其用远而业贵，其事大而辞美，有国有家不易之制也。为道之士，不营礼教，不顾大伦，侣狐貉于草泽之中，偶猿猱于林麓之间，魁然流摈，与木石为邻，此亦东走之迷，忘葵之甘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华骋艳，质直所不尚，攻蒙救惑，畴昔之所厌，诚不欲复与子较物理之善否，校得失于机吻矣。然观孺子之坠井，非仁者之意，视瞽人之触柱，非兼爱之谓耶？又陈梗概，粗搞一隅。夫体道以匠物，宝德以长生者，黄、老是也。黄帝能治世致太平，而又升仙，则未可谓之后于尧、舜也。老子既兼综礼教，而又久视，则未可谓之灭周、孔也。故仲尼有窃比之叹，未闻有疵毁之辞，而末世庸民，不得其门，修儒墨而毁道家，何异子孙而骂詈祖考哉？是不识其所自来，亦已甚矣。夫侏儒之手，不足以倾嵩华；焦侥之胫，不足以测沧海；每见凡俗守株之儒，营营所习，不博达理，告顽舍¤，崇饰恶言，诬诘道家，说糟粕之滓，则若睹骏马之过隙也，涉精神之渊，则沦溺而自失也。犹斥[HT5,7]晏[KG-\*3][HT5,7]鸟之挥短翅，以凌阳侯之波，犹苍蝇之力驽质，以涉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句猿之峻，非其所堪，只足速困。然而喽喽守于局隘，聪不经旷，明不彻离，而欲企踵以包三光，鼓腹以奋雷灵，不亦蔽乎？盖登旋玑之眇邈，则知井谷之至卑，睹大明之丽天，乃知鹪金之可陋。吾非生而知之，又非少而信之，始者蒙蒙，亦如子耳，既观奥秘之弘修，而恨离困之不早也。五经之事，注说炳露，初学之徒，犹可不解。岂况金简玉札，神仙之经，至要之言，又多不书。登坛歃血，乃传口诀，苟非其人，虽裂地连城，金璧满堂，不妄以示之。夫指深归远，虽得其书而不师受，犹仰不见首，俯不知根，岂吾子所详悉哉？夫得仙者，或升太清，或翔紫霄，或造玄洲，或栖板桐，听钧天之乐，享九芝之馔，出携松羡于倒景之表，入宴常阳于瑶房之中，曷为当侣狐貉而偶猿[HT5,7]犭[KG-\*2][HT5,7]穴乎？所谓不知而作也。夫道也者，逍遥虹霓，翱翔丹霄，鸿崖六虚，唯意所造。魁然流摈，未为戚也。牺[HT5,7]月[KG-\*3][HT5,7]盾聚处，虽被藻绣，论其为乐，孰与逸麟之离群以独往，吉光坼偶而多福哉？”

§11 仙药卷第十一

抱朴子曰：《神农》四经曰，上药令人身安命延，升为天神，遨游上下，使役万灵，体生毛羽，行厨立至。又曰，五芝及饵丹砂、玉札、曾青、雄黄、雌黄、云母、太乙禹余粮，各可单服之，皆令人飞行长生。又曰，中药养性，下药除病，能令毒虫不加，猛兽不犯，恶气不行，众妖并辟。又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，椒姜御湿，菖蒲益聪，巨胜延年，威喜辟兵。皆上圣之至言，方术之实录也。明文炳然，而世人终于不信，可叹息者也。

仙药之上者丹砂，次则黄金，次则白银，次则诸芝，次则五玉，次则云母，次则明珠，次则雄黄，次则太乙禹余粮，次则石中黄子，次则石桂，次则石英，次则石脑，次则石硫黄，次则石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台，次则曾青，次则松柏脂、茯苓、地黄、麦门冬、木巨胜、重楼、黄连、石韦、楮实、象柴，一名托卢是也。或云仙人杖，或云西王母杖，或名天精，或名却老，或名地骨，或名枸杞也。天门冬，或名地门冬，或名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延门冬，或名颠棘，或名淫羊食，或名管松，其生高地，根短而味甜，气香者善。其生水侧下地者，叶细似蕴而微黄，根长而味多苦，气臭者下，亦可服食。然喜令人下气，为益尤迟也。服之百日，皆丁壮倍驶于术及黄精也，入山便可蒸，若煮啖之，取足可以断谷。若有力可饵之，亦可作散，并及绞其汁作酒，以服散尤佳。楚人呼天门冬为百部，然自有百部草，其根俱有百许，相似如一也，而其苗小异也。真百部苗似拔[HT5,6]扌[KG-\*2][HT5,6]契，唯中以治[HT5,7]亥[KG-\*4][HT5,7]欠及杀虱耳，不中服食，不可误也。如黄精一名白及，而实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。按本草药之与他草同名者甚多，唯精博者能分别之，不可不详也。黄精一名兔竹，一名救穷，一名垂珠。服其花胜其实，服其实胜其根，但花难多得。得其生花十斛，干之才可得五六斗耳，而服之日可三合，非大有役力者不能办也。服黄精仅十年，乃可大得其益耳。俱以断谷不及术，术饵令人肥健，可以负重涉险，但不及黄精甘美易食，凶年可以与老小休粮，人不能别之，谓为米脯也。

五芝者，有石芝，有木芝，有草芝，有肉芝，有菌芝，各有百许种也。

石芝者，石象芝生于海隅名山，及岛屿之涯有积石者，其状如肉象有头尾四足者，良似生物也，附于大石，喜在高岫险峻之地，或却著仰缀也。赤者如珊瑚，白者如截肪，黑者如泽漆，青者如翠羽，黄者如紫金，而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。晦夜去之三百步，便望见其光矣。大者十余斤，小者三四斤，非久斋至精，及佩老子入山灵宝五符，亦不能得见此辈也。凡见诸芝，且先以开山却害符置其上，则不得复隐蔽化去矣。徐徐择王相之日，设醮祭以酒脯，祈而取之，皆从日下禹步开气而往也。又若得石象芝，捣之三万六千杵，服方寸匕，日三，尽一斤，则得千岁；十斤，则万岁。亦可分人服也。

又，玉脂芝，生于有玉之山，常居悬危之处，玉膏流出，万年已上，则凝而成芝，有似鸟兽之形，色无常彩，率多似山玄水苍玉也。亦鲜明如水精，得而末之，以无心草汁和之，须臾成水，服一千，得一千岁也。

七明九光芝，皆石也，生临水之高山石崖之间，状如盘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宛，不过径尺以还，有茎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带[SX)]连缀之，起三四寸，有七孔者，名七明，九孔者名九光，光皆如星，百余步内，夜皆望见其光，其光自别，可散不可合也。常以秋分伺之得之，捣服方寸匕，入口则翕然身热，五味甘美，尽一斤则得千岁，令人身有光，所居暗地如月，可以夜视也。

石蜜芝，生少室石户中，户中便有深谷，不可得过，以石投谷中，半日犹闻其声也。去户外十余丈有石柱，柱上有偃盖石，高度径可一丈许，望见蜜芝从石户上堕入偃盖中，良久，辄有一滴，有似雨后屋之余漏，时时一落耳。然蜜芝堕不息，而偃盖亦终不溢也。户上刻石为科斗字，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。诸道士共思惟其处，不可得往，唯当以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宛器著劲竹木端以承取之，然竟未有能为之者。按此石户上刻题如此，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。

石桂芝，生名山石穴中，似桂树而实石也。高尺许，大如径尺，光明而味辛，有枝条，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。

石中黄子，所在有之，沁水山为尤多。其在大石中，则其石常润湿不燥，打其石有数十重，乃得之。在大石中，赤黄溶溶，如鸡子之在其壳中也。即当饮之，不饮则坚凝成石，不复中服也。法正当及未坚时饮之，既凝则应末服也。破一石中，多者有一升，少者有数合，可顿服也。虽不得多，相继服之，黄计前后所服，合成三升，寿则千岁。但欲多服，唯患难得耳。

石脑芝，生滑石中，亦如石中黄子状，但不皆有耳。打破大滑石千许，乃可得一枚。初破之，其在石中，五色光明而自动，服一升得千岁矣。

石硫黄芝，五岳皆有，而箕山为多。其方言许由就此服之而长生，故不复以富贵累意，不受尧禅也。

石硫丹者，石之赤精，盖石硫黄之类也。皆浸溢于崖岸之间，其濡湿者可丸服，其已坚者可散服，如此有百二十，皆石芝也。事在《太乙玉策》及《昌宇内记》，不可具称也。

及夫木芝者，松柏脂沦入地千岁，化为茯苓，茯苓万岁，其上生小木，状似莲花，名曰木威喜芝。夜视有光，持之甚滑，烧之不然，带之辟兵，以带鸡而杂以他鸡十二头共笼之，去之十二步，射十二箭，他鸡皆伤，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。从生门上采之，于六甲阴干之，百日，末服方寸匕，日三，尽一枚，则三千岁也。

千岁之栝木，其下根如坐人，长七寸，刻之有血。以其血涂足下，可以步行水上不没；以涂人鼻以入水，水为之开，可以止住渊底也；以涂身则隐形，欲见则拭之。又可以治病，病在腹内，刮服一刀圭，其肿痛在外者，随其所在刮一刀圭，即其肿痛所在以摩之，皆手下即愈，假令左足疾，则刮涂人之左足也。又刮以杂巨胜为烛，夜遍照地下，有金玉宝藏，则光变青而下垂，以锸掘之可得也。末之，服尽十斤则千岁也。

又松树枝三千岁者，其皮中有聚脂，状如龙形，名曰飞节芝，大者重十斤，末服之，尽十斤，得五百岁也。

又有樊桃芝，其木如升龙，其花叶如丹罗，其实如翠鸟，高不过五尺，生于名山之阴，东流泉水之上，以立夏之候伺之，得而末服之，尽一株得五千岁也。

参成芝，赤色有光，扣之枝叶，如金石之音，折而续之，即复如故。木渠芝，寄生大木上，如莲花，九茎一丛，其味甘而辛。建木芝实生于都广，其皮如缨蛇，其实如鸾鸟。此三芝得服之，白日升天也。

黄卢子、寻木华、玄液华，此三芝生于泰山要乡及奉高，有得而服之，皆令人寿千岁。

黄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檗檀桓芝者，千岁黄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檗木下根,有如三斛器，去本株一二丈，以细根相连,状如缕，得末而服之，尽一枚则成地仙不死也。此辈复百二十种，自有图也。

草芝有独摇芝，无风自动，其茎大如手指，赤如丹，素叶似苋，其根有大魁如斗，有细者如鸡子十二枚，周绕大根之四方，如十二辰也，相去丈许，皆有细根，如白发以相连，生高山深谷之上，其所生左右无草。得其大魁末服之，尽则得千岁，服其细者一枚百岁，可以分他人也。怀其大根即隐形，欲见则左转而出之。

牛角芝，生虎寿山及吴坂上，状似葱，特生如牛角，长三四尺，青色，末服方寸匕，日三，至百日则得千岁矣。

龙仙芝，状如升龙之相负也，以叶为鳞，其根如蟠龙，服一枚则得千岁矣。

麻母芝，似麻而茎赤色，花紫色。

紫珠芝，其花黄，其叶赤，其实如李而紫色，二十四枝辄相连，而垂如贯珠也。

白符芝，高四五尺，似梅，常以大雪而花，季冬而实。

朱草芝，九曲，曲有三叶，叶有三实也。

五德芝，状似楼殿，茎方，其叶五色各具而不杂，上如偃盖，中常有甘露，紫气起数尺矣。

龙衔芝，常以仲春对生，三节十二枝，下根如坐人。凡此草芝，又有百二十种，皆阴干服之，则令人与天地相毕，或得千岁二千岁。

肉芝者，谓万岁蟾蜍，头上有角，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，以五月五日、日中时取之，阴干百日，以其左足画地，即为流水，带其左手于身，辟五兵，若敌人射乙者，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。千岁蝙蝠，色白如雪，集则倒县，脑重故也。此二物得而阴干末服之，令人寿四万岁。

千岁灵龟，五色具焉，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，以羊血浴之，乃剔取其甲，火炙捣服方寸匕，日三，尽一具，寿千岁。

行山中，见小人乘车马，长七八寸者，肉芝也，捉取服之即仙矣。

风生兽似貂，青色，大如狸，生于南海大林中，张网取之，积薪数车以烧之，薪尽而此兽在灰中不然，其毛不焦，斫刺不入，打之如皮囊，以铁锤锻其头数十下乃死，死而张其口以向风，须臾便活而起走，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。取其脑以和菊花服之，尽十斤，得五百岁也。

又千岁燕，其窠户北向，其色多白而尾掘，取阴干，末服一头五百岁。凡此又百二十种，此皆肉芝也。

菌芝，或生深山之中，或生大木之下，或生泉之侧，其状或如宫室，或如车马，或如龙虎，或如人形，或如飞鸟，五色无常，亦百二十种，自有图也。皆当禹步往采取之，刻以骨刀，阴干，末服方寸匕，令人升仙，中者数千岁，下者千岁也。欲求芝草，入名山，必以三月、九月，此山开出神药之月也，勿以山[HT5,6”]亻[KG-\*2][HT5,6]艮日，必以天辅时，三奇会尤佳。出三奇吉门到山，须六阴之日，明堂之时，带灵宝符，牵白犬，抱白鸡，以白盐一斗，及开山符檄，著大石上，执吴唐草一把以入山，山神喜，必得芝也。

又采芝及服芝，欲得王相专和之日，支干上下相生为佳。此诸芝名山有之，但凡庸道士，心不专精，行秽德薄，又不晓入山之术，虽得其图，不知其状，亦终不能得也。山无大小，皆有鬼神，其鬼神不以芝与人，人则虽践之，不可见也。

又云母有五种，而人多不能分别也。法当举以向日，看其色，详占视之，乃可知耳。正尔于阴地视之，不见其杂色也。五色并具而多青者名云英，宜以春服之。五色并具而多赤者名云珠，宜以夏服之。五色并具而多白者名云液，宜以秋服之。五色并具而多黑者名云母，宜以冬服之。但有青黄二色者名云沙，宜以季夏服之。[SX(B-\*6][HT7”,6]白[][HT7,7]白[KG-\*3]白[SX)][SX(B-\*6][HT7”,6]白[][HT7,7]白[KG-\*3]白[SX)]纯白名磷石，可以四时长服之也。服五云之法，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为水，或以露于铁器中，以玄水熬之为水，或以硝石合于筒中埋之为水，或以蜜搜为酪，或以秋露渍之百日，韦囊[HT5,7]扌[KG-\*3][HT5,6”]延以为粉，或以无巅草樗血合饵之，服之一年，则百病除，三年久服，老公反成童子，五年不阙，可役使鬼神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濡，践棘而不伤肤，与仙人相见。又他物埋之即朽，著炎即焦，而五云以纳猛火中，经时终不然，埋之永不腐败，故能令人长生也。又云，服之十年，云气常覆其上，服其母以致其子，理自然也。又向日看之，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奄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奄纯黑色起者，不中服，令人病淋发疮。虽水饵之，皆当先以茅屋[SX(B-\*6][JX-\*8][HT7”,5]雨[][HT7,5]留[SX)]水，若东流水露水，渍之百日，淘汰去其土石，乃可用也。中山卫叔卿服之，积久能乘云而行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，仙去之后，其子名度世，及汉使者梁伯，得而按合服，皆得仙去。

又雄黄当得武都山所出者，纯而无杂，其赤如鸡冠，光明晔晔者，乃可用耳。其但纯黄似雄黄色，无赤光者，不任以作仙药，可以合理病药耳。饵服之法，或以蒸煮之，或以酒饵，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，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，或以松脂和之，或以三物炼之，引之如布，白如冰，服之皆令人长生，百病除，三尸下，瘢痕灭，白发黑，堕齿生，千日则玉女来侍，可得役使，以致行厨。又玉女常以黄玉为志，大如黍米，在鼻上，是真玉女也，无此志者，鬼试人耳。

玉亦仙药，但难得耳。《玉经》曰，服金者寿如金，服玉者寿如玉也。又曰，服玄真者，其命不极。玄真者，玉之别名也。令人身飞轻举，不但地仙而已。然其道迟成，服一二百斤，乃可知耳。玉可以乌米酒及地榆酒化之为水，亦可以葱浆消之为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台，亦可饵以为丸，亦可烧以为粉，服之一年已上，入水不沾，入火不灼，刃之不伤，百毒不犯也。不可用已成之器，伤人无益，当得璞玉，乃可用也，得于阗国白玉尤善。其次有南阳徐善亭部界中玉及南卢容水中玉亦佳。赤松子以玄虫血渍玉为水而服之，故能乘烟上下也。玉屑服之与水饵之，俱令人不死。所以为不及金者，令人数数发热，似寒食散状也。若服玉屑者，宜十日辄一服雄黄、丹砂各一刀圭，散发洗沐寒水，迎风而行，则不发热也。董君异尝以玉醴与盲人服之，目旬日而愈。有吴延稚者，志欲服玉，得玉经方不具，了不知其节度禁忌，乃招合得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璋环璧，及校剑所用甚多，欲饵治服之，后余为说此不中用，乃叹息曰：“事不可不精，不但无益，乃几作祸也！”

又银但不及金玉耳，可以地仙也。服之法，以麦浆化之，亦可以朱草酒饵之，亦可以龙膏炼之，然三服，辄大如弹丸者，又非清贫道士所能得也。

又真珠径一寸以上可服，服之可以长久，酪浆渍之皆化为水银，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化，包彤蛇黄合之，可引长三四尺，丸服之，绝谷服之，则不死而长生也。淳漆不沾者，服之令人通神长生，饵之法，或以大无肠公子，或云大蟹，十枚投其中，或以云母水，或以玉水合服之，九虫悉下，恶血从鼻去，一年六甲行厨至也。

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，可以竹沥合饵之，亦可以先知君脑，或云龟，和服之，七年，能步行水上，长生不死也。

巨胜一名胡麻，饵服之不老，耐风湿，补衰老也。桃胶以桑灰汁渍，服之百病愈，久服之身轻有光明，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，多服之则可以断谷。

柠木实之赤者，饵之一年，老者还少，令人彻视见鬼。昔道士梁硕年七十乃服之，转更少，至年百四十岁，能夜书，行及奔马，后入青龙山去。槐子以新瓮合泥封之，二十余日，其表皮皆烂，乃洗之如大豆，日服之，此物主补脑，久服之，令人发不白而长生。玄中蔓方，楚飞廉、泽泻、地黄、黄连之属，凡三百余种，皆能延年，可单服也。灵飞散，未央丸、制命丸、羊血丸，皆令人驻年却老也。

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，谷水所以甘者，谷上左右皆生甘菊，菊花堕其中，历世弥久，故水味为变。其临此谷中居民，皆不穿井，悉食甘谷水，食者无不老寿，高者百四五十岁，下者不失八九十，无夭年人，得此菊力也。故司空王畅、太尉刘宽、太傅袁隗，皆为南阳太守，每到官，常使郦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。此诸公多患风痹及眩冒，皆得愈，但不能大得其益，如甘谷上居民，生不便饮食此水者耳。又菊花与薏花相似，直以甘苦别之耳，菊甘而薏苦，谚言所谓苦如薏者也。今所在有真菊，但为少耳，率多生于水侧，缑氏山与郦县最多，仙方所谓日精、更生、周盈皆一菊，而根茎花实异名，其说甚美，而近来服之者略无效，正由不得真菊也。夫甘谷水得菊之气味，亦何足言。而其上居民，皆以延年，况将复好药，安得无益乎？

余亡祖鸿胪少卿曾为临沅令，云此县有瘳氏家，世世寿考，或出百岁，或八九十，后徙去，子孙转多夭折。他人居其故宅，复如旧，后累世寿考。由此乃觉是宅之所为，而不知其何故，疑其井水殊赤，乃试掘井左右，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，去井数尺，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，是以饮其水而得寿，况乃饵炼丹砂而服之乎？

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，病癞历年，众治之不愈，垂死。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，后子孙转相注易，其家乃赍粮将之，送置山穴中。瞿在穴中，自怨不幸，昼夜悲叹，涕泣经月。有仙人行经过穴，见而哀之，具问讯之。瞿知其异人，乃叩头自陈乞哀，于是仙人以一囊药赐之，教其服法。瞿服之百许日，疮都愈，颜色丰悦，肌肤玉泽。仙人又过视之，瞿谢受更生活之恩，乞丐其方。仙人告之曰：“此是松脂耳，此山中更多此物，汝炼之服，可以长生不死。”瞿乃归家，家人初谓之鬼也，甚惊愕。瞿遂长服松脂，身体转轻，气力百倍，登危越险，终日不极，年百七十岁，齿不堕，发不白。夜卧，忽见屋间有光大如镜者，以问左右，皆云不见，久而渐大，一室尽明如昼日。又夜见面上有彩女二人，长二三寸，面体皆具，但为小耳，游戏其口鼻之间，如是且一年，引女渐长大，出在其侧。又常闻琴瑟之音，欣然独笑，在人间三百许年，色如小童，乃入抱犊山去，必地仙也。于时闻瞿服松脂如此，于是竞服。其多役力者，乃车运驴负，积之盈室，服之远者，不过一月，未觉大有益辄止，有志者难得如是也。

又汉成帝时，猎者于终南山中，见一人无衣服，身生黑毛，猎人见之，欲逐取之，而其人逾坑越谷，有如飞腾，不可逮及。于是乃密伺候其所在，合围得之，乃是妇人。问之，言我本是秦之宫人也，闻关东贼至，秦王出降，宫室烧燔，惊走入山，饥无所食，垂饿死，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、松实，当时苦涩，后稍便之，遂使不饥不渴，冬不寒，夏不热。计此女定是秦王子婴宫人，至成帝之世，二百许岁。乃将归，以谷食之。初闻谷臭呕吐，累日乃安。如是二年许，身毛乃脱落，转老而死。向使不为人所得，便成仙人矣。

南阳文氏，说其先祖，汉末大乱，逃去山中，饥困欲死。有一人教食术，遂不能饥。数十年乃来还乡里，颜色更少，气力胜故。自说在山中时，身轻欲跳，登高履险，历日不极，行冰雪中，了不知寒 。常见一高岩上，有数人对坐博戏者，有读书者，俯而视文氏，因闻其相问，言此子中呼上否。其一人答言未可也。术一名山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KG-\*8][HT6,6”]角[KG-\*2][HT6,7”]刂[SX)]，一名山精。故《神药经》曰：必欲长生，常服山精。

昔仙人八公，各服一物，以得陆仙，各数百年，乃合神丹金液，而升太清耳。人若合八物，炼而服之，不得其力，是其药力有转相胜畏故也。韩终服菖蒲十三年，身生毛，日视书万言，皆诵之，冬袒不寒。又菖蒲生须得石上，一寸九节已上，紫花者尤善也。赵他子服桂二十年，足下生毛，日行五百里，力举千斤。移门子服五味子十六年，色如玉女，入水不沾，入火不灼也。楚文子服地黄八年，夜视有光，手上车弩也。林子明服术十一年，耳长五寸，身轻如飞，能超逾渊谷二丈许。杜子微服天门冬，御八十妾，有子百三十人，日行三百里。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，仙人玉女往从之，能隐能彰，不复食谷，灸瘢皆灭，面体玉光。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，有子三十七人，开书所视不忘，坐在立亡。《仙经》曰：虽服草木之叶，已得数百岁，忽怠于神丹，终不能仙。以此论之，草木延年而已，非长生之药可知也。未得作丹，且可服之，以自[HT5,7”]木[KG-\*3][SX(B-\*3][HT7”,6”]老[]日[SX)]持耳。

或问：“服食药物，有前后之宜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按《中黄子服食节度》云，服治病之药，以食前服之；养性之药，以食后服之。吾以咨郑君，何以如此。郑君言：‘此易知耳。欲以药攻病，既宜及未食，内虚，令药力势易行，若以食后服之，则药但攻谷而力尽矣；若欲养性，而以食前服药，则力未行，而补谷驱之下去不得止，无益也。’”

或问曰：“人服药以养性，云有所宜，有诸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按《玉策记》及《开明经》，皆以五音六属，知人年命之所在。子午属庚，卯酉属己，寅申属戊，丑未属辛，辰戌属丙，巳亥属丁。一言得之者，宫与土也。三言得之者，徵与火也。五言得之者，羽与水也。七言得之者，商与金也。九言得之者，角与木也。若本命属土，不宜服青色药；属金，不宜服赤色药；属木，不宜服白色药；属水，不宜服黄色药；属火，不宜服黑色药。以五行之义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故也。若金丹大药，不复论宜与不宜也。”

一言宫。庚子庚午，辛未辛丑，丙辰丙戌，丁亥丁巳，戊寅戊申，己卯己酉。

三言徵。甲辰甲戌，乙亥乙巳，丙寅丙申，丁酉丁卯，戊午戊子，己未己丑。

五言羽。甲寅甲申，乙卯乙酉，丙子丙午，丁未丁丑，壬辰壬戌，癸巳癸亥。

七言商。甲子甲午，乙丑乙未，庚辰庚戌，辛巳辛亥，千申壬寅，癸卯癸酉。

九方角。戊辰戊戌，己巳己亥，庚寅庚申，辛卯辛酉，壬午壬子，癸丑癸未。

禹步法：前举左，右过左，左就右。次举右，左过右，右就左。次举右，右过左，左过右。如此三步，当满二丈一尺，后有九迹。

《小神方》，用真丹三斤，白蜜一斤，合和日曝煎之，令可丸。旦服如麻子十丸，未一年，发白更黑，齿堕更生，身体润泽，长服之，老翁还成少年，常服长生不死也。

《小饵黄金方》，火销金纳清酒中，二百出，二百入，即沸矣。握之出指间，令如泥，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间，即复销之内酒中无数也。成，服如弹丸一枚，亦可汁一丸分为小丸，服三十日，无寒温，神人玉女下之。又银亦可饵，与金同法。服此二物，可居名山石室中，一年即轻举矣。人间服之，名地仙，勿妄传也。

《两仪子饵销黄金法》，猪负革肪三斤，醇苦酒一斗，取黄金五两，置器中煎之，出炉，以金置肪中，百入百出，苦酒亦尔，[HT5,6]冫[KG-\*2][HT5,6]食一斤金，寿弊天地，食半斤金，寿二千岁；五两，千二百岁，无多少，便可饵之。当以王相之日，作之神良，勿传人，传人，药不成不神也。欲食去尸药，当服丹砂。

饵丹妙法，丹砂一斤，捣¤，下醇苦酒三升，淳漆二升，凡三物合，令相得，微火上煎之，令可丸，服如麻子三丸，日再。四十日，腹中百病愈，三尸去；服之百日，肌骨坚强；服之千日，司命削死籍，举天地相保，日月相望，改形易容，变化无常，日中无影，乃别有光矣。

§12 辩问卷第十二

或问曰：“若仙必可得，圣人已修之矣，而周、孔不为之者，是无此道可知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夫圣人不必仙，仙人不必圣。圣人受命，不值长生之气，但自欲除残去贼，夷险平暴，制礼作乐，著法垂教。移不正之风，易流遁之俗，匡将危之主，扶亡徵之国。刊诗书，撰河洛，著经诰，和雅颂，训童蒙，应聘诸国，突无凝烟，席不暇暖，其事则鞅掌罔极，穷年无已，亦焉能闭聪掩明，内视反听，呼吸导引，长斋久洁，入室炼形，登山采药，数息思神，断谷清肠哉！至于仙者，唯须笃志至信，勤而不怠，能恬能静，便可得之，不待多才也。有入俗之高真，乃为道者之重累也，得合一大药，知一养神之要，则长生久视，岂若圣人所修为者云云之无限乎！且夫俗所谓圣人者，皆治世之圣人，非得道之圣人。得道之圣人，则黄、老是也。治世之圣人，则周、孔是也。黄帝先治世而后登仙，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。古之帝王，刻于泰山，可省读者七十二家，其余磨灭者不可胜数，而独记黄帝仙者，其审然可知也。

“世人以人所尤长，众所不及者，便谓之圣。故善围棋之无比者，则谓之棋圣，故严子卿、马绥明，于今有棋圣之名焉。善史书之绝时者，则谓之书圣，故皇象、胡昭，于今有书圣之名焉。善图画之过人者，则谓之画圣，故卫协、张墨，于今有画圣之名焉。善刻削之尤巧者，则谓之木圣，故张衡、马钧，于今有木圣之名焉。故孟子谓伯夷，清之圣者也；柳下惠，和之圣者也；伊尹，任之圣者也。吾试演而论之，则圣非一事。夫班输、[HT5,7]亻[KG-\*2][HT5,6]垂狄，机械之圣也；附、扁、和、缓，治疾之圣也；子韦、甘均，占候之圣也；史苏、辛廖，卜筮之圣也；夏育、杜回，筋力之圣也；荆轲、聂政，勇敢之圣也；飞廉、夸父，轻速之圣也；子野、延州，知音之圣也；孙、吴、韩、白，用兵之圣也。圣者，人事之极号也，不独于文学而已矣。庄周云：盗有圣人之道五焉，妄意而知人之藏者，明也；先入而不疑者，勇也；后出而不惧者，义也；知可否之宜者，知也；分财均同者，仁也。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盗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或曰：“圣人之道，不得枝分叶散，必总而兼之，然后为圣。余答之曰：“孔子门徒，达者七十二，而各得圣人之一体，是圣事有剖判也。又云，颜渊具体而微，是圣事有厚薄也。又《易》曰：有圣人之道四焉，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此则圣道可分之明证也。何为善于道德以致神仙者，独不可谓之为得道之圣！苟不有得道之圣，则周、孔不得为治世之圣乎？既非一矣，何以当责使相兼乎！

“按仙经以为诸得仙者，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气，自然所禀，故胞胎之中，已含信道之性，及其有识，则心好其事，必遭明师而得其法。不然，则不信不求，求亦不得也。《玉钤经》主命原曰：人之吉凶，制在结胎受气之日，皆上得列宿之精，其值圣宿则圣，值贤宿则贤，值文宿则文，值武宿则武，值贵宿则贵，值富宿则富，值贱宿则贱，值贫宿则贫，值寿宿则寿，值仙宿则仙。又有神仙圣人之宿，有治世圣人之宿，有兼二圣之宿，有贵而不富之宿，有富而不贵之宿，有兼富贵之宿，有先富后贫之宿，有先贵后贱之宿，有兼贫贱之宿，有富贵不终之宿，有忠孝之宿，有凶恶之宿，如此不可具载。其较略如此。为人生本有定命，张车子之说是也。苟不受神仙之命，则必无好仙之心；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，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。自古至今，有高才明达而不信有仙者，有平平许人学而得仙者，甲虽多所鉴识而或蔽于仙，乙则多所不通而偏达其理。此岂非天命之所使然乎！

“夫道家宝秘仙术，弟子之中，尤尚简择，至精弥久，然后告之以要诀，况于世人，幸自不信不求，何当为强以语之邪？既不能化令信之，又将招嗤速谤。故得道之士，所以与世人异路而行，异处而止，言不欲与之交，身不欲与之杂。隔千里，犹恐不足以远烦劳之攻；绝轨迹，犹恐不足以免毁辱之丑。贵不足以诱之，富不足以移之，何肯当自炫于俗士，言我有仙法乎？此盖周、孔无缘而知仙道也。且夫周、孔，盖是高才大学之深远者耳。小小之伎，犹多不闲，使之跳丸弄剑，逾锋投狭，履[HT5,7]纟[KG-\*3][HT5,6”]亘登幢，[HT5,7]扌[KG-\*3][HT5,6”]适盘缘案，跟挂万仞之峻峭，游泳吕梁之不测，手扛千钧，足蹑惊飚，暴虎槛豹，揽飞捷矢，凡人为之，而周、孔不能，况过于此者乎？他人之所念虑，蚤虱之所首向，隔墙之朱紫，林下之草芥，匣匮之书籍，地中之宝藏，丰林邃薮之鸟兽，重渊洪潭之鱼鳖。令周、孔委曲其采色，分别其物名，经列其多少，审实其有无，未必能尽知，况于远此者乎？

“圣人不食则饥，不饮则渴，灼之则热，冻之则寒，挞之则痛，刃之则伤，岁久则老矣，损伤则病矣，气绝则死矣。此是其所与凡人无异者甚多，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。所以过绝人者，唯在于才长思远，口给笔高，德全行洁，强训博闻之事耳，亦安能无事不兼邪？既已著作典谟，安上治民，复欲使之两知仙道，长生不死，以此责圣人，何其多乎！

“吾闻至言逆俗耳，真语必违众，儒士卒览吾此书者，必谓吾非毁圣人，吾岂然哉！但欲尽物理耳。理尽事穷，则似于谤讪周、孔矣。世人谓圣人从天而坠，神灵之物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甚于服畏其名，不敢复料之以事，谓为圣人所不能，则人无复能之者也。圣人所不知，则人无复知之者也。不可笑哉！今具以近事校之，想可悟也。

“完山之鸟，卖生送死之声，孔子不知之，便可复谓颜回，只可偏解之乎？闻太山妇人之哭，问之，乃知虎食其家三人；又不知此妇人，何以不徙去之意，须答乃悟。见罗雀者纯得黄口，不辨其意，问之乃觉。及欲葬母，不知父墓所在，须人语之；既定墓崩，又不知之，弟子诰之，乃泫然流涕。又疑颜渊之盗食，乃假言欲祭先人，卜掇尘之虚伪。厩焚，又不知伤人马否。颜渊后，便谓之已死。又周流七十余国，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，而栖栖遑遑，席不暇温。又不知匡人当围之，而由其途。问老子以古礼，礼有所不解也。问郯子以鸟官，官有所不识也。行不知津，而使人问之，又不知所问之人必讥之而不告其路，若尔可知不问也。下车逐歌凤者，而不知彼之不住也。见南子而不知其无益也。诸若此类，不可具举。但不知仙法，何足怪哉！”

又俗儒云：圣人所不能，则余人皆不能。则宕人水居，梁母火化，子伯耐至热，仲都堪酷寒，左慈兵解而不死，甘始休粮以经岁，范轶见斫而不入，鳖令流尸而更生，少长执百鬼，长房缩地脉，仲甫假形于晨凫，张楷吹嘘起云雾。未闻周、孔，能为斯事也。

俗人或曰：“周、孔皆能为此，但不为耳。”吾答之曰：“必不求之于明文，而指之以空言者，吾便可谓周、孔能振翮翻飞，翱翔八极，兴云致雨，移山拔井，但不为耳。一不以记籍见事为据者，复何限哉！必若所云者，吾亦可以言周、孔皆已升仙，但以此法，不可以训世，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，皆必悉委供养，废进宦而登危浮深，以修斯道，是为家无复子孙，国无复臣吏，忠孝并丧，大伦必乱。故周、孔密自为之，而秘不告人，外托终亡之形，内有上仙之实。如此，则子亦将何以难吾乎？

“亦又未必不然也。《灵宝经》有《正机》、《平衡》、《飞龟授[HT5,6”]衤[KG-\*3][HT5,6”]失》，凡三篇，皆仙术也。吴王伐石以治宫室，而合石之中，得紫文金简之书，不能读之，使使者持以问仲尼，而欺仲尼曰：‘吴王闲居，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，不知其义，故远咨呈。’仲尼以视之，曰：‘此灵宝之方，长生之法。禹之所服，隐在水邦，年齐天地，朝于紫庭者也。禹将仙化，封之名山石函之中。乃今赤雀衔之，殆天授也。’以此论之，是夏禹不死也，而仲尼又知之。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？正复使圣人不为此事，未可谓无其效也。人所好恶，各各不同，谕之以面，岂不信哉？诚合其意，虽小必为也；不合其神，虽大不学也。好苦憎甘，既皆有矣，嗜利弃义，亦无数焉。‘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聚人曰财，’又曰：‘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。’而昔已有禅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，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愿，蔑三九之官，背玉帛之聘，遂山林之高洁，甘鱼钓之陋业者，盖不可胜数耳。又曰：‘男女饮食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’是以好色不可谏，甘旨可忘忧，昔有绝欲弃美，不畜妻妾，超然独往，浩然得意，顾影含欢，漱流忘味者，又难胜记也。人情莫不爱红颜艳姿，轻体柔身，而黄帝逑笃丑之嫫母，陈侯怜可憎之敦洽。人鼻无不乐香，故流黄、郁金、芝兰、苏合、玄胆、素胶、江离、揭车、春蕙、秋兰，价同琼瑶，而海上之女，逐酷臭之夫，随之不止。周文嗜不美之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俎，不以易太牢之滋味。魏明好椎凿之声，不以易丝竹之和音。人各有意，安可求此以同彼乎？周、孔自偶不信仙道，日月有所不照，圣人有所不知，岂可以圣人不为，便云天下无仙！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。

§13 极言卷第十三

或问曰：“古之仙人者，皆由学以得之，将特禀异气耶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是何言欤？彼莫不负笈随师，积其功勤，蒙霜冒险，栉风沐雨，而躬亲洒扫，契阔劳艺。始见之以言行，终被试以危困，性笃行贞，心无怨贰，乃得升堂以入于室。或有怠厌而中止，或有怨恚而造退，或有诱于荣利，而还修流俗之事，或有败于邪说，而失其淡泊之志，或朝为而夕欲其成，或坐修而立望其效。若夫睹财色而心不战，闻俗言而志不沮者，万夫之中，有一人为多矣。故为者如牛毛，获者如麟角也。夫彀劲弩者，效力于发箭；涉大川者，保全于既济。井不达泉，则犹不掘也；一步未至，则犹不往也。修途之累，非移晷所臻，凌霄之高，非一篑之积，然升峻者，患于垂上而力不足。为道者，病于方成而志不遂。千仓万箱，非一耕所得；干天之木，非旬日所长；不测之渊，起于汀滢；陶朱之资，必积百千。若乃人退己进，阴子所以穷至道也。敬卒若始，羡门所以致云龙也。我志坚诚，彼何人哉！”

抱朴子曰：俗民既不能生生，而务所以煞生。夫有尽之物，不能给无已之耗；江河之流，不能盈无底之器也。凡人利入少而费用多者，犹不供也，况无锱铢之来，而有千百之往乎？人无少长，莫不有疾，但轻重言之耳。而受气各有多少，多者其尽迟，少者其竭速。其知道者补而救之，必先复故，然后方求量表之益。若令服食终日，则肉飞骨腾；导引改朔，则羽翮参差；则世间无不信道之民也。患乎升勺之利未坚，而钟石之费相寻；根柢之据未极，而冰霜之毒交攻。不知过之在己，而反云道之无益，故捐丸散而罢吐纳矣。故曰非长生难也，闻道难也；非闻道难也，行之难也；非行之难也，终之难也。

良匠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必巧也；明师能授人方书，不能使人必为也。夫修道犹如播谷也，成之犹收积也，厥田虽沃，水泽虽美，而为之失天时，耕锄又不至，登稼被垄，不获不刈，顷亩虽多，犹无获也。凡夫不徒不知益之为益也，又不知损之为损也。夫损易知而速焉，益难知而迟焉。人尚不悟其易，安能识其难哉？夫损之者，如灯火之消脂，莫之见也，而忽尽矣。益之者，如苗禾之播殖，莫之觉也，而忽茂矣。故治身养性，务谨其细，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；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。凡聚小所以就大，积一所以至亿也。若能爱之于微，成之于著，则几乎知道矣。

或问曰：“古者岂有无所施行，而偶自长生者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无也。或随明师，积功累勤，便得赐以合成之药。或受秘方，自行治作。事不接于世，言不累于俗，而记著者止存其姓名，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，故阙如也。昔黄帝生而能言，役使百灵，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也。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。故陟王屋而授丹经，到鼎湖而飞流珠，登崆峒而问广成，之具茨而事大隗，适东岱而奉中黄，入金谷而谘涓子。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，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，讲占候则询风后，著体诊则受医岐，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，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，相地理则书青鸟之说，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。故能毕该秘要，穷道尽真，遂升龙以高跻，与天地乎罔极也。然按神仙经，皆云黄帝及老子，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诀，况乎不逮彼二君者，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？未之闻也。

或曰：“黄帝审仙者。桥山之冢，又何为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按《荆山经》及《龙首纪》，皆云黄帝服神丹之后，龙来迎之，群臣追慕，靡所措思，或取其几杖，立庙而祭之，或取其衣冠，葬而守之。《列仙传》云，黄帝自择亡日，七十日去。七十日还，葬于桥山，山陵忽崩，墓空无尸，但剑舄在焉。此诸说虽异，要于为仙也。言黄帝仙者，见于道书及百家之说者甚多，而儒家不肯长奇怪，开异途，务于礼教，而神仙之事，不可以训俗，故云其死，以杜民心耳。朱邑、栾巴、于公，有功惠于民，百姓皆生为之立庙祠，又古者盛德之人，身没之后，臣子刊其勋绩于不朽之器。而今世君长迁转，吏民思恋，而树德颂之碑者，往往有焉，此亦黄帝有庙墓之类也，岂足以证其必死哉！”

或人问曰：“彭祖八百，安期三千，斯寿之过人矣。若果有不死之道，彼何不遂仙乎？岂非禀命受气，自有修短，而彼偶得其多。理不可延，故不免于凋陨哉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按《彭祖经》云众，其自帝喾佐尧，历夏至殷为大夫，殷王遣彩女，从受房中之术。行之有效，欲杀彭祖以绝其道，彭祖觉焉而逃去。去时，年七、八百余。非为死也。《黄石公记》云，彭祖去后七十余年，门人于流沙之西见之。非死明矣。又彭祖之弟子青衣乌公、黑穴公、秀眉公、白兔公子、离娄公、太足君、高丘子、不肯来，七、八人皆历数百岁，在殷而各仙去，况彭祖何肯死哉！又刘向所记《列仙传》，亦言彭祖是仙人也。又安期先生者，卖药于海边，[HT5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郎[HT5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邪人传世见之，计已千年。秦始皇请与语，三日三夜，其言高，其旨远，博而有证。始皇异之，乃赐之金璧，可直数千万，安期受而置之于阜乡亭，以赤舄一量为报。留书曰：‘复数千载，求我于蓬莱山。’如此，是为见始皇时已千岁矣，非为死也。又始皇刚暴而骜很，最是天下之不应信神仙者，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对之者也。至于问安期以长生之事，安期答之允当，始皇惺悟，信世间之必有仙道。既厚惠遗，又甘心欲学不死之事，但自无明师也，而为卢敖、徐福辈所欺弄，故不能得耳。向使安期先生言无符据，三日三夜之中，足以穷屈，则始皇必将烹煮屠戮，不免鼎俎之祸，其厚惠安可得乎？”

或曰：“世有服食药物，行气导引，不免死者，何也？”抱朴子曰：“不得金丹，但服草木之药，及修小术者，可以延年迟死也，不得仙也。或但知服草药，而不知还年之要术，则终无久生之理也。或不晓带神符，行禁戒，思身神，守真一，则止可令内疾不起，风湿不犯耳。若卒有恶鬼强邪，山精水毒害之，则便死也。或不得入山之法，令山神为之作祸，则妖鬼试之，猛兽伤之，溪毒击之，蛇蝮螫之，致多死事，非一条也。或修道晚暮，而先自损伤已深，难可补复。补复之益，未得根据，而疾随复作，所以克伐之事，亦何缘得长生哉？“或年老为道而得仙者，或年少为道而不成者，何哉？彼虽年老而受气本多，受气本多则伤损薄，伤损薄则易养，易养故得仙也。此虽年少而受气本少，受气本少则伤深，伤深则难救，难救故不成仙也。

“夫木槿杨柳，断殖之更生，倒之亦生，横之亦生，生之易者，莫过斯木也。然埋之既浅，又未得久，乍刻乍剥，或摇或拔，虽壅以膏壤，浸以春泽，犹不脱于枯瘁者，以其根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亥[SX)]不固，不暇吐其萌牙，津液不得遂结其生气也。人生之为体，易伤难养，方之二木，不及远矣，而所以攻毁之者，过于刻剥，剧乎摇拔也。济之者鲜，坏之者众，死其宜也。夫吐故纳新者，因气以长气，而气大衰者则难长也。服食药物者，因血以益血，而血垂竭者则难益也。夫奔驰而喘逆，或[HT5,7]亥[KG-\*3][HT5,7]欠或懑，用力役体，汲汲短乏者，气损之候也。面无光色，皮肤枯腊，唇焦脉白，腠理萎瘁者，血减之证也。二证既衰于外，则灵根亦凋于中矣。如此，则不得上药，不能救也。

“凡为道而不成，营生而得死者，其人非不有气血也，然身中之所以为气、为血者，根源已丧，但余其枝流也。譬犹入水之烬，火灭而烟不即息；既断之木，柯叶犹生。二者非不有烟，非不有叶，而其所以为烟、为叶者，已先亡矣。世人以觉病之日，始作为疾，犹以气绝之日，为身丧之候也。唯怨风冷与暑湿，不知风冷暑湿，不能伤壮实之人也。徒患体虚气少者，不能堪之，故为所中耳。何以较之？设有数人，年纪老壮既同，服食厚薄又等，俱造沙漠之地，并冒严寒之夜，素雪堕于上，玄冰结于下，寒风摧条而宵骇，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亥[SX)]唾凝[HT5,6]冫[KG-\*2][HT5,6]互于唇吻，则其中将有独中冷者，而不必尽病也。非冷气之有偏，盖人体有不耐者耳。故俱食一物，或独以结病者，非此物有偏毒也；钧器齐饮，而或醒或醉者，非酒势之有彼此也；同冒炎暑，而或独以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曷死者，非天热之有公私也；齐服一药，而或昏瞑烦闷者，非毒烈之有爱憎也。是以冲风赴林，而枯柯先摧；洪涛凌崖，而拆隙首颓；烈火燎原，而燥卉前焚，龙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宛坠地，而脆者独破。由兹以观，则人之无道，体已素病，因风寒暑湿者以发之耳。苟能令正气不衰，形神相卫，莫能伤也。凡为道者，常患于晚，不患于早也。恃年纪之少壮，体力之方刚者，自役过差，百病兼结，命危朝露，不得大药，但服草木，可以差于常人，不能延其大限也。故《仙经》曰：‘养生以不伤为本。’此要言也。神农曰：‘百病不愈，安得长生？’信哉斯言也。”

或问曰：“所谓伤之者，岂非淫欲之间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亦何独斯哉！然常生之要，在乎还年之道。上士知之，可以延年除病，其次不以自伐者也。若年尚少壮而知还年，服阴丹以补脑，采玉液于长谷者，不服药物，亦不失三百岁也，但不得仙耳。不得其术者，古人方之，于冰杯之盛汤，羽苞之蓄火也。且又才所不逮，而困思之，伤也；力所不胜，而强举之，伤也；深忧重怨，伤也；悲衰憔悴，伤也；喜乐过差，伤也；汲汲所欲，伤也；久谈言笑，伤也；寝息失时，伤也；挽弓引弩，伤也；沈醉呕吐，伤也；饱食即卧，伤也；跳走喘乏，伤也，欢呼哭泣，伤也；阴阳不交，伤也。积伤至尽则早亡，早亡非道也。

“是以养生之方，唾不及远，行不疾步，耳不极听，目不久视，坐不至久，卧不及疲。先寒而衣，先热而解。不欲极饥而食，食不过饱；不欲极渴而饮，饮不过多。凡食过则结积聚，饮过则成痰癖。不欲甚劳甚逸，不欲起早起晚，不欲汗流，不欲多睡，不欲奔车走马，不欲极目远望，不欲多啖生冷，不欲饮酒当风，不欲数数沐浴，不欲广志远愿，不欲规造异巧。冬不欲极温，夏不欲穷凉。不露卧星下，不眠中见肩，大寒大热，大风大雾，皆不欲冒之。五味入口，不欲偏多。故酸多伤脾，苦多伤肺，辛多伤肝，咸多伤心，甘多伤肾，此五行之自然之理也。凡言伤者，亦不便觉也，谓久则寿损耳，是以善摄生者，卧起有四时之早晚，兴居有至和之常制。调利筋骨，有偃仰之方；杜疾闲邪，有吞吐之术；流行荣卫，有补泻之法；节宣劳逸，有与夺之要。忍怒以全阴气，抑喜以养阳气，然后先将服草木以救亏缺，后服金丹以定无穷，长生之理，尽于此矣。若有欲决意任怀，自谓达识知命，不泥异端，极情肆力，不营久生者，闻此言也，虽风之过耳，电之经目，不足谕也。虽身枯于流连之中，气绝于纨绮之间，而甘心焉，亦安可告之以养生之事哉？不惟不纳，乃谓妖讹也，而望彼信之，所谓以明鉴给[HT5,7”]目[KG-\*3][HT5,6”]蒙瞽，以丝竹娱聋夫也。”

§14 勤求卷第十四

抱朴子曰：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生，好物者也。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，莫过乎长生之方也。故血盟乃传，传非其人，戒在天罚，先师不敢以轻行授人，须人求之至勤者，犹当拣选至精者乃教之，况乎不好不求，求之不笃者，安可炫其沽以告之哉？其受命不应仙者，虽日见仙人成群在世，犹必谓彼自异种人，天下别有此物。或呼为鬼魅之变化，或云偶值于自然，岂有肯谓修为之所得哉？苟心所不信，虽令赤松、王乔言提其耳，亦当同以为妖讹。然时颇有识信者，复患于不能勤求明师。

夫晓至要得真道者，诚自甚稀，非仓卒可值也。然知之者，但当少耳，亦未尝绝于世也。由求之者不广不笃，有仙命者，要自当与之相值也。然求而不得者有矣，未有不求而得者也。世间自有奸伪图钱之子，而窃道士之号者，不可胜数也。然此等复不谓挺无所知也，皆复粗开头角，或妄沽名，加之以伏邪饰伪，而好事之徒，不识其真伪者，徒多之进问，自取诳惑而拘制之，不令得行，广寻奇士异人而告之曰：“道尽于此矣。”以误于有志者之不少，可叹可恚也。或闻有晓消五云，飞八石、转九丹、冶黄白、水琼瑶、化朱碧，凝霜雪于神炉，采灵芝于嵩岳者，则多(疑有脱文)而毁之曰：“此法独有赤松、王乔知之，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，皆虚妄耳。”则浅见之家，不觉此言有诈伪而作，便息远求之意。悲夫，可以慨叹者也！

凌晷飚飞，暂少忽老，迅速之甚，谕之无物，百年之寿，三万余日耳。幼弱未有所知，衰迈则欢乐并废，童蒙昏耄除数十年，而险隘忧病，相寻代有，居世之年，略消其半，计定得百年者，喜笑平和，则不过五、六十年，咄嗟灭尽，哀忧昏耄，六、七千日耳。顾眄已尽矣，况于全百年者，万未有一乎！谛而念之，亦无以笑彼夏虫朝菌也。盖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！里语有之“人在世间，日失一日，如牵牛羊，以诣屠所，每进一步，而去死转近”。此譬虽丑而实理也。达人所以不愁死者，非不欲求，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术，而空自焦愁，无益于事。故云：乐天知命，故不忧耳。非不欲久生也。姬公请代武王，仲尼曳杖悲怀，是知圣人亦不乐速死矣。俗人见庄周有大梦之喻，因复竞共张齐死生之论，盖诡道强达，阳作违抑之言，皆仲尼所为破律应煞者也。

今察诸有此谈者，被疾病则遽针灸，冒危险则甚畏死。然末俗通弊，不崇真信，前典诰而治子书，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，则谓之朴野，非老庄之学，故无骨殖而取偶俗之徒，遂流漂于不然之说，而不能自返也。老子以长生久视为业，而庄周贵于摇尾涂中，不为被网之龟，被绣之牛，饿而求粟于河侯，以此知其不能齐死生也。晚学不能考校虚实，偏据一句，不亦谬乎？且夫深入九泉之下，长夜罔极，始为蝼蚁之粮，终与尘壤合体，令人怛然心热，不觉咄嗟，若心有求生之志，何可不弃置不急之事，以修玄妙之业哉？其不信则已矣，其信之者，复患于俗情之不荡尽，而不能专以养生为意，而营世务之余暇而为之。所以或有为之者，恒病晚而多不成也。

凡人之所汲汲者，势利嗜欲也。苟我身之不全，虽高官重权，金玉成山，妍艳万计，非我有也。是以上士先营长生之事。长生定可以任意。若未升玄去世，可且地仙人间。若彭祖、老子，止人中数百岁，不失人理之欢，然后徐徐登遐，亦盛事也。然决须好师，师不足奉，亦无由成也。昔汉太后从夏侯胜受《尚书》，赐胜黄金百斤，他物不可胜数。及胜死，又赐胜家钱二百万，为胜素服一百日。成帝在东宫时，从张禹受《论语》，及即尊位，赐禹爵关内侯，食邑千户，拜光禄大夫，赐黄金百斤，又迁丞相，进爵安昌侯。年老乞骸骨，赐安车驷马，黄金百斤，钱数万。及禹疾，天子自临省之，亲拜禹床下。章帝在东宫时，从桓荣以受《孝经》，及帝即位，以荣为太常上卿，天子幸荣第，令荣东面坐，设几杖，会百官，及荣门生生徒数百人，帝亲自持业讲说，赐荣爵关内侯，食邑五千户。及荣病，天子幸其家，入巷下车，抱卷而趋，如弟子之礼。及荣薨，天子为荣素服。凡此诸君，非能攻天野战，折冲拓境，悬旌效节，祈连方，转元功，骋锐绝域也，徒以一经之业，宣传章句，而见尊重，巍巍如此。此但能说死人之余言耳。帝王之贵，犹自卑降以敬事之。世间或有欲试修长生之道者，而不肯谦下于堪师者，直尔蹴迮，从求至要，宁可得乎？

夫学者之恭逊驱走，何益于师之分寸乎？然不尔，则是彼心不尽；彼心不尽，则令人告之不力；告之不力，则秘诀何可悉得邪？不得已当以浮浅示之，岂足以成不死之功哉？亦有人皮肤好喜，而信道之诚，不根心神，有所索欲，阳为曲恭，累日之间，怠慢已出。若值明智之师，且欲详观来者变态，试以淹久，故不告之，以测其志。则若此之人，情伪行露，亦终不得而教之，教之亦不得尽言吐实，言不了，则为之无益也。陈安世者，年十三岁，盖灌叔本之客子耳，先得仙道。叔本年七十，皓首朝夕拜安世曰：“道尊德贵，先得道者则为师矣。吾不敢倦执弟子之礼也。”由是安世告之要方，遂复仙去矣。夫人生先受精神于天地，后禀气血于父母，然不得明师，告之以度世之道，则无由免死。凿石有余焰，年命已凋颓矣。由此论之，明师之恩，诚为过于天地，重于父母多矣，可不崇之乎！可不求之乎！

抱朴子曰：古人质正，贵行贱言。故为政者不尚文辨，修道者不崇辞说。风俗衰薄，外饰弥繁，方策既山积于儒门，而内书亦鞅掌于术家。初学之徒，即未便可授以大要，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为快，故后之知道者，干吉、容嵩、桂帛诸家，各著千所篇，然率多教诫之言，不肯善为人开显大向之指归也。其至真之诀，或但口传，或不过寻尺之素，在领带之中。非随师经久，累勤历试者，不能得也。杂猥弟子，皆各随其用之心之疏密，履苦之久远，察其聪明之所逮，及志力之所能辨，各有所授，千百岁中，时有尽其囊枕之中，肘腑之下，秘要之旨耳。或但将之合药，药成分之，足以使之不死而已，而终年不以其方文传之。故世间道士，知金丹之事者，万无一也。而管见之属，谓仙法当具在于纷若之书，及于祭祀拜伏之间而已矣。

夫长生制在大药耳，非祠醮之所得也。昔秦汉二代，大兴祈祷，所祭太乙五神，陈宝八神之属，动用牛羊谷帛，钱费亿万，了无所益。况于匹夫，德之不备，体之不养，而欲以三牲酒肴，祝愿鬼神，以索延年，惑亦甚矣。或颇有好事者，诚欲为道，而不能勤求明师，合作异药，而但昼夜诵讲不要之书，数千百卷，诣老无益，便谓天下果无仙法。或举门扣头，以向空坐，烹宰牺牲，烧香请福，而病者不愈，死丧相袭，破产竭财，一无奇异，终不悔悟，自谓未笃。若以此之勤，求知方之师，以此之费，给买药之直者，亦必得神仙长生度世也，何异诣老空耕石田，而望千仓之收，用力虽尽，不得其所也。所谓适楚而道燕，马虽良而不到，非行之不疾，然失其道也。

或有性信而喜性人，其聪明不足以校练真伪，揣测深浅，所博涉素狭，不能赏物，后世顽浅趣得一人，自誉之子，云我有秘书，便守事之。而庸人小儿，多有外托有道之名，名过其实，由于夸诳。内抱贪浊，惟利是图，有所请为，辄强喑呜，俯仰抑扬，若所知宝秘，乃深而不可得之状，其有所请，从其所求，俯仰含笑，或许以顶后，故使不觉者，欲罢而不能，自谓事之未勤，而礼币之尚轻也，于是笃信之心，尤加恭肃，赂以殊玩，为之执奴仆之役，不辞负重涉远，不避经险履危，欲以积劳自效，服苦求哀，庶有异闻，而虚引岁月，空委二亲之供养，捐妻子而不恤。戴霜蹈冰，连年随之，而妨资弃力，卒无所成。彼初诚欺之，末或惭之，懵然体中，实自空罄短乏，无能法以相教，将何法以成人乎！

余目见此辈不少，可以有十余人，或自号高名，久居于世，世或谓之已三、四百岁。但易名字，诈称圣人，托于人间，而多有承事之者，余但不喜书其人之姓名耳。颇游俗间，凡夫不识妍蚩，为共吹扬，增长妖妄，为彼巧伪之人，虚生华誉。歙习遂广，莫能甄别。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，而但任两耳者。误于学者，常由此辈，莫不使人叹息也。每见此曹，欺诳天下，以规势利者，迟速皆受殃罚，天网虽疏，终不漏也。但误有志者可念耳。世人多逐空声，鲜能校实。闻甲乙多弟子，至以百许，必当有异，便载驰竞逐，赴为相聚守之徒。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。而不复寻精，彼得门人之力。或以致富，办逐之虽久，犹无成人之道，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，何能都不与悟，自可悲哉！夫搜寻仞之垄，求干天之木，漉牛迹之中，索吞舟之鳞，用日虽久，安能得乎！嗟乎，将来之学者，虽当以求师为务，亦不可以不详择为急也。陋狭之夫，行浅德薄，功微缘少，不足成人之道，亦无功课以塞人重恩也。深思其趣，勿令徒劳也。

抱朴子曰：诸虚名之道士，既善为诳诈，以欺学者；又多护短匿愚，耻于不知，阳若以博涉已足，终不肯行求请问于胜己者。蠢尔守穷，面墙而立，又不但拱默而已，乃复憎忌于实有道者而谤毁之，恐彼声名之过己也。此等岂有意于长生之法哉？为欲以合致弟子，图其财力，以快其情欲而已耳。而不知天高听卑，其后必受斯殃也。夫贫者不可妄云我富也，贱者不可虚云我贵也，况道德之事实无，而空养门生弟子乎！凡俗之人，犹不宜怀妒善之心，况于道士，尤应以忠信快意为生者也。云何当以此之[HT5,7]亻[KG-\*2][HT5,6]敝然函胸臆间乎！人自不能闻见神明，而神明之闻见己之甚易也。此何异乎在纱幌之外，不能察轩房之内，而肆其倨慢，谓人之不见己。此亦如窃钟枨物，铿然有声，恶他人闻之，因自掩其耳者之类也。而聋瞽之存乎精神者，唯欲专擅华名，独聚徒众，外求声价，内规财力，患疾胜己，乃剧于俗人之争权势也。遂以唇吻为刃锋，以毁誉为朋党，口亲心疏，貌合行离，阳敦同志之言，阴挟蜂虿之毒，此乃天人所共恶，招祸之符檄也。

夫读五经，尤宜不耻下问，以进德修业，日有缉熙，至于射御之粗伎，书数之浅功，农桑之露事，规矩之小术，尚须师授以尽其理，况营长生之法，欲以延年主度世，斯与救恤死事无异也，何可务惜请受之名，而永守无知之困，至老不改，临死不悔，此亦天民之笃暗者也。令人代之惭悚，为之者独不顾形影也。为儒生尚当兀然守朴，外托质素，知而如否，有而如无，令庸儿不得尽其称，称而不问不对，对必辞让而后言。何其道士之人，强以不知为知，以无有为有，虚自炫耀，以图奸利者乎！迷而不知返者，愈以遂往，若有以行此者，想不耻改也。吾非苟为此言，诚有为而兴，所谓疾之而不能默然也。徒悯念愚人，不忍见婴儿之投井耳。若览之而悟者，亦仙药之一草也，吾何为哉！不御苦口，其危至矣，不俟脉诊而可知者也。

抱朴子曰：设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，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，必获生生之功也。今杂猥道士之辈，不得金丹大法，必不得长生可知也，虽治病有起死之效，绝谷则积不饥，役使鬼神，坐在立亡，瞻视千里，知人盛衰，发沈祟于幽翳，知祝福于未萌，犹无益于年命也。尚羞行请求，耻事先达，是惜一日之屈，而甘罔极之痛，是不见事类者也。古人有言曰，生之于我，利亦大焉。论其贵贱，虽爵为帝王，不足以此法比焉；论其轻重，虽富有天下，不足以此术易焉。故有死王乐为生鼠之喻也。夫治国而国平，治身百身生，非自至也，皆有以致之也。惜短乏之虚名，耻师授之暂劳，虽曰不愚，吾不信也。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，犹欣然喜于去重而即轻，脱炙烂而保视息，甘其苦痛，过于更生矣，人但莫知当死之日，故不暂忧耳。若诚知之，而刖劓之事，可得延期者，必将为之，况但躬亲洒扫，执巾竭力于胜己者，可见教之不死之道，亦何足为苦，而蔽者惮焉。假令有人，耻迅走而待野火之烧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热[SX)]，羞逃风而致沈溺于重渊者，世必呼之为不晓事也，而咸知笑其不避灾危，而莫怪其不畏实祸，何哉？

抱朴子曰：昔者之著道书多矣，莫不务广浮巧之言，以崇玄虚之旨，未有究论长生之阶径，针砭为道之病痛，如吾之勤勤者也。实欲令迷者知反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坠井引绠，愈于遂没，但惜美疒[KG-1][KG\*4][HT6]火而距恶石者，不可如何耳。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日月之蚀，[HT5,7”]目[KG-\*3][HT5,6”]希颜氏之子也。又欲使将来之好生道者，审于所托，故竭其忠告之良谋，而不饰淫丽之言。言发则指切，笔下则辞痛。惜在于长生而折抑邪耳，何所索哉！

抱朴子曰：深念学道艺养生者，随师不得其人，竟无所成，而使后之有志者，见彼之不得长生，因云天下之果无仙法也。凡自度生，必不能苦身约己以修玄妙者，亦徒进失干禄之业，退无难老之功，内误其身，外沮将来也。仙之可学致，如黍稷之可播种得，甚炳然耳。然未有不耕而获嘉禾，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也。

§15 杂应卷第十五

或曰：“敢问断谷人可以长生乎？凡有几法，何者最善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断谷人止可息肴粮之费，不能独令人长生也。问诸曾断谷积久者，云：‘差少病痛，胜于食谷时。’其服术及饵黄精，又禹余粮丸，日再服三者，令人多气力，堪负提远行，身轻不困。其服诸石药，一服守中十年、五年者，及吞气服符、饮神水辈，但为不饥耳，体力不任劳也。道书虽言‘欲得长生，肠中当清；欲得不死，肠中无滓。’又云‘食草者善走而愚，食肉者多力而悍，食谷者智而不寿，食气者神明不死。’此乃行气者一家之偏说耳，不可便孤用也。若欲服金丹大药，先不食百许日为快，若不能者，正尔服之，但得仙小迟耳，无大妨也。若遭世荒，隐窜山林，知此法者，则可以不饿死。其不然也，则无急断，急既无可大益。又止人中断肉，闻肥鲜之气，皆不能不有欲于中心，若未便绝俗委家，岩栖岫处者，固不成遂休五味，无致自苦，不如莫断谷而节量饥饱。

“近有一百许法，或服守中石药数十丸，便辟四、五十日不饥，练松柏及术，亦可以守中，但不及大药，久不过十年以还。或辟一百、二百日，或须日日服之，乃不饥者，或先作美食极饱，乃服药以养所食之物，令不消化，可辟三年。欲还食谷，当以葵子猪膏下之，则所作美食皆下，不坏如故也。洛阳有道士董威辇，常止白社中，了不食。陈子叙共守事之，从学道积久，乃得其方，云以甘草、防风、苋实之属十许种，捣为散。先服方寸匕，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，足辟百日，辄更服散，气力颜色如故也。欲还食谷者，当服葵子汤下石子，乃可食耳。

“又赤龙血、青龙膏作之，用丹砂、曾青水，以石内其中，复须臾，石柔而可食也。若不即取，便消烂尽也。食此石以口取饱，令人丁壮。又有引石散，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，以水合煮之，亦立熟如芋子，可食以当谷也。张太元举家及弟子数十人，隐居林虑山中，以此法食石十余年，皆肥健。但为须得白石，不如赤龙血、青龙膏，取得石便可用；又当煮之，有薪火之烦耳。或用符，或用水，或符、水兼用。或用干枣，日九枚，酒一、二升者，或食十二时气，从夜半始，从九九至八八、七七、六六、五五而止。或春向东食岁星青气，使入肝；夏服荧惑赤气，使入心；四季之月食镇星黄气，使入脾；秋食太白白气，使入肺；冬服辰星黑气，使入肾。又中岳道士郗元节食六戊之精，亦大有效。假令甲子之旬，有戊辰之精，则竟其旬十日，常向辰地而吞气，到后甲复向其旬之戊也。《甘始法》召六甲、六丁、玉女，各有名字，因以祝水而饮之，亦可令牛马皆不饥也。或思脾中神名，名黄裳子，但合口食内气，此皆有真效。余数见断谷人三年、二年者多，皆身轻色好，堪风寒暑湿，大都无肥者耳。虽未见数十岁不食者，然人绝谷，不过十许日皆死，而此等已积载而自若，亦何疑于不可大久乎？若令诸绝谷者转羸，极常虑之，恐不可久耳。而问诸为之者，无不初时少气力，而后稍丁健。月胜一月，岁胜一岁。正尔，可久无嫌也。

“夫长生得道者，莫不皆由服药吞气，而达之者而不妄也。夫服药断谷者，略无不先极也。但用符水及单服气者，皆作四十日中疲瘦，过此乃健耳。郑君云，本性饮酒不多，昔在铜山中，绝谷二年许，饮酒数斗不醉。以此推之，是为不食更令人耐毒，耐毒则是难病之候也。余因此问，山中哪得酒。郑君言，先酿好云液，勿压漉，因以桂附子、甘草五六种末合丸之，曝干，以一丸如鸡子许，投一斗水中，立成美酒。又有《黄帝云液泉法》，以[SX(B-\*5][HT7,5]薛[][HT7”,5]米[SX)]米及七、八种药合之，取一升，辄内一升水投中，如千岁苦酒之内水也，无知尽时，而味常好不变，饮之大益人。又符水断谷，虽先令人羸，然宜兼知者，倘卒遇荒年，不及合作药物，则符水为上矣。

“有冯生者，但单吞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断谷已三年，观其步陟登山，提一斛许重，终日不倦，又时时引弓，而略不言语，言语又不肯大声。问之，云，断谷亡精费气，最大忌也。余亦屡见浅薄道士辈，为欲虚曜奇怪，招不食之名，而实不知其道，但虚为不啖羹饭耳。至于饮酒，日中斗余，脯腊、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台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甫、枣栗、鸡子之属，不绝其口。或大食肉而咽其汁，吐其滓，终日经口者数十斤，此直是更作美食矣。凡酒客但饮酒食脯而不食谷，皆自堪半岁、一岁而不蹙顿矣，未名绝谷耳。吴有道士石春，每行气为人治病，辄不食，以须病者之愈，或百日，或一月乃食。吴景帝闻之，曰：‘此但不久，必饥死也。”乃召取锁闭，令人备守之。春但求三、二升水，如此一年余，春颜色更鲜悦，气力如故。景帝问之：‘可复堪几时？’春言：‘无限。可数十年。但恐老死耳，不忧饥也。’乃罢遣之。按如春言，是为断谷不能延年可知也。今时亦有得春之法者。”

或问不寒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或以立冬之日，服六丙六丁之符，或闭口行五火之〖SX(B-\*3〗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千二百遍，则十二月中不寒也。或服太阳酒，或服紫石英朱漆散，或服雄丸一、后服雌丸二，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。雌丸用雌黄、曾青、矾石、磁石也。雄丸用雄黄、丹砂、石胆也。然此无益于延年之事也。”

或问不热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或以立夏日，服六壬六癸之符，或行六癸之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或服玄冰之丸，或服飞霜之散。然此用萧丘上木皮，及五月五日中时北行黑蛇血，故少有得合之者也。唯幼伯子、王仲都，此二人衣以重裘，曝之于夏日之中，周以十炉之火，口不称热，身不流汗，盖用此方者也。”

或问辟五兵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吾闻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，但知书北斗字，及日月字，便不畏白刃。帝以试左右数十人，常为先登陷阵，皆终身不伤也。郑君云，但诵五兵名，亦有验。刀名大房，虚星主之；弓名曲张，氐星主之；矢名彷徨，荧惑星主之；剑名失伤，角星主之；弩名远望，张星主之；戟名大将，参星主之也。临战时，常细祝之，或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，著心前，或丙午日日中时，作燕君龙虎三囊符。岁符岁易之，月符月易之，日符日易之。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，或佩荧惑朱雀之符，或佩南极铄金之符，或戴却刃之符，祝融之符，或傅玉札散，或浴禁葱汤，或取牡荆以作大阴神将符，符指敌人。或以月蚀时刻，三岁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，以书所持之刀剑。或带武威符，荧火丸。或交锋刃之际，乘魁履[HT5,7]罡[KG-\*2][HT5,7]刂，呼四方之长，亦有明效。今世之人，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，往往有之。”

或问隐沦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神道有五，坐在立亡其数焉。然无益于年命之事，但在人间无故而为此，则致诡怪之声，不足妄行也。可以备兵乱危急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可以免难也。郑君云，服大隐符十日，欲隐则左转，欲见则右回也。或以玉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台丸涂人身中，或以蛇足散，或怀离母之草，或折青龙之草，以伏六丁之下，或入竹田之中，而执天枢之壤，或造河龙石室，而隐云盖之阴，或伏清泠之渊，以过幽阙之径。或乘天一马以游紫房，或登天一之明堂，或入玉女之金匮，或背辅向官，立三盖之下，或投巾解履(有脱文)，胆煎及儿衣符，子居蒙人，青液桂梗，六甲父母，僻侧之胶，[HT5,7]马[KG-\*3][HT5,7]交马泥丸，木鬼之子，金商之艾，或可为小儿，或可为老翁，或可为鸟，或可为兽，或可为草，或可为木，或可为六畜。或依木成木，或依石成石，依水成水，依火成火，此所谓移形易貌，不能都隐者也。”

或问：“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，而得自然解脱，以何法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，然历览诸方书，有月三服薏苡子，和用三五阴丹，或以偶牙阳胞，或以七月七日东行跳脱虫，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龙子单衣，或以夏至日霹雳楔，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，或以自解去父血，或以玉子余粮，或合山君目，河伯余粮，浮云滓以涂之，皆自解。然左君之变化无方，未必由此也。自用六甲变化，其真形不可得执也。”

或问曰：“为道者可以不病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养生之尽理者，既将服神药，又行气不懈，朝夕导引，以宣动荣卫，使无辍阂，加之以房中之术，节量饮食，不犯风湿，不患所不能。如此，可以不病。但患居人间者，志不得专，所修无恒，又苦懈怠不勤，故不得不有疹疾耳。若徒有信道之心，而无益己之业，年命在孤虚之下，体有损伤之危，则三尸因其衰月危日，入绝命病乡之时，招呼邪气，妄延鬼魅，来作殃害。其六厄并会，三刑同方者，其灾必大。其尚盛者，则生诸疾病。先有疹患者，则令发动。是故古初为道者，莫不兼修医术，以救近祸焉。凡庸道士，不识此理，恃其所闻者，大氐不关治病之方，又不能绝俗幽居，专行内事以却病痛，病痛及己，无以攻疗，乃更不如凡人之专汤药者。所谓进不得邯郸之步，退又失寿陵之义者也。余见戴霸、华他所集《金匮绿囊》、《崔中书黄素方》、及《百家杂方》五百许卷。甘胡、吕傅、周始、甘唐通、阮河南等，各撰集《暴卒备急方》，或一百十，或九十四，或八十五，或四十六，世人皆为精悉，不可加也。余究而观之，殊多不备，诸急病甚尚未尽；又浑漫杂错，无其条贯，有所寻按，不即可得；而治卒暴之候，皆用贵药，动数十种，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，不能素储，不可卒办也。又多令人以针治病，其灸法又不明处所分寸，而但说身中孔穴荣输之名，自非旧医备览明堂流注偃侧图者，安能晓之哉？余所撰百卷，名曰《玉函方》，皆分别病名，以类相续，不相杂错。其《救卒》参卷，皆单行径易，约而易验，篱陌之间，顾盼皆药，众急之病，无不毕备。家有此方，可不用医。医多承袭世业，有名无实，但养虚声，以图财利，寒白退士，所不得使，使之者乃多误人，未若自闲其要，胜于所迎无知之医。医又不可卒得，得又不肯即为人使，使腠理之微疾，成膏肓之深祸，乃至不救。且暴急之病，而远行借问，率多枉死矣。”

或问：“将来吉凶、安危去就，知之可全身，为有道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占风气，布筹算，推三棋，步九宫，检八卦，考飞伏之所集，轸[HT5,6]讠[KG-\*2][HT5,6”]夭讹于物类，占有休咎于龟¤，皆下术常伎，疲劳而难恃。若乃不出帷幕而见天下，乃为人神矣。或以三皇天文，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，阡陌亭长六丁之灵，皆使人见之，而对问以诸事，则吉凶昭然，若存诸掌，无远近幽深，咸可先知也。或召六阴玉女，其法六十日而成，成则长可役使。或祭致八使，八使者，八卦之精也，亦足以预训未形矣。或服葛花及秋芒、麻勃、刀圭方寸匕，忽然如欲卧，而闻人语之以所不决之事，吉凶立定也。或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，有所思存，七日七夕，则见神仙，或男或女，或老或少，一示之后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，方来之事也。明镜或用一，或用二，谓之日月镜。或用四，谓之四规镜。四规者，照之时，前后左右各施一也。用四规所见，来神甚多，或纵目，或乘龙驾虎，冠服彩色，不与世同。皆有经图。欲修其道，当先暗诵所当致见诸神姓名位号，识其衣冠。不尔，则卒至而忘其神。或能惊惧，则害人也。为之，率欲得静漠幽闲林麓之中，外形不经目，外声不入耳，其道必成也。三童九女节寿君、九首蛇躯百二十官，虽来勿得熟视也。或有问之者，或有诃怒之者，亦勿答也。或有侍从[HT5,7]日[KG-\*3][HT5,6”]韦哗，力士甲卒，乘龙驾虎，箫鼓嘈嘈，勿举目与言也。但谛念老君真形。老君真形见，则起再拜也。老君真形者，思之：姓李，名聃，字伯阳，身长九尺，黄色，鸟喙，隆鼻，秀眉长五寸，耳长七寸，额有三理上下彻，足有八卦，以神龟为床，金楼玉堂，白银为阶，五色云为衣，重叠之冠，绛[HT5,6]钅[KG-\*2][HT5,6”]延之剑，从黄童百二十人，左有十二青龙，右有二十六白虎，前有二十四朱雀，后有七十二玄武，前道十二穷奇，后从三十六辟邪，雷电在上，晃晃昱昱。此事出于仙经中也。见老君则年命延长，心如日月，无事不知也。”

或问坚齿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能养以华池，浸以醴液，清晨建齿三百过者，永不摇动。其次则含地黄煎、或含玄胆汤及蛇脂丸、矾石丸、九棘散，则已动者更牢，有虫者即愈。又服灵飞散者，则可令既脱者更生也。”

或问聪耳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能龙导虎引，熊经龟咽，燕飞蛇屈鸟伸，天俯地仰，令赤黄之景，不去洞房，猿据兔惊，千二百至，则聪不损也。其既聋者，以玄龟薰之，或以棘头、羊粪、桂毛、雀桂成裹塞之，或以狼毒、冶葛，或以附子、葱涕，合内耳中，或以蒸鲤鱼脑灌之，皆愈也。”

或问明目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能引三焦之升景，召大火于南离，洗之以明石，熨之以阳光，及烧丙丁洞视符，以酒和洗之，古人曾以夜书也。或以苦酒煮芜青子令熟，曝干，末服方寸匕，日三，尽一斗，能夜视有所见矣。或以犬胆煎青羊、班鸠、石决明，充蔚百华散，或以鸡舌香、黄莲、乳汁煎注之，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，而更加精明倍常也。”

或问登峻步险，远行不极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惟服食大药，则身轻力劲，劳而不疲矣。若初入山林，体未全实者，宜以云珠粉、百华醴、玄子汤洗脚，及虎胆丸、朱明酒、天雄鹤脂丸、飞廉煎、秋芒、车前、泽泻散，用之旬日，不但涉远不极，乃更令人行疾，可三倍于常也。若能乘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者，可以周流天下，不拘山河，凡乘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道有三法，一曰龙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，二曰虎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，三曰鹿卢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`。或服符精思，若欲行千里，则以一时思之，若昼夜十二时思之，则可以一日一夕行万二千里，亦不能过此，过此当更思之如前法。或用枣心木为飞车，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，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罡而乘之。上升四十里，名为太清，太清之中，其气甚[HT5,7]罡[KG-\*2][HT5,7]刂，能胜人也。师言鸢飞转高，则但直舒两翅，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，渐乘[HT5,7]罡[KG-\*2][HT5,7]刂〖SX(B-\*3〗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故也。龙初升阶云，其上行至四十里，则自行矣。此言出于仙人，而留传于世俗耳，实非凡人所知也。又乘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须长斋，绝荤菜，断血食，一年之后，乃可乘此三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耳。虽复服符，思五龙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行最远，其余者不过千里也。其高下去留，皆自有法，勿得任意耳。若不奉其禁，则不可妄乘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，有倾坠之祸也。”

或曰：“《老子篇中记》及《龟文经》皆言药兵之后，金木之年，必有大疫，万人余一，敢问辟之道？”抱朴子曰：“仙人入瘟疫秘禁法，思其身为五玉，五玉者，随四时之色。春色青，夏赤，四季月黄，秋白，冬黑。又思冠金巾，思心如炎火，大如斗，则无所畏也。又一法，思其发散以被身，一发端辄有一大星缀之。又思作七星北斗，以魁覆其头，以罡指前。又思五脏之气，从两目出，周身如云雾，肝青气，肺白气，脾黄气，肾黑气，心赤气，五色纷错，则可与疫病者同床也。或禹步呼直日玉女。或闭气思力士，操千斤金[HT5,6]钅[KG-\*3][KG-\*9][HT5,6]追，百二十人以自卫。或用射鬼丸、赤车使者丸、冠军丸、徐长卿散、玉函精粉、青牛道士熏身丸、崔文黄散、草玉酒、黄庭丸、皇符、老子领中符、赤须子桃花符，皆有良效者也。

§16 黄白卷第十六

抱朴子曰，《神仙经》黄白之方二十五卷，千有余首。黄者，金也。白者，银也。古人秘重其道，不欲指斥，故隐之云尔。或题篇云“庚辛”，庚辛亦金也。然率多深微难知，其可解分明者少许尔。世人多疑此事为虚诞，与不信神仙者正同也。余昔从郑公受九丹及《金银液经》，因复求受《黄白中经》五卷。郑君言，曾与左君于庐江铜山中试作，皆成也。然而斋洁禁忌之勤，与金丹神仙药无异也。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。谓予为趣，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。余亦何为然哉？余若欲以此辈事，骋辞章来来世，则余所著《外篇》及杂文二百余卷，足以寄意于后代，不复须此。且此《内篇》，皆直语耳，无藻饰也。余又知论此曹事，世人莫不呼为迂阔不急，未若论俗间切近之理，可以合众心也。然余所以不能已于斯事，知其不入世人之听而犹论著之者，诚见其效验，又所承授之师，非妄言者，而余贫苦无财力，又遭多难之运，有不已之无赖，兼以道路梗塞，药物不可得，竟不遑合作之。余今告人言，我晓作金银，而躬自饥寒，何异自不能行，而卖治[HT7”,5]辟[]足之药，求人信之，诚不可得。然理有不如意，亦不可以一概断也。所以勤勤缀之于翰墨者，欲令将来好奇赏真之士，见余书而具论道之意耳。

夫变化之术，何所不为。盖人身本见，而有隐之之法。鬼神本隐，而有见之之方。能为之者，往往多焉。水火在天，而取之以诸燧，铅性白也，而赤之以为丹。丹性赤也，而白之而为铅。云雨霜雪，皆天地之气也，而以药作之，与真无异也，至于飞走之属，蠕动之类，禀形造化，既有定矣，及其倏忽而易旧体，改更而为异物者，千端万品，不可胜论。人之为物，贵性最灵，而男女易形，为鹤为石，为虎为猿，为沙为鼋，又不少焉。至于高山为渊，深谷为陵，此亦大物之变化。变化者，乃天地之自然，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？譬诸阳燧所得之火，方诸所得之水，与常水火，岂有别哉！蛇之成龙，茅糁为膏，亦与自生者无异也。然其根源之所缘由，皆自然之感致，非穷理尽性者，不能知其指归，非原始见终者，不能得其情状也。狭观近识，桎梏巢穴，揣渊妙于不测，推神化于虚诞，以周、孔不说，坟籍不载，一切谓为不然，不亦陋哉！

又，俗人以刘向作金不成，便云天下果无此道。是见田家或遭水旱不收，便谓五谷不可播殖得也。成都内史吴大文，博达多知，亦自说昔事道士李根，见根煎铅锡，以少许药如大豆者投鼎中，以铁匙搅之，冷即成银。大文得其秘方，但欲自作，百日斋便为之，而留连在官，竟不能得。恒叹息言，人间不足处也。

又，桓君山言汉黄门郎程伟，好黄白术，娶妻得知方家女，伟常从驾出而无时衣，甚忧。妻曰：“请致两端缣。”缣即无故而至前。伟按《枕中鸿宝》，作金不成，妻乃往视伟，伟方扇炭烧筒，筒中有水银。妻曰：“吾欲试相视一事。”乃出囊中药，少少投之，食顷发之，已成银。伟大惊，曰：“道近在汝处，而不早告我，何也？”妻曰：“得之须有命者。”于是伟日夜说诱之，卖田宅以供美食衣服，犹不肯告伟。伟乃与伴谋挝笞伏之。妻辄知之。告伟言：“道必当传其人。得其人，道路相遇辄教之。如非其人，口是而心非者，虽寸断支解，而道犹不出也。”伟逼之不止，妻乃发狂，裸而走，以泥自涂，遂卒。

近者，前庐江太守华令思，高才达学，洽闻之士也。而事之不经者，多所不信。后有道士说黄白之方，乃试令作之。云：“以铁器销铅，以散药投中，即成银。又销此银，以他药投之，乃作黄金。”又从此道士学彻视之方，行之未百日，夜卧，即便见天文及四邻了了，不觉复有屋舍篱障。又妾名瑶华者，已死，乃见形，与之言语如平生。又祭庙，闻庙神答其拜，床似动有声。令思乃叹曰：“世间乃定无所不有。五经虽不载，不可便以意断也。然不闻方伎者，卒闻此，亦焉能不惊怪邪！”

又黄白术，亦如合神丹，皆须斋洁百日已上，又当得闲解方书，意合者乃可为之。非浊秽之人，及不聪明人，希涉术数者所办作也。其中或有须口诀者，皆宜师授。又宜入于深山之中，清洁之地，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，而刘向止宫中作之，使宫人供给其事，必非斋洁者。又不能断绝人事，使不来往也。如此，安可得成哉！桓谭《新论》曰：“史子心见署为丞相史，官架屋，发吏卒及官奴婢以给之，作之不成。丞相自以力不足，又白傅太后，太后不复利于金也。闻金成可以作延年药，又甘心焉。乃除之为郎，舍之北宫中。使者待遇。”宁有作此神方，可于宫中，而令凡人杂错共为之者哉？俗间染缯练，尚不欲使杂人见之，见之即坏，况黄白之变化乎！凡事无巨细，皆宜得要，若不得其法妄作，酒、酱、醋、羹、[HT5,7]月[KG-\*3][HT5,6”]霍犹不成，况大事乎！

余曾谘于郑君曰：“老君云：‘不贵难得之货。’而至治之世，皆投金于山，捐玉于谷，不审古人何用金银为贵而遗其方也？”郑君答余曰：“老君所云，谓夫披沙剖石，倾山漉渊，不远万里，不虑厌溺，以求珍玩，以妨民时，不知止足，以饰无用，及欲为道，志求长生者，复兼商栗，不敦信让，浮深越险，乾没逐利，不惜躯命，不修寡欲者耳。至于真人作金，自欲饵服之致神仙，不以致富也。故经曰，金可作也，世可度也，银亦可饵服，但不及金耳。”余难曰：“何不饵世间金银而化作之。作之则非真，非真则诈伪矣。”郑君答余曰：“世间金银皆善，然道士率皆贫。故谚云：‘无有肥仙人、富道士也。’师徒或十人，或五人，亦安得金银以供之乎？又不能远行采取，故宜作也。又，化作之金，乃是诸药之精，胜于自然者也。《仙经》云：‘丹精生金。’此是以丹作金之说也。故山中有丹砂，其下多有金。且夫作金成，则为真物，中表如一，百炼不减，故其方曰：‘可以为钉。’明其坚劲也。此则得夫自然之道也，故其能之。何谓诈乎？诈者，谓以曾青涂铁，铁赤色如铜，以鸡子白化银，银黄如金，而皆外变而内不化也。夫芝菌者，自然而生，而《仙经》有以五石五木种芝。芝生，取而服之，亦与自然芝无异，俱令人长生。此亦作金之类也。雉化为蜃，雀化为蛤，与自然正同。故《仙经》曰：‘流珠九转，父不语子；化为黄白，自然相使。’又曰：‘朱砂为金，服之升仙者上士也。茹芝导引，咽气长生者，中士也。餐食草木，千岁以还者下士也。’又曰：‘金银可自作，自然之性也，长生可学得者也。’《玉牒记》云：‘天下悠悠，皆可长生也。患于犹豫，故不成耳。凝水银为金，可中钉也。’《铜柱经》曰：‘丹沙可为金，河车可作银。立则可成，成则为真。子得其道，可以仙身。’黄山子曰：‘天地有金，我能作之。二黄一赤，立成不疑。’《龟甲文》曰：‘我命在我不在天，还丹成金亿万年。’古人岂欺我或！但患知此道者多贫，而药或至贱而生远方，非乱世所得也。若戎盐、卤碱皆贱物，清平时了不直钱，今时不限价直而买之，无也。羌里石胆，千万钱求一斤，亦不可得。徒知其方，而与不知者正同，可为长叹者也。有其法者，则或饥寒，无以合之，而富贵者，复不知其法也。就令知之，亦无一信者。假令颇信之，亦已自多金银，岂肯费见财以市其货物。恐有弃系逐飞之悔，故莫肯为也。又计买药之价，以成所得之物，尤有大利，而更当斋戒辛苦，故莫克为也。且夫不得明师口诀，诚不可轻作也。”

夫医家之药，浅露之甚，而其常用效方，便复秘之。故方有用后宫游女，僻侧之胶、封君泥丸、木鬼子、金商芝、飞君根、伏龙肝、白马汗、浮云滓、龙子丹衣、夜光骨、百花醴、冬邹斋之属，皆近物耳，而不得口诀，犹不可知。况于黄白之术乎？今能为之者，非徒以其价贵而秘之矣。此道一成，则可以长生。长生之道，道之至也，故古人重之也。

凡方书所名药物，又或与常药物同而实非者。如河上姹女，非妇人也。陵阳子明，非男子也。禹余粮，非米也。尧浆，非水也。而俗人见方用龙胆虎掌，鸡头鸭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庶，马蹄犬血，鼠尾牛膝，皆谓之血气之物也。见用缺杯覆盆、釜[HT5,7]钅[KG-\*3][HT5,6”]历大戟、鬼箭天钩，则谓之铁瓦之器也。见用胡王使者，倚姑新妇、野丈人、守田公、戴文浴、徐长卿，则谓人之姓名也。延易之草，或有不知；玄秘之方，孰能悉解？刘向作金不成，无可怪之也。及得其要，则复不烦圣贤大才而后作也，凡人可为耳。刘向岂顽人哉？直坐不得口诀耳。今将载其约而效之者，以贻将来之同志焉。

当先取武都雄黄，丹色如鸡冠，而光明无夹石者，多少任意，不可令减五斤也，捣之如粉，以牛胆和之，煮之令燥，以赤土釜容一斗者，先以戎盐、石胆末荐釜中，令厚三分，乃内雄黄末，令厚五分，复加戎盐于上。如此，相似至尽，又加碎炭火如枣核者，令厚二寸，以蚓蝼土及戎盐为泥，泥釜外，以一釜覆之，皆泥令厚三寸。勿泄，阴干一月，乃以马粪火[HT5,7”]火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之，三日三夜，寒，发出，鼓下其铜，铜流如冶铜铁也。乃令铸此铜以为筒，筒成，以盛丹砂水。又以马屎火[HT5,7”]火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之，三十日，发炉，鼓之得其金，即以为筒，又以盛丹砂水。又以马通火[HT5,7”]火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三十日，发取捣治之，取其二分生丹砂，一分并汞，汞者，水银也，立凝成黄金矣。光明美色，可中钉也。

〖HT5H〗作丹砂水法

治丹砂一斤，内生竹筒中，加石胆、消石各二两，覆荐上下，闭塞筒口，以漆骨丸封之。须干，以内醇苦酒中，埋之地中，深三尺，三十日成水，色赤味苦也。

〖HT5H〗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

先锻锡方广六寸，厚一寸二分，以赤盐和灰汁，令如泥，以涂锡上，令通厚一分，累置于赤土釜中，率锡十斤，用赤盐四斤，合封固其际，以马通火[HT5,7”]火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之。三十日，发火视之，锡中悉如灰状，中有累累如豆者，即黄金也。合治内土瓯中，以炭鼓之，十炼之并成也。率十斤锡，得金二十两。唯长沙、桂阳、豫章、南海土釜可用也。彼乡土之人，作土釜以炊食，自多也。

〖HT5H〗治作赤盐法用寒盐一斤，又作寒水石一斤，又作寒羽涅一斤，又作白矾一斤，合内铁器中，以炭火火之，皆消而色赤，乃出之。可用也。

〖HT5H〗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

先以矾水石二分，内铁器中，加炭火令沸，乃内汞多少自在，搅令相得，六七沸，注地上，成白银。乃取丹砂水、曾青水各一分，雄黄水二分，于[HT5,6]钅[KG-\*3][KG-\*9][HT5,6]历中加微火上令沸，数搅之令相得。复加炭火上令沸，以此白银内其中，多少自在，可六七沸，注地上，则成上色紫磨金也。

〖HT5H〗治作雄黄水法

治雄黄，内生竹筒中一斤，辄加消石二两，覆荐上下，封以漆骨丸，内醇大醋中，埋之深三尺，二十日即化为水也。作曾青水方，及矾石水同法，俱各异筒中耳。

〖HT5H〗小儿作黄金法

作大铁筒成，中一尺二寸，高一尺二寸。作小铁筒成，中六寸，莹磨之。赤石脂一斤、消石一斤、云母一斤、代赭一斤、流黄半斤、空青四两、凝水石一斤，皆合捣细筛，以醯和，涂之小筒中，厚二分。汞一斤、丹砂半斤、良非半斤。取良非法用铅十斤，内铁釜中，居炉上露灼之，铅销，内汞三两。早出者，以铁匙抄取之，名曰良非也。搅令相得，以汞不见为候，置小筒中，云母覆其上，铁盖镇之。取大筒居炉上，销铅注大筒中，没小筒中，去上半寸。取销铅以为候，猛火炊之，三日三夜成，名曰紫粉。取铅十斤，于铁器中销之，二十日上下，更内铜器中，须铅销，内紫粉七方寸匕，搅之，即成黄金也。欲作白银者，取汞置铁器中，内紫粉三方寸匕，火令相得，注水中，即成银也。

〖HT5H〗务成子法

作铁筒长九寸，径五寸，捣雄黄三斤，蚓蝼壤等分，作合以为泥，涂裹，使径三寸，匮口四寸，加丹砂水二合，覆马通火上，令极干。内铜筒中，塞以铜合盖坚，以黄沙筑上，覆以蚓壤重泥，上无令泄，置炉炭中，令有三寸炭。筒口赤，可寒发之。雄黄皆入著铜筒，复出入如前法。三斤雄黄精，皆下入著筒中，下提取与黄沙等分，合作以为炉，炉大小自在也。欲用之，置炉于炭火中，炉赤，内水银，银动，则内铅其中，黄从傍起交中央，注之于地，即成金。凡作一千五百斤，炉力即尽矣。此金取牡荆赤黍酒，渍之百日，即柔可和也。如小豆，服一丸，日三服，尽一斤，三虫伏尸，百病皆去。盲者视，聋者闻，老者即还年如三十时。入火不灼，百邪众毒，冷风暑湿，不能侵人。尽三斤，则步行水上，山川百神，皆来待卫，寿与天地相毕。以杼血朱草煮一丸，以拭目[SX(B-\*6][HT7”,5]此[][HT6”,5]目[SX)]，即见鬼及地中物，能夜书。以白羊血涂一丸，投水中，鱼龙立出，可以取也。以青羊血、丹鸡血涂一丸，悬都门上，一里不疫。以涂牛羊六畜额上，皆不疫病，虎豹不犯也。以虎胆蛇肪涂一丸，从月建上以掷敌人之军，军即便无故自乱，相伤杀而走矣。以牛血涂一丸，以投井中，井中即沸；以投流水，流水即逆流百步。以白犬血涂一丸，投社庙舍中，其鬼神即见，可以役使。以兔血涂一丸，置六阴之地，行厨玉女立至，可供六、七十人也。以鲤鱼胆涂一丸，持入水，水为之开一丈，可得气息水中以行。冒雨衣不沾也。以紫苋煮一丸，含咽其汁，可百日不饥。以慈石煮一丸，内髻中，以击贼，白刃流矢不中之；有射之者，矢皆自向也。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，以蔽人中则隐形；含一丸，北向以喷火，火则灭。以庚辛日申酉时，向西地以一丸掷树，树木即日便枯。又以一丸，禹步掷虎狼蛇蝮，皆即死。研一丸，以书石，即入石；书金，即入金；书木，入木。所书皆彻其肌理，削治不可去也。卒死未经宿，以月建上水下一丸，令入咽喉，并含水喷死人面，即活。以狐血、鹤血涂一丸，内爪中，以指万物，随口变化，即山行木徙，人皆见之，然而实不动也。

凡作黄白，皆立太乙、玄女、老子坐醮祭，如作九丹法，常烧五香，香不绝。又，金成，先以三斤投深水中，一斤投市中，然后方得恣其意用之耳。

§17 登涉卷第十七

或问登山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凡为道合药，及避乱隐居者，莫不入山。然不知入山法者，多遇祸害。故谚有之曰‘太华之下，白骨狼藉’。皆谓偏知一事，不能博备，虽有求生之志，而反强死也。山无大小，皆有神灵，山大则神大，山小即神小也。入山而无术，必有患害。或被疾病及伤刺，及惊怖不安，或见光影，或闻异声。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，岩石无故而自堕落，打击煞人。或令人迷惑狂走，堕落坑谷。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，不可轻入山也。当以三月、九月，此是山开月。又当择其月中吉日佳时。若事久不得徐徐须此月者，但可选日时耳。凡人入山，皆当先斋洁七日，不经污秽，带升山符，出门作周身三五法。又五岳有受殃之岁，如九州之地，更有衰盛，受飞符煞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则其地君长不可作也。

“按周公《城名录》，天下分野，灾之所及，可避不可禳，居宅亦然，山岳皆尔。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岁，正月、二月入东岳。不以丙丁巳午之岁，四月、五月入南岳。不以庚辛申酉之岁，七月、八月入西岳。不以戊巳之岁，四季之月入中岳。不以壬癸亥子之岁，十月、十一月入北岳。不须入太华、霍山、恒山、太山、嵩高山，乃忌此岁，其岳之方面，皆同禁也。

“又万物之老者，其精悉能假托人形，以眩惑人目，而常试人。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。是以古之入山道士，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，悬于背后，则老魅不敢近人。或有来试人者，则当顾视镜中，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，顾镜中，故如人形。若是鸟兽邪魅，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。又老魅若来，其去必却行，行可转镜对之，其后而视之，若是老魅者，必无踵也；其有踵者，则山神也。昔张盖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翕〖HT〗及偶高成二人，并精思于蜀云台山石室中，忽有一人，著黄练单衣、葛巾，住到其前，曰：‘劳乎？道士乃辛苦幽隐。’于是二人顾视镜中，乃是鹿也。因问之曰：‘汝是山中老鹿，何敢诈为人形！’言未绝，而来人即成鹿而走去。林虑山下有一亭，其中有鬼，每有宿者，或死或病。常夜有数十人，衣色或黄、或白、或黑，或男、或女。后郅伯夷者过之宿，明灯烛而坐诵经。夜半，有十余人来，与伯夷对坐，自共樗蒲博戏。伯夷密以镜照之，乃是群犬也。伯夷乃执烛起，佯误以烛烬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热[SX)]其衣，乃为焦毛气。伯夷怀小刀，因捉一人而刺之。初作人叫，死而成犬。余犬悉走，于是遂绝。乃镜之力也。

“上士入山，持《三皇内文》及《五岳真形图》，所在召山神，及按鬼录，召州社及山卿、宅尉问之，则木石之怪，山川之精，不敢来试人。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镇符，以制百邪之章，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，封所住之四方，亦百邪不敢近之也。其次执八威之节，佩老子玉策，则山神可使，岂敢为害乎！余闻郑君之言如此，实复不能具知其事也。

“余师常告门人曰：‘夫人求道，如忧家之贫，如愁位之卑者，岂有不得耶？但患志之不笃，务近忘远，闻之则悦倔倔前席，未久，则忽然若遗，毫厘之益未固，而丘山之损不已，亦安得穷至言之微妙，成罔极之峻崇乎！’”

抱朴子曰：入山之大忌，正月午，二月亥，三月申，四月戌(丑？)，五月未(戌？)，六月卯，七月甲(疑衍)子，八月申子(二字或当作巳)，九月寅，十月辰(当衍)未，十一月己丑(二字或当作辰)，十二月寅(当作酉)。入山良日，甲子、甲寅、乙亥、乙巳、乙卯、丙戌、丙午、丙辰，已上日大吉。

抱朴子曰：按《九天秘记》及《太乙遁甲》云，入山大月忌三日、十一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六日、三十日。小月忌一日、五日、十三日、十六日、二十六日、二十八日。以此日入山，必为山神所试；又所求不得，所作不成。不但道士，凡人以此日入山，皆凶害，与虎狼毒虫相遇也。

抱朴子曰：天地之情状，阴阳之吉凶，茫茫乎其亦难详也。吾亦不必谓之有，又亦不敢保其无也。然黄帝、太公，皆所信仗，近代达者严君平、司马迁，皆所据用，而经传有治历明时刚柔之日。故《诗》曰“吉日惟戊”，有自来矣。王者立太史之官，封拜置立，有事宗庙，郊祀天地，皆择良辰，而近才庸夫，自许脱俗，举动所为，耻拣善日，不亦戆愚哉！每伺今入山，不得其良时日交，下有其验，不可轻入也。按《玉钤经》云“欲入名山，不可不知遁甲之秘术”，而不为人委曲说其事也。而《灵宝经》云“入山当以保日及义日，若专日者大吉，制日、伐日必死”，又不一一道之也。余少有入山之志，由此乃行学遁甲书，乃有六十余卷，事不可卒精，故钞集其要，以为《囊中立成》，然不中以笔传。今论其较略，想好事者欲入山行，当访索知之者，亦终不乏于世也。

《遁甲中经》云，欲求道，以天内日，天内时，劾鬼魅，施符书；以天禽日，天禽时，入名山。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盗贼，不敢近人者，出天藏，入地户。凡六癸为天藏，六己为地户也。又曰，避乱世，绝迹于名山，令无忧患者，以上元丁卯日，名曰阴德之时，一名天心，可以隐沦，所谓白日陆沈，日月无光，人鬼不能见也。又曰，求仙道入名山者，以六癸之日，六癸之时。一名天公日，必得度世也。又曰，往山林中，当以左手取青龙上草，折半置逢星下，历明堂，入太阴中，禹步而行，三咒曰：诺皋，太阴将军，独开曾孙王甲，勿开外人。使人见甲者，以为束薪，不见甲者，以为非人。则折所持之草置地上，左手取土，以傅鼻人中，右手持草自蔽。左手著前，禹步而行，到六癸下，闭气而住，人鬼不能见也。凡六甲为青龙，六乙为逢星，六丙为明堂，六丁为阴中也。¤¤比成既济卦，初一初二迹不任九迹数，然相因仍一步七尺(又云一尺)，合二丈一尺，顾视九迹。又禹步法，正立，右足在前，左足在后，次复前(左足)，(次前)右足，以左足从右足并，是一步也。次复前右足，次前左足，以右足从左足并，是二步也。次复前(左足)，(次前)右足，以左足从右足并，是三步也。如此，禹步之道毕矣。凡作天下百术，皆宜知禹步，不独此事也。

抱朴子曰：《灵宝经》所谓保日者，谓支干上生下之日也。若用甲午、乙巳之日是也。甲者木也，午者火也；乙亦木也，巳亦火者。火生于木故也。又谓义日者，支干下生上之日也。若壬申、癸酉之日是也。壬者水也，申者金也；癸者水也，酉者金也。水生于金故也。所谓制日者，支干上克下之日也。若戊子、己亥之日是也。戊者土也，子者水也；己亦土也，亥亦水也。五行之义，土克水也。所谓伐日者，支干下克上之日。若甲申、乙酉之日是也。甲者木也，申者金也；乙亦木也，酉亦金也。金克木故也。他皆仿此，引而长之，皆可知也。

抱朴子曰：入名山以甲子开除日也，以五色缯各五寸，悬大石上，所求必得。又曰，入山宜知六甲秘祝。祝曰：临兵斗者，皆陈列前行，凡九字，常当密祝之，无所不避。要道不烦，此之谓也。

抱朴子曰：山中山精之形，如小儿而独足，走向后，喜来犯人，人入山，若夜闻人音声大语，其名曰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]支，知而呼之，即不敢犯人也。一名热肉，亦可兼呼之。又有山精，如鼓赤色，亦一足，其名曰晖。又或如人，长九尺，衣裘戴笠，名曰金累。或如龙而五色赤角，名曰飞龙，见之皆以名呼之，即不敢为害也。

抱朴子曰：山中有大树，有能语者，非树能语也，其精名曰云阳，呼之则吉。山中夜见火光者，皆久枯木所作，勿怪也。山中夜见胡人者，铜铁之精。见秦人者，百岁木之精。勿怪之，并不能为害。山水之间见吏人者，名曰四徼，呼之名即吉。山中见大蛇著冠帻者，名曰升卿，呼之即吉。山中见吏，若但闻声，不见形，呼人不止，以白石掷之则息矣；一法以苇为矛，以刺之即吉。山中见鬼来唤人，求食不止者，当以白茅投之即死也。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径者，以苇杖投之即死也。山中寅日，有自称虞吏者，虎也。称当路君者，狼也。称令长者，老狸也。卯日称丈人者，兔也。称东王父者，麋也。称西王母者，鹿也。辰日称雨师者，龙也。称河伯者，鱼也。称无肠公子者，蟹也。巳日称寡人者，社中蛇也。称时君者，龟也。午日称三公者，马也。称仙人者，老树也。未日称主人者，羊也。称吏者，獐也。申日称人君者，猴也。称九卿者，猿也。酉日称将军者，老鸡也。称捕贼者，雉也。戌日称人姓字者，犬也。称成阳公者，狐也。亥日称神君者，猪也。称妇人者，金玉也。子日称社君者，鼠也。称神人者，伏翼也。丑日称书生者，牛也。但知其物名，则不能为害也。

或问隐居山泽，辟蛇蝮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昔圆丘多大蛇，又生好药，黄帝将登焉，广成子教之佩雄黄，而众蛇皆去。今带武都雄黄，色如鸡冠者五两以上，以入山林草木，则不畏蛇。蛇若中人，以少许雄黄末内疮中，亦登时愈也。蛇种虽多，唯有蝮蛇及青金蛇，中人为至急，不治之，一日则煞人。人不晓治之方术者，而为此二蛇所中，即以刀割所伤疮肉以投地，其肉沸如火炙，须臾焦尽，而人得活。此蛇七、八月毒盛之时，不得啮人，而其毒不泄，乃以牙啮大竹及小木，皆即焦枯。

“今为道士人入山，徒知大方而不晓辟之之道，亦非小事也。未入山，当预止于家，先学作禁法。思日月及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以卫其身，乃行到山林草木中，左取三口〖SX(B-\*3〗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闭之，以吹山草中，意思令此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赤色如云雾，弥漫满数十里中。若有从人，无多少，皆令罗列，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吹之，虽践蛇，蛇不敢动，亦略不逢蛇也。若或见蛇，因向日左取三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闭之，以舌柱天，以手捻都关，又闭天门，塞地户，因以物抑蛇头而手萦之，画地作狱以盛之，亦可捉弄也，虽绕头颈，不敢啮人也。自不解禁，吐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以吹之，亦终不得复出狱去也。若他人为蛇所中，左取三口〖SX(B-\*3〗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以吹之，即愈，不复痛。若相去十数里乾，亦可遥为作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呼彼姓字，男祝我左手，女祝我右手，彼亦愈也。

“《介先生法》，到山中住，思作五色蛇各一头，乃闭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，左徊禹步，思作吴蚣数千板，以衣其身，乃去。终亦不逢蛇也。或以干姜、附子带之肘后，或烧牛、羊、鹿角薰身，或带王方平雄黄丸，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，皆有效也。又麝及野猪皆啖蛇，故以厌之也。又云日鸟及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婴龟，亦皆啖蛇，故南人入山，皆带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婴龟之尾，云日之喙以辟蛇。蛇中人，刮此二物以涂其疮，亦登时愈也。云日，鸩鸟之别名也。又南人入山，皆以竹管盛活吴蚣，吴蚣知有蛇之地，便动作于管中，如此则详视草中，必见蛇也。大蛇丈余，身出一围者，吴蚣见之，而能以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禁之，蛇即死矣。蛇见吴蚣在涯岸间，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，其吴蚣但浮水上禁，人见有物正青，大如[HT5,7]纟[KG-\*2][HT5,6”]延者，直下水至蛇处，须臾蛇浮出而死。故南人因此末吴蚣治疮，皆登时愈也。”

或问曰：“江南山谷之间，多诸毒恶，辟之有道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中州高原，土气清和，上国名山，了无此辈。今吴楚之野，暑湿郁蒸，虽衡霍正岳，犹多毒[HT7”,5]若[][HT7,5]虫也。又有短狐，一名蜮，一名射工，一名射影，其实水虫也。状如鸣蜩，大似三合杯，有翼能飞，无目而利耳，口中横物角弩，如闻人声，缘口中物如角弩，以气为矢，则因水而射人，中人身者即发疮，中影者亦病，而不即发疮，不晓治之者煞人。其病似大伤寒，不十日皆死。又有沙虱，水陆皆有，其新雨后及晨暮前，跋涉必著人，唯烈日草燥时，差稀耳。其大如毛发之端，初著人便入其皮里。其所在，如芒刺之状，小犯大痛，可以针挑取之，正赤如丹，著爪上行动也。若不挑之，虫钻至骨，便周行走入身。其与射工相似，皆煞人。人行有此虫之地，每还所住，辄当以火炙燎令遍身，则此虫堕地也。若带八物麝香丸、及度世丸、及护命丸、及玉壶丸、犀角丸、及七星丸、及荠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尼[SX)]，皆辟沙虱、短狐也。若卒不能得此诸药者，但可带好生麝香，亦佳。以雄黄、大蒜等，分合捣，带一丸如鸡子大者，亦善。若已为所中者，可以此药涂疮，亦愈。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父咀赤苋汁，饮之、涂之亦佳。五匣根，及悬钩草、¤藤，此三物皆可各单行，可以捣服其汁一、二升。又射工虫，冬天蛰于山谷间，大雪时索之。此虫所在，其雪不积留，气起如灼蒸。当掘之，不过入地一尺则得也。阴干末带之，夏天自辟射工也。若道士知一禁方，及洞百禁，常存禁及守真一者，则百毒不敢近之，不假用诸药也。”

或问：“道士山居，栖岩庇岫，不必[HT5,7]纟[KG-\*3][HT5,7]因缛之争，直使我不畏风湿，敢问其术也？”抱朴子曰：“金饼散、三阳液、昌辛丸、荤草耐冬煎、独摇膏、茵芋玄华散、秋地黄血丸，皆不过五十日服之而止，可以十年不畏风湿。若服金丹大药，虽未升虚轻举，然体不受疾，虽当风卧湿，不能伤也。服此七药，皆谓始学道者耳。姚先生但服三阳液，便袒卧冰上，了不寒振，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卧石上，及秋冬当风寒，已试有验，秘法也。”

或问涉江渡海，辟蛇龙之道。抱朴子曰：“道士不得已而当游涉大川者，皆先当于水次，破鸡子一枚，以少许粉杂香末，合搅器水中，以自洗濯，则不畏风波蛟龙也。又佩东海小童符，及制水符、蓬莱札，皆却水中之百害也。又有六甲三金符、五木禁。又法，临川先祝曰：‘卷蓬卷蓬，河伯导前辟蛟龙，万灾消灭天清明。’又《金简记》云，以五月丙午日，日中捣五石，下其铜。五石者，雄黄、丹砂、雌黄、矾石、曾青也。皆粉之，以金华池浴之，内六一神炉中鼓下之，以桂木烧为之，铜成以刚炭炼之。令童男童女进火，取牡铜以为雄剑，取牝铜以为雌剑，各长五寸五分，取土之数，以厌水精也。带之以水行，则蛟龙巨鱼水神不敢近人也。欲知铜之牝牡，当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铜，灌铜，当以在火中向赤时也，则铜自分为两段。有凸起者，牡铜也；有凹陷者，牝铜也。各刻名识之。欲入水，以雄者带左，以雌者带右，但乘船不身涉水者，其阳日带雄，阴日带雌。又天文大字，有北帝书，写帛而带之，亦辟风波蛟龙水虫也。”

或问辟山川庙堂百鬼法。抱朴子曰：“道士常带天水符、及上皇竹使符、老子左契、及守真一思三部将军者，鬼不敢近人也。其次则论百鬼录，知天下鬼之名字，及《白泽图》、《九鼎记》，则众鬼自却。其次服鹑子赤石丸、及曾青夜光散、及葱实乌眼丸、及吞白石英[HT5,6”]礻[KG-\*3][HT5,7]氏母散，皆令人见鬼，即鬼畏之矣。”

抱朴子曰：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，入山林，以甲寅日丹书白素，夜置案中，向北斗祭之，以酒脯各少少，自说姓名，再拜受取，内衣领中，辟山川百鬼万精，虎狼虫毒也。何必道士，乱世避难入山林，亦宜知此法也。

〖HT5H〗入山符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(以上插五图)

抱朴子曰：上存五符，皆老君入山符也。以丹书桃板上，大书其文字，令弥满板上，以著门户上，及四方四隅，及所道侧要处、去所住处，五十步内，辟山精鬼魅。户内梁柱，皆可施安。凡人入山林，及暂入山，皆可用，即众物不敢害也。三符以相连著一板上(意谓尔非葛氏)。

(插二图)

抱朴子曰：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，户内梁柱皆可施，凡人居山林及暂入山，皆宜用之也。

(插二图)

抱朴子曰：此是仙人陈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。以丹书绢二符，各异之，常带著所住之处，各四枚，移涉当拔收之以去，大神秘也。开山符以千岁¤名山之门，开宝书古文金玉，皆见秘之。右一法如此，大同小异。

(插一图)

抱朴子曰：此符是老君所戴，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。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，再拜而带之，甚有神效(疑有缺文)。仙人陈安世符矣。

〖HT5H〗入山佩带符

一、(插图)

二、(插图)

三、(插图)

此三符，兼同著牛马屋左右前后，及猪栏上，辟虎狼也。

或问曰：“昔闻谈昌，或步行水上，或久居水中，以何法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以葱涕和桂，服如梧桐子大七丸，日三服，至三年，则能行水上也。郑君言，但习闭气至千息，久久则能居水中一日许。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，刻以为鱼，而衔之以入水，水常为人开。方三尺，可得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息水中。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[HT5,7]纟[KG-\*2][HT5,6”]延，有自本彻末，以角盛米，置群鸡中，鸡欲啄之，未至数寸，即惊却退，故南人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。以此犀角著谷积上，百鸟不敢集。大雾重露之夜，以置中庭，终不沾濡也。此犀兽在深山中，晦冥之夕，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。以其角为叉导，毒药为汤，以此叉导搅之，皆生白沫涌起，则了无复毒势也。以搅无毒物，则无沫起也，故以是知之者也。若行异域，有蛊毒之乡，每于他家饮食，则常先以犀搅之也。人有为毒箭所中欲死，以此犀叉刺疮中，其疮即沫出而愈也。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，其为兽专食百草之有毒者，及众木有刺棘者，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。岁一解角于山中石间，人或得之，则须刻木色理形状，令如其角以代之，犀不能觉，后年辄更解角著其处也。他犀亦辟恶解毒耳，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。或食六戊符千日，或以赤班蜘蛛，及七重水马，以合冯夷水仙丸服之，则亦可以居水中，只以涂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庶下，则可以步行水上也。头垢犹足以使金铁浮水，况妙于兹乎！”

或问：“为道者多在山林，山林多虎狼之害也，何以辟之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古之人入山者，皆佩黄神越章之印，其广四寸，其字一百二十，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，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。行见新虎迹，以印顺印之，虎即去，以印逆印之，虎即还。带此印以行山林，亦不畏虎狼也。不但只辟虎狼，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，能作福祸者，以印封泥，断其道路，则不复能神矣。昔石头水有大鼋，常在一深潭中，人因名此潭为鼋潭。此物能作鬼魅，行病于人。吴有道士戴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丙者，偶视之，以越章封泥作数百封，乘舟以此封泥遍掷潭中。良久，有鼋径长丈余，浮出不敢动，乃格煞之，而病者并愈也。又有小鼋出，罗列死于渚上甚多。山中卒逢虎，便作三五禁，虎亦即却去。三五禁法，当须口传，笔不能委曲矣。一法，直思吾身为朱鸟，令长三丈而立来虎头上，因即闭气，虎即去。若暮宿山中者，密取头上钗，闭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以刺白虎上，则亦无所畏。又法，以左手持刀闭[JX\*7][HT6,5]无[][JX-\*7]灬，画地作方，祝曰：恒山之阴，太山之阳，盗贼不起，虎狼不行，城郭不完，闭以金关。因以刀横旬日中白虎上，亦无所畏也。或用大禁，吞三百六十气，左取右以叱虎，虎亦不敢起，以此法入山，亦不畏虎。或用七星虎步、及玉神符、八威五胜符、李耳太平符、中黄华盖印文、及石流黄散、烧牛羊角，或立西岳公禁山符，皆有验也(阙此四符也)。

(插五图)

此符是老君入山符，下说如文。又可户内梁柱皆施之，凡人居山林及暂入，皆可用之。

§18 地真卷第十八

抱朴子曰：余闻师云，人能知一万事毕，知一者，无一之不知也；不知一者，无一之能知也。道起于一，其贵无偶，各居一处，以象天地人，故曰三一也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人得一以生，神得一以灵。金沈羽浮，山峙川流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存之则在，忽之则亡，向之则吉，背之则凶，保之则遐祚罔极，失之则命凋气穷。老君子：“忽兮恍兮，其中有象。恍兮忽兮，其中有物。”一之谓也。故《仙经》曰：“子欲长生，守一当明。思一至饥，一与之粮；思一至渴，一与之浆。”一有姓字服色，男长九分，女长六分，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。或在心下绛宫金逆中丹田也。或在人两眉间，却行一寸为明堂，二寸为洞房，三寸为上丹田也。此乃是道家所重，世世歃血，口传其姓名耳。

一能成阴生阳，推步寒暑。春得一以发，夏得一以长，秋得一以收，冬得一以藏。其大不可以六合阶，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。昔黄帝东到青丘，过风山，见紫府先生，受《三皇内文》，以劾召万神。南到圆陇阴建木观，观百灵之所登，采若乾之华，饮丹辔之水。西见中黄子，受《九加之方》，过崆峒，从广成子受《自成之经》。北到洪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是，上具茨，见大隗君、黄盖童子，受《神芝图》。还陟王屋，得《神丹金诀记》。到峨眉山，见天真皇人于玉堂，请问真一之道，皇人曰：子既君四海，欲复求长生，不亦贪乎？其相覆不可具说，粗举一隅耳。夫长生仙方，则唯有金丹，守形却恶，则独有真一，故古人尤重也。《仙经》曰：九转丹、金液经、守一诀，皆在昆仑五城之内，藏以玉函，刻以金札，封以紫泥，印以中章焉。吾闻之于先师曰：一在北极大渊之中。前有明堂，后在绛宫。巍巍华盖，金楼穹隆。左罡右魁，激波扬空。玄芝被崖，朱草蒙珑。白玉嵯峨，日月垂光。历火过水，经玄涉黄。城阙交错，帷帐琳琅。龙虎列卫，神人在傍。不施不与，一安其所。不迟不疾，一安其室。能暇能豫，一乃不去。守一存真，乃能通神。少欲约食，一乃留息。白刃临颈，思一得生。知一不难，难在于终。守之不失，可以无穷。陆辟恶兽，水却蛟龙。不畏魍魉，挟毒之虫。鬼不敢近，刃不敢中。此真一之大略也。

抱朴子曰：吾闻之于师云，道术诸经，所思存念作，可以却恶防身者，乃有数千法。如含影、藏形，及守形无生、九变、十二化、二十四生等，思见身中之诸神，而内视令见之法，不可胜计，亦各有效也。然或乃思作数千物以自卫，率多烦难，足以大劳人意。若守一之道，则一切除弃此辈。故曰：能知一，则万事毕者也。受真一口诀，皆有明文，歃白牲之血，以王相之日受之，以白绢白银为约，克金契而分之。轻说妄传，其神不行也。人能守一，一亦守人。所以白刃无所措其锐，百害无所容其凶。居败能成，在危独安也。若在鬼庙之中，山林之下，大疫之地，冢墓之间，虎狼之薮，蛇蝮之处，守一不怠，众恶远迸。若忽偶忘守一而为百鬼所害，或卧而魇者，即出中庭视辅星，握固守一，鬼即去矣。若夫阴雨者，但止室中，向北思见辅星而已。若为兵寇所围，无复生地，急入六甲阴中，伏而守一，则五兵不能犯之也。能守一者，行万里，入军旅，涉大川，不须卜日择时。起工移徙，入新屋舍，皆不复按堪舆星历，而不避太岁太阴将军，月建煞耗之神，年命之忌，终不复值殃咎也。先贤历试有验之道也。

抱朴子曰：玄一之道，亦要法也。无所不辟，与真一同功。吾《内篇》第一名之为《畅玄》者，正以此也。守玄一，复易于守真一。真一有姓字、长短、服色。此玄一但自见之，初求之于日中，所谓知白守黑，欲死不得者也。然先当百日洁斋，乃可候求得之耳。亦不过三四日得之。得之守之，则不复去矣。守玄一，并思其身，分为三人。三人已见，又转益之，可至数十人，皆如己身。隐之显之，皆自有口诀，此所谓分形之道。左君及蓟子训、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，及有客座上，有一主人与客语，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，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。宾不能别，何者为真主人也。师言守一，兼修明镜，其镜道成，则能分形为数十人。衣服面貌，皆如一也。

抱朴子曰：师言欲长生，当勤服大药，欲得通神，当金水分形。形分则自见其峰中三魂七魄，而天灵地[HT5,6”]礻[KG-\*3][HT5,7]氏，皆可接见，山川之神，皆可使役也。

抱朴子曰：生可惜也，死可畏也，然长生养性辟死者，亦未有不始于勤，而终成于久视也。道成之后，略无所为也，未成之间，无不为也。采掘草木之药，劬劳山泽之中，煎饵治作，皆用筋力，登危涉险，夙夜不怠，非有至志，不能久也。及欲金丹成而升天，然其大药物，皆用钱直，不可卒办。当复由于耕牧商贩以索资，累年积勤，然后可合，及于合作之日，当复斋洁清净，断绝人事。有诸不易，而当复加之以思神守一，却恶卫身。常如人君之治国，戎将之待敌，乃可为得长生之功也。以聪明大智，任经世济俗之器，而修此事，乃可必得耳。浅近庸人虽有志好，不能克终矣。

故一人之身，一国之象也。胸腹之位，犹宫室也。四肢之列，犹郊境也。骨节之分，犹百官也。神犹君也，血犹臣也，气犹民也。故知治身，则能治国也。夫爱其民，所以安其国；养其气，所以全其身。民散则国亡，气竭则身死。死者不可生也，亡者不可存也。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，治未病之疾，医之于无事之前，不追之于既逝之后。民难养而易危也，气难清而易浊也。故审威德所以保社稷，割嗜欲所以固血气，然后真一存焉，三七守焉，百害却焉，年命延矣。

抱朴子曰：师言服金丹大药，虽未去世，百邪不近也。若但服草木，及小小饵八石，适可令疾除命益耳，不足以禳外来之祸也。或为鬼所冒犯，或为大山神之所轻凌，或为精魅所侵犯。唯有守真一，可以一切不畏此辈也。次则有带神符，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长生，危矣哉！四门而闭其三，盗犹得入，况尽开者邪！

§19 遐览卷第十九

或曰：“鄙人面墙，拘系儒教，独知有五经、三史、百氏之言，及浮华之诗赋，无益之短文，尽思守此，既有年矣。既生值多难之运，乱靡有定，干戈戚扬，艺文不贵，徒消工夫。苦意极思，攻微索隐，竟不能禄在其中，免此垄亩。又有损于精思，无益于年命，二毛告暮，素志衰颓，正欲反迷，以寻生道，仓卒罔极，无所趋向。若涉大川，不知攸济。先生既穷观坟典，又兼综奇秘，不审道书，凡有几卷，愿告篇目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余亦与子同斯疾者也。昔者，幸遇明师郑君，但恨弟子不慧，不足以钻至坚，极弥高耳。于是虽充门人之洒扫，既才识短浅，又年尚少壮，意思不专，俗情未尽，不能大有所得，以为巨恨耳。郑君时年八十，先发鬓班白，数年间又黑，颜色丰悦，能引强弩，射百步，步行日数百里，饮酒二斗不醉。每上山，体力轻便，登危越险，年少追之，多所不及。饮食与凡人不异，不见其绝谷。余问先随之弟子黄章，言郑君尝从豫章还，于掘沟浦中，连值大风，又闻前多劫贼，同侣攀留郑君，以须后伴，人人皆以粮少，郑君推米以恤诸人，己不复食，五十日亦不饥，又不见其所施为，不知以何事也。火下细书，过少年人。性解音律，善鼓琴，闲坐，侍坐数人，口答谘问，言不辍响，而耳并料听，左右操弦者，教遣长短，无毫厘差过也。

“余晚充郑君人，请见方书，告余曰：‘要道不过尺素，上足以度世，不用多也。然博涉之后，远胜于不见矣。既悟人意，又可得浅近之术，以防初学未成者诸患也。’乃先以道家训教戒书不要者近百卷，稍稍示余。余亦多所先见，先见者，颇以其中疑事谘问之。郑君言：‘君有甄事之才，可教也。然君所知者，虽多未精，又意在于外学，不能专一，未中以经深涉远耳。今自当以佳书相示也。’又许渐得短书缣素所写者。积年之中，合集所见，当出二百许卷，终不可得也。他弟子皆亲仆使之役，采薪耕田，唯余兀[JX-\*5][KG-\*2][HT7,7”]王羸，不堪他劳，然无以自效，常亲扫除，拂拭床几，磨墨执烛，及与郑君缮写故书而已。见待余同于先进者。语余曰：‘杂道书卷卷有佳事，但当校其精粗，而择所施行，不事尽谙诵，以妨日月而劳意思耳。若金丹一成，则此辈一切不用也。亦或当有所教授，宜得本末，先从浅始，以劝进学者，无所希准阶由也。’郑君亦不肯先令人写其书，皆当决其意，虽久借之，然莫有敢盗写一字者也。

“郑君本大儒士也，晚而好道，由以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教授不绝。其体望高亮，风格方整，接见之者皆肃然。每有谘问，常待其温颜，不敢轻锐也。书在余处者，久之一月，足以大有所写，以不敢窃写者，政以郑君聪敏，邂逅知之，失其意，则更以小丧大也。然于求受之初，复所不敢，为斟酌时有所请耳。是以徒知饮河，而不得满腹。然弟子五十余人，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《三皇内文》、《枕中五行记》，其余人，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。他书虽不具得，皆疏其名，今将为子说之。后生好书者，可以广索也。

“道经有《三皇内文天地人》三卷、《元文》上中下三卷、《混成经》二卷、《玄录》二卷、《九生经》、《二十四生经》、《九仙经》、《灵卜仙经》、《十二化经》、《九变经》、《老君玉历真经》、《墨子枕中五行记》五卷、《温宝经》、《息民经》、《自然经》、《阴阳经》、《养生书》一百五卷、《太平经》五十卷、《九敬经》、《甲乙经》一百七十卷、《青龙经》、《中黄经》、《太清经》、《通明经》、《按摩经》、《道引经》十卷、《元阳子经》、《玄女经》、《素女经》、《彭祖经》、《陈赦经》、《子都经》、《张虚经》、《天门子经》、《容成经》、《入山经》、《内宝经》、《四规经》、《明镜经》、《日月临镜经》、《五言经》、《柱中经》、《灵宝皇子心经》、《龙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经》、《正机经》、《平衡经》、《飞龟振经》、《鹿庐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经》、《蹈形记》、《守形图》、《坐亡图》、《观卧引图》、《含景图》、《观天图》、《木芝图》、《菌芝图》、《肉芝图》、《石芝图》、《大魄杂芝图》、《五岳经》五卷、《隐守记》、《东井图》、《虚元经》、《牵牛中经》、《王弥记》、《腊成记》、《六安记》、《鹤鸣记》、《平都记》、《定心记》、《龟文经》、《山阳记》、《玉策记》、《八史图》、《入室经》、《左右契》、《玉历经》、《升天仪》、《九奇经》、《更生经》、《四衿经》十卷、《食日月精经》、《食六气经》、《丹一经》、《胎息经》、《行气治病经》、《胜中经》十卷、《百守摄提经》、《丹壶经》、《岷山经》、《魏伯阳内经》、《日月厨食经》、《步三罡六纪经》、《入军经》、《六阴玉女经》、《四君要用经》、《金雁经》、《三十六水经》、《白虎七变经》、《道家地行仙经》、《黄白要经》、《八公黄白经》、《天师神器经》、《枕中黄白经》五卷、《白子变化经》、《移灾经》、《厌祸经》、《中黄经》、《文人经》、《涓子天地人经》、《崔文子肘后经》、《神光占方来经》、《水仙经》、《尸解经》、《中遁经》、《李君包天经》、《包元经》、《黄庭经》、《渊体经》、《太素经》、《华盖经》、《行厨经》、《微言》三卷、《内视经》、《文始先生经》、《历藏延年经》、《南阔记》、《协龙子记》七卷、《九宫》五卷、《三五中经》、《宣常经》、《节解经》、《邹阳子经》、《玄洞经》十卷、《玄示经》十卷、《箕山经》十卷、《鹿台经》、《小僮经》、《河洛内记》七卷、《举形道成经》五卷、《道机经》五卷、《见鬼记》、《无极经》、《宫氏经》、《真人玉胎经》、《道根经》、《候命图》、《反胎胞经》、《枕中清记》、《幻化经》、《询化经》、《金华山经》、《凤网经》、《召命经》、《保神记》、《鬼谷经》、《凌霄子安神记》、《去丘子黄山公记》、《王子五行要真经》、《小饵经》、《鸿宝经》、《邹生延命经》、《安魂记》、《皇道经》、《九阴经》、《杂集书录》、《银函玉匮记》、《金板经》、《黄老仙录》、《原都经》、《玄元经》、《日精经》、《浑成经》、《三尸集》、《呼身神治百病经》、《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经》三卷、《八五毒中记》、《休粮经》三卷、《采神药治作秘法》三卷、《登名山渡江海敕地神法》三卷、《赵太白囊中要》五卷、《入温气疫病大禁》七卷、《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高》三卷、《兴利宫宅官舍法》五卷、《断虎狼禁山林记》、《召百里虫蛇记》、《万毕高丘先生法》三卷、《王乔养性治身经》三卷、《服食禁忌经》、《立功益算经》、《道士算律》三卷、《移门子记》、《鬼兵法》、《立亡术》、《炼形记》五卷、《郄公道要》、《角里先生长生集》、《少君道意》十卷、《樊英石壁文》三卷、《思灵经》三卷、《龙首经》、《荆山记》、《孔安仙渊赤斧子大览》七卷、《董君地仙却老要记》、《李先生口诀肘后》二卷。凡有不言卷数者，皆一卷也。

“其次有诸符，则有《自来符》、《金光符》、《太玄符》三卷、《通天符》、《五精符》、《石室符》、《玉策符》、《枕中符》、《小童符》、《九灵符》、《六君符》、《玄都符》、《黄帝符》、《少千三十六将军符》、《延命神符》、《天水神符》、《四十九真符》、《天水符》、《青龙符》、《白虎符》、《朱雀符》、《元武符》、《朱胎符》、《七机符》、《九天发兵符》、《九天符》、《老经符》、《七符》、《大捍厄符》、《玄子符》、《武孝经燕君龙虎三囊辟兵符》、《包元符》、《沈羲符》、《禹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符》、《消灾符》、《八卦符》、《监乾符》、《雷电符》、《万毕符》、《八威五胜符》、《威喜符》、《巨胜符》、《采女符》、《玄精符》、《玉历符》、《北台符》、《阴阳大镇符》、《枕中符》、《治百病符》十卷、厌怪符》十卷、《壶公符》二十卷、《九台符》九卷、《六甲通灵符》十卷、《六阴行厨龙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终符》合五百卷、《军火召治符》、《玉斧符》十卷，此皆大符也。其余小小，不可具记。”

抱朴子曰：郑君言，符出于老君，皆天文也。老君能通于神明，符则神明所授。今人用之少验者，由于出来历久，传写之多误故也。又信心不笃，施用之亦不行。又譬之于书字，则符误者，不但无益，将能有害也。书字人知之，犹尚写之多误，故谚曰“书三写，鱼成鲁，虚成虎”，此之谓也。七与士，但以倨勾长短之间为异耳。然今符上字不可读，误不可觉，故莫知其不定也。世间又有受体使术，用符独效者，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，自然不可得传也。虽尔，必得不误之符，正心用之。但当不及真体使之者速效耳，皆自有益也。

凡为道士求长生，志在药中耳，符剑可以却鬼辟邪而已。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，亦不可专据也。昔吴世有介象者，能读符文，知误之与否。有人试取治百病杂符，及诸厌劾符，去其签以示象，皆一一据名之。其有误者，便为人定之。自是以来，莫有能知者也。

或有问：“仙药之大者，莫先于金丹，既闻命矣。敢问符书之属，不审最神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余闻郑君言，道书之重者，莫过于《三皇内文》、《五岳真形图》也。古人仙官至人，尊秘此道，非有仙名者，不可授也。受之四十年一传，传之歃血而盟，委质为约。诸名山五岳，皆有此书，但藏之于石室幽隐之地，应得道者，入山精诚思之，则山神自开山，令人见之。如帛仲理者，于山中得之，自立坛委绢，常画一本而去也。有此书，常置清洁之处，每有所为，必先白之，如奉君父。其《经》曰：家有《三皇文》，辟邪恶鬼，温疫气，横殃飞祸。若有困病垂死，其信道心至者，以此书与持之，必不死也。其乳妇难艰绝气者持之，儿即生矣。道士欲求长生，持此书入山，辟虎狼山精。五毒百邪，皆不敢近人。可以涉江海，却蛟龙，止风波。得其法，可以变化起工，不问地择日，家无殃咎。若欲立新宅及冢墓，即写《地皇文》数十通，以布著地，明日视之，有黄色所著者，便于其上起工，家必富昌。又因他人葬时，写《人皇文》，并书己姓名著纸里，窃内人冢中，勿令人知之，令人无飞祸盗贼也。有谋议己者，必反自中伤。又此文先洁斋百日，乃可以召天神司命，及太岁日游五岳四渎，社庙之神，皆见形如人。可问以吉凶安危，及病者之祸祟所由也。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，远涉江海，终无风波之虑也。又家有《五岳真形图》，能辟兵凶逆，人欲害之者，皆还反受其殃。道士时有得之者，若不能行仁义慈心，而不精不正，即祸灭家，不可轻也。

“其变化之术，大者唯有《墨子五行记》。本有五卷，昔刘君安未仙去时，钞取其要，以为一卷。其法用药用符，乃能令人飞行上下，隐沦无方。含笑即为妇人，蹙面即为老翁，踞地即为小儿，执杖即成林木，种物即生瓜果可食，画地为河，撮壤成山，坐致行厨，兴云起火，无所不作也。其次有《玉女隐微》一卷，亦化形为飞禽走兽，及金木玉石，兴云致雨方百里，雪亦如之。渡大水不用舟梁，分形为千人，因风高飞，出入无间，能吐气七色，坐见八极，及地下之物。放光万丈，冥室自明，亦大术也。然当步诸星数十，曲折难识，少能谱之。其《淮南鸿宝万毕》，皆无及此书者也。又有《白虎七变法》，取三月三日所杀白虎头皮、生驼血、虎血、紫绶、履组、流萍，以三月三日合种之。初生草似胡麻，有实，即取此实种之，一生辄一异。凡七种之，则用其实合之，亦可以移形易貌，飞沈在意，与《墨子》及《玉女隐微》略同，过此不足论也。

“《遐览》者，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也。郑君不徒明五经、知仙道而已。兼综九宫三棋，推步天文，河洛谶记，莫不精研。太安元年，知季世之乱，江南将鼎沸，乃负艏持仙药之朴，将入室弟子，东投霍山，莫知所在。

§20 祛惑卷第二十

抱朴子曰：凡探明珠，不于合浦之渊，不得骊龙之夜光也；采美玉，不于荆山之岫，不得连城之尺璧也。承师问道，不得其人，委去则迟迟冀于有获，守之则终已竟无所成，虚费事妨功，后虽痕悔，亦不及已。世间浅近之事，犹不可坐知，况神仙之事乎？虽圣虽明，莫由自晓，非可以历思得也，非可以触类求也。诚须所师，必深必博，犹涉沧海而挹水，造长州而伐木，独以力劣为患，岂以物少为忧哉？夫虎豹之所余，乃狸鼠之所争也。陶朱之所弃，乃原颜之所无也。所从学者，不得远识渊潭之门，而值孤陋寡闻之人，彼所知素狭，源短流促，倒装与人，则靳靳不舍，分损以授，则浅薄无奇能，其所宝宿已不精，若复料其粗者以教人，亦安能有所成乎？璧如假谷于夷齐之门，告寒于黔娄之家，所得者不过橡栗[HT5,7”]纟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褐，必无太牢之膳、锦衣狐裘矣。或有守事庸师，终不觉悟。或有幸值知者，不能勤求，此失之于不觉，不可追者也。知人之浅深，实复未易。古人之难，诚有以也。白石似玉，奸佞似贤。贤者自隐蔽，有而如无；奸人愈自炫沽，虚而类实。非至明者，何以分之？彼之守求庸师而不去者，非知其无知而故不止也，诚以为足事故也。见达人而不能奉之者，非知其实深而不能请之也，诚以为无异也。夫能知要道者，无欲于物也，不徇世誉也，夫何肯自[HT5,7]扌[KG-\*2][HT5,6”]票显于流谷哉？而浅薄之徒，率多夸诞自称说，以厉色希声饰其虚妄，足以眩惑晚学，而敢为大言。乃云，已登名山，见仙人。仓卒闻之，不能清澄检校之者，鲜觉其伪也。余昔数见杂散道士辈，走贵人之门，专令从者作为空名，云其已四五百岁矣。人适问之年纪，佯不闻也，含笑俯仰，云八九十。须臾自言，我曾在华阴山断谷五十年，复于嵩山少室四十年，复在泰山六十年，复与某人在箕山五十年，为同人遍说所历，正尔，欲令人计合之，已数百岁人也。于是彼好之家，莫不烟起雾合，辐辏其门矣。

又术士或有偶受体自然，见鬼神，颇能内占，知人将来及已过之事，而实不能有祸福之损益也。譬如蓍龟耳。凡人见其小验，便呼为神人，谓之必无所不知。不尔者，或长于符水禁祝之法，治邪有效，而未必晓于不死之道也。或修行杂术，能见鬼怪，无益于年命。问之以金丹之道，则率皆不知也。因此细验之，多行欺诳世人，以收财利，无所不为矣。此等与彼穿窬之盗，异途而同归者也。夫托之于空言，不如著之于行事之有徵也，将为晚觉后学，说其比故，可徵之伪物焉。

昔有古强者，服草木之方，又颇行容成玄素之法，年八十许，尚聪明不大羸老，时人便谓之为仙人，或谓之千载翁者。扬州稽使君闻而试迎之于宜都。既至，而咽呜掣缩，似若所知实远，而未皆吐尽者，于是好事者，因以听声而响集，望形而曩附，云萃雾合，竞称叹之，馈饷相属，常余金钱。虽栾、李之见重于往汉，不足加也。常服天门冬不废，则知其体中未尝有金丹大药也。而强曾略涉书记，颇识古事。自言已四千岁，敢为虚言，言之不怍。云已见尧舜禹汤，说之皆了了如实也。世云尧眉八采，不然也，直两眉头甚竖，似八字耳。尧为人长大美髭髯，饮酒一日中二斛余，包人因加之云千钟，实不能也，我自数见其大醉也。虽是圣人，然年老治事，转不及少壮时。及见去四凶，举元凯，赖用舜耳。舜是孤¤小家儿耳，然有异才，隐耕历山，渔于雷泽，陶于海滨，时人未有能赏其奇者，我见之所在以德化民，其目又有重瞳子，知其大贵之相，常劝勉慰劳之：善崇高尚，莫忧不富贵，火德已终，黄精将起，诞承历数，非子而谁！然其父至顽，其弟殊恶，恒以杀舜为事。吾常谏谕曰：此儿当与卿门宗，四海将受其赐，不但卿家，不可取次也。俄而受禅，尝忆吾言之有徵也。又云：孔子母年十六七时，吾相之当生贵子，及生仲尼，真异人也，长九尺六寸，其颡似尧，其项似皋陶，其肩似子产，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。虽然贫苦孤微，然为儿童便好俎豆之事。吾知之必当成就，及其长大，高谈惊人，远近从之受学者，著录数千人。我喜听其语，数往从之，但恨我不学，不能与之覆疏耳。常劝我读《易》，云：此良书也，丘窍好之，韦编三绝，铁挝三折，今乃大悟。鲁哀公十四年，西狩获麟，麟死。孔子以问吾，吾语之，言此非善祥也。孔子乃怆然而泣。后得恶梦，乃欲得见吾。时四月中盛热，不能往，寻闻之病七日而没，于今仿佛记其颜色也。又云：秦始皇将我到彭城，引出周时鼎。吾告秦始皇，言此鼎是神物也。有德则自出，无道则沦亡。君但修己，此必自来，不可以力致也。始皇当时大有怪吾之色，而牵之果不得出也。乃谢吾曰：君固是远见理人也。又说汉高祖、项羽皆分明，如此事类，不可具记。时人各共识之，以为戏笑。然凡人闻之，皆信其言。又强转[HT5,6”]忄[KG-\*3][HT5,6”]昏耄，废忘事几。稽使君曾以一玉卮与强。后忽语稽曰，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遗。强后病于寿春黄整家而死。整疑其化去。一年许，试凿其棺视之，其尸宛在矣。此皆有名无实，使世间不信天下有仙者，皆坐此辈以伪乱真也。

成都太守吴文，说五原有蔡诞者，好道而不得佳师要事，废弃家业，但昼夜咏《黄庭》、《太清中经》、《观天节详》之属，诸家不急之书，口不辍诵，谓之道尽于此。然竟不知所施用者，徒美其浮华之说而愚人。又教之但读千遍，自得其意，为此积久，家中患苦之，坐消衣食，而不能有异，己亦惭忿，无以自解，于是弃家，言仙道成矣。因走之异界深山中，又不晓采掘诸草木药可以辟谷者，但行卖薪以易衣食。如是三年，饥冻辛苦，人或识之，而诡不知也。久不堪而还家，黑瘦而骨立，不似人。其家问之，从何处来，竟不得仙邪？因欺家云，吾未能升天，但为地仙也。又初成位卑，应给诸仙先达者，当以渐迁耳。向者为老君牧数头龙，一班龙五色最好，是老君常所乘者，令吾守视之，不勤，但与后进诸仙共博戏，忽失此龙，龙遂不知所在。为此罪见责，送吾昆仑山下，芸锄草三四顷，并皆生细石中，多荒秽，治之勤苦不可论，法当十年乃得原。会[HT5,7]亻[KG-\*2][HT5,6]屋[HT5,7”]亻[KG-\*2][HT5,6]全子、王乔诸仙来按行，吾守请之，并为吾作力，且自放归，当更自修理求去，于是遂老死矣。初诞还，云从昆仑来。诸亲故竞共问之，昆仑何似？答云：天不问其高几里，要于仰视之，去天不过十数丈也。上有木禾，高四丈九尺，其穗盈车，有珠玉树、沙棠、琅[HT5,7”]王[KG-\*4][HT5,6”]干、碧瑰之树，玉李、玉瓜、玉桃，其实形如世间桃李，但为光明洞彻而坚，须以玉井水洗之，便软而可食。每风起，珠玉之树，枝条花叶，互相扣击，自成五音，清哀动心。吾见谪失志，闻此莫不怆然含悲。又见昆仑山上，一面辄有四百四十门，门广四里，内有五城十二楼，楼下有青龙白虎，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委蛇长百余里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，大蜂一丈，其毒煞象。又有神兽，名狮子辟邪、天鹿焦羊，铜头铁额、长牙凿齿之属三十六种，尽知其名，则天下恶鬼恶兽不敢犯人也。其神则有无头子、倒景君、翕鹿公、中黄先生与六门大夫。张阳字子渊，浃备玉阙，自不带《老君竹使符左右契》者，不得入也。五河皆出山隅，弱水绕之，鸿毛不浮，飞鸟不过，唯仙人乃得越之。其上神鸟、神马、幽昌、鹪[HT5,6”]明[KG-\*3][HT5,7]鸟、腾黄、吉光之辈，皆能人语而不死，真济济快仙府也，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。于时闻诞此言了了，多信之者。

又河东蒲坂有项¤都者，与一子入山学仙，十年而归家，家人问其故。¤都曰：在山中三年精思，有仙人来迎我，共乘龙而升天。良久，低头视地，窈窈冥冥，上未有所至，而去地已绝远。龙行甚疾，头昂尾低，令人在其脊上，危怖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4]佥[HT6,7”][JX-\*4]山[KG-\*5][JX\*4][HT5,7]戏。及到天上，先过紫府，金床玉几，晁晁昱昱，真贵处也。仙人但以流霞一怀与我，饮之辄不饥渴。忽然思家，到天帝前，谒拜失仪，见斥来还，令当更自修积，乃可得更复矣。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，而箕坐大言，自称寡人，遂见谪守天厕三年，吾何人哉！河东因号¤都为斥仙人。世多此辈，种类非一，不可不详也。此妄语乃尔，而人犹有不觉其虚者，况其微茫欺诳，颇因事类之象似者而加益之，非至明者，仓卒安能辨哉？

乃复有假托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，如白和者，传言已八千七百岁，时出俗间，忽然自去，不知其在。其洛中有道士，已博涉众事，洽炼术数者，以诸疑杂谘问和，和皆寻声为论释，皆无疑碍，故为远识。人但不知其年寿，信能近千年不啻耳。后忽去，不知所在。有一人于河北自称为白和，于是远近竞往奉事之，大得致遗至富。而白和子弟，闻和再出，大喜，故往见之，乃定非也。此人因亡走矣。

五经四部，并已陈之刍狗，既往之糟粕。所谓迹者，足之自出而非足也。书者，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，而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，况长生之道，真人所重，可不勤求足问者哉？然不可不精简其真伪也！余恐古强、蔡诞、项¤都、白和之不绝于世间，好事者省余此书，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。又《仙经》云：仙人目瞳皆方。洛中见之白仲理者，余说其瞳正方，如此果是异人也。

抱朴子外篇

§ 喜遁卷第一

抱朴子曰：有怀冰先生者，薄周充之栖遑，悲吐握之良苦。让膏壤于陆海，爰躬耕乎斥卤。秘六奇以括囊，含琳琅而不吐。谧清音则莫之或闻，掩辉藻则世不得睹。背朝华于朱门，保恬寂乎蓬户。绝轨躅于金、张之闾，养浩然于幽人之仵。谓荣显为不幸，以玉帛为草土。抗灵规于云表，独违今而遂古。庇峻岫之巍峨，藉翠兰之芳茵。漱流霞之澄液，茹八石之精英。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，意飘飘焉若在乎倒景之邻。万物不能搅其和，四海不足汩其神。

于是有赴势公子闻之，慨然而叹曰：“空谷有项领之骏者，孙阳之耻也；太平遗冠世之才者，赏真之责也。安可令俊民全其独善之分，而使圣朝乏乎元凯之用哉！”

乃造而说曰：“徒闻振翅竦身，不能凌厉九霄，腾跚玄极，攸叙彝伦者，非英伟也。今先生操立断之锋，掩炳蔚之文，玩图籍于绝迹之薮，括藻丽乎鸟兽之群，陈龙章于晦夜，沈琳琅于重渊，蛰伏于盛夏，藏华于当春；虽复下帷覃思，殚毫骋藻，幽赞太极，阐释元本，言欢则木梗怡颜如巧笑，语戚则象颦[HT5,6”]戚[KG-\*3][HT5,7]页而滂沱，抑轻则鸿羽沈于弱水，抗重则玉石漂于飞波，离同则肝胆为胡越，合异则万殊而一和，切论则秋霜春肃，温辞则冰条吐葩，摧高则峻极颓沦，竦卑则渊池嵯峨，疵清则倚暗夜光，救浊则立治黄河。然不能沾大惠于庶物，著弘勋于皇家，名与朝露皆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希，体与蜉蝣并化，忽崇高于圣人之宝，忘川逝于大耋之嗟，窍为先生不取焉。

“盖闻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。先圣忧时，思行其道，三月无君，皇皇如也。耻今圣主不与尧、舜一致，悯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，故或负鼎而龙跃，或扣角以凤歌，不须蒲轮而后动，不待文王而后兴。潜初飞五，与时消息，进有攸往之利，退无濡尾之累，明哲以保身，宣化以济俗。使夫承兰风以倾柯，濯清波以遣秽者，若沈景之应朗鉴，方圆之赴规矩。故勋格上下，惠沾八表。夫有唐所以巍巍，重华所以恭己，西伯所以三分，姬发所以革命，桓、文所以一匡，汉高所以应天，未有不致群贤为六翮，托豪杰为舟辑者也。若令各守洗耳之高，人执耦耕之分，则稽古之化不建，英明之盛不彰，明良之歌不作，括天之网不张矣。

“故藏器者珍于变通随时，英逸者贵于吐奇拨乱。若乃耀灵翳景于云表，则丽天之明不著；哮虎韬牙而握爪，则搏噬之捷不扬；太阿潜锋而不击，则立断之劲不显；骥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[SX(B-\*5][HT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HT5,6]宛趾而不驰，则追风之迅不形；并默则子贡与喑者同口，咸暝则离朱与[HT5,7”]目[KG-\*3][HT5,6”]蒙瞽不殊矣。先生洁身而忽大伦之乱，得意而忘安上之义，存有关机之累，没无金石之声，庸人且犹愤色，何有大雅而无心哉！

“夫绳舒则木直，正进则邪凋，有虞举则四凶戮，宣尼任则少卯枭，犹震雷骇则[SX(B-\*5][HT7”,5]鼓[]咎[SX)]鼓堙，朝日出则萤烛幽也。不拯招魂之病，则无为效越人之绝伎；不奖多难之世，则无以知非常之远量。高拱以观溺，非勿践之仁也，怀道以迷国，非作者之务也。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，朝阳繁鸣凤之音，郊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寺独角之兽，野攒连理之林，长旌卷而不悬，干戈戢而莫寻，少伯方将告退于成功，孰能相擢乎陆沈哉？深愿先生不远迷复哉！”

于是怀冰先生萧然遐眺，游气天衢，情神辽缅，旁若无物。俯而答曰：“呜呼 ！有是言乎？盖至人无为，栖神冲漠，不役志于禄利，故害辱不能加也；不[SX(B-\*5][HT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HT5,6]屠[HT5,7”]止[KG-\*4][HT5,7]寺〖HT〗于险途，故倾坠不能为患也。藜藿不供，而意佚于方丈；齐编庸民，而心欢于有土。寝宜僚之舍，闭干木之闾，携庄、莱之友，治陋巷之居，确岳峙而不拔，岂有怀于卷舒乎？以欲广则浊和，故委世务而不纡眄；以位极者忧深，故背势利而无余疑。其贵不以爵也，富不以财也。侣云鹏以高逝，故不萦翮于腐鼠；以蕃、武为厚诫，故不改乐于箪瓢。

“且夫玄黄遐邈，而人生倏忽，以过隙之促，托罔极之间，迅乎犹奔星之暂见，飘乎似飞矢之电经。聊且优游以自得，安能苦形于外物或！夫鸾不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圭网，¤不堕阱，相彼鸟兽，犹知为患，风尘之徒，曾是未吝也？若夫要离灭家以效功，纪信赴燔以诳楚，陈贾刎颈以证弟，仲由投命而菹醢，嬴门伏剑以表心，聂政感惠而屠菹，荆卿绝膑以报燕，樊公含悲而授首，皆下愚之狂惑，岂上智之攸取哉！

“盖禄厚者责重，爵尊者神劳。故漆园垂纶，而不顾卿相之贵；柏成操耜，而不屑诸侯之高。羊说安乎屠肆，杨朱吝其一毛。侥求之徒，昧乎可欲，集不择木，仕不料世，贪进不虑负乘之祸，受任不计不堪之败；论荣贵则引伊、周以救溺，言亢悔则讳覆[HT5,7]饣[KG-\*3][HT5,6”]束而不记；伺河龙之睡而拨明珠，居量表之宠而冀无患；耽漏刻之安，蔽必至之危；无朝菌之荣，望大椿之寿；似蹈薄冰以待夏日，登朽枝而须劲风；渊鱼之引芳饵，泽雉之咽毒粒；咀漏脯以充饥，酣鸩酒以止渴也。

“昔箕子睹象箸而流泣，尼父闻偶葬而永叹，盖寻微以知著，原始以见终。然而暗夫蹈机不觉，何前识之至难，而利欲之疒[KG-1][KG\*4][HT6]尔笃邪！周成贤而信流言，公旦圣而走南楚，托鸱[HT5,7]号[KG-\*3]鸟以告悲，赖金滕以仅免。况能寤之主，不世而一有；不悦之谤，无时而暂乏。德不以激烈风而起毙禾，事不以载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璧而称多才，嗟泣靡及，宜其然也。

“夫渐渍之久，则胶漆解坚；浸润之至，则骨肉乖析；尘羽之积，则沈舟折轴；三至之言，则市虎以成。故江充疏贱，非亲于元储，后母假继，非密于伯奇；而掘梗之诬，灭父子之恩；袖蜂之诳，破天性之爱。又况其他，安可自必。嗟乎！伍员所以怀忠而漂尸；悲夫！白起所以秉义而刎颈也。盖彻鉴所为寒心，匠人之所眩惑矣。

“又欲推短才以厘雷同，仗独是以弹众非。然不睹金虽克木，而锥钻不可以伐邓林；水虽胜火，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。寸胶不能治黄河之浊，尺水不能却萧丘之热。是以身名并全者甚稀， 而先笑后号者多有也。畏亢悔而贪荣之欲不灭，忌毁辱而争肆之情不遣，亦犹恶湿而泳深渊，憎影而不就阴，穿舟而息漏，猛爨而止沸者也。

“夫七尺之骸，禀之所生，不可受全而归残也；方寸之心，制之在我，不可放之于流遁也。躬耕以食之，穿井以饮之，短褐以蔽之，蓬庐以覆之，弹咏以娱之，呼吸以延之，逍遥竹素寄情玄毫，守常待终，斯亦足矣。且夫道存则尊，德胜则贵，隋珠弹雀，知者不为。何必须权而显，俟禄而饱哉！

“且夫安贫者以无财为富，甘卑者以不仕为荣。故幼安浮海而澄神，胡子甘心于退耕。逢、比有令德之罪，信、布隐功大之刑。一枝足以戢鸾羽，何烦乎丰林？潢[HT5,6]氵[KG-\*2][KG\*9][HT5,6]夸足以泛龙鳞，岂事乎沧海？藜藿嘉于八珍，寒泉旨于[HT5,7”]酉[KG-\*4][HT5,6”]需、[HT5,7]酉[KG-\*3][HT5,6”]录；蹑履美于赤舄，[HT5,7”]纟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袍丽于衮服；把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童安于杖钺，鸣条乐乎丝竹；茅茨艳于丹楹，采椽珍于刻桷；登高峰为台榭，疵岩[SX(B-\*6][JX-\*8][HT7”,5]雨[][HT7,5]留[SX)]为华屋；积篇章为敖庾，宝玄谈为金玉；弃细人之近恋，捐庸隶之所欲；游九皋以含欢，遣智慧以绝俗。同屈尺蠖，藏光守朴；表拙示讷，知止常足。然后咀嚼芝芳，风飞云浮；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希景九阳，附翼高游；仰栖梧桐，俯集玄洲。孰与衔辔而伏枥，同被绣于牺牛哉！”

赴势公子曰：“夫入而不出者，谓之耽宠忘退；往而不反者，谓之不仁无义。故达者以身非我有，任乎所值。隐显默语，无所必固。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。束帛之集，庭燎之举，则君子道长，在天利见。若运涉阳九谗胜之时，则不出户庭，括囊勿用。龙起凤戢，随时之宜。古人所以或避危乱而不肯入，或色斯举而不终日者，虑巫山之失火，恐芝艾之并焚耳。方今圣皇御运，世夷道泰，仁及苍生，惠风遐迈，威肃鬼方，泽沾九裔；仪坤德以厚载，拟乾穹以高盖；神化则云行雨施，玄泽则烟[HT5,7”]火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汪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岁；四门穆穆以博延，主思英逸以俾¤。此乃千载所希值，剖判之一会。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，不觉狷、华之害也；务乎单豹之养内，未睹暴虎之犯外也。是闻涉水之或溺，则谓乘舟者皆败；以商臣之凶逆，则谓继体无类也。”

怀冰先生曰：“圣化之盛，诚如高论。出处之事，人各有怀。故尧、舜在上，而箕、颍有巢栖之客；夏后御世，而穷薮有握耒之贤。岂有虑于此险哉？盖各附于所安也。是以高尚其志，不仕王侯，存夫爻象，匹夫所执，延州守节，圣人许焉。”

“仆所以逍遥于丘园，敛迹乎草泽者，诚以才非政事，器乏治民，而多士云起，髦彦鳞萃，文武盈朝，庶事既康，故不欲复举熠耀以厕日月之间，拊[HT5,7]扁[KG-\*3][HT5,7]瓦瓴于洪钟之侧，贡轻扇于坚冰之节，炫裘炉乎隆暑之月，必见捐于无用，速非时之巨嗤。若拥经著述，可以全真成名，有补末化；若强所不堪，则将颠沛惟咎，同悔小狐。故居其所长，以全其所短耳。虽无立朝之勋，即戎之劳；然切磋后生，弘道养正，殊途同一致，非损之民也。劣者全其一介，何及于许由，圣世恕而容之，同旷于有唐，不亦可乎！”

赴势公子勃然自失，肃尔改容，曰：“先生立言助教，文讨奸违，[HT5,7]扌[KG-\*2][HT5,6”]票退静以抑躁竞之俗，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，非有出者，谁叙彝伦？非有隐者，谁诲童蒙？普天率土，莫匪臣民。亦何必垂缨执笏者为是，而乐饥衡门者可非乎！夫群迷乎云梦者，必须指南以知道；并乎沧海者，必仰辰极以得反。今闻嘉训，乃觉其蔽。请负衣冠，策驽希骥，泛爱与进，不嫌择焉。”

§ 逸民卷第二

抱朴子曰：余昔游乎云台之山，而造逸民，遇仕人在焉。仕人之言曰：“明明在上，总御八¤，华夷同归，要荒服事；而先生游柏成之遐武，混群伍于鸟兽。然时移俗异，世务不拘，故木食山栖，外物遗累者，古之清高，今之逋逃也。君子思危于未形，绝祸于方来，无乃去张毅之内热，就单豹之外害，畏盈抗虑，忘乱群之近忧，避牛迹之浅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4]佥〖HT]，而堕百仞之不测，违濡足之泥泾，投炉冶而不觉乎？”

逸民答曰：“夫锐志于雏鼠者，不识驺虞之用心；盛务于庭粒者，安知鸳鸾之远指？犹焦螟之笑云鹏，朝菌之怪大椿，坎蛙之疑海鳖，井蛇之嗤应龙也。子诚喜惧于劝沮，焉识玄旷之高韵哉！吾幸生于尧、舜之世，何忧不得此人之志乎！”

仕人曰：“昔狂狷、华士义不事上，隐于海隅，而太公诛之。吾子沈遁，不亦危乎？”逸民曰：“吕尚长于用兵，短于为国，不能仪玄黄以覆载，拟海岳以博纳，褒贤贵德，乐育人才；而甘于刑杀，不修仁义，故其劫杀之祸，萌于始封，周公闻之，知其无国也。夫攻守异容，道贵知变，而吕尚无烹鲜之术，出致远之御，推战陈之法，害高尚之士，可谓赖甲胄以完刃，又兼之浮泳，以射走之仪，又望求之于准的者也。夫倾庶鸟之巢，则灵凤不集；漉鱼鳖之池，则神¤遐逝；刳凡兽之胎，则麒麟不[HT5,7”]止[KG-\*4][HT5,6”]寺其郊；害一介之士，则英杰不践其境。吕尚创业垂统，以示后人，而张苛酷之端，开残贼之轨，适足以驱俊民以资他国，逐贤能以遗雠敌也。去彼市马骨以致骏足，轼陋巷以退秦兵者，不亦远乎！子谓吕尚何如周公乎？”仕人曰：“不能审也。”

逸民曰：“夫周公大圣，以贵下贱，吐哺握发，惧于失人，从白屋之士七十人，布衣之徒亲执贽所师见者十人，所友者十有二人，皆不逼以在朝也。设令吕尚居周公之地，则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，而沟涧之腐[SX(B-\*6][HT7”,5]此[][HT7,5]肉[SX)]矣。唐尧非不能致许由、巢父也，虞舜非不能胁善郑、石户也，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，成汤非不能录卞随、务光也，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，晋平非不能吏亥唐也，然服而师之，贵而重之，岂六君之小弱也？诚以百行殊尚，默默难齐，慕尊贤之美称，耻贼善之丑迹，取之不足以增威，放之未忧于官旷，从其志则可以阐弘风化，熙隆退让，厉苟进之贪夫，感轻薄之冒昧；虽器不益于旦夕之用，才不周于立朝之俊，不亦愈于胁肩低眉，谄媚权右，提贽怀货，宵征同尘，争津竞济，市买名品，弃德行学问之本，赴雷同比周之末也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隐士，宁肯加之锋刃乎！圣贤诚可师者，吕尚居然谬矣。

“汉高帝虽细行多阙，不涉典¤，然其弘旷恢廓，善恕多容，不系近累，盖豁如也。虽饥渴四皓，而不逼也。及太子卑辞致之，以为羽翼，便敬德矫情，惜其大者，发《黄鹄》之悲歌，杜宛妾之觊觎，其珍贤贵隐，如此之至也。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，其度量盖有过人者矣。且夫吕尚之杀狷、华者，在于恐其沮众也。然俗之所患者，病乎躁于进趋，不务行业耳。不苦于安贫乐贱者之太多也。假令隐士往往属目，至于情挂势利，志无止足者，终莫能割此常欲，而慕彼退静者也。开辟已降，非少人也，而忘富遗贵之士，犹不能居万分之一。仲尼亲受业于老子，而不能修其无为；子贡与原宪同门，而不能模其清苦。四凶与巢、由同时，王莽与二龚共世，而不能效也。凡民虽复笞督之，危辱之，使追狷、华，犹必不肯，乃反忧其坏俗邪？吕尚思不及此，以军法治平世，枉害贤人，酷误已甚矣！赖其功大，不便以至颠沛耳。且吕尚之未遇文王也，亦曾隐于穷贱，凡人易之，老妇逐之，卖庸不售，屠钓无获，曾无一人慕之。其避世也，何独虑狷、华之沮众邪？设令殷纣以尚逃遁，收而敛之，尚临死，岂能自谓罪所应邪？魏武帝亦弄法严峻，果于杀戮，乃心欲用乎孔明，孔明自称不乐出身。武帝谢遣之曰：‘义不使高世之士，辱于污君之朝也。’其鞭挞九有，草创皇基，亦不妄矣。

“纷扰日久，求竞成俗，或推货贿以龙跃，或阶党援以凤起，风成化习，大道渐芜，后生昧然，儒训遂堙。将为立身，非财莫可。苟有卓然不群之士，不出户庭，潜志味道，诚宜优访，以兴谦退也。夫使孙、吴荷戈，一人之力耳；用其计术，则贤于万夫。今令大儒为吏，不必切事。肆之山林，则能陶冶童蒙，阐弘礼敬。何必服巨象使捕鼠，¤鸾(有脱文)也。”

(脱“仕人曰”数语)“若乃零沦薮泽，空生徒死，亦安足贵乎？”逸民答曰：“子可谓守培[JX-\*8][HT6,7”]土[KG-\*4][JX\*8][HT5,6”]娄，玩狐丘，未登阆风而临云霓；玩滢汀，游潢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，未浮南溟而涉天汉。凡所谓志人者，不必在乎禄位，不必须乎勋伐也。太上无己，其次无名，能振翼以绝群，骋迹以绝轨，为常人所不能为，割近才所不能割，少多不为凡俗所量，恬粹不为名位所染，淳风足以濯百代之秽，高操足以激将来之浊。何必纡朱曳紫，服冕乘轺，被牺牛之文绣，吞詹何之香饵，朝为张天之炎热，夕成冰冷之季灰！

“夫斥[HT5,7]晏[KG-\*3][HT5,7]鸟不以蓬榛易云霄之表，王鲔不以幽岫贸沧海之旷，虎豹入广厦而怀悲，鸿[HT5,7]军[KG-\*3]鸟登嵩峦而含戚。物各有心，安其所长。莫不泰于得意，而惨于失所也。经世之士，悠悠皆是，一日无君，惶惶如也。譬犹蓝田之积玉，邓林之多材，良工大匠，肆意所用。亦何必栖鱼而沈鸟哉！嘉遁高蹈，先圣所许；或出或处，各从攸好。

“盖士之所贵，立德立言。若夫孝友仁义，操业清高，可谓立德矣。穷览《坟》、《索》，著述粲然，可谓立言矣。夫善郑无治民之功，未可谓减于俗吏；仲尼无攻伐之勋，不可以为不及于韩、白矣。身名并全，谓之为上。隐居求志，先民嘉焉。夷、齐一介，不合变通，古人嗟叹，谓不降辱。夫言不降者，明隐逸之为高也；不辱者，知羁絷之为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也。圣人之清者，孟轲所美，亦云天爵贵于印绶。志修遗荣，孙卿所尚，道义既备，可轻王公。而世人所畏唯势，所重唯利。盛德身滞，便谓庸人；器小任大，便谓高士。或有乘危冒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4]佥，投死忘生，弃遗体于万仞之下，邀荣华乎一朝之间，比夫轻四海、爱胫毛之士，何其缅然邪！”

仕人曰：“潜退之士，得意山泽，不荷世贵，荡然纵肆，不为时用，嗅禄利(有脱文)，诚为天下无益之物，何如？”逸民答曰：“夫麟不吠守，凤不司晨，腾黄不引犁，尸祝不治庖也。且夫扬大明乎无外，宜妪煦之和风者，日也；耀华灯于暗夜，治金石以致用者，火也。天下不可以经时无日，不可以一旦无火，然其大小，不可同也。江海之外，弥纶二仪，升为云雨，降成百川；而朝夕之用，不及累仞之井，灌田溉园，未若沟渠之沃。校其巨细，孰为旷哉？桀、纣，帝王也；仲尼，陪臣也。今见比于桀、纣，则莫不怒焉；见拟于仲尼，则莫不悦焉。尔则贵贱果不在位也。故孟子云，禹、稷、颜渊，易地皆然矣。宰予亦谓，孔子贤于尧、舜远矣。夫匹庶而钧称于王者，儒生高极乎唐、虞者，德而已矣，何必官哉！

“且夫交灵升于造化，运天地于怀抱，恢恢然世故不栖于心术，茫茫然宠辱不汨其纯白，流俗之所欲，不能染其神，近人之所惑，不能移其志。荣华，犹赘疣也；万物，犹蜩翼也。若然者，岂肯诘屈其支体，俯仰其容仪，挹酌于其所不喜，修索于其所弃遗，怡颜以取进，曲躬以避退，恐俗人之不悦，戚我身之凌迟，屈龙渊为锥钻之用，抑灵¤为〖SX(B-\*5〗[HT7,5]鼓[]兆〖SX)〗鼙之音，推黄钺以适钐[HT5,7]钅[KG-\*3][HT5,6”]兼之持，挠华旗以入林杞之下乎？古公杖策而捐之，越翳入穴以逃之，季札退耕以委之，老莱灌园以远之，从其所好，莫与易也。故醇而不杂，斯则富矣；身不受役，其则贵矣。若夫剖符有土，所谓禄利耳，非富贵也。且夫官高者其责重，功大者人忌之，独有贫贱，莫与我争，可得长宝，而无忧焉。

“濯裘布被，拔葵去织，[HT5,6]犭[KG-\*2][HT5,6]屯不掩豆，菜肴粝餐，又获逼下邀伪之讥，树塞反坫，三归玉食，穰侯之富，安昌之泰，则有僭上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浊之累。未若游神典文，吐故纳新，求饱乎耒[HT5,7]木[KG-\*3][HT5,6”]吕〖HT〗之端，索[HT5,7”]纟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乎杼轴之间，腹仰河而已满，身集一枝而余安，万物芸芸，化为埃尘矣。[HT5,7”]饣[KG-\*3][HT5,6”]¤弱糊口，布褐[HT5,7”]纟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袍，淡泊肆志，不忧不喜，斯尊乐，喻之无物也。

“夫仕也者，欲以为名邪？则修毫可以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曳愤懑，篇章可以寄姓字，何假乎良史，何烦乎¤鼎哉！孟子不以矢石为功，扬云不以治民益世，求仁而得，不亦可乎？”

仕人又曰：“隐遁之士，则为不臣，亦岂宜居君之地，食君谷乎？”逸民曰：“何谓其然乎！昔颜回死，鲁定公将躬吊焉，使人访仲尼。仲尼曰：‘凡在邦内，皆臣也。’定公乃升自东阶，行君礼焉。由此论之，‘率土之滨，莫匪王臣’可知也。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，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，殊途同归，俱人臣也。王者无外，天下为家，日月所照，雨露所及，皆其境也。安得悬虚空，餐咀流霞，而使之不居乎地，不食乎谷哉？

“夫山之金玉，水之珠贝，虽不在府库之中，不给朝夕之用，然皆君之财也。退士不居肉食之列，亦犹山水之物也，岂非国有乎？许由不窜于四海之外，四皓不走于八荒之表也。故曰：万邦黎献，共惟帝臣。干木不荷戈戍境，筑垒疆场，而有蕃魏之功。今隐者洁行蓬荜之内，以咏先王之道，使民知退让，儒墨不替，此亦尧、舜之所许也。昔夷、齐不食周粟，鲍焦死于桥上，彼之¤¤，何足师表哉？

“昔安帝以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玉帛聘周彦祖。桓帝以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玉帛聘韦休明，顺帝以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玉帛聘杨仲宣，就拜侍中，不到。魏文帝征管幼安不至，又就拜光禄勋，竟不到；乃诏所在常八月致羊一口、酒二斛。桓帝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玉帛聘凭借孺子，就拜太原太守及东海相，不到。顺帝以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玉帛聘樊季高，不到；乃诏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、酒二斛，又赐几杖，待以师傅之礼。献帝时，郑康成州辟举贤良方正、茂才，公府十四辟，皆不就；公车徵左中郎、博士、赵相、侍中、大司农，皆不起。昭帝公车徵韩福，到；赐帛五十匹及羊、酒。法高卿再举孝廉，本州五辟，公府八辟，九举贤良、博士，三徵，皆不就。桓帝以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玉帛、安车轺轮聘韩伯休，不到。以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玉帛、安车轺轮聘妾伯雅，就拜太中大夫、[HT5,6]扌[KG-\*2][HT5,6]建为太守，不起。然皆见优重，不加威辟也。若此诸帝褒隐逸之士不谬者，则吕尚之诛华士为凶酷过恶，断可知矣。”

仕人乃怅然自失，慨尔永叹曰：“始悟超俗之理，非庸琐所见矣。”

§ 勖学卷第三

抱朴子曰：夫学者所以清澄性理，¤扬埃秽，雕锻矿璞，砻炼屯钝，启导聪明，饰染质素，察往知来，博涉劝戒，仰观俯察，于是乎在，人事王道，于是乎备。进可以为国，退可以保己。是以圣贤罔莫孜孜而勤之，夙夜以勉之，命尽日中而释，饥寒危困而不废。岂以有求于当世哉？诚乐之自然也。¤削刻画之薄伎，射御骑乘之易事，犹须惯习，然后能善，况乎人理之旷，道德之远，阴阳之变，鬼神之情，缅邈玄奥，诚难生知。虽云色白，匪染弗丽；虽云味甘，匪和弗美。故瑶华不琢，则耀夜之景不发；丹青不治，则纯钩之劲不就。火则不钻不生，不扇不炽；水则不决不流，不积不深。故质虽在我，而成之由彼也。登阆风，扪晨极，然后知井谷之暗隘也；披七经，玩百氏，然后觉面墙之至困也。

夫不学而求知，犹愿鱼而无网焉，心虽勤而无获矣；广博以穷理，犹须风而托焉，体不劳而致远矣。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，而宿瘤以藏丑；经术深则高才者洞达，卤钝者醒悟。文梓干云，而不可名台榭者，未加班轮之结构也；天然爽朗，而不可谓之君子者，不识大伦之臧否也。欲超千里于终朝，必假追影之足；欲凌洪波而遐济，必因艘楫之器；欲见无外而不下堂，必由之乎载籍；欲测渊微而不役神，必得之乎明师。故朱绿所以改素丝，训诲所以移蒙蔽。披玄云而扬大明，则万物无所隐其状矣；舒竹帛而考古今，则天地无所藏其情矣。况于鬼神乎？而况于人事乎？泥涅可令齐坚乎金玉，曲木可攻之以应绳墨，百兽可教之以战陈，畜牲可习之以进退，沈鳞可动之以声音，机石可感之以精诚，又况乎含五常而禀最灵者哉！

低仰之驷，教之功也；鸷击之禽，习之驯也。与彼凡马野鹰，本实一类，此以饰贵，彼以质贱。运行潦而勿辍，必混流乎沧海矣；崇一篑而弗休，必钧高乎峻极矣。大川滔[HT5,6]氵[KG-\*2]养，则¤螭群游；日就月将，则德立道备。乃可以正。梦乎丘、旦，何徒解桎乎困蒙哉！昔仲由冠鸡带[HT5,6]犭[KG-\*2][HT5,6]屯，¤珥鸣蝉，杖剑而舞，盛称南山之劲竹，欲任掘强之自然；尼父善诱，染以德教，遂成升堂之生，而登四科之哲。子张鄙人，而灼聚凶猾，渐渍道训，成化名儒，乃抗礼于王公，岂直免于庸陋！

以是贤人悲寓世之倏忽，疾泯没之无称；感朝闻之弘训，悟通微之无类；惧将落之明戒，觉罔念之作狂；不饱食以终日，不弃功于寸阴；鉴逝川之勉志，悼过隙之电速；割游情之不急，损人间之末务；洗忧贫之心，遣广愿之秽，息畋猎博奕之游戏，矫昼寝坐睡之懈怠；知徒思之无益，遂振策于圣途。学以聚之，问以辩之，进德修业，温故知新。夫周公上圣，而日读百篇。仲尼天纵，而韦编三绝。墨翟大贤，载文盈车。仲舒命世，不窥园门。倪宽带经以芸[HT5,7]钅[KG-\*3][HT5,7]且，路生截蒲以写书，黄霸抱桎梏以受业，甯子勤夙夜以倍功，故能究览道奥，穷测微言，观万古如同日，知八荒若庐庭，考七耀之盈虚，步三、五之变化，审盛衰之方来，验善否于既往，料玄黄于掌握，甄未兆以如成。故能盛德大业，冠于当世，清芒令问，播于罔极也。且夫闻商羊而戒浩[HT5,6]氵[KG-\*2]养，访鸟[SX(B-\*5][HT7,5]奴[]石[SX)]而洽东肃，谘萍实而言色味，讯土狗而识坟羊，披《灵宝》而知山隐，因折俎而说专车，瞻离毕而分阴阳之候，由冬螽而觉闰余之错，何神之有？学而已矣。夫童谣犹助圣人之耳目，岂况《坟》、索》之弘博哉！

才性有优劣，思理有修短。或有夙知而早成，或有提耳而后喻。夫速悟时习者，骥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之脚也；迟解晚觉者，鹑鹊之翼也。彼虽寻飞绝景，止而不行，则步武不过焉；此虽咫尺以进，往而不辍，则山泽可越焉。明暗之学，其犹兹乎？盖少则志一而难忘，长则神放而易失，故修学务早，及其精专，习与性成，不异自然也。若乃绝伦之器，盛年有故，虽失之于¤谷，而收之于虞渊。方知良田之晚播，愈于座岁之荒芜也。日烛之喻，斯言当矣。

世道多难，儒教沦丧，文、武之轨，将遂凋坠。或沈溺于声色之中，或驱驰于竞逐之路。孤贫而精六艺者，以游、夏之资，而抑顿乎九泉之下；因风而附凤翼者，以驽庸之质，犹辶[KG-1][KG\*4][JX-\*6][HT6,6]回[JX\*7]遑乎霞霄之表。舍本逐末者，谓之勤修庶几；拥经求己者，谓之陆沈迂阔。于是莫不蒙尘触雨，戴霜履冰，怀黄握白，提清挈肥，以赴邪径之近易，规朝种而暮获矣。若乃下帷高枕，游神九典，精义赜隐，味道居静，确乎建不拔之操，扬青于岁寒之后，不揆世以投迹，不随众以萍漂者，盖亦鲜矣。汲汲于进趋，悒闷于否滞者，岂能舍至易速达之通途，而守甚难必穷之塞路乎？此川上所以无人，《子衿》之所为作。悯俗者所以痛心而长慨，忧道者所以含悲而颓思也。

夫寒暑代谢，否终则泰，文武迭贵，常然之数也。冀群寇毕涤，中兴在今，七耀遵度，旧邦惟新，振天彗以广埽，鼓九阳之洪炉，运大钧乎皇极，开玄模以轨物。陶冶庶类，匠成翘秀，荡汰积埃，革邪反正。戢干戈，橐弓矢，兴辟雍之庠序，集国子，修文德，发金声，振玉音。降风云于潜初，旅束帛乎丘园，令抱翼之凤，奋翮于清虚；项领之骏，骋迹于千里。使夫含章抑郁，穷览洽闻者，申公、伏生之徒，发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，登蒲轮，吐结气，陈立素，显其身，行其道，俾圣世迪唐、虞之高轨，驰升平之广途，玄流沾于九垓，惠风被乎无外。五刑厝而颂声作，和气洽而嘉[HT5,7”]禾[KG-\*3][HT5,6”]遂〖HT〗生，不亦休哉！

昔秦之二世，不重儒术，舍先圣之道，习刑狱之法。民不见德，唯戮是闻。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，败而不知自救之方，遂堕坠于云霄之上，而[SX(B-\*5][HT7”,5]敕[]韭[SX)]粉乎不测之下。惟尊及卑，可无鉴乎！

§ 崇教卷第四

抱朴子曰：澄视于秋毫者，不见天文之焕炳。肆心于细务者，不觉儒道之弘远。玩鲍者忘¤蕙，迷大者不能反。夫受绳墨者无枉刳之木，染道训者无邪僻之人。饰治之术，莫良乎学。学之广在于不倦，不倦在于固志。志苟不固，则贫贱者汲汲于营生，富贵者沈伦于逸乐。是以遐览渊博者，旷代而时有；面墙之徒，比肩而接武也。

若使素士则昼躬耕以糊口，夜薪火以修业，在位则以酣宴之余暇，时游观于劝诫，则世无视肉，游、夏不乏矣。亦有饥寒切己，藜藿不给，肤困风霜，口乏糟糠，出无从师之资，家有暮旦之急，释耒则农事废，执卷则供养亏者，虽阙学业，可怒者也。所谓千里之足，困于盐车之下；赤刀之矿，不经欧冶之门者也。

若夫王孙公子，优游贵乐，婆娑绮纨之间，不知稼穑之艰难，目倦于玄黄，耳疲乎郑、卫，鼻餍乎兰麝，口爽于膏粱，冬沓貂狐之[HT5,7”]纟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丽，夏缜纱¤之翩飘，出驱庆封之轻轩，入宴华房之粲蔚，饰朱翠于楹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兑，积无已于箧匮，陈妖冶以娱心，湎[HT5,7”]酉[KG-\*3][HT5,6”]需[HT5,7]酉[KG-\*3][HT5,6”]录以沈醉，行为会饮之魁，坐为博奕之帅。省文章既不晓，睹学士如草芥，口笔乏乎典据，牵引错于事类。剧谈则方战而已屈，临疑则未老而憔悴。虽叔麦之能辩，亦奚别乎瞽[HT5,7”]目[KG-\*3][HT5,6”]贵哉！

抱朴子曰：盖闻帝之元储，必入太学，承师问道。齿于国子者，以知为臣，然后可以为君；知为子，然后可以为父也。故学立而仕，不以政学，操刀伤割，郑乔所叹。触情纵欲，谓之非人。而贵游子弟，生乎深宫之中，长乎妇人之手，忧惧之劳，未常经心，或未免于襁褓之中，而加青紫之官；才胜衣冠，而居清显之位。操杀生之威，提黜陟之柄，荣辱决于与夺，利病感于唇吻，爱恶无时暂乏，毁誉括厉于耳。嫌疑象类，似是而非，因机会以生无端，藉素信以设巧言，交构之变，千端万绪，巧算所不能详，毫墨所不能究也。无术学，则安能见邪正之真伪，具古今之行事？自悟之理，无所惑假，能无倾巢覆车之祸乎！

先哲居高，不敢忘危，爱子欲教之义方，雕琢切磋，弗纳于邪伪。选明师以象成之，择良友以渐染之，督之以博览，示之以成败，使之察往以悟来，观彼以知此，驱之于直道之上，敛之乎检括之中，懔乎若跟挂于万仞，栗然有如乘奔以履冰。故能多远悔吝，保其贞吉也。昔诸窦蒙遗教之福，霍禹受率意之祸，中山、东平以好古而安，燕剌由面墙而危。前事不忘，今之良鉴也。汤、武染乎伊、吕，其兴勃然；辛、癸染乎推、崇，其亡忽焉。朋友师傅，尤宜精简。必取寒素德行之士，以清苦自立，以不群见惮者。其经术如仲舒、桓荣者，强直若龚遂、王吉者，能朝夕讲论忠孝之至道，正色证存亡之轨迹，以洗濯垢涅，闲邪矫枉，宜必抑情遵宪法，入德训者矣。

汉之末世，吴之晚年，则不然焉。望冠盖以选用，任朋党之华誉，有师友之名，无拾遗之实。匪唯无益，乃反为损。故其所讲说，非道德也；其所贡进，非忠益也。唯在于新声艳色，轻体妙手，评歌讴之清浊，理管弦之长短，相狗马之剿驽，议遨游之处所，比错途之好恶，方雕琢之精粗，校弹棋樗蒲之巧拙，计渔猎相掊之胜负，品藻妓妾之妍蚩，指摘衣服之鄙野，争骑乘之善否，论弓剑之疏密。招奇合异，至于无限，盈溢之过，日增月甚。其谈宫殿，则远拟瑶台、琼室，近效阿房、林光，以千门万户为局促，以昆明、太液为浅陋，笑茅茨为不肖，以土阶为朴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矣。民力竭于功役，储蓄靡于不急，起土山以准嵩、霍，决渠水以象九河；登凌霄之华观，辟云际之绮窗。淫音噪而惑耳，罗袂挥而乱目，濮上北里，迭奏迭起；或号或呼，俾昼作夜。流连于羽觞之间，沈沦乎弦节之侧。或建翠翳之青葱，或射勇禽于郊¤，驰轻足于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4]佥峻之上，暴僚隶于盛日之下，举火而往，乘星而返，机事废而不修，赏罚弃而不治。或浮文艘于[HT5,6]氵[KG-\*2]晃[HT5,6]氵[KG-\*2]养，布密网于绿川，垂香饵于涟潭，纵擢歌于清渊，飞高缴以下轻鸿，引沈纶以拔潜鳞；或结[SX(B-\*5][HT7”,5]四[][HT7,5]且[SX)]罘于林麓之中，合重围于山泽之表，列丹飚于丰草，骋逸骑于平原，纵卢猎以噬狡兽，飞轻鹞以鸷翔禽，劲弩殪狂兕，长戟毙熊虎。如此，既弥年而不厌，历载而无已矣。而又加之以四时请会，祖送庆贺，要思数之密客，接执贽之嘉宾。人间之务，密勿罔极。是以雅正稍远，遨逸渐笃。其去儒学，缅乎邈矣。能独见崇替之理，自拔沦溺之中，舍败德之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4]佥途，履长世之大道者，良甚鲜矣。嗟乎！此所以保国安家者至稀，而倾挠泣血者无算也。

今圣明在上，稽古济物，坚堤防以杜决溢，明褒贬以彰劝沮；想宗室公族，及贵门富年，必当竞尚儒术，撙节艺文，释老庄之意(意字衍)不急，精六经之正道也。

§ 君道卷第五

抱朴子曰：清玄剖而上浮，浊黄判而下沈。尊卑等威，于是乎著。往圣取诸两仪，而君臣之道立；设官分职，而雍熙之化隆。君人者，必修诸己以先四海，去偏党以平王道，遣私情以标至公，氦宇宙以笼万殊。真伪既明于物外矣，而兼之以自见；听受既聪于接来矣，而加之以自闻。仪决水以进善，钧绝弦以黜恶，昭德塞违，庸亲昵贤，使规尽其圆，矩竭其方，绳肆其直，斤效其¤。器无量表之任，才无失授之用。考名责实，屡省勤恤，树训典以示民极，审褒贬以彰劝沮，明检齐以杜僭滥，详直枉以违晦吝。其与之也，无叛理之幸；其夺之也，有百氏之掩。匠之以六艺，轨之以忠信，莅之以慈和，齐之以礼刑。扬仄陋以促沈抑，激清流以澄臧否。使物无诡道，事无非分。立朝牧民者，不得侵官越局；推毂即戎者，莫敢惮危顾命。悦近以怀远，修文以招携。阜百姓之财粟，阐进德之广途，杜机伪之繁务(下有脱文)，则明罚敕法，哀敬折狱；淳化洽，则匿瑕藏疾，五教在宽。外总多士于文武，内建维城之穆属，使亲疏相持，尾为身干。枝虽茂而无伤本之忧，流虽盛而无背源之势。石磐岳峙，式遏觊觎。见三苗之倾殄，则知川源之未可恃也；睹翳幽之不守，则觉严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2]佥之不足赖也。夫江、汉犹存，而强楚虏辱；剑阁自如，而子阳赤族。四岳三[SX(B-\*5][HT7,5]涂[][HT7”,5]土[SX)]，实不一姓；金城汤池，未若人和。守在海外，匪山河也。

是以贤君抱(有脱文)惧不足，而改过恐有余。谋当计得，犹思危而弗休焉；战胜地广，犹戒盈而夕惕焉。象浑穹以遐焘，式坤厚以广载。运重光以表微，致远思乎未兆。资春景以妪煦，范秋霜以肃物。[HT5,6]讠[KG-\*2][HT5,6]州谘以校同异，平衡以铨群言。虚己以尽下情，推功以劝将来。御之以术，则终始可竭也；整之以度，则参差可齐也。嶷若阆风之凌霄，而诸下不得以轻重料焉；窈若玄渊之万仞，则近侍不能以少多量焉。然则君之流源不穷，而百僚之才力毕陈矣；我之涯畔无外，而彼之斤两可限矣。发号吐令，则[HT5,7]车[KG-\*4][HT5,6”]訇若震霆之激响，而不为邪辩改其正。画法创制，则炳若七曜之丽天，而不以爱恶曲其情。宏略远罩，则蔼若密云之高结。居贞成务，则确若嵩、岱之根地。料倚伏于未萌之前，审毁誉于巧言之口。不使敦朴散于雕伪，不使一体浇于二端。虽能独断，必博纳乎刍荛；虽务含弘，必清耳于浸润。

民之饥寒，则哀彼责此；百姓有罪，则谓之在予。嘉祥之臻，则念得神之佑；或逢天之怒，则思桑林之引咎。不吝改弦于宜易之调，不耻反迷于朝过之途。虎眄以警密，麟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寺以接疏。路无击壤之叟，则羞闻和音之作；民有不粒之匮，则愧临方丈之膳。处飞阁之概天，则惧役夫之劳瘁；茹柔嘉之旨[HT5,7”]月[KG-\*4][HT5,7]色，则忧敬授之失时；聆管弦之宴羡，则戚逸乐之有过；瞻藻丽之采粲，则虑赋敛之惨烈。遵放勋之粗裘，准卫文之大帛；追有夏之卑宫，识露台之不果；鉴章华之召灾，悟阿房之速祸。诰誓则念依时之失信。耽玩则觉褒、妲之惑我。征伐则量力度时，不令百里有号泣之愤；诛戮则遗情任理，不使鸱夷有抱枉之魂。鉴操彤之杜伯，惟人立之呼豕。废嫡则戒晋献之巨惑。立庶则念刘表之殄祀。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鬼[SX)]畋则乐失兽而得士，识驰网而悦远，偏爱则虑袖蜂之谤巧，飞燕之专宠。独任则悟鹿马之作威，恭、显之恶直。纳策则思汉祖之吐哺，孝景之诛错。

旨甘之进，则疏仪狄。容悦姑息，则沈栾激。除蒸子之谄，亲放麋之仁。鉴白龙以辍轻脱，观羸(原脱一字)以节无餍。防人彘之变于六宫之中，止汗血之求于绝域之外。除恶犬以遏酒酗之患，市马骨以招追风之骏。轼怒蛙以以劝勇，避螳螂以励武。聆公庐之谠言，容保甲之正直。剔腹背无益之毛，揽六翮凌虚之用。烹如簧以谧司原之箴，折菀[HT5,7]氵[KG-\*2][HT5,6]若以迪梁伯之美。放丹姬以弭婉娈之迷，退子瑕以杜余桃之惑。藏渊中之鱼，操利器之柄。勿惮徙薪之烦，以省焦烂之费。鼓廉耻之陶冶，明考试之准的。怒不越法以加虐，喜不逾宪以厚遗。割情于所爱，而有犯者无赦；采善于所憎，而有劳者不遗。倾下(原脱一字)以纳忠，闻逆耳而不讳。广乞言于诽谤，虽委抑而不距。掩细瑕而录大用，忘近恶而念远功，使夫曹刿、孟明有修来之效，魏尚、张敞立雪耻之绩。身钩之贼臣，著匡合之弘勋；释缚之左车，吐止戈之高策。则鸺枭化为鸳鸾，邪伪变成忠贞。芒颖秀于斥卤，夜光起乎泥泞。剡锐载胥，九功允谐，西面逡巡，以延师友之才；尊事老叟，以敦孝悌之行。

是以渊蟠者仰赴，山栖者俯集。炳蔚内弼，[HT5,7]九[KG-\*2][HT5,6]虎阚外御。政得于上，而物倾于下；惠发乎迩，而泽迈乎远。明哲宣力于攸莅，黔庶让畔于薮泽。尔乃蠲滋章之法令，振大和之清风。蒲轮玉帛，以抽丘园之俊民；元岂毕集，以究论道之损益。减牧羊之多人，反不酤之至醇，张仁让之闱，杜华竞之津，旌义正之操，弘道素之格。使附德者若潜萌之悦甘雨，见归者犹行潦之赴大川。黎民安之，若绿叶之缀修柯；左衽仰之，若众星之系北辰。

是以七政不乱象于玄极，寒温不谬节而错集。四灵备觌，芝华灼粲。甘露淋漉以霄附，嘉穗婀娜而盈箱。。丹魃逐于神潢，玄厉拘于广朔。百川无沸腾之异，南箕谧偃禾之暴，物无诡时之凋，人无嗟慨之响。囹圄虚陈，五刑寝厝。正朔所不加，冕绅所不暨，毡裘皮服，山栖海窜，莫不含欢革面，感和重译，灵禽贡于彤庭，瑶环献自西极。员首遽善，犹氤氲之顺劲风；要荒承指，若响亮之和绝音。诚升隆之盛致，三五之轨躅也。故能固庙祧于罔极，繁本枝乎百世矣。

夫根深则末盛矣，下乐则上安矣。马不调，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；民不附，唐、虞不能致同天之美。马极则变态生，而倾偾惟忧矣；民困则多离叛，其祸必振矣。可不战战以待旦乎！可不栗栗而虑危乎！人主不澄思于治乱，不深鉴于亡徵，虽目分百寻之秋毫，耳精八音之清浊，文则琳琅堕于笔端，武则钩铬摧于指掌，心苞万篇之诵，口播涛波之辩，犹无补于土崩，不救乎瓦解也。何者？不居其大，而务其细，滞乎下人之业，而暗元本之端也。

诚能事过乎丛，临深履冰，居安不忘乘奔之戒，处存不废虑亡之惧，操纲领以整毛目，握道数以御众才，韩、白毕力以折冲，萧、曹竭能以经国，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，谋夫协思进其长算；则人主虽从容玉房之内，逍遥云阁之端，羽爵腐于甘醪，乐人疲于拚舞，犹可以垂拱而任贤，高枕以责成。何必居茅茨之狭陋，食薄味之大羹，躬监门之劳役，怀损命之辛勤，然后可以惠流苍生，道洽海外哉！

昏惑之君，则不然焉。其为政也，或仁而不断，朱紫混漫，正者不赏，邪者不罚。或苛猛惨酷，或纯威无恩，刑过乎重，不恕不逮。根露基颓，危犹巢幕，而自比于天日，拟固于泰山，谓克明俊德者不难及，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。于是无罪无辜，淫刑以逞，民不见德，唯戮是闻。官人则以顺志者为贤，擢才则以近习者为前。上宰鼎列，委之母后之族；专断顾问，决之阿谄之徒。所扬引则远九族外亲，而不简其器干；所信仗则在于琐才曲媚，而憎乎方直；所抑退则从雷同，而不察之以情；所宠进则任美谈，而不考其绩用。掌要治民之官，御戎专征之将，或贪污以坏所在矣，或营私以乱朝廷矣，或懦弱以败庶事矣，或[HT5,6]忄[KG-\*2][HT5,6”]匡怯以失军利矣。终于不觉，不忍黜斥，犹加亲委，冀其晚效。器小任大，遂及于祸。良才远量无援之士，或披褐而朝隐，或沈沦于穷否，怀道括囊，民力莫由，陵替之灾，所以多有也。

又经典规戒，弗闻弗览，玩弄亵宴，是耽是务。高楼观而下道德，广苑囿而狭招纳，深池沼而浅恩信，悦狗马而恶蹇谔，贵珠玉而贱智略，丰绮纨而约惠泽，缓赈济而急聚敛，勤畋弋而忽稼穑，重兼并而轻民命，进优倡而退儒雅，厚嬖幸而薄战士，流声色而忘庶事，先酣游而后听断，数苦役而疏犒赐，工造费好不急之器，圈聚食肉靡谷之物。然则危亡不可以怨天，微弱不可以尤人也。夫吉凶由己，汤、武岂一哉？昔周文掩未埋之骨，而天下称其仁。殷纣剖比干之心，而四海疾其虐。望在具瞻，毁誉尤速。得失之举，不在多也。凡誉重则蛮、貊归怀，而不可以虚索也；毁积即华夏离心，而不可以言救也。是以小善虽无大益，而不可不为；细恶虽无近祸，而不可不去也。

若乃肆情纵欲，而不与天下共其乐，故有忧莫之恤也。削基憎峻，而不觉下堕则上崩，故倾颓莫之扶也。于是辔策去于我手，神物假而不还，力勤财匮，民不堪命，众怨于下，天怒于上，田成盗全齐于帷幄，姬昌取有二于西邻，陈、吴之徒，奋剑而大呼，刘、项之伦，挥戈而飚骇，云梯乘于百雉之上，皓刃交于象魏之下，飞锋内荐，禁兵外溃，而乃忧悲以思邈世之大贤，拥彗以延岩栖之智士，慕伊、吕于嵩岫，招孙、吴于草莱，拜昌言而无所，思嘉算而莫问，犹大厦既燔，而运水于沧海，洪潦凌室，而造船于长洲矣。

夫巍巍之称，不可骄吝构；而东岳之封，未易以恣欲修也。上圣兼策载驰，犹惧不逮前；而庸主缓步按辔，而自以为过之。或于安而思危，或在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2]佥而自逸。或功成治定，而匪怠匪荒，或缀旒累卵，而不觉不寤。不有辛、癸之没溺，曷用贵钦明之高济哉？念兹在兹，庶乎庶乎！

§ 臣节卷第六

抱朴子曰：昔在唐、虞，稽古钦明，犹俟群后之翼亮，用臻巍巍之成功。故能熙帝之载，庶绩欺凝，四门穆穆，百揆时序，蛮夷无猾夏之变，阿阁有鸣凤之巢也。喻之元首，方之股肱，虽有尊卑之殊，邈实若一体之相赖也。君必度能而授者，备乎覆[HT5,7]饣[KG-\*3][HT5,6”]束之败；臣必量才而受者，故无流放之祸。夫如影如响，俯伏惟命者，偷容之尸素也。违令犯颜，蹇蹇匪躬者，安上之民翰也。先意承指者，佞谄之徒也；匡过弼违者，社稷之鲠也。必将伏斧[HT5,6]钅[KG-\*2][HT5,6”]质而正谏，据鼎镬而尽言。忠而见疑，诤而不得者，待放可也；必死无补，将增主过者，去之可也。其动也，匪训典弗据焉；其静也，匪宪章弗循焉。请托无所容，申绳不顾私。明刑而不滥乎所恨，审赏而不加乎附己。不专命以招权，不含[HT5,6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而谈洁。进思尽言以攻谬，退念推贤而不蔽。夙兴夜寐，戚庶事之不康也；俭躬约志，若策奔于薄冰也。纳谋贡士，不宣之于口；非义之利，不栖之乎心。立朝则以砥矢为操，居己则以羔羊为节。当危值难，则忘家而不顾命。¤衡执铨，则平怀而无彼此。仪萧、曹之指挥，羡张、陈之奇画，追周勃之尽忠，准二鲍之直视，蹈婴、弘之节丛，执恬、毅之守终，甘此离、纪炙身之分，戒彼韩、英失忠之祸。出不辞劳，入不数功，归勋引过，让以先下，专诚祗栗，恒若天威之在颜也；宵夙虔竦，有如汤镬之在侧也。负荷寄托，则以伊、周为师表；宣力四方，则以吉、召为轨仪；送往视居，则竭忠贞而不辶[KG-1][KG\*4][JX-\*6][HT6,6]回[JX\*7]；搏噬干纪，则若鹰¤之鸷鸟雀；蕃捍疆场，则慕魏张、李牧之高踪；莅众抚民，则希文翁、信臣之德化。夫忠至者无(原脱一字)以为国，况怀智以迷上乎？义督者灭祀而无惮，况黜辱之敢辞乎？故能保劳贵以显亲，托良哉于舆歌。昆吾彝器，能者镌勋。皋陶、后稷，亦何人哉！

抱朴子曰：人臣勋不弘，则耻俸禄之虚厚也；绩不茂，则羞爵命之妄高也。履信思顺，天人攸赞；畏盈居谦，乃终有庆。举足则蹈道度，抗手则奉绳墨，褒崇虽淹留，而悔辱亦必远矣。若夫损上以附下，废公以营私，阿媚曲从，以水济水，君举虽谬，而谄笑赞善。数进玩好，陷主于恶。巧言毁政，令色取悦，上蔽人主之明，下杜进贤之路；外结出境之交，内树背公之党。虽才足饰非，言足文过，专威若赵高，擅朝如董卓，未有不身膏剡锋，家糜汤火者也。然而愚瞽舍正即邪，违真侣伪，亲览倾偾，不改其轨，殃祸之集，匪降自天也。

抱朴子曰：臣喻股肱，则手足也。履冰执热，不得辞焉。是以古人方之于地，掘之则出水泉，树之则秀百谷；生者立焉，死者入焉。功多而不望赏，劳瘁而不敢怨。审识斯术，保己之要也。

抱朴子曰：臣职分则治，统广则多滞。非贲、获之壮，不可以举兼人之重；非万夫之特，不可以总异官之局。韩侯所以罪侵冒之典，子元所以惧不胜之祸也。若乃才力绝伦，文武兼允，入有腹心之高算，出有折冲之远略，虽事殷而益举，两循而俱济，舍之则彝伦¤，委之而无其人者，兼之可也；非此器也，宜自忖引，辕若载重，鲜不及矣。常人贪荣，不虑后患，身既倾溺，而祸逮君亲，不亦哀哉！人皆辞斧斤所未开，而莫让摄官所不堪。嗟乎！陈、李所以作戒于力少，而子房所以高蹈于挹盈也。

§ 良规卷第七

抱朴子曰：翔集而不择木者，必有离[SX(B-\*5][HT7”,5]四[][HT7,5]尉[SX)]之禽矣。出身而不料时者，必有危辱之士矣。时之得也，则飘乎犹应龙之览景云；时之失也，则荡然若巨鱼之枯崇陆。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，隐其身而有为也。若乃高岩将¤，非细缕所缀；龙门沸腾，非掬壤所遏。则不苟且于乾没，不投险于侥幸矣。

抱朴子曰：周公之摄王位，伊尹之黜太甲，霍光之废昌邑，孙[HT5,7]纟[KG-\*3][HT5,6”]林之退少帝，谓之舍道用权，以安社稷。然周公之放逐狼跋，流言载路；伊尹终于受戮，大雾三日；霍光几于及身，家亦寻灭，孙[HT5,7]纟[KG-\*3][HT5,6”]林桑荫未移，首足异所。皆笑音未绝，而号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兆已及矣。夫危而不持，安用彼相？争臣七人，无道可救。致令王莽之徒，生其奸变，外引旧事以饰非，内包豺狼之祸心，由于伊、霍，基斯乱也。将来君子，宜深兹矣。夫废立之事，小顺大逆，不可长也。召王之谲，已见贬抑。况乃退主，恶其可乎！此等皆计行事成，徐乃受殃者耳。若夫阴谋始权，而贪人卖之，赤族殄祀；而他家封者，亦不少矣。若有奸佞翼成骄乱，若桀之干辛、秩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多，纣之崇恶来，厉之党也，改置忠良，不亦易乎？除君侧之众恶，流凶族于四裔，拥兵持疆，直道守法，严操柯斧，正色拱绳，明赏必罚，有犯无赦，官贤任能，唯忠是与，事无专擅，请而后行；君有违谬，据理正谏。战战竞竞，不忘恭敬，使社稷永安于上，己身无患于下。功成不处，乞骸告退，高选忠能，进以自代，不亦绰有余裕乎？何必夺至尊之玺绂，危所奉之见主哉！

夫君，天也，父也。君而可废，则天亦可改，父亦可易也。功盖世者不赏，威震主身危。此徒战胜攻取，勋劳无二者，且犹鸟尽而弓弃，兔讫而犬烹。况乎废退其君，而欲后主之爱己，是奚异夫为人子而举其所生捐之山谷，而取他人养之，而云我能为伯瑜、曾参之孝，但吾亲不中奉事，故弃去之。虽日享三牲，昏定晨省，岂能见怜信邪？霍光之徒，虽当时增班进爵，赏赐无量，皆以计见崇，岂斯人之诚心哉？夫纳弃妻而论前婿之恶，买仆虏而毁故主之暴，凡人庸夫，犹不平之。何者？重伤其类，自然情也。故乐羊以安忍见疏，而秦西以过厚见亲。而世人诚谓汤、武为是，而伊、霍为贤，此乃相劝为逆者也。

又见废之君，未必悉非也。或辅翼少主，作威作福，罪大恶积，虑于为后患；及尚持势，因而易之，以延近局之祸。规定策之功，计在自利，未必为国也。取威既重，杀生决口。见废之主，神器去矣，下流之罪，莫不归焉。虽知其然，孰敢形言？无东牟、朱虚以致其计，无南史、董狐以证其罪，将来今日，谁又理之？独见者乃能追觉桀、纣之恶不若是其恶，汤、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。

方策所载，莫不尊君卑臣，强干弱枝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天不可雠。大圣著经，资父事君。民生在三，奉之如一。而许废立之事，开不道之端，下陵上替，难以训矣。俗儒沈沦鲍肆，困于诡辩，方论汤、武为食马肝，以弹斯事者，为不知权之为变，贵于起善而不犯顺，不谓反理而叛义正也。而前代立言者，不析之以大道，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锋之端，登方崩之山，非所以延年长世，远危之术。虽策命暂隆，弘赏暴集，无异乎牺牛之被纹绣，渊鱼之爱莽麦，渴者之资口于云日之酒，饥者之取饱于郁肉漏脯也。而属笔者皆共褒之，以为美谈，以不容诛之罪为知变，使人悒而永慨者也。

或谏余以此言为伤圣人，必见讥贬。余答曰：“舜、禹历试内外，然后受终文祖。虽有好伤，圣人者岂能伤哉！昔人严延年廷奏霍光为不道，于时上下肃然，无以折也。况吾为世之诫，无所指斥，何虑乎常言哉！”

§ 时难卷第八

抱朴子曰：尽节无隐者，可为也。若夫使言必纳而身必安者，须时。时之否也。夫奸凶之徒妒所不逮，拥上抑下，恶直丑正，忧畏公方之弹击邪枉，是以务除胜己以纾其诛。明主不世而出，庸君迷于皂白，既不能受用忠益，或乃宣泄至言。于是弘恭、石显之徒，饰巧辞以构象似，假至公以售私奸。令献长生之术者，反获立死之罪；进安上之计者，旋受危身之祸。故曰：非言之难也，谈之时难也。

夫以贤说圣，犹未必即受，故伊尹干汤，至于七十也。以智告愚，则必不入，故文谏纣，终不纳也。言不见信，犹之可也。若乃李斯之诛韩非，庞涓之刖孙膑，上官之毁屈平，袁盎之中晁错，不可胜载也。为臣不易，岂一途也哉！盖往而不反者，所以功在身后；而藏器俟时者，所以百无一遇。高勋之臣旷代而一有；陷冰之徒，委积乎史策。悲夫，时之难遇也，如此其甚哉！由兹以言，吾知渭滨吕尚之俦，岩间傅说之属，怀其王佐之器，抱其邈世之材，秉竿拥筑，老死于庸儿之伍，而遂不遭文宗、高宗者，必不訾矣。

§ 官理卷第九

抱朴子曰：[HT5,7”]马[KG-\*4][HT5,7]录[HT5,7”]马[KG-\*4][HT5,7]耳之骋逸迹，由造父之御也；禹、稷之序百揆，遭唐、虞之主也。故能不劳而千里至，揖让而颂声作。若乃臧否之乘[HT5,7”]马[KG-\*4][HT5,7]肃[HT5,7”]马[KG-\*4][HT5,7]爽〖HT〗，殷辛之临三仁，欲长驱轻骛，则辔急辕逼，欲尽规竭忠，则祸如发机。所以车倾于险途，国覆而不振也。故良骏败于拙御，智士踬于暗世。仲尼不能止鲁侯之出，晏婴不能遏崔杼之乱。其才则是，主则非也。

夫君犹器也，臣犹物也，器小物大，不能相受矣。髫孺背千金而逐蛱¤，越人弃八珍而甘蛙黾，即患不赏好，又病不识恶矣。夫不用，则虽珍而不贵矣；莫与，则伤之者必至。昔卫灵听圣言而数惊，秦孝闻高谈而睡寐，而欲缉隆平之化，收良能之勋，犹却行以逐驰，适楚而道燕也。

§ 务正卷第十

抱朴子曰：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测之深，玄圃崇本石以致极天之峻。大夏凌霄，赖群¤之积；轮曲辕直，无可阙之物。故元凯之佐登，而格天之化洽；折冲之才周，则逐鹿之奸寝。舜、禹所以有天下而不与，卫灵所以虽骄恣而不危也。

众力并，则万钧不足举也；群智用，则庶绩不足康也。故繁足者死而不弊，多士者乱而不亡。然剑戟不长于缝缉，锥钻不可以击断，牛马不能吠守，鸡犬不任驾乘。役其所长，则事无废功；避其所短，则世无弃材矣。

§ 贵贤卷第十一

抱朴子曰：舍轻艘而涉无涯者，不见其必济也；无良辅而羡隆平者，未闻其有成也。鸿鸾之凌虚者，六翮之力也；渊¤之天飞者，云雾之偕也。故招贤用者，人主之要务也；立功立事者，髦俊之所思也。若乃乐治定而忽智士者，何异欲致远途而弃[HT5,7”]马[KG-\*4][HT5,7]其[HT5,7”]马[KG-\*4][HT5,7]录哉！

夫拔丘园之否滞，举遗漏之幽人，职尽其才，禄称其功者，君所以待贤者也；勤夙夜之在公，竭心力于百揆，进善退恶，知无不为者，臣所以报知己也。世有隐逸之民，而无独立之主者，士可以喜遁而无忧，君不可以无臣而致治。是以傅说、吕尚不汲汲于闻达者，道德备则轻王公也。而殷高、周文乃梦想乎得贤者，建洪勋必须良佐也。

患于生乎深宫之中，长乎妇人之手，不识稼穑之艰难，不知忧惧之何理，承家继体，蔽乎崇替。所急在乎侈靡，至务在乎游晏，般于畋猎，湎于酣乐，闻淫声则惊听，见艳色则改视。役聪用明，止此二事。鉴澄人物，不以经神，唯识玩弄可以悦心志，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。犀象珠玉，无足而至自万里之外；定倾之器，能行而沦乎四境之内。二竖之疾既据而募良医，栋桡之祸已集而思谋夫，何乎火起乃穿井，觉饥而占田哉！夫庸隶犹不可以不拊循而卒尽其力，安可以无素而暴得其用哉？

§ 任能卷第十二

或曰：“尾大于身者，不可掉；臣贤于君者，不可任。故口不容而强吞之者必哽，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见轻。”抱朴子曰：“诡哉，言乎！昔者荆子总角而摄相事，实赖二十五老，臻乎惠康。子贱起家而治大邦，实由胜己者多，而招其弘益。齐桓杀兄而立，鸟兽其行，被发彝酒，妇闾三百，委政仲父，遂为霸宗；夷吾既终，祸乱亟起。鲁用季子二十余年，内无秕政，外无侵削；人之亡没，殄瘁响集。岂非才所不逮，其功如彼；自任其事，其祸如此乎！”

“汉高决策于玄帏，定胜乎千里，则不如良、平；治兵多而益善，所向无敌，则不如信、布；兼而用之，帝业克成。故疾步累趋，未若托乘乎逸足；寻飞逐走，未若假伎乎鹰犬。夫劲弩难彀，而可以摧坚逮远；大舟难乘，而可以致重济深；猛将难御，而可以折冲拓境；高贤难临，而可以攸叙彝伦。

“昔鲁哀庸主也，而仲尼上圣，不敢不尽其节；齐景下才也，而晏婴大贤，不敢不竭其诚。岂有人臣当与其君校智力之多少，计局量之优劣，必须尧、舜乃为之役哉！何事非君？何使非民？耻令其君不及唐、虞，此亦达者之用心也。”

§ 钦士卷第十三

抱朴子曰：由余在戎，而秦穆惟忧。楚杀得臣，而晋文乃喜。乐毅出而燕坏，种、蠡入而越霸。破国亡家，失士者也。岂徒有之者重，无之者轻而已哉！柳惠之墓，犹挫元寇之锐，况于坐之于朝廷乎？干木之隐，犹退践境之攻，况于置之于端右乎？郅都之象，使劲虏振慑。孔明之尸，犹令大国寝锋。以此御侮，则地必不侵矣；以此率师，则主必不辱矣。

是以明主旅束帛于穷巷，扬滞羽于瘁林，飞翘车于河梁，辟四门而不倦，不吝金璧，不远千里，不惮屈己，不耻卑辞，而以致贤为首务，得士为重宝。举之者受上赏，蔽之者为窃位。故公旦执贽于白屋，秦邵拜昌于张生。邹子涉境，而燕君拥彗；庄周未食，而赵惠竦立。晋平接亥唐，脚痹而坐不敢正；齐任之造稷丘，虽频繁而不辞其劳。楚王受笞于保申，□简去甲于公庐，彼虽降高抑满，以贵下贱，终亦并目以远其明，假耳以广其聪。龙腾虎踞，宜其然也。

§ 用刑卷第十四

抱朴子曰：莫不贵仁，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；莫不贱刑，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。咸云：“明后御世，风向草偃。道洽化醇，安所用刑？”余乃论之曰：“夫德教者，黼黻之祭服也；刑罚者，捍刃之甲胄也。若德教治狡暴，犹以黼黻御剡锋也；以刑罚施平世，是以甲升庙堂也。故仁者养物之器，刑者惩非之具，我欲利之，而彼欲害之，加仁无悛，非刑不止。刑为仁佐，于是可知也。譬存玄胎息，呼吸吐纳，含景内视，熊经鸟伸者，长生之术也。然艰而且迟，为者鲜成，能得之者，万而一焉。病笃痛甚，身困命危，则不得不攻之以针石，治之以毒烈。若废和、鹊之方，而慕松、乔之道，则死者众矣。仁之为政，非为不美也。然黎庶巧伪，趋利忘义。若不齐之以威，纠之以刑，远羡羲、农之风，则乱不可振，其祸深大。以杀止杀，岂乐之哉！

“八卦之作，穷理尽性，明罚用狱，著于《噬嗑》；系以徽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墨，存乎《习坎》。然用刑其来尚矣。逮于轩辕，圣德尤高，而躬亲征伐，至于百战，僵尸涿鹿，流血阪泉，犹不能使时无叛逆，载戢干戈。亦安能使百姓皆良，民不犯罪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唐、虞之盛，象天用刑，窜殛放流，天下乃服。汉文玄默，比隆成、康，犹断四百，鞭死者多。夫匠石不舍绳墨，故无不直之木。明主不废戮罚，故无陵迟之政也。

“盖天地之道，不能纯仁，故青阳阐陶育之和，素秋厉肃杀之威，融风扇则枯瘁摅藻，白露凝则繁英凋零。是以品物阜焉，岁功成焉。温而无寒，则蠕动不蛰，根植冬荣。宽而无严，则奸宄并作，利器长守。故明赏以存正，必罚以闲邪。劝沮之器，莫此之要。观民设教，济其宽猛，使懦不可狎，刚不伤恩。五刑之罪，至于三千，是绳不可曲也；司寇行刑，君为不举，是法不可废也。绳曲，则奸回萌矣；法废，则祸乱滋矣。

“亡国非无令也，患于令烦而不行；败军非无禁也，患于禁设而不止。故众慝弥蔓，而下黩其上。夫赏贵当功而不必重，罚贵得得罪而不必酷也。鞭朴废于家，则僮仆怠惰；征伐息于国，则群下不虔。爱待敬而不败，故制礼以崇之；德须威而久立，故作刑以肃之。班、[HT5,7]亻[KG-\*2][HT5,6]垂不委规矩，故方圆不戾于物；明君不释法度，故机诈不肆其巧。唐、虞其仁如天，而不原四罪；姬公友于兄弟，而不赦二叔。仲尼之诛正卯，汉武之杀外甥，垂泪惜法，盖不获已也。故诛一以振万，损少以成多，方之栉发，则所利者众；比于割疽，则所全者大。是以灸刺惨痛而不可止者，以痊病也；刑法凶丑而不可罢者，以救弊也。六军如林，未必皆勇。排锋陷火，人情所惮。然恬颜以劝之，则投命者鲜；断斩以威之，则莫不奋击。故役欢笑者，不及叱咤之速；用诱悦者，未若刑戮之齐。是以安于感深谷而严其法，卫子疾弃灰而峻其辟。夫以其所畏，禁其所玩，峻而不犯，全民之术也。明治病之术者，杜未生之疾；达治乱之要者，遏将来之患。若乃以轻刑禁重罪，以薄法卫厚利，陈之滋章，而犯者弥多，有似穿阱以当路，非仁人之用怀也。

“善为政者，必先端此以率彼，治亲以整疏，不曲法以行意，必有罪而无赦。若石[HT5,7”]石[KG-\*3][HT5,7]昔之割爱以灭亲，晋文之忍情以斩颉。故仁者，为政之脂粉；刑者，御世之辔策；脂粉非体中之至急，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。肃恭少怠，则慢惰已至；威严暂驰，则群邪生心。当怒不怒，奸臣为虎；当杀不杀，大贼乃发。水久坏河，山起咫尺。寻木千丈，始于毫末；钻燧之火，勺水可灭；鹄卵未孚，指掌可縻。及其乘冲飚而燎巨野，奋六羽以凌朝霞，则虽智勇不能制也。故明君治难于其易，去恶于其微，不伐善以长乱，不操柯而犹豫焉。然则刑之为物，国之神器，君所自执，不可假人，犹长剑不可倒捉，巨鱼不可脱渊也。乃崇替之所由，安危之源本也。田常之夺齐，六卿之分晋，赵高之弑秦，王莽之篡汉，履霜逮冰，由来渐矣。或永叹于海滨，或拊心乎望夷，祸延宗祧，作戒将来者，由乎慕虚名于住古，忘实祸于当己也。”

或人曰：“刑辟之兴，盖存叔世。立人之道，唯仁与义。我清静而民自正，我无欲而民自朴，烹鲜之戒，不欲其烦。宽以爱人则得众，悦以使人则下附。故孟子以体仁为安，扬子云谓申、韩为屠宰。夫繁策急辔，非造父之御；严刑峻罚，非三五之道。故有虞手不指挥，口不烦言，恭己南面，而治化雍熙矣。宓生政以率俗，弹琴咏诗，身不下堂，而渔者宵肃矣。必能厚惠薄敛，救乏擢滞，举贤任才，劝穑省用，招携以礼，怀远以德，陶之以成均，治之以庠序。化上而兴善者，必若靡草之逐惊风；洗心而革面者，必若清波之涤轻尘。朝有德让之群后，野无犯礼之轨躅。圜土可以虚芜，楚革可以永格，何必赏罚可以为国乎！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《易》称“明罚敕法”，《书》有“哀矜折狱”。爵人于朝，刑人于市，有自来矣，岂从叔世！多仁则法不立，威寡则下侵上。夫法不立，则庶事汩矣；下侵上，则逆节明矣。至醇既浇于三代，大朴又散于秦汉，道衰于畴昔，俗薄乎当今，而欲结绳以整奸欺，不言以化狡猾，委辔策而乘奔马于险途，舍柁橹而泛虚舟以凌波，盘旋以逐走盗，揖让以救灾火，斩晁错以却七国，舞干戈以平赤眉，未见其可也！

“盖三皇步而五常骤，霸王以来，载驰载骛。当其弊也，吏欺民巧，寇盗公行，髡钳不足以惩无耻，族诛不能以禁觊觎。重目以广视，累耳以远听，抗烛以理滞事，焦心以息奸源，而犹市朝有呼嗟之音，边鄙有不闻之枉。作威作福者，或发乎瞻视之下；凶家害国者，或构乎萧墙之内。而欲以太昊之道，治偷薄之俗；以画一之歌，救鼎涌之乱，非识因革之随时，明损益之变通也。所谓刻舟以摸遗剑，参天而射五步，掼犀兕之甲，以涉不测之渊；¤却寒之裘，以御郁隆之暑，踵之解除，颐之搔背，其为愦愦，莫此之剧矣！

“但当先令而后诛，得情而勿喜，使伯氏无怨于失邑，虞、芮知耻而无讼耳。若强暴掩容，操绳而不惮，诱于含垢，莫蔓而不除，恃藏疾之大言，忘膏肓之近急，何异焦喉之渴切身，而遥指沧海于万里之外，滔天之水已及，而方造舟于长洲之林，安得免夸父之祸，脱沦水之害哉！世人薄申、韩之实事，嘉老、庄之诞谈。然而为政莫能错刑，杀人者原其死，伤人者赦其罪，所谓土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半瓦¤，无救朝饥者也。道家之言，高则高矣，用之则弊，辽落迂阔，譬犹干将不可以缝线，巨象不可使鼠，金舟不能凌阳侯之波，玉马不任骋千里之迹也。若行其言，则当燔桎梏，堕囹圄，罢有司，灭刑书，铸干戈，平城池，散府库，毁符节，撤关梁，掊衡量。胶离朱之目，塞子野之耳。泛然不系，反乎天牧；不训不营，相忘江湖。朝廷¤而若无人，民则至死不往来。可得而论，难得而行也。

“俗儒徒闻周以仁兴，秦以严亡，而未觉周所以得之不纯仁，而秦所以失之不独严也。昔周用肉刑，刖足劓鼻。盟津之令，后至者斩，毕力赏罚，誓有孥戮。考其所为，未尽仁也。及其叔世，罔法玩文，人主苛虐，号令不出宇宙，礼乐征伐，不复由己。群下力竞，还为长蛇。伐本塞源，毁冠裂冕。或沈之于汉，或流之一彘。失柄之败，由于不严也。秦之初兴，官人得才。卫鞅、由余之徒，式法于内；白起、王翦之伦，攻取于外。兼弱攻昧，取威定霸，吞噬四邻，咀嚼群雄，拓地攘戎，龙变龙视，实赖明赏必罚，以基帝业。降及杪季，骄于得意，穷奢极泰。加之以威虐，筑城万里，离宫千余，钟鼓女乐，不徒而具。骊山之役，太半之赋，闾左之戍，坑儒之酷，北击猃狁，南征百越，暴兵百万，动数十年。天下有生离之哀，家户怀怨旷之叹。白骨成山，虚祭布野。徐福出而重号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兆之雠，赵高入而屯豺狼之党。天下欲反，十室九空。其所以亡，岂由严刑？此为秦以严得之，非以严失之也。

“且刑由刃也，巧人以自成，拙者以自伤，为治国有道而助之以刑者，能令慝伪不作，凶邪改志。若纲绝网紊，得罪于天，用刑失理，其危必速。亦犹水火者所以活人，亦所以杀人，存乎能用之与不能用。

“夫症瘕不除，而不修越人之术者，难图老彭之寿也。奸党实繁，而不严弹违之制者，未见其长世之福也。但当简于、张之徒，任以法理世；选赵陈之属，季以案劾。明主留神于上，忠良尽诚于下，见不善则若鹰¤之搏鸟誉，睹乱萌则若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雉〖SX)〗田之芟芜秽。庆赏不谬加，而诛戮不失罪，则太平之轨不足迪。令而不犯，可庶几废刑致治，未敢谓然也。”

或曰：“然则刑罚果所以助教兴善，式曷轨忒也。若夫古之肉刑，亦可复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曷为而不可哉！昔周用肉刑，积祀七百。汉氏废之，年代不如。至于改以鞭笞，大多死者。外有轻刑之名，内有杀人之实也。及于犯罪，上不足以至死，则其下唯有徒谪鞭杖，或遇赦令，则身无损；且髡其更生之发，挝其方愈之创，殊不足以惩次死之罪。今除肉刑，则死罪之下无复中刑在其间，而次死罪不得不止于徒谪鞭杖，是轻重不得适也。又犯罪者希而时有耳，至于杀之则恨重，而鞭之则恨轻，犯此者为多。今不用肉刑，是次死之罪，常不见治也。

“今若自非谋反大逆，恶于君亲，及军临敌犯军法者，及手杀人者，以肉刑代其死，则亦足以惩示凶人。而刑者犹任坐役，能有所为，又不绝其生类之道，而终身残毁，百姓见之，莫不寒心，亦足使未犯者肃栗，以彰示将来，乃过于杀人。杀人，非不重也。然辜之三日，行埋弃之，不知者众，不见者多也。若夫肉刑者之为[HT5,7]扌[KG-\*2][HT5,6”]票戒也多。昔魏世数议此事，诸硕儒达学，洽通殷理者，咸谓宜复肉刑，而意异者驳之，皆不合也。魏武帝亦以为然。直以二陲未宾，远人不能统至理者，卒闻中国刖人肢体，割人耳鼻，便当望风谓为酷虐，故且权停，以须四方之并耳。通人扬子云亦以为肉刑宜复也。但废之来久矣，坐而论道者，未以为急耳。”

§ 审举卷第十五

抱朴子曰：华、霍所以能崇极天之峻者，由乎其下之厚也；唐、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，实赖股肱之良也。虽有孙阳之手，而无骐骥之足，则不得致千里矣。虽有稽古之才，而无宣力之佐，则莫缘凝庶绩矣。人君虽明并日月，神鉴未兆，然万机不可以独统，曲碎不可以亲总，必假目以遐览，借耳以广听，诚须有司，是康是赞。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，以举才为首务，施玉帛于丘园，驰翘车于岩薮，劳于求人，逸于用能，上自槐棘，降逮皂隶，论道经国，莫不任职。恭己无为，而治平刑措；而化洽无外，万邦咸宁。设官分职，其犹构室，一物不堪，则崩桡之由也。然夫贡举之士，格以四科，三事九列，是之自出，必简标颖拔萃之俊，而汉之末叶，桓、灵之世，柄去帝室，政在奸臣，网漏防溃，风颓教沮，抑清德而扬谄媚，退履道而进多财。力竞成俗，苟得无耻，或输自售之宝，或卖要人之书，或父兄贵显，望门而辟命；或低头屈膝，积习而见收。

夫铨衡不平，则轻重错谬；斗斛不正，则少多混乱；绳墨不陈，则曲直不分，准格倾侧，则滓杂实繁。以之治人，则虐暴而豺贪，受取聚敛，以补买官之费；立之朝廷，则乱剧于棼丝。引用驽庸，以为党援，而望风向草偃，庶事之康，何异悬瓦砾而责夜光，弦不调而索清音哉！何可不澄浊飞沉，沙汰臧否，严试对之法，峻贪夫之防哉！殄瘁攸阶，可勿畏乎？

古者诸侯贡士，适者谓之有功，有功者增班进爵；贡士不适者谓之有过，有过者黜位削地。犹复不能令诗人谧大车、素餐之刺，山林无伐檀、[SX(B-\*5][HT7,5]四[][HT7”,5]且[SX)]兔之贤。况举之无非才之罪，受之无负乘之患。衡量一失其格，多少安可复损乎？夫孤立之翘秀，藏器以待贾；琐碌之轻薄，人事以邀速。夫唯待价，故顿沦于穷瘁矣；夫唯邀速，故佻窍而腾跃矣。

盖鸟鸱屯飞，则鸳凤幽集；豺狼当路，则麒麟遐遁。举善而教，则不仁者远矣；奸伪荣显，则英杰潜逝。高概耻与¤茸为伍，清节羞入饕餮之贯。举任并谬，则群贤括囊；群贤括囊，则凶邪相引；凶邪相引，则小人道长；小人道长，则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寿杌比肩。颂声所以不作，怨嗟所以嗷嗷也。

高干长材，恃能胜己，屈伸默语，听天任命，穷通得失，委之自然，亦焉得不堕多党者之后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？逸伦之士，非礼不动，山峙渊[HT5,6]氵[KG-\*2][HT5,6”]亭，知之者希，驰逐之徒，蔽而毁之，故思贤之君，终不知奇才之所在，怀道之人，愿效力而莫从。虽抱稷、¤之器，资邈世之量，遂沈滞诣死，不得登叙也。而有党有力者，纷然鳞萃，人乏官旷，致者又美，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？

灵、献之世，阉官用事，群奸秉权，危害忠良。台阁失选用于上，州郡轻贡举于下。夫选用失于上，则牧守非其人矣；贡举轻于下，则秀、孝不得贤矣。故时人语曰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第良将怯如鸡。”又云：“古人欲达勤诵经，今世图官免治生。”盖疾之甚也。于时悬爵而卖之，犹列肆也；争津者买之，犹市人也。有直者无分而径进，空拳者望途而收迹。其货多者其官贵，其财少者其职卑。故东园积卖官之钱，崔烈有铜臭之嗤。上为下效，君行臣甚。故阿佞幸，独谈亲容。桑梓议主，中正吏部，并为魁侩，各责其估。清贫之士，何理有望哉！是既然矣。又邪正不同，譬犹冰炭；恶直之人，憎于非党。刀尺颠到者，则恐人之议己也；达不由道者，则患言论之不美也。乃共构合虚诬，中伤清德，瑕累横生，莫敢救拔。

于是曾、闵获商臣之谤，孔、墨蒙盗跖之垢。怀正居贞者，填笮乎泥泞之中，而狡猾巧伪者，轩翥乎虹霓之际矣。而凡夫浅识，不辩邪正，谓守道者为陆沈，以履径者为知变。俗之随风而动，逐波而流者，安能复身于德行，苦思于学问哉！是莫不弃检括之劳，而赴用赂之速矣。斯诚有汉之所以倾，来代之所宜深鉴也。

或曰：“吾子论汉末贡举之事，诚得其病也。今必欲戒既往之失，避倾车之路，改有代之弦调，防法玩之或变，令濮上《巴人》，反安乐之正音，腠理之疾，无退走之滞患者，岂有方乎？士有风姿丰伟，雅望有余，而怀空抱虚，干植不足，以貌取之，则不必得贤，徐徐先试，则不可仓卒。将如之何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知人则哲，上圣所难。今使牧守皆能审良才于未用，保性履之始终，诚未易也。但共遣其私情，竭其聪明，不为利欲动，不为属托屈。所欲举者，必澄思以察之，博访以详之，修其名而考其行，校同异以备虚饰。令亲族称其孝友，邦闾归其信义。尝小仕者，有忠清之效，治事之干，则寸锦足以知巧，刺鼠足以观勇也。

“又，秀、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，防其罪对之奸，当令必绝其不中者勿署，吏加罚禁锢。其所举书不中者，刺史太守免官，不中左迁。中者多不中者少，后转不得过故。若受赇而举所不当，发觉有验者除名，禁锢终身，不以赦令原，所举与举者同罪。今试用此法，治一二岁之间，秀、孝必多不行者，亦足以知天下贡举不精之久矣。过此，则必多修德而勤学者矣。

“又，诸居职，其犯公坐者，以法律从事；其以贪浊赃污为罪，不足死者，刑竟及遇赦，皆宜禁锢终身，轻者二十年。如此，不廉之吏，必将化为夷、齐矣。若临官受取，金钱山积，发觉则自恤得了，免退则旬日复用者，曾、史亦将变为盗跖矣。如此，则虽贡士皆中，不辞于官长之不良。”

或曰：“能言不必能行，今试经对策虽过，岂必有政事之才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古者犹以射择人，况经术乎？如其舍旃，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。夫丰草不秀瘠土，巨鱼不生小水，格言不吐庸人之口，高文不堕顽夫之笔。故披《洪范》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，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，省夷吾之书，而明其有拨乱之干，视不害之文，而见其精霸王之道也。今孝廉必试经无脱谬，而秀才必对策无失指，则亦不得暗蔽也。良将高第取其胆武，犹复试之以对策，况文士乎？假令不能必尽得贤能，要必愈于了不试也。今且令天下诸当在贡举之流者，莫敢不勤学。但此一条，其为长益风教，亦不细矣。若使海内畏妄举之失，凡人息侥幸之求，背竞逐之末，归学问之本，儒道将大兴，而私货必渐绝，奇才可得而役，庶官可以不旷矣。”

或曰：“先生欲急贡举之法，但禁锢之罪，苛而且重，惧者甚众。夫急辔繁策，伯乐所不为；密防峻法，德政之所耻。”抱朴子曰：“夫骨填肉补之药，长于养体益寿，而不可以救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曷溺之急也。务宽含垢之政，可以莅敦御朴，而不可以拯衰弊之变也。虎狼见逼，不挥戈奋剑，而弹琴咏诗，吾未见其身可保也。燎火及室，不奔走灌注，而揖让盘旋，吾未见其焚之自息也。今与知欲卖策者论此，是与跖议捕盗也。”抱朴子曰：“今普天一统，九垓同风，王制政令，诚宜齐一。夫衡量小器，犹不可使往往有异，况人士之格，而可参差而无检乎？江表虽远，密迩海隅，然染道化，率礼教，亦既千余载矣。往虽暂隔，不盈百年，而儒学之事，亦不偏废也。惟以其土宇褊于中州，故人士之数，不得钧其多少耳。及其德行才学之高者，子游、仲任之徒，亦未谢上国也。昔吴土初附，其贡士见偃以不试。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，犹复不试，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。此乃见同于左衽之类，非所以别之也。且夫君子犹爱人以礼，况为其恺悌之父母邪！法有招患，令有损化，其此之谓也。今贡士无复试者，则必皆修饰驰逐，以竞虚名，谁肯复开卷受书哉？所谓饶之适足以败之者也。

“自有天性好古，心悦艺文。学不为禄，味道忘贫，若法高卿、周生烈者。学精不仕(疑有脱文)徇乎荣利者，万之一耳。至于甯越、倪宽、黄霸之徒，所以强自笃励于典籍者，非天性也，皆由患苦困瘁，欲以经术自拔耳。向使非汉武之世，则朱买臣、严助之属，亦未必读书也。今若取富贵之道，幸有易于学者，而复素无自然之好，岂肯复空自勤苦，执洒埽为诸生，远行寻师问道者乎？兵兴之世，武贵文寝，俗人视儒士如仆虏，见经诰如芥壤者，何哉？由于声名背乎此也。夫不用譬犹售章甫于夷越，徇髯蛇于华夏矣。今若遐迩一例，明考课试，则必多负笈千里，以寻师友，转其礼赂之费，以买记籍者，不俟终日矣。”

抱朴子曰：才学之士堪秀、孝者，已不可多得矣。就令其人若桓、灵之世，举吏不先以财货，便安台阁主者，则虽诸经兼本解，于问无不对，犹见诬枉，使不得过矣。常追恨于时执事，不重为之防。余意谓新年当试贡举者，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，豫作诸策，计足周用。集上禁其留草殿中，封闭之；临试之时，亟赋之。人事因缘于是绝。当答策者，皆可会著一处，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。又严禁其交关出入，毕事乃遣。违犯有罪无赦。如此，属托之翼窒矣。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，不恃人之不欺己也。亦何耻于峻为斯制乎？若试经法立，则天下 可以不立学官，而人自勤乐矣。

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状，今在职之人，官无大小，悉不知法令。或有微言难晓，而小吏多顽，而使之决狱，无以死生委之，以轻百姓之命，付无知之人也。作官长不知法，为下吏所欺而不知，又决其口笔者，愤愤不能知食法，与不食不问，不以付主者。或以意断事，蹉跌不慎法令，亦可令廉良之吏，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，高者随才品叙用。如此，天下必少弄法之吏，失理之狱矣。

§ 交际卷第十六

抱朴子曰：余以朋友之交，不宜浮杂。面而不心，扬雄攸讥。故虽位显名美，门齐年敌，而趋舍异规，业尚乖互者，未尝结焉。或有矜其先达，步高视远，或遗忽陵迟之旧好，或简弃后门之类味，或取人以官而不论德，其不遭知己，零沦丘园者，虽才深智远，操清节高者，不可也；其进趋偶合，位显官通者，虽面墙庸琐，必及也。如此之徒，虽能令壤虫云飞，斥[HT5,7]晏[KG-\*3][HT5,7]鸟戾天，手捉刀尺，口为祸福，得之则排冰吐华，失之则当春凋悴，余代其〖SX(B-\*5〗[HT7”,7”]口[]止〖SX)〗[KG-\*4][HT5,6”]叔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脊，耻与共世。

穷之与达，不能求也。然而轻薄之人，无分之子，曾无疾非俄然之节，星言宵征，守其门廷，翕然谄笑，卑辞悦色，提壶执贽，时行索媚；勤苦积久，犹见嫌拒，乃行因托长者以构合之。其见受也，则踊悦过于幽系之遇赦；其不合也，则懊悴剧于丧病之逮己也。通塞有命，道贵正直，否泰付之自然，津途何足多咨。嗟乎细人，岂不鄙哉！人情不同，一何远邪？每为慨然，助彼羞之。

昔庄周见惠子从车之多，而弃其余鱼。余感俗士(或脱“无”)不汲汲于攀及至也。瞻彼云云，驰骋风尘者，不懋建德业，务本求己，而偏徇高交，以结朋党，谓人理莫比之要，当世莫此之急也。以岳峙独立者，为涩吝疏拙；以奴颜婢睐者，为晓解当世。风成俗习，莫不逐末，流遁遂往，可慨者也。或有德薄位高，器盈志溢，闻财利则惊掉，见奇士则坐睡。褴缕杖策，被褐负笈者，虽文艳相、雄，学优融、玄，同之埃芥，不加接引。若夫程郑、王孙、罗裒之徒，乘肥衣轻，怀金挟玉者，虽笔不集札，菽麦不分辩，为之倒屣，吐食握发。余徒恨不在其位，有斧无柯，无以为国家流秽浊于四裔，投畀于有北。彼虽赫奕，刀尺决乎(有脱文)势力足以移山拔海，吹呼能令泥象登云，造其门庭，我则未暇也。而多有下意怡颜，匍匐膝进，求交于若人，以图其益。悲夫！生民用心之不钧，何其辽邈之不肖也哉！余所以同生圣世而抱困贱，本后顾而不见者，今皆追瞻而不及，岂不有以乎！然性苟不堪，各从所好，以此存亡，予不能易也。

或又难曰：“时移世变，古今别务，行立乎己，名成乎人。金玉经于不测者，托于轻舟也；灵乌萃于玄霄者，扶摇之力也；芳兰之芬烈者，清风之功也；屈士起于丘园者，知己之助也。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业，所厚必沙汰其心性，孑然只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寺，失弃名辈，结雠一世，招怨流俗，岂合和光以笼物，同法之高义乎？若比智而交，则白屋不降公旦之贵；若钧才而游，则尼父必无入室之客矣。”抱朴子曰：“吾闻详交者不失人，而泛结者多后悔。故曩哲先择而后交，不先交而后择也。子之所论，出人之计也；吾之所守，退士之志也。子云玉浮鸟高，皆有所因，诚复别理一家之说也。吾以为宁作不载之宝，不飞之鹏，不¤之兰，无党之士，亦(何？)损于夜光之质，垂天之大，含芳之卉，不朽之兰乎？且夫名多其实，位过其才，处之者犹鲜免于祸辱，交之者何足以为荣福哉！

“由兹论之，则交彼而遇者，虽得达不足贵；芘之而误者，譬如荫朽树之被笮也。彼尚不能自止其颠蹶，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！吾闻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，其于庸人也，盖逼迫不获已而与之形接，虽以千计，犹蚤虱之积乎衣，而赘疣之攒乎体也。失之虽以万数，犹飞尘之去嵩、岱，邓林之堕朽条耳。岂以有之为益，无之觉损乎？

“且夫朋友也者，必取乎直谅多闻，拾遗斥谬，生无请言，死无托辞，终始一契，寒暑不渝者。然而此人良未易得，而或默语殊途，或憎爱异心，或盛合衰离，或见利忘信。其处今也，璧犹禽鱼之结侣，冰炭之同器，欲其久合，安可得哉！夫父子天性，好恶宜钧，而子政、子骏，平论异隔；南山、伯奇，辩讼有无。面别心殊，其来尚矣。总而混之，不亦难哉！

“世俗之人，交不论志，逐名趋势，热来冷去；见过不改，视迷不救；有利则独专而不相分，有害则苟免而不相恤；或事便则先取而不让，值机会则卖彼以安此。凡如是，则有不如无也。

“天下不为尽不中交也，率于为益者寡而生累者众。知人之明，上圣所难。而欲力厉近才，短于鉴物者，务广其交，又欲使悉得，可与经夷险而不易情，历危苦而相负荷者，吾未见其可多得也。虽搜琬琰于培[HT5,7”]土[KG-\*3][HT5,6”]娄之上，索鸾凤乎鹪鹩之巢，未为难也。吾亦岂敢谓蓝田之阳，丹穴之中，为无此物哉！亦直言其稀已矣。

“夫操尚不同，犹金沈羽浮也。志好之乖次，犹火升而水降也。苟不可同，虽造化之灵，大块之匠，不可使同也，何可强乎！余所禀讷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矣，加之以天挺笃懒，诸戏弄之事，弹棋博弈，皆所恶见；及飞轻走迅，游猎傲览，咸所不为，殊不喜嘲亵。凡此数者，皆时世所好，莫不耽之，而余悉阙焉，故亲交所以尤辽也。加以挟直，好吐忠荩，药石所集，甘心者鲜。又欲勉之以学问，谏之以驰竞，止其樗蒲，节其沈湎，此又常人所不能悦也。

“毁方瓦合，违情偶俗，人之爱力，甚所不堪，而欲好日新，安可得哉！知其如此而不辩改之，可不谓之暗于当世，拙于用大乎？夫交而不卒，合而又离，则两受不弘之名，俱失克终之美。夫厚则亲爱生焉，薄则嫌隙结焉，自然之理也，可不详择乎！为可临觞者拊背，执手须臾，欲多其数而必其全，吾所惧也。”

或曰：“然则都可以无交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何其然哉！夫畏水者何必废舟楫，忌伤者何必弃父斤？交之为道，其来尚矣。天地不交则不泰，上下不交即乖志。夫不泰则二气隔并矣，志乖则天下无国矣。然始之甚易，终之竟难。患乎所结非其人，败于争小以忘大也。《易》美多兰，《诗》咏百朋，虽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切思三益，大圣所嘉，门人所以增亲，恶言所以不至；管仲所以免诛戮而立霸功，子元所以去亭长而驱朱轩者，交之力也。

“单弦不能发《韶》、《夏》之和音，孑色不能成兖龙之玮烨，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，独木不能致邓林之茂。玄圃极天，盖由众石之积。南溟浩[HT5,6]氵[KG-\*2][HT5,6”]养，实须群流之赴。明镜举则倾冠见矣，羲和照则曲影觉矣，[SX(B-\*5][HT7,5]隐[][HT7”,5]木[SX)]括修则枉刺之疾消矣，良友结则辅仁之道弘矣。达者知其然也，所企及则必简乎胜己，所降结则必料乎同志。其处也则讲道进德，其出也则齐心比翼。否则钧鱼钓之业，泰则协经世之务。安则有以精义，危则有以相恤。耻令谭、青专面地之笃，不使王、贡擅弹冠之美。夫然，故交道可贵也。

“然(原文脱一字)实未易知，势利生去就，积毁坏刎颈之契，渐渍释胶漆之坚。于是有忘素情之惆叹，或睚眦而不思，遂令元伯、巨卿之好，独著于昔；张耳、陈余之变，屡构于今。推往寻来，良可叹也。夫梧禽不与鸱枭同枝，麟虞不与豺狼连群，清源不与浊潦混流，仁明不与凶暗同处。何者？渐染积而移直道，暴迫则生害也。”

或人曰：“敢问全交之道可得闻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君子交绝犹无恶言，岂肯向所异辞乎？杀身犹以许友，岂名位之足竞乎？善交狎而不慢，和而不同，见彼有失，则正色而谏之；告我以过，则速改而惮。不以忤彼心而不言，不以逆我耳而不纳，不以巧辩饰其非，不以华辞文其失，不形同而神乖，不若情而口合，不面从而背憎，不疾人之胜己，护其短而引其长，隐其失而宣其得，外无计数之诤，内遗心竞之累。夫然后《鹿鸣》之好全，而《伐木》之刺息。若乃轻合而不重离，易厚而不难薄，始如形影，终为参辰，至欢变为笃恨，接援化成雠敌，不详之悔，亦无以(原有脱文)。往者汉季陵迟，皇辔不振，在公之义替，纷竞之俗成。以违时为清高，以救世为辱身。尊卑礼坏，大伦遂乱。在位之人，不务尽节，委本趋末，背实寻声。王事废者其誉美，奸过积者其功多。莫不飞轮兼策，星言假寐，冒寒触暑，以走权门，市虚华之名于秉势之口，买非分之位于卖官之家。或争所欲，还相屠灭。于是公叔、伟长疾其若彼，力不能正，不忍见之，尔乃发愤著论，杜门绝交，斯诚感激有为而然。盖矫枉而过正，非经常之永训也。徒当远非类之党，慎谄黩之源。何必裸袒以诡彼己，断粒以刺玉食哉！夫交之为非，重谏而不止，遂至大乱。故礼义之所弃，可以绝矣。

§ 备阙卷第十七

抱朴子曰：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要¤能奋兰筋以绝景，而不能履冰以乘深；猛虎能似雷霆以博噬，而不能踊云雾以凌虚。鸿、[HT5,7]军[KG-\*3][HT5,7]鸟不能振翅于笼罩之中，轻鹞不能电击于几筵之下。物既然矣，人亦如之。故能调和阴阳者，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；能敷五迈九者，不必能全小洁经曲碎也。惠子，上相之标也，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阳侯；汉高，神武之杰也，而不能治产业、端检括；淮阴，良将之元也，而不能修农商、免饥寒；击勃，社稷之鲠也，而不能答钱谷、责狱辞。若以所短弃所长，则逸侪拔萃之才不用矣；责具体而论细礼，则匠世济民之勋不著矣。

天不能平其西北，地不能隆其东南，日月不能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光于曲穴，冲风涌扬波于井底。[HT5,7]扌[KG-\*3][HT5,6”]适齿则松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贾不及一寸之筵，挑耳则栋梁不如鹪鹩之羽，弹鸟则千金不及丸泥之用，缝缉则长剑不及数寸之针。何必伏巨象而捕鼠，制大鹏以司晨乎？故姜牙卖煦(疑作“浆’)无所售，而见师于文、武；蒋生愦慢于百里，而独步三槐。

§ 擢才卷第十八

抱朴子曰：华章藻蔚，非[HT5,7”]目[KG-\*4][HT5,6”]蒙瞍所玩；英逸之才，非浅短所识。夫瞻视不能接物，则兖龙与素褐同价矣；聪鉴不足相涉，则俊民与庸夫一概矣。眼不见，则美不入神焉；莫之与，则伤之者至焉。且夫爱憎好恶，古今不均，时移俗易，物同价异。譬之夏后之璜，曩直连城，鬻之于今，贱于铜铁。故昔以隐居求志为高士，今以山林之儒为不肖。故圣世之良[SX(B-\*5][HT7”,7]十[][HT6,6]早[SX)][KG-\*2][SX(B-\*5][HT6”,6”]人[][HT6”,7]木[SX)]，乃暗俗之罪人也；往者之介洁，乃末叶之羸劣也。

弘伟之士，履道之生，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墙，其渊泽不唯吕梁之深也，故短近不能赏，而浅促不能测焉。因以异乎己而薄之矣，以不求我而疾之矣，不贵不用，何足言乎？乃有播埃尘于白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，生疮疒[KG-1][KG\*3][HT6,6”]有于玉肌，讪疵雷同，攻伐独立，曾参蒙劫剽之垢，巢、许获穿窬之谤。自匪明并悬象，玄鉴表微者，焉能披泥抽沦玉，澄川掇沈珠哉！夫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璋居肆而不售，矧乃翳于〖SX(B-\*6〗[HT7”,5]般[][HT7”,5]木[SX)]璞乎？奇士扣角而见遏，况乃潜于[SX(B-\*5][HT7”,5]四[][HT7,5]羊[SX)]薮乎？

孙膑思骋其秘略，而司马刖之；韩非愿建治绩，而李斯杀之；贾谊慷慨，怀经国之术， 而武夫排之；子政忠良，有匡危之具，而恭、显陷之。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，禽息所以发愤而碎首也。夫玉石易别于贤愚，爱宝情笃于好士，以易别之宝，合笃好之物，犹获罪截趾，历世受诬。况乎难知之贤，非意所急，谗人画蛇足于无形，奸臣畏忠贞之害己，体曲者忌绳墨之容，夜裸者憎明烛之来。是以高誉美行，抑而不扬，虚构之谤，先形生影。又无楚人号哭之荐，万无一遇，固其宜矣。

夫以玉为石者，亦将以石为玉矣；以贤为愚者，亦将以愚为贤者矣。以石为玉，未有伤也；以愚为贤者，亡之诊也。盖诊亡者虽存而必亡，犹脉死者虽生而必死也。可勿慎乎！于戏，悲夫！莫之思者也。昔仲尼上圣也，东受累于齐人，南见塞于子西。文种大贤也，初不齿于荆俗，末雍游于钧如。竞年立功，不亦难乎？夫结绿、玄黎，非陶、猗不能市也；千钧之重，非贲、获不能抱也。《白雪》之弦，非灵素不能徽也；迈伦之才，非明主不能用也。然耀灵、光夜之珍，不为莫求而亏其质，以苟且于贱贾；洪钟、周鼎(或有脱文)，不为委沦而轻其体，取见举于侏儒；峄阳、云和，不为不御而息唱，以竞显于淫哇；冠群之德，不以沈抑而履径，而[HT5,6”]专[KG-\*2][HT5,6”]刂节于流俗。是以和璧变为滞货，柔木废于勿用，赤刀之矿，不得经欧冶之炉；元凯之畴，终不值四门之辟也。

〖HS4〗任命卷第十九

抱朴子曰：余之友人有居泠先生者，恬愉静素，形神相忘，外不饰惊愚之容，内不寄有容之心，游精坟诰，乐以忘忧。昼竞羲和之末景，夕照望舒之余耀，道靡远而不究，言无微而不研。然车迹不轫权右之国，尺牍不经贵势之庭。是以名不出蓬户，身不离畎亩。

于是翼亮大夫[HT5,7]亻[KG-\*2][HT5,6”]侯而难之曰：“余闻渊蟠起则玄云赴，道化[SX(B-\*5][HT7”,5]雨[][HT7,5]沾[SX)]则逸才奋。故康衢有角歌之音，鼎俎发凌风之迹。沽之则收不赀之贾，踊之则超在天之举。耀逸景于¤谷，播大明乎九垓。勋荫当世，声扬罔极。故寻仞之途甚近而弗往者，虽追风之脚不能到也；楹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兑之下至卑而不动者，虽鸿、[HT5,7]军[KG-\*3][HT5,7]鸟之翅未之及也。况乎寝足于大荒之表，敛羽于幽梧之枝，安得效迅以寻景，振轻乎苍霄哉？年期奄冉而不久，托世飘迅而不再，智者履霜则知坚冰之必至，处始则悟生物之有终。六龙促轨于大浑，华颠倏忽而告暮，古人所以映顺流而顾叹，眄过隙而兴悲矣。先生资命世之逸量，含英伟以邈俗，锐翰汪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岁以波涌，六奇抑郁而渊[HT5,7”]禾[KG-\*3][HT5,6”]畜；然不能凌扶摇以高竦，扬清耀于九玄，器不陈于瑚簋之末，体不免于负薪之劳，犹奏和音于聋俗之地，鬻章甫于被发之域。徒忘寤于翰林，锐意以穷神，崇琬琰于怀抱之内，吐琳琅于毛墨之端，躬困屡空之俭，神劳坚高之间，譬若埋尺璧于重壤之下，封文锦于沓匮之中，终无交易之富，孰赏堙翳之珍哉？

“夫龙骥维絷，则无以别乎蹇驴；赤刀韬锋，则曷用异于铅刃。[HT5,7]鱼[KG-\*3][HT5,7]¤鲔不居牛迹，大鹏不滞蒿林。愿先生委龙蛇之穴，升利见之途，释户庭之独洁，览二鼠而远寤，越穷谷以登高，袭丹藻以改素，竞惊飚于清晨，不盘旋以错度，收名器于崇高，响钟鼎之庆祚。柏成一介之夫，采薇可足多慕乎？”

居泠先生应曰：“盖闻灵机冥缅，混芒眇昧，祸福交错乎倚伏之间，兴亡缠绵乎盈虚之会；迅游者不能脱逐身之景，乐成者不能免理致之败；匡流末者，未若挺治乎无兆之中；整已然者，不逮反本乎玄朴之外。是以觉蠖者，甘屈以保伸；识通塞者，不惨悦于否泰。且夫洪陶范物，大象流形，躁静异尚，翔沈舛情。金宝其重，羽矜其轻。笃隘者执束于滓涅，达妙者逍遥于玄清。潢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纳行潦而潘溢，渤[HT5,7]氵[KG-\*2][HT5,6]解吞百川而不盈。[HT5,7”]鱼[KG-\*3][HT5,6”]由虾踊悦于泥泞，赤螭凌厉乎高冥。嚼香饵者，快嗜欲而赴死；味虚淡者，含天和而趋生；识机神者，瞻无兆而弗惑；暗休咎者，触强弩而不惊。各附攸好，安肯改营？

“吾闻五玉不能自剖于嵩岫，腾蛇不能无雾而电征，龙渊不能勿操而断犀兕，景钟不能莫扣而扬洪声。金芝须商风而激耀，仓庚俟烟[HT5,7”]火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而修鸣，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其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不苟驰以赴险，君子不诡遇以毁名。运屯则沈沦于勿用，时行则高竦乎天庭。士以自炫为不高，女以自媒为不贞。何必委洗耳之峻标，效负俎之干荣哉？夫其穷也，则有虞婆娑而陶钓，尚父见逐于愚妪，范生来辱于溺篑，弘、式匿奇于耕牧；及其达也，则淮阴投竿而称孤，文种解尸[KG-1][KG\*4][HT7,7”]彳[KG-\*2][KG-\*7][HT7,7”]乔而纡青，傅说释筑而论道，管子脱桎为上卿。盖君子藏器以有待也，[HT5,7”]禾[KG-\*3][HT5,6”]畜德以有为也，非其时不见也，非其君不事也，穷达任所值，出处无所系。其静也，则为逸民之宗；其动也，则为元凯之表。或运思于立言，或铭勋乎国器。殊途同归，其致一焉。

“士能为可贵之行，而不能使俗必贵之也；能为可用之才，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。被褐、茹草、[SX(B-\*5][HT7”,5]四[][HT7,5]且[SX)]兔，则心欢意得，如将终身，服冕乘轺，兼朱重紫，则若固有之。常如布衣，此至人之用怀也。若席上之珍不积，环堵之操不粹者，予之罪也。知之者希，名位不臻，以玉为石，谓凤曰[HT5,7]晏[KG-\*3][HT5,7]鸟者，非余罪也。夫汲汲于见知，悒悒于否滞者，裳民之情也；浩然而养气，淡尔而靡欲者，无闷之志也。时至道行，器大者不悦；天地之间，知命者不忧。若乃徇万金之货，以索百十之售，多失[HT5,7]骨[KG-\*4][HT5,7]干毛，我则未暇矣。”

§ 名实卷第二十

门人问曰：“闻汉末之世，灵、献之时，品藻乖滥，英逸穷滞，饕餮得志，名不准实，贾不本物，以其通者为贤，寒者为愚。其故何哉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夫雷霆[HT5,7]车[KG-\*4][HT5,6”]訇磕，而或不闻焉；七曜经天，而或不见焉。岂唯形器有聋瞽哉！心神所蔽，亦又如之。是以闻格言而不识者，非无耳也；见英异而不知者，非无目也；由乎聪不经妙，而明不逮奇也。夫智大量远者，盘桓以山峙；器小志近者，蓬飞而萍浮。夫唯山峙，故莫之能动焉；夫唯萍浮，故流而不滞焉。方之货也，则缄连以待贾者，唯至珍而难售；鸣鼓以徇之者，虽凡蔽而易尽。比之材也，则结根于嵩、岱者，虽竦盖千仞，垂荫万亩，而莫之知也；插株途要者，虽钩曲戾细而速朽，而犹见用也。故庙堂有枯杨之瑚、簋，穷谷多不伐之梓、豫也。是以窃华名者，蝼蜥腾于云霄；失实贾者，翠¤沦乎九泉。于是斥[HT5,7]晏[KG-\*3][HT5,7]鸟凌风以高奋，灵凤卷翮以幽戢，铅锋充太阿之宝，犬羊佻虎狼之资矣。夫佞者鼓珍赂为劲羽，则无高而不到矣；乘朋党为舟楫，则无远而不济矣。持之以夙兴侧立，加之以先意承指，其利口谀辞也似辩，其道听途说也似学，其心险貌柔也似仁，其行污言洁也似廉，其好说人短也似忠，其不知忌讳也似直，故多通焉。且亦奉望我者，欲我益之，不求我者，我不能爱，自然之理也。

“夫贤常少而愚常多，多则比周而匿瑕，少则孤弱而无援，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，俊哲处下位而不见知，拔茅之义圯，而负乘之群兴，亢龙高坠，泣血涟如。故子西逐大圣之仲尼，臧仓毁命世之孟轲。二生不免斯患，降兹亦何足言！斯祸盖与开辟并生，苦之匪唯一世也。历览振古，多同此疾。至于驽蹇矫首于[HT5,7”]王[KG-\*4][HT5,6”]周辇，[HT5,7”]马[KG-\*4][HT5,7]戎骥委牧乎林¤，彼己尸禄，邦国殄瘁，下凌上替，实此之由。或虫流而莫敛，或逆窜于申亥，或擢筋于庙梁，或绝命于望夷，盖所拔之非真，而忠能之不用也。

“故明君勤于招贤，而汲汲于擢奇，导达凝滞，而严防壅蔽。才诚足委，不拘于屠钓；言审可施，抽之于戎戍。或举于牛口之下，而加之于群僚之上；或拔于桎梏之中，而任以社稷之重。故能勋业隆济，拓境服远，取威定功，垂统长世也。

“夫直绳者，枉木之所憎也；清公者，奸慝之所雠也。人主不能运玄鉴以索隐，而必须当途之所举。然每观前代专权之徒，率其所举皆在乎附己者也，所荐者先乎利己者也。毁所畏而进所爱，所畏则至公者也，所爱则同私者也。至公用则奸党破，众私立则主威夺矣；奸党破则升泰之所由也，主威夺则危亡之端渐矣。毁所畏则恐辞之不痛，虽刖劓之，犹未¤意焉，故必除之而后快也；彼进所爱则苦谈之不美，虽位超之，犹未逞心焉，故必危彼以安此也。是故抱枉而死，无愆而黜者，有自来矣。

“所以体道合真，嶷然特立，才远量逸，怀霜履冰，思绵天地，器兼元凯，执经衡门，渊[HT5,6]氵[KG-\*2][HT5,6”]亭岳立。宁洁身以守滞，耻胁肩以苟合。乐饥陋巷，以励高尚之节；藏器全真，以待天年之尽。非时不出，非礼不动。结褐嚼蔬，而不悒悒也；黄发终否，而不[HT5,6”]忄[KG-\*2][HT5,6]良[HT5,6”]忄[KG-\*2][HT5,6]良也。安肯蹙太山之峻，以适凿枘之中；敛垂天之羽，为戒旦之役？编于仕类，而抑郁庸儿之下。舍鸾凤之林，适枳棘之薮，竞腐鼠于踞鸱，而枉尺以直寻哉！

“且大贤之状也至拙，其为味也甚淡，萧然自足，泊尔无知，知之者稀而不戚，时不能用而不闷。虽并日无藜藿之糁，不以易不义之太牢也；虽[HT5,7”]纟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6]日[]皿[SX)]袍无卒岁之服，不肯乐无道之狐白也。独可散发高枕，守其所有已，绝不曲躬低眉，求其所未须也。德薄位厚，弗交也；名与实违，弗亲也；荣华驰逐，弗务也；豪侠奸权，弗接也；俗说细辨，不答也；胁肩所赴，弗随也。貌愚而志远，面垢而行洁。确乎若嵩、岱，铨衡所不能测也；浩乎若沧海，斗斛所不能校也。峻其重仞之高，隐其百官之富。观彼佻窃，若草莽也。邈世之操，眇焉冠秋云之表；遗俗之神，缅焉栖九玄之端。虽穷贱，而不可胁以威；虽危苦，而不可动以利。

“其所业尚，可闻而不可尽也；其所执守，可见而不可论也。故疾之者，齐声而侧目；爱之者，寡弱而无益。亦犹撮壤不能填决河，升水不能殄原火。于是¤鼓戢雷霆之音，[HT5,7]革[KG-\*3][HT5,7]兆[HT5,7]革[KG-\*3][HT5,7]卑恣喋¤之响。芳蕙芟夷，臭鲍佩御。玄¤倾弃而不羞，[HT5,7]酉[KG-\*4][HT5,7]离酪专灌于圆丘。汗血驱放而垂耳，跛蹇驰骋于銮轩。此古人之所以怀沙负石，赴流鱼葬，而不堪与之同世也。已矣！悲夫！

“然捐玄黎于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泞，非夜光之不真也，由莫识焉；投彤卢而不弯，非繁弱之不劲也，坐莫赏焉。故琼瑶俟荆和而显连城之价，乌号须逢门而著陷坚之功，飞菟待子豫而飚腾，俊民值知己而宣力。若夫美玉不出重岫，良弓不凿百札，骥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不服朱轩，命世不履爵势，则孰知其能摅符彩之耀晔，顿云禽于千仞，骋逸迹以追风，康庶绩于百揆乎？夫其不遇，亦得不杂糅于瓦石，钧贱于朽木，列镳于下乘，等望于凡琐哉！嗟乎！[HT5,7”]弓[KG-\*3][HT5,6”]广棘矢而望高手于渠、广，策疲驽而求继轨于周穆，放斧斤而欲双巧于班、墨，忽良才而欲彝伦之攸叙，不亦难乎？名实虽漏于一世，德音可邀乎将来。乐天知命，何虑何忧？安时处顺，何怨何忧哉！

§ 清鉴卷第二十一

抱朴子曰；咸谓勇力绝伦者，则上将之器；洽闻治乱者，则三、九之才也。然张飞、关羽万人之敌，而皆丧元辱主，授首非所；孔融、边让文学邈俗，而并不达治务，所在败绩。邓禹、马援田间诸生，而善于用兵；萧何、曹参不涉经诰，而优于宰辅。尔则知人果未易也。欲试可乃已，则恐成折足覆[HT5,7]饣[KG-\*3][HT5,6”]束；欲听言察貌，则或似是而非，真伪混错。然而世人甚以为易，经耳过目，谓可精尽。余甚猜焉，未敢许也。区别臧否，瞻形得神，存乎其人，不可力为。自非明并日月，听闻无音者，愿加清澄，以渐进用，不可顿任。轻假利器，收还之既甚难，所损者亦已多矣。无以一事暗保其余，同乎己者，未必可用；异于我者，未必可忽也。

或难曰：“夫在天者垂象，在地者有形，故望山度水，则高深可推；风起云飞，则吉凶可步。智者睹木不瘁，则悟美玉之在山；觌岸不枯，则觉明珠之沈渊。彗星出，则知[HT5,7]鱼[KG-\*3][HT5,7]¤鱼之方死；日月蚀，则识骐之共斗。华、霍不须称，而无限之重可知矣；江、河不待量，而不测之数已定矣。鸿鹄之翼，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骐之足，虽未飞走，轻迅可必也。豪曹之剑，徐氏匕首，虽未奋击，其立断无疑也。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交子有吞牛之容，¤¤有凌鸷之貌。卉茂者土必沃，鱼大者水必广。虎尾不附狸身，象牙不出鼠口。叔鱼无餍之心，见于初生之状；食我灭宗之徵，著乎开胞之始。申童觉窃妻之巫臣，张负知将贵之陈平。范子所以绝迹于五湖者，以句践蜂目而鸟喙也。赵人所以息意于争锋者，以白起首锐而视直也。文王之接吕尚，桑阴未移，而知其足师矣。玄德之见孔明，晷景未改，而腹心已委矣。郭泰中才，犹能知人，故入颍川则友李元礼，到陈留则结符伟明，入外黄则亲韩子助，至蒲亨则师仇季知，止学舍则收魏德公，观耕者则拔茅季伟，奇孟敏于担负，戒元艾之必败。终如其言，一无差错。必能简精钝于符表，详舒急乎声气，料明暗于举厝，察清浊于财色，观取与于宜适，谓虚实于言行，考操业于闺阃，校始终于信效，善否之验，不其易乎？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余非谓人物了不可知，知人挺无形理也。徒以斯术存乎大明，非夫当人自许。然而世士各谓能之，是以有云，以警付任耳。夫貌望丰伟者不必贤，而形器九[JX-\*5][KG-\*2][HT7,7”]王瘁者不必愚，咆哮者不必勇，淳淡者不必怯。或外候同而用意异，或气性殊而所务合。非若天地有常候，山川有定止也。物亦故有远而易知，近而难料，譬犹眼能察天衢，而不能周项领之间；耳能闻雷霆，而不能识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岂虱之音也。唐、吕、樊、许善于相人状，唯知寿夭贫富、官秩尊卑，而不能审情性之宽克，志行之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隆。惟帝难之，况庸人乎！而吾子举论形之例，诘精神之谈，未修其本，殆失指矣。

“夫亡射之箭，皆破秋毫。然准的恒不得为工。叔向之母，申氏之子，非不一得，然不能常也。陶唐稽古而失任，姬公钦明而谬授。尼父远得崇替于未兆，近失澹台于形骸。延州审清浊于千载之外，而蔽奇士于咫尺之内。知人之难，如此其甚。郭泰所论，皆为此人过上圣乎？但其所得者，显而易识；其所失者，人不能纪。

“且夫所贵，贵乎见俊才于无名之中，料逸足乎吴坂之间，掇怀珠之蚌于九渊之底，指含光之珍于积石之中。若伯喈识绝音之器于烟烬之余，平子剔逸响之竹于未用之前。六军之聚，市人之会，暂观一睹，无所眩惑，探其潜生之心计，定其始终之事行，乃为独见不传之妙耳。若如未论(原文有脱文)，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毁，观其云为之好丑，此为丝线既铨衡，布帛已历于丈尺，徐乃说其斤两之轻重，端匹之修短，人皆能之，何烦于明哲哉！”

§ 行品卷第二十二

抱朴子曰：拟玄黄之覆载，扬明并以表微；文彪[SX(B-\*6][JX-\*9][HT7”,5]日[][HT7,5]丙[SX)]而备体，独澄见以入神者，圣人也。禀高亮之纯粹，抗峻标以邈俗，虚灵机以如愚，不贰过而谄黩者，贤人也。居寂寞之无为，蹈修直而执平者，道人也。尽〖SX(B-\*4〗[JX\*8][HT6,5]丞[][HT7,5]灬〖SX)〗尝于存亡，保发肤以扬名者，孝人也。垂恻隐于有生，恒恕己以接物者，仁人也。端身命以徇国，经险难而一节者，忠人也。量理乱以卷舒，审去就以保身者，智人也。顺通塞而一情，任性命而不滞者，达人也。不枉尺以直寻，不降辱以苟合者，雅人也。据体度以动静，每清详而无悔者，重人也。体冰霜之粹素，不染洁于势利者，清人也。笃始终于寒暑 ，虽危亡而不猜者，义人也。守一言于久要，历衰而不渝者，信人也。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锐藻以立言，辞炳蔚而清允者，文人也。奋果毅之壮烈，骋干戈以静难者，武人也。甄《坟》、《索》之渊奥，该前言以穷理者，儒人也。锐乃心于精义，吝寸阴以进德者，益人也。识多藏之厚亡，临禄利而如遗者，廉人也。不改操于得失，不倾志于可欲者，贞人也。恤急难而忘劳，以忧人为己任者，笃人也。洁皎分以守终，不逊避而苟免者，节人也。飞清机之英丽，言约畅而判滞者，辩人也。每居卑而推功，虽处泰而滋恭者，谦人也。崇敦睦于九族，必居正以赴理者，顺人也。临凝结而能断，操绳墨而无私者，干人也。拔朱紫于中构，剖犹豫以允当者，理人也。步七曜之盈缩，推兴亡之道度者，术人也。赴白刃而忘生，格兕虎于林谷者，勇人也。整威容以肃众，仗法度而无二者，严人也。创机巧以济用，总音数而并精者，艺人也。凌强御而无惮，虽险逼而不沮者，黠人也。执匪懈于夙夜，忘劳瘁于深峻者，勤人也。蒙谤[HT5,6”]读[KG-\*4][HT5,7”]言而晏如，不慑惧于可畏者，劲人也。闻荣誉而不欢，遭忧难而不变者，审人也。知事可而必行，不犹豫于群疑者，果人也。循绳墨以进止，不乾没于侥幸者，谨人也。奉礼度以战兢，及亲属而无尤者，良人也。履道素而无欲，时虽移而不变者，朴人也。凡此诸行，了无一然，而不跻善人之迹者，下人也。

门人请曰：“善人之行，既闻其目矣；恶者之事，可以戒俗者，愿文垂诰焉。”抱朴子曰：“不致养于所生，损道而危身者，悖人也。怀邪伪以偷荣，豫利己而忘生者，逆人也。背仁义之正途，苟危人以自安者，凶人也。好争夺而无厌，专丑正而害直者，恶人也。出绳墨以伤刻，心好杀而安忍者，虐人也。饰邪说以浸润，构谤累于忠贞者，谗人也。虽言巧而行违，实履浊而假清者，佞人也。不原本于枉直，苟好胜而肆怒者，暴人也。措细善以取信，阴挟毒而无亲者，奸人也。承风指以苟容，揆主意而扶非者，谄人也。言不计于反覆，好轻诺而无实者，虚人也。睹利地而忘义，弃廉耻以苟得者，贪人也。睹艳逸而心荡，饰绔绮而思邪者，淫人也。见成事而疑惑，动失计而多悔者，暗人也。背训典而自任，耻请问于胜己者，损人也。知善事而不逮，虽多为而无成者，劣人也。委德行而不修，奉权势以取媚者，弊人也。履蹊径以侥速，推货贿以争津者，邪人也。既傲很以无礼，好凌辱乎胜己者，悍人也。被抑枉则自诬，事无苦而振慑者，怯人也。治细辩于稠众，非其人而尽言者，浅人也。暗事宜之可否，虽企慕而不及者，顽人也。知事非而不改，闻良规而增剧者，惑人也。无济恤之仁心，轻告绝于亲旧者，薄人也。既疾其所不逮，喜他人之有灾者，妒人也。专财谷而轻义，观困匮而不振者，吝人也。冒至危以侥幸，植祸败而不悔者，愚人也。情局碎而偏党，志唯务于盈利者，小人也。骋鹰犬于原兽，好博戏而无已者，迷人也。忘等威之异数，快饰玩之夸丽者，奢人也。耽声色于饮宴，废庆吊于人理者，荒人也。既无心于修尚，又怠惰于家业者，懒人也。无抑断之威仪，每脱易而不思者，轻人也。观道义而如醉，闻货殖而波扰者，秽人也。杖浅短而多谬，暗趋舍之臧否者，笨人也。憎贤者而不贵，闻高言而如聋者，¤人也。睹朱紫而不分，虽提耳而不悟者，蔽人也。违道义以趑趄，冒礼刑而罔顾者，乱人也。每动作而受嗤，言发口而违理者，拙人也。事酋豪如仆虏，值衰微而背惠者，慝人也。捐贫贱之故旧，轻人士而踞傲者，骄人也。弃衰色而广欲，非宦学而远游者，荡人也。无忠信之纯固，背恩养而趋利者，叛人也。当交颜而面从，至析离而背毁者，伪人也。习强梁而专己，距忠告而不纳者，刺人也。”

抱朴子曰：人技未易知，真伪或相似。士有颜貌修丽，风表闲雅，望之溢目，接之适意，威仪如龙虎，盘旋成规矩。然心蔽神否，才无所堪，心中所有，尽附皮肤。口不能吐片奇，笔不能属半句；入不能宰民，出不能用兵；治事则事废，衔命则命辱。动静无宜，出处莫可。盖难分之一也。

士有貌望朴悴，容观矬陋，声气雌弱，进止质涩。然而含英怀宝，经明行高，[SX(B-\*5][HT7”,7]十[][HT6,6]早[SX)][KG-\*2][SX(B-\*5][HT6”,6”]人[][HT6”,7]木[SX)]过元凯，文蔚春林。官则庶绩康用，武则克全独胜。盖难分之二也。

士有谋猷渊邃，术略入神，智周成败，思洞幽玄，才兼能事，神器无宜；而口不传心，笔不尽意，造次之接，不异凡庸。盖难分之三也。

士有机变清锐，巧言绮粲，¤引譬喻，渊涌风厉；然而口之所谈，身不能行；长于识古，短于理今，为政政乱，牧民民怨。盖难分之四也。

士有外形足恭，容虔言恪，而神疏心慢，中怀散放，受任不忧，居局不治，盖难分之五也。

士有控弦命中，空拳入白，倒乘立骑，五兵毕习；而体轻虑浅，手剿心怯，虚试无对，而实用无验。望尘奔北，闻敌失魄。盖难分之六也。

士有梗概简缓，言希貌朴，细行阙漏，不为小勇，[JX-\*9]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JX\*9][HT5,6”]局[JX-\*9]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JX\*9][HT5,6”]脊拘检，犯而不校，握爪垂翅，名为弱愿。然而胆劲心方，不畏强御，义正所在，视死犹归，支解寸断，不易所守。盖难分之七也。

士有孝友温淑，恂恂平雅，履信思顺，非礼不蹈，安困洁志，操清冰霜；而疏迟迂阔，不达事要，见机不作，所为无成，居己梁倡，受任不举。盖难分之八也。

士有行己高简，风格峻峭，啸傲偃蹇，凌侪慢俗，不肃检括，不护小失，适情率意，旁若无人，朋党排谴，谈者同败，士友不附，品藻所遗。而立朝正色，知无不为，忠于奉上，明以摄下。盖难分之九也。

士有含弘旷济，虚己受物，藏疾匿瑕，温恭廉洁，劳谦冲退，救危全信，寄命不疑，托孤可保；而纯良暗权，仁而不断，善不能赏，恶不忍罚，忠贞有余，而[SX(B-\*5][HT7”,7]十[][HT6,6]早[SX)][KG-\*2][SX(B-\*5][HT6”,6”]人[][HT6”,7]木[SX)]用不足，操柯犹豫，废法效非，枉直混错，终于负败。盖难分之十也。

夫物有似而实非，若然而不然。料之无惑，望形得神，圣者其将病诸，况乎常人？故用才取士，推昵结友，不可以不精择，不可以不详试也。若乃性行之惑变，始正而终邪，若王莽初则美于伊、霍，晚则剧于赵高，又非中才所能逆尽也。若使士之易别，如鹪鹩之与鸿鹄，狐兔之与龙麟者，则四凶不得官于尧朝，管、蔡不得几危宗周，仲尼无澹台之失，延陵无捐金之恨，伊尹无七十之劳，项羽无嫌范之悔矣。所患于其如[HT5,7”]石[KG-\*3][HT5,6”]武[HT5,7”]石[KG-\*3][HT5,6”]夫之乱瑾瑜，鹪螟之似凤皇，凝冰之类水精，烟熏之疑云气，故令不谬者鲜也。惟帝难之，矧乎近人哉！

夫惟大明，玄鉴幽微，灵铨揣物，思灼沈昧，瞻山识璞，临川知珠。士于难分之中，而无取舍之恨者，使臧否区分，抑扬咸允。武丁、姬文不独治，而傅说、吕尚不永弃，高、莽、宰[HT5,7]喜[KG-\*4][HT5,7]否不得成其恶，弘恭、石显无所容其伪矣。其盖取士之较略，选择之大都耳。精微以求，存乎其人，固非毫翰之所备缕也。

§ 弭讼卷第二十三

姑子刘君士由之论曰：“人纲始于夫妇，判合拟乎二仪。是故大婚之礼，古人所重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以承祖宗之基。主人拜迎于门，听命于庙，玄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熏贽币，亲御授绥，婿有三年之丧，致命女氏，女氏许诺而不敢改。大丧既没，请命于婿，婿有辞焉，然后乃嫁。所以崇敬让也。岂有先讼后婿之谓乎？而末世轻慢，伤化败俗，举不修义，许而弗与，讼阋秽辱，烦塞官曹。今可使诸争婚者，未及同牢，皆听义绝，而倍还酒礼，归其币帛。其尝已再离者，一倍裨娉。其三绝者，再倍裨娉。如此，离者不生讼心，贪吝者无利重受，乃王治要术，不易之永法也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刘君悯德让之凌替，疾民争之损化，虽速我讼，室家不足，用和之贵，将遂沦胥。创谠言以拾世遗，建嘉谋以拯流遁，纷哗之俗，将以此而易，无耻之风，将由此而移。弥纶情伪，固难间矣。诚经国之永法，至益之笃论也。洪以不敏，不识至理，造次承问，窃有疑焉。夫婚媾之结，义无逼迫，彼则简择而求，此则可意乃许，轻诺后悔，罪在女氏，食言弃信，与夺任情，严防峻制，未之能弭。今猥恣之，唯责裨娉倍贫者所惮也，丰于财者，则适其愿矣。后所许者，或能富殖，助其裨娉，必所甘心。然则先家拱默，不得有言，原情论之，能无怨叹乎？夫不伏之人，视死犹归，血刃之祸，于是将起。今苟惜其辞讼之小丑，而构其难忍之大恨，所谓爱其僦览之烦，忘其凋殒之酷也。夫买物于市者，或加价而夺之，则鲜忍而不忿然矣，况乎见夺待告之妻哉！此法遂用者，将使结婚者，虽纳敬亲迎，犹抱有见夺之虑。何者？刘君之论，以同牢为断，固也。尔则女氏虽受币积年，恒挟在意之威，恃可数夺，必惰于择婿，婿小不得意，便得改悔，结雠带祸，莫此之甚矣。曩人画法，虑关终始，杜渐防萌，思之良精，而不关恣夺之路，断以报板之制者，殆有决乎？

傥令女有国色，倾城绝伦，而值豪右权臣之徒，目玩冶容，心忘礼度，资累千金，情无所吝。十倍还娉，犹所不惮，况但一乎？华氏不难于杀孔父而取其妻，楚人为子迎妇，以其美而自纳之。以此论之，岂惜倾竭居产以助女氏还前家之直哉！小人轻薄，睚眦成怨，又喜委衰逐盛，蹋冷趋热，此法之行，则必多夺贫贱而与富贵者矣。不审吾君，何方以防弊乎！或曰：可使女氏受娉无丰约，皆以即日报板，后皆使时人署姓名于别板，必十人已上，必备远行及死亡。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，答婿家书，必手书一纸，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，女氏父母兄弟，皆加刑罪。如此，庶于无讼者乎！

§ 酒诫卷第二十四

抱朴子曰：目之所好，不可从也；耳之所乐，不可顺也；鼻之所喜，不可任也；口之所嗜，不可随也；心之所欲，不可恣也。故惑目者，必逸容鲜藻也；惑耳者，必妍音淫声也；惑鼻者，必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臣〖SX)〗蕙芬也；惑口者，必珍羞嘉旨也；惑心者，必势利功名也。五者毕惑，则或承之祸为身患者，不亦信哉！是以智者严[SX(B-\*5][HT7,5]隐[][HT7”,5]木[SX)]括于性理，不肆神以逐物，检之以恬愉，增之以长算。其抑情也，剧乎堤防之备决；其御性也，过乎腐辔之乘奔。故能内保永年，外免衅累也。盖饥寒难堪者也，而清节者不纳不义之谷帛焉；困贱难居者也，而高尚者不处危乱之荣贵焉。盖计得则能忍之心全矣，道胜则害性之事弃矣。

夫酒醴之近味，生病之毒物，无毫分之细益，有丘山之巨损，君子以之败德，小人以之速罪，耽之惑之，鲜不及祸。世之士人，亦知其然，既莫能绝，又不肯节，纵心口之近欲，轻召灾之根源，似热渴之恣冷，虽适己而身危也。小大乱丧，亦罔非酒。

然而俗人是酣是湎，其初筵也，抑抑济济，言希容整，咏《湛露》之“厌厌”，歌“在镐”之“恺乐”，举“万寿”之觞，育“温克”之义。日未移晷，体轻耳热。夫琉璃海螺之器并用，满酌罚余之令遂急。醉而不止，拔辖投井。于是口涌鼻溢，濡首及乱。屡舞跹跹，舍其坐迁；载号载呶，如沸如羹。或争辞尚胜，或哑哑独笑，或无对而谈，或呕吐几筵，或值[SX(B-\*5][HT7,5]厥[]足[SX)]良倡，或冠脱带解。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，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，迟重者蓬转而波扰，整肃者鹿踊而鱼跃。口讷于寒暑者，皆摇掌而谱声，谦卑而不竞者，悉裨瞻以高交。廉耻之仪毁，而荒错之疾发；¤茸之性露，而傲[HT5,7”]亻[KG-\*2][HT5,6]艮之态出。精浊神乱，臧否颠倒。或奔车走马，赴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亢谷而不惮，以九折之阪为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岂封；或登危蹋颓，虽堕坠而不觉，以吕梁之渊为牛迹也。或肆仇于器物，或酗¤于妻子；加枉酷于臣仆，用剡锋乎六畜；炽火烈于室庐，掊宝玩于渊流；迁威怒于路人，加暴害于士友。亵严主以夷戮者，有矣；犯凶人而受困者，有矣。

以少凌长，则乡党加重责矣；辱人父兄，则子弟将推刃矣；发人所讳，则壮士不能堪矣；计数深克，则醒者不能恕矣。起众患于须臾，结百疒[KG-1][KG\*4][HT6]阿于膏肓。奔驷不能追既往之悔，思改而无自反之蹊。盖智者所深防，而愚人所不免也。其为祸败，不可胜载。然而欢集，莫之或释，举白盈耳，不论于能否。计沥[SX(B-\*6][JX-\*8][HT7”,5]雨[][HT7,5]留[SX)]于小余，以稽迟为轻己。倾匡注于所敬，殷勤变而成薄。劝之不持，督之不尽，怨色丑音所由而发也。

夫风经府藏，使人惚[HT5,7]忄[KG-\*2][HT5,6”]兄，及其剧者，自伤自虞。或遇斯疾，莫不忧惧，吞苦忍痛，欲其速愈。至于醉之病性，何异于兹。而独居密以逃风，不能割情以节酒。若畏酒如畏风，憎醉如憎病，则荒沈之咎塞，而流连之失止矣。夫风之为疾，犹展攻治，酒之为变，在乎呼吸。及其闷乱，若存若亡，视泰山如弹丸，见沧海如盘盂，仰¤天堕，俯呼地陷，卧待虎狼，投井赴火，而不谓恶也。夫用身之如此，亦安能惜敬恭之礼，护喜怒之失哉！

昔仪狄既疏，大禹以兴。糟丘酒池，辛、癸以亡。丰侯得罪，以戴尊衔怀。景升荒坏，以三雅之爵。刘松烂肠，以逃暑之饮。郭珍发狂，以无日不醉。信陵之凶短，襄子之乱政，赵武之失众，子反之诛戮，汉惠之伐命，灌夫之灭族，陈遵之遇害，季布之疏斥，子建之免退，徐邈之禁言，皆是物也。世人好之乐之者甚多，而戒之畏之者至少，彼众我寡，良箴安施？且愿君节之而已。

曩既年荒谷贵，人有醉者相杀，牧伯因此辄有酒禁，严令重申，官司搜索，收执榜徇者相辱，制鞭而死者太半。防之弥峻，犯者至多。至乃穴地而酿，油囊怀酒。民之好此，可谓笃矣。余以匹夫之贱，托此空言之书，未如之何矣。

又临民者虽设其法，而不能自断斯物，缓己急人，虽令不从，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。以此而教，教安得行；以此而禁，禁安得止哉？沽卖之家，废业则困，遂修饰赂遗，依凭权右，所属吏不敢问。无力者独止，而有势者擅市。张炉专利，乃更倍售，从其酤买，公行靡惮，法轻利重，安能免乎哉？

或人难曰：“夫夏桀、殷纣之亡，信陵、汉惠之残，声色之过，岂唯酒乎！以其生患于古，而断之于今，所谓以褒姒丧周，而欲人君废六宫，以阿房之危秦，而使王者结草庵也。盖闻昊天表酒旗之宿，坤灵挺空桑之化，燎[SX(B-\*5][HT7,5]此[]示[SX)]员丘，瘗¤圻泽，¤[HT5,6”]礻[KG-\*3][HT5,7]果仪彝，实降神[HT5,6”]礻[KG-\*3][HT5,7]氏〖HT〗，酒为礼也。千钟百觚，尧、舜之饮也。唯酒无量，仲尼之能也。姬旦酒肴不撤，故能制礼作乐。汉高婆娑巨醉，故能斩蛇鞠旅。于公引满一斛，而断狱益明。管辂倾仰三斗，而清辩绮粲。扬云酒不离口，而《太玄》乃就。子圉醉无所识，而霸功以举。一瓶之醪倾，而三军之众悦。解毒之觞行，而盗马之属感。消忧成礼，策勋饮至，降神合人，非此莫以也。内速诸父，外将嘉宾，如淮如渑，《春秋》所贵。由斯言之，安可诫乎？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酒旗之宿，则有之矣。譬犹悬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；水火之原，于是在焉。然节而宣之，则以养生立功；用之失适，则焚溺而死。岂可恃悬象之在天，而谓水火不杀人哉？宜生之具，莫先于食；食之过多，实结症瘕。况于酒醴之毒物乎！夫使彼夏桀、殷纣、信陵、汉惠荒流于亡国之淫声，沈溺于倾城之乱色，皆由乎酒熏其性，醉成其势，所以致极情之失，忘修饰之术者也。我论其本，子识其末，谓非酒祸，祸其安出？是独知猛雨之沾衣，而不知云气之所作；唯患飞埃之糁目，而不觉飚风之所为也。

“千钟百斛，不经之言，不然之事，明者不信矣。夫圣人之异自才智，至于形骸非能兼人，有七尺三丈之长，万倍之大也。一日之饮，安能至是？仲尼则畏性之变，不敢及乱。周公则终日百拜，肴乾酒澄。上圣战战，犹且若斯，况乎庸人，能无悔乎？汉高应天，承运革命，向虽不醉，犹当斩蛇。于公聪达，明于听断，小大以情，不失枉直。是以刑不滥加，世无怨民。但其健饮，不即废事。若论大醉，亦俱无知。决疑之才，何赖于酒？未闻皋繇、甫侯、子产、释之，醉乃折狱也。管辂年少，希当剧谈，故假酒势以助胆气。若过其量，亦必迷错。及其刺毫厘于爻卦，索鬼神之变化，占气色以决盛衰，聆鸣鸟以知方来，候风云而克吉凶，观碑柏而识祸福，岂复须酒，然后审之？扬云通人，才高思远，英瞻之富，禀之自天，岂藉外物，以助著述？及其数饮，由于偶好；亦或有疾，以宜药势耳。子圉肆志，盖已素定。虽复不醉，亦于终果。瓶醪悦众，寓言之喻。诚能赏罚允当，威恩得所，长算纵横，应机无方，则士思果毅，人乐奋命。其不然也，虽流酒渊，何补胜负？缪公饮盗，造次之权，舍法长恶，何足多称哉！岂如慎之邪？

§ 疾谬卷第二十五

抱朴子曰：世故继有，礼教渐颓。敬让莫崇，傲慢成俗。俦类饮会，或蹲或踞。暑夏之月，露首袒体。盛务唯在[HT5,6]扌[KG-\*2][SX(B-\*4][JX-\*9][HT7”,6”]雨[][HT6”,6]亏[SX)]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捕〖SX)〗弹棋，所论极于声色之间，举足不离绮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需纨[KG-\*9][HT5,6]衤[KG-\*2][HT5,6”]夸之侧，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。不闻清谈讲道之言，专以丑辞嘲弄为先。以如此者为高远，以不尔者为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矣野。于是驰逐之庸民，偶俗之近人，慕之者犹宵虫之赴明烛，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飚风。嘲戏之谈，或上及祖考，或下逮妇女。往者务其必深焉，报者恐其不重焉。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，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。周禾之芟，温麦之刈，实由报恨，不能已也。利口者扶强而党势，辩给者借〖HT5,7]钅[KG-\*2][HT5,6]柔以刺¤。以不应者为拙劣，以先止者为负败。如此，交恶之辞，焉能默哉！其有才思者之为之也，犹善于依因机会，准拟体例，引古喻今，言微理举，雅而可笑，中而不伤，不枨人之所讳，不犯人之所惜。若夫拙者之为之也，则枉曲直凑，使人愕愕然，妍之与媸，其于宜绝，岂唯无益而已哉！乃有使酒之客，及于难侵之性，不能堪之，拂衣拔棘，而手足相及，丑言相加于所尊， 欢心变而成雠，绝交坏身，构隙致祸，以杯螺相掷者有矣，以阴私相讦者有矣。

昔陈灵之被矢，灌氏之泯族，匪降自天，口实为之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二缄之戒，岂欺我哉！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辞，班轮不能磨斯言之既玷。虽不能三思而吐清谈，犹可息谑调以防祸萌也。尊其辞令，敬其威仪，使言无口过，体无倨容，可法可观，可畏可爱，盖远辱之良术，全交之要道也。且夫慢人者，不爱其亲者也；轻斗者，不重遗体者也。皆陷不孝，可不详乎！然而迷谬者无自见之明；触情者讳逆耳之规。疾美而无直亮之针艾，群惑而无指南以自反。谄媚小人，欢笑以赞善；面从之徒，拊节以称功。益使惑者不觉其非，自谓有端晏之捷、过人之辩，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、召害之符、传非之驿、倾身之车也。岂徒减其方策之令闻，亏其没世之德音而已哉！盖虽有偕老之慎，不能救一朝之过，虽有陶朱之富，不能赎片言之谬。故毫厘之失，有千里之差；伤人之语，有剑戟之痛。积微致著，累浅成深，鸿羽所以沈龙舟，群轻所以折劲轴，寸飚所以燔百寻之室，蠹蝎所以仆连抱之木也。古贤何独[JX-\*9]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JX\*9][HT5,6”]局[JX-\*9]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JX\*9][HT5,6”]脊恂恂之如彼，今人何其愦慢傲放之如此乎！

是以高世之士，望尘而旋迹；轻薄之徒，响赴而影集。谋事无智者之助，居危无切磋之益。良史悬笔，无可书之善；谈者含音，无足传之美。令闻不著，丑声宣流，没有余败，贻讥将来，始无可法，终无可纪，斯亦志士之耻也，安忍为之！过而不改，斯诚委夷路而陷丛棘，舍嘉旨而咽钩吻者也，岂所谓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，以小恶为无损而不止，以至恶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者邪！余愿世人改其无检之行，除其骄吝之失，遣其夸矜尚人之疾，绝息嘲刑不典之言，则赵胜之门无去客，黄祖之[HT5,7]木[KG-\*3][SX(B-\*4][HT7”,7]立[]口[SX)]无所用矣。

抱朴子曰：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，而仗气力以求畏。其入众也，则亭立不坐，争处端上，作色谐声，逐人自安，其不得意，恚怼不退。其行出也，则逼狭之地，耻于作途，震策¤¤¤¤¤¤¤¤¤¤¤劳谦下士，无竞于物，立若不胜衣，行若不容身者，何其缅然之不肖哉！夫德盛操清，则虽深自挹降，而人犹贵之。若履蹈不高，则虽行凌暴，而人犹不敬。假令外服人体，内失人心，所谓见憎恶，非为见尊重也。昔庄生未食，赵王侧立；驺衍入疆，燕君拥彗；康成之里，逆虏望拜；林宗之庭，莫不卑肃。非力之所服也。夫以抄盗致财，虽巨富不足嘉，凶德胁人，虽见惮不足荣也，然而庸民为之不恶。故闻其言者，犹鸱枭之来鸣也；睹其面者，若鬼魅之见形也。其所至诣，则如妖怪之集也；其在道途，则甚逢虎之群也。愚夫行之，自矜为豪；小人徵之，以为横阶。乱靡有定，实此之由也。

然敢为此者，非必笃顽也。率多冠盖之后，势援之门，素颇力行善事，以窃虚名，名既粗立，本情便放。或假财色以交权豪，或因时运以佻荣位，或以婚姻而连贵戚，或弄毁誉以合威柄。器盈志溢，态发病出，党成交广，道通步高。清论所不能复制，绳墨所不能复弹，遂成鹰头之绳，庙垣之鼠。所未及者，则低眉埽地以奉望之。居其下者，作威作福以控御之。故胜己者则不得闻，闻亦阳不知也；减己者则不敢言，言亦不能禁也。夫灾虫害谷，至降霜则殄矣。佞雄乱群，值严时则败矣。独善其身者，唯可以不肯事之，不行效之而已耳。有斧无柯，其如之何哉！

抱朴子曰：《诗》美睢鸠，贵其有别。在礼，男女无行媒，不相见，不杂坐，不通问，不同衣物，不得亲授，姊妹出适而反，兄弟不共席而坐，外言不入，内言不出，妇人送迎不出门，行必拥蔽其面，道路男由左，女由右，此圣人重别杜渐之明制也。且夫妇之间，可谓昵矣，而犹男子非疾病不昼居于内，将终不死妇人之手，况于他乎！昔鲁女不幽居深处，以致他扈荦之变；孔妻不密潜户庭，以起华督之祸；史激无防，有汗种之悔；王孙不严，有杜门之辱。而今俗妇女，休其蚕织之业，废其玄¤之务，不绩其麻，市也婆娑。舍中馈之事，修周施之好。更相从诣之适亲戚，承星举火，不已于行，多将侍从，玮晔盈路，婢使吏卒，错杂如市，寻道亵谑，可憎可恶。或宿于他门，或冒夜而反，游戏佛寺，观视渔畋，登高临水，出境庆吊，开车褰帏，周章城邑。杯觞路酌，弦歌行奏，转相高尚，习非成俗。生致因缘，无所不肯。诲淫之源，不急之甚，刑于寡妻，家邦乃正。愿诸君子，少可禁绝。妇无外事，所以防微矣。

抱朴子曰：轻薄之人，迹厕高深，交成财赡，名位粗会，便背礼判教，托云率任，才不逸伦，强为放达，以傲兀无检者为大度，以惜护节操者为涩少。于是腊鼓垂无赖之子，白醉耳热之后，结党合群，游不择类，奇士硕儒，或隔篱而不授，妄行所在，虽远而必至，携手连袂，以遨以集，入他堂室，观人妇女，指玷修短，评论美丑，不解此等何为者哉？或有不通主人，便共突前，严饰未办，不复窥听，犯门折关，逾[HT5,7”]土[KG-\*3][HT5,6”]危〖HT〗穿隙，有似抄劫之至也。其或妾媵藏避不及，至搜索隐僻，就而引曳，亦怪事也。

夫君子之居室，犹不掩家人之不备，故入门则扬声，升堂则下视，而唐突他家，将何理乎？然落拓之子，无骨鲠而好随俗者，以通此者为亲密，距此者为不恭，诚为当世不可以不尔。于是要呼愦杂，入室视妻，促膝之狭坐，交杯觞于咫尺，弦歌淫冶之音曲，以[HT5,6]讠[KG-\*2][HT5,6]兆文君之动心，载号载呶，谑戏丑亵，穷鄙极黩，尔乃笑乱男女之大节，蹈《相鼠》之无仪。夫桀倾纣覆，周灭陈亡，咸由无礼，况匹庶乎！盖信不由中，则屡盟无益，意得神至，则形器可忘。君子之交也，以道义合，以志契亲，故淡而成焉。小人之接也，以势利结，以狎慢密，故甘而败焉。何必房集内宴，尔乃款诚，著妻妾饮会，然后分好昵哉！古人鉴淫败之曲防，杜倾邪之端渐，可谓至矣。修之者为君子，背之者为罪人。然禁疏则上宫有穿窬之男，网漏则桑中有奔随之女。纵而肆之，其犹烈猛火于云梦，开积水乎万仞，其可扑以帚彗，过以撮壤哉！

然而俗习行惯，皆曰：此乃京城上国，公子王孙贵人所共为也。余每折之曰：夫中州，礼之所自出也。礼岂然乎！盖衰乱之所兴，非治世之旧风也。夫老聃，清虚之至者也，犹不敢见乎所欲，以防心乱，若使柳下惠洁(疑脱一字)高行，屡接亵宴，将不能不使情生于中，而色形于表，况乎情淡者万未一，而抑情者难多得。如斯之事，何足长乎？穷士虽知此风俗不足引进，而名势并乏，何以整之！每以为慨，故常获憎于斯党，而见谓为野朴之人，不能随时之宜，余期于信己而已，亦安以我之不可，从人之可乎！可叹非一，率如此也。已矣夫，吾未如之何也！彼之染入邪俗，沦胥以败者，曷肯纳逆耳之谠言，而反其东走之远迹哉！

抱朴子曰：俗间有戏妇之法，于稠众之中，亲属之前，问以丑言，责以慢对，其为鄙黩，不可忍论。或蹙以楚挞，或系脚倒悬。酒客酗¤，不知限齐，至使有伤于流血，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委折支体者，可叹者也。古人感离别而不灭烛，悲代亲而不举乐礼，论礼，娶者羞而不贺。今既不能动蹈旧典，至于德为乡闾之所敬，言为人士之所信，诚宜正色矫而呵之，何谓同其波流，长此弊俗哉！然民间行之日久，莫觉其非，或清谈所不能禁，非峻刑不能止也。遂诎周而疵孔，谓傲放为邈世矣。

或因变故，佻窃荣贵，或赖高援，翻飞拔萃，于是便骄矜夸骜，气凌云物，步高视远，眇然自足，顾瞻否滞失群之士，虽实英异，忽焉若草。或倾枕而延宾，或称疾以距客，欲令人士立门以成林，军骑填噎于闾巷，呼谓尊贵，不可不尔。夫以势位言之，则周公勤于吐握；以闻望校之，则仲尼恂恂善诱。咸以劳谦为务，不以骄慢为高。汉之末世，则异于兹。蓬发乱鬓，横挟不带。或亵衣以接，或裸袒而箕踞。朋友之集，类味之游，莫切切进德，门[KG-1][KG\*5][JX-\*9][HT6”,7]言[JX\*9][KG\*7]门[KG-1][KG\*5][JX-\*9][HT6”,7]言[JX\*9][KG\*7]修业，攻过弼违，讲道精义。其相见也，不复叙离阔，问安否。宾则入门而呼奴，主则望客而唤狗。其或不尔，不成亲至，而弃之不与为党，及好会，则狐蹲牛饮，争食竞割。掣拨淼摺，无复廉耻，以同此者为泰，以不尔者为劣。终日无及义之言，彻夜无箴规之益。诬引老庄，贵于率任，大行不顾细礼，至人不拘检括，啸傲纵逸，谓之体道。呜呼，惜乎，岂不哀哉！

于是嘲族以叙欢交，极黩以结情款。以倾倚申脚者为妖妍标秀，以风格端严者为田舍朴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矣；以蚩镇抗指者为[HT5,6]巢[KG-\*3][KG-\*9][HT5,6]力[KG-\*8]令鲜倚，以出言有章者为摺答猝突。凡彼轻薄之徒，虽便辟偶俗，广结伴流，更相推扬，取达速易，然率皆皮肤狡泽，而怀空抱虚。有似蜀人瓠壶之喻，胸中无一纸之诵，所识不过酒炙之事。所谓傲很明德，即聋从昧，冒于货财，贪于饮食，左生所载，不才之子也。若问以《坟》、《索》之微言，鬼神之情状，万物之变化，殊方之奇怪，朝廷宗庙之大礼，郊祀[HT5,6]礻[KG-\*2][HT5,6]帝[HT5,6]礻[KG-\*2][HT5,6]合之仪品，三正四始之原本，阴阳律历之道度，军国社稷之殿式，古今因革之异同，则[HT5,7]忄[KG-\*2][HT5,6”]兄悸自失，喑鸣俯仰，蒙蒙焉，莫莫焉。虽心觉面墙之困，而外护其短乏之病，不肯谧己，强张大谈，曰：杂碎故事，盖是穷巷诸生、章句之士，吟咏而向枯简，匍匐以守黄卷者所宜识，不足以问吾徒也。诚知不学之弊，硕儒之贵，所祖习之非，所轻易之谬，然终于迷而不返者，由乎放诞者无损于进趋故也。若高人以格言弹而呵之，有不畏大人而长恶不悛者，下其名品，则宜必惧然冰泮而革面，旋而东走之迹矣。

§ 讥惑卷第二十六

抱朴子曰：澄浊剖判，庶物化生，习族或能应对焉，毛宗或有知言焉。干[HT5,6]犭[KG-\*2][HT5,6”]矍识往，归终知来，玄禽解阴阳，[HT5,7]虫[KG-\*3][HT5,6”]也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岂远泉流，蓍龟无以过焉，甘石不能胜焉。夫唯无礼，不厕贵性，厥初邃古，民无阶级，上帝悼混然之甚陋，悯巢穴之可鄙，故构栋宇以去鸟兽之群，制礼数以异等威之品。教以盘旋，训以揖让，立则磬折，拱则抱鼓，趋步升降之节，瞻视接对之容，至于三千。盖检溢之堤防，人理之所急也。故俨若冠于曲礼，望貌首于五事，出门有见宾之肃，闲居有敬独之戒，颜生整仪于宵浴，仲由临命而结缨，恭容暂废，惰慢已及，安上治民，非此莫以。盖人之有礼，犹鱼之有水矣。鱼之失水，虽暂假息，然枯糜可必待也。人之弃礼，虽犹[HT5,7]面[KG-\*3]见然，而祸败之阶也。鲁秉周礼，暴兵不加，魏式干木，锐冠旋旆。大楚带甲百万，而有振槁之[HT5,7”]月[KG-\*4][HT5,7]色；强秦肴函袭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2]佥，而无折柳之固。岂非弃三本而丧根柢之攸召哉！矧乎安逸触情，丧乱日久，风[HT5,7]秃[KG-\*3][HT5,7]页教沮，抑断之仪废，简脱之俗成，近人值政化之蚩役，庸民遭道网之绝紊，犹网鱼之去水罟，围兽之出陆罗也。丧乱以来，事物屡变，冠履衣服，袖袂财制，日月改易，无复一定。乍长乍短，一广一狭，忽高忽卑，或粗或细，所饰无常，以同为快。其好事者，朝夕放效，所谓“京辇贵大眉，远方皆半额”也。

余实凡夫，拙于随俗，其服物变不胜，故不变，无所损者，余未曾易也。虽见指笑，余亦不理也。岂苟欲违众哉，诚以为不急耳。上国众事，所以胜江表者多，然亦有可否者，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，谓违本邦之他国，不改其桑梓之法也。况其在于父母之乡，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！吴之善书，则有皇象刘纂、岑伯然、朱季平，皆一代之绝手，如中州有钟元常、胡孔明、张芝、索靖，各一邦之妙，并用古体，俱足周事。余谓废已习之法，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，尚可不须也，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，以效北语，既不能便良，似可耻可笑，所谓不得邯郸之步，而有匍匐之嗤者。此犹其小者耳，乃有遭丧者，而学中国哭者，令忽然无复念之情。昔钟仪庄舄，不忘本声，古人韪之。孔子云：丧亲者，若婴儿之失母。其号岂常声之有！宁令哀有余而礼不足，哭以泄哀，妍拙何在？而乃治饰其音，非痛切之谓也。又闻贵人在大哀，或有疾病，服石散以数食宣药势，以饮酒为性命，疾患危笃，不堪风冷，帏帐茵褥，任其所安，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，了不复居于丧位，常在别房，高床重褥，美食大饮，或与密客，引满投空，至于沈醉。曰：‘此京洛之法也。”不亦惜哉！

余之乡里，先德君子，其居重难，或并在衰老，于礼唯应[KG-\*7][HT5]纟[KG-\*2][HT5,6”]衰麻在身，不成丧致毁者，皆过哀啜粥，口不经甘。时人虽不肖者，莫不企及自勉，而今人乃自取如此，何其相去之辽缅乎！又凡人不解，呼谓中国之人居丧者多皆奢溢，殊不然也。吾闻晋之宣、景、文、武四帝，居亲丧皆毁瘠逾制，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礼，皆行七月服，于时天下之在重哀者，咸以四帝为法，世人何独不闻此，而虚诬高人，不亦惑乎！

§ 刺骄卷第二十七

抱朴子曰：生乎世贵之门，居乎热烈之势，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。非夫超群之器，不辩于免盈溢之过也。盖劳谦虚己，则附之者众；骄慢倨傲，则去之者多；附之者众，则安之徽也；去之者多，则危之诊也。存亡之机，于是乎在。轻而为之，不亦蔽哉！亦有出自卑碎，由微而著，徒以翕肩敛迹，[HT5,7]亻[KG-\*2][HT5,6]屋伊侧立，低眉屈膝，奉附权豪，因缘运会，超越不次，毛成翼长，蝉蜕泉壤，便自轩昂，目不步足，器满意得，视人犹芥。或曲晏密集，管弦嘈杂，后宾填门，不复接引。或于同造之中，偏有所见，复未必全得也。直以求之，差勤以数接其情，苞苴继到，壶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盍不旷者耳。孟轲所谓爱而不敬，豕畜之也。而多有行诸，云是自尊重之道。自尊重之道，乃在乎以贵下贱，卑以自牧，非此之谓也。乃衰薄之弊俗，膏肓之废疾，安共为之，可悲者也。

若夫伟人巨器，量逸韵远，高蹈独往，萧然自得，身寄波流之间，神跻九玄之表，道足于内，遗物于外，冠摧履决，蓝缕带索，何肯与俗人竞干佐之便僻，修佞幸之媚容，效上林喋喋之啬夫，为春蜩夏绳之聒耳！求之以貌，责之以妍，俗人徒睹其外形之粗简，不能察其精神之渊邈，务在皮肤，不料心志，虽怀英抱异，绝伦迈世，事动可以悟举世之术，言发足以解古今之惑，含章括囊，非法不谈，而茅蓬不能动万钧之铿锵，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丽，因而蚩之，谓为凡愦。夫非汉滨之人，不能料明珠于泥沦之[HT5,7”]虫[KG-\*4][HT5,6”]奉〖HT〗；非泣血之民，不能识夜光于重崖之里。[HT5,7”]虫[KG-\*4][HT5,6”]焦螟之屯蚊眉之中，而笑弥天之大鹏；寸鲋游牛迹之水，不贵横海之巨鳞。故道业不足以相涉，聪明不足以相逮。理自不合，无所多怪。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，愿夫在位君子，无以貌取人，勉勖谦损，以永天秩耳。

抱朴子曰：世人闻戴叔鸾、阮嗣宗傲俗自放，见谓大度，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，而慕学之。或乱项科头，或裸袒蹲夷，或濯脚于稠众，或溲便于人前，或停客而独食，或行酒而止所亲，此盖左衽之所为，非诸夏之快事也。夫以戴、阮之才学，犹以¤踔自病，得失财不相补，向使二生敬蹈检括，恂恂以接物，竞竞以御用，其至到何适但尔哉！况不及之远者，而遵修其业，其速祸危身，将不移阴，何徒不以清德见待而已乎！

昔者西施痛而卧于道侧，姿颜妖丽，兰麝芬馥，见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，莫不踌躇焉。于是邻女慕之，因伪疾伏于路间，形状既丑，加之酷臭，行人皆憎其貌而恶其气，莫不睨面掩鼻，疾趋而过焉。今世人无戴、阮之自然，而效其倨慢，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。帝者犹执子弟之礼于三老五更者，率人以敬也。人而无礼，其刺深矣。夫慢人必不敬其亲也，盖欲人之敬之，必见自敬焉。不修善事，则为恶人，无事于大，则为小人。纣为无道，见称独夫；仲尼陪臣，谓为素王。则君子不在乎富贵矣。今为犯礼之行，而不喜闻遄死之讥，是负豕而憎说其臭，投泥而讳人言其污也。

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，知戎之将炽。余观怀悯之世，俗尚骄亵，夷虏自遇，其后羌胡猾夏，侵掠上京，及悟斯事，乃先著之妖怪也。今天下向平，中兴有徵，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，修济济之美乎！夫入虎狼之群，后知贲育之壮勇；处礼废之俗，乃知雅人之不渝。道化凌迟，流遁遂往，贤士儒者，所宜共惜，法当扣心同慨，矫而正之。若力之不能，未如之何，且当竹柏其行，使岁寒而无改也。何有便当崩腾竞逐其¤茸之徒，以取容于若曹邪！去道弥远，可谓为痛叹者也。

其或峨然守正，确尔不移，不蓬转以随众，不改雅以入郑者，人莫能憎而知其善，而斯以不同于己者，便共仇雠而不数之。嗟乎，衰弊乃可尔邪，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，无党于俗，扬清波以激浊流，执劲矢以厉群枉，不过当不见容与，不得富贵耳。天爵苟存于吾体者，以此独立不达，亦何苦何恨乎？而便当伐本瓦合，[HT5,6]饣[KG-\*2][HT5,6”]甫糟握泥，[HT5,6”]尊[KG-\*2][HT5,6”]刂足适履，毁方入圆，不亦剧乎！夫节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夺也，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，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荣犹在我也，不能令人不摈之而操不可改也。故分定计决，劝沮不能干，乐天知命，忧惧不能入，困瘁而益坚，穷否而不悔，诚能用心如此者，亦安肯草靡薄浮，以索凿枘，效乎礼之所弃者之所为哉！

抱朴子曰：闻之汉末诸无行，自相品藻次第，群骄慢傲，不入道检者，为都魁雄伯，四通八达，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，讪毁真正，中伤非党，口习丑言，身行弊事，凡所云为，使人不忍论也。夫古人所谓通达者，谓通于道德，达于仁义耳。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于淫邪哉！有似盗跖，自谓有圣人之道五者也。此俗之伤破人伦，剧于寇贼之来，不能经久，岂所损坏一服而已！若夫贵门子孙，及在位之士，不惜典刑，而皆科头袒体，踞见宾客，既辱天官，又移染庸民，后生晚出，见彼或已经清资，或佻窃虚名，而躬自为之，则凡夫便谓立身当世，莫此之为美也。夫守礼防者苦且难，而其人多穷贱焉；恣骄放者乐且易，而为者皆速达焉。于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。世间或有少无清白之操业，长以买官而富贵，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饰也，其党与足以相引也，而无行之子，便指以为证，曰：彼纵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，此敕身履道而不免于贫贱矣。而不知荣显者有幸，而顿沦者不遇，皆不由其行也。然所谓四通八达者，爱助附己为之，履不及纳，带不暇结，携手升堂，连袂入室，出则接膝，请会则直致，所惠则得多，属托则常听，所欲则必副，言论则见饶，有患则见救，所论荐则蹇驴蒙龙骏之价，所中伤则孝己受商臣之谈。故小人之赴也，若决积水于万仞之高堤，而放烈火乎云梦之枯草焉。欲望萧雍济济，后生有式，是犹炙冰使燥，积灰令炽矣。

§ 百里卷第二十八

抱朴子曰：三台九列，坐而论道；州牧郡守，操纲举领。其官益大，其事愈优，烦剧所钟，其唯百里。众役于是乎出，诛求之所丛赴，牧守虽贤而令长不堪，则国事不举，万机有阙，其损败岂徒止乎一境而已哉！令长尤宜得才，乃急于台省之官也。用之不得其人，其故无他也，在乎至公之情不行，而任私之意不违也。或父兄贵重，而子弟以闻望见选；或高人属托，而凡品以无能见叙；或是所宿念，或亲戚匪他，知其不可而能用此等。亦时有快者，不为尽无所中也。要于不精者率多矣。其能自效立，勉修清约，夙夜在公，以求众誉，惧风绩之不美，耻知己之谬举，鲜矣！庸猥之徒，器小志近，冒于货贿，唯富是图，肆情恣欲，无止无足。在所司官，知其有足，赖主人举劾弹纠，终于当解，虑其结怨，反见中伤，不敢犯触，而恣其贪残矣。如此，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离判！离判者众，则不得屯聚而为群盗矣。

夫百寻之室，焚于分寸之飚；千丈之陂，溃于一蚁之穴。何可不深防乎！何可不改张乎！而秉斤两者，或舍铨衡而任情；掌柯斧者，或曲绳墨于附己。选之者既不为官择人，而求之者又不自谓不任，于是莅政而政荒，牧民而民散，或有秽浊骄奢而困百姓者矣，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判者矣，或有暗塞退愦而庶事乱者矣，或有潦倒疏缓而致驰坏者矣，或有好兴不急而疲人力者矣，或有藏养逋逃而行凌暴者矣，或有不晓法令而受欺弄者矣，或有以音声酒色而致荒湎者矣，或有围棋樗蒲而废政务者矣，或有田猎游饮而忘庶事者矣，或有不省辞讼而刑狱乱者矣。百姓不堪，起为寇贼，衅咎发闻，¤于丛棘，亏君上之明，益刑书之烦，而民之荼毒，亦已深矣！

夫用非其人，譬犹被木马以繁缨，何由骋迹于追风？以壤龙当云雨，安能耀景于天衢哉？若秉国之钧，出纳王命者，审良药之顾眄，不令跛蹇厕骐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，冒昧苟得，暗于自量者，虑中道之颠踬，不以驽¤服鸾衡，则何患庶绩之不康，何忧四凶之不退，三皇岂足四，五帝难六哉！

§ 接疏卷第二十九

抱朴子曰：以英逸而遭大明，则桑荫未移，而金兰之协已固矣；以长才而遇深识，则不待历试，而相知之情已审矣。飘乎犹起鸿之乘劲风，翩乎若胜鳞之蹑惊云也。若以沈抑而可忽乎，则姜公不用于周矣；若以疏贱而可距乎，则毛生不贵乎赵矣；若积素行乃托政，则甯戚不显于齐矣；若贵宿名而委任，则陈、韩不录于汉矣。明者举大略细，不忮不求，故能取威定功，成天平地，岂肯称薪而爨，数粒乃炊，并瑕弃譬，披毛索[HT5,7]厌[KG-\*4][HT5,7]黑哉！

§ 钧世卷第三十

或曰：“古之著书者，才大思深，故其文隐而难晓；今人意浅力近，故露而易见。以此易见，比彼难晓，犹沟浍之方江河，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岂垤之并嵩、岱矣。故水不发[HT5,7”]山[KG-\*4][HT5,6”]昆山，则不能扬洪流以东渐；书不出英俊，则不能备致远之弘韵焉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夫论管穴者，不可问以九陔之无外；习拘阂者，不可督以拔萃之独见。盖往古之士，匪鬼匪神，其形器虽冶铄于畴曩，然其精神，布在乎方策。情见乎辞，指归可得。且古书之多隐，未必昔人故欲难晓，或世异语变，或方言不同，经荒历乱，埋藏积久，简编朽绝，亡失者多，或杂续残缺，或脱去章句，是以难知，似若至深耳。且夫《尚书》者，政事之集也，然未若近代之优文、诏策、军书、奏议之清富赡丽也；《毛诗》者，华彩之辞也，然不及《上林》、《羽猎》、《二京》、《三都》之汪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岁博富也。然则古之子书，能胜今之作者，何也？然守株之徒，喽喽所玩，有耳无目，何肯谓尔。其于古人所作为神，今世所著为浅，贵远贱近，有自来矣。

“故新剑以诈刻加价，弊方以伪题见宝也。是以古书虽质朴，而俗儒谓之堕于天也；今文虽金玉，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。古书者虽多，未必尽美，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，使属笔者，得采伐渔猎其中。然而譬如东瓯之木，长洲之林，梓豫虽多，而未可谓之为大厦之壮观，华屋之弘丽也；云梦之泽，孟诸之薮，鱼肉之(有脱文)虽饶，而未可谓之为煎[HT5,7”]火[KG-\*3][HT5,6”]敖之盛膳，渝狄之嘉味也。今诗与古诗，俱有义理，而盈于差美。方之于士，并有德行，而一人偏长艺文，不可谓一例也；比之于女，俱体国色，而一人独闲百伎，不可混为无异也。若夫俱论宫室，而奚斯路寝之颂，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？同说游猎，而叔畋卢铃之诗，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？并美祭祀，而清庙云汉之辞，何台郭氏南郊之艳乎？等称征伐，而出车六月之作，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？则举条可以觉焉。近者夏侯湛、潘安仁并作补亡诗，白华由庚、南陔华黍之属，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，咸以古诗三百，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。

“且夫古者事事醇素，今则莫不雕饰，时移世改，理自然也。至于¤锦丽而且坚，未可谓之减于蓑衣；辎[HT5,7]车[KG-\*4][HT5,7]并妍而又牢，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。书犹言也，若入谈语，故为知有(音？)，胡越之接，终不相解，以此教戒，人岂知之哉！若言以易晓为辨，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？若舟车之代步涉，文墨之改结绳，诸后作而善于前事，其功业相次千万者，不可复缕举也。世人皆知之，快于曩矣，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？

§ 省烦卷第三十一

抱扑子曰：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，弥纶人理，诚为曲备。然冠婚饮射，何烦碎之甚邪！人伦虽以有礼为贵，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，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，拜起俯伏之无已邪！往者天下¤安，四方无事，好古官长，时或修之，至乃讲试累月，督以楚挞，昼夜修习，废寝与食。经时学之，一日试之，执卷从事，案文举动，黜谪之罚，又在其间，犹有过误，不得其意。而欲以为以此为生民之常事，至难行也。此墨子所谓累世不能尽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事者也。古人¤¤¤¤¤¤道，不能曲述耳。至于讥葬厚，刺礼烦，未可弃也。

自建安之后，魏之武文，送终之制，务在俭薄，此则墨子之道，有可行矣。余以为丧乱既平，朝野无为，王者所制，自君作古。可命精学洽闻之士，才任损益，免于拘愚者，使删定三礼，割弃不要，次其源流，总合其事，类集以相从。其烦重游说，辞异而义同者存之，不可常行除之。无所伤损，卒可断约而举之，勿令沈隐，复有凝滞。其吉凶器用之物，俎豆觚觯之属，衣冠车服之制，旗章采色之美，宫室尊卑之品，朝飨宾主之仪，祭奠殡葬之变，郊祀[HT5,6]礻[KG-\*2][HT5,6]帝[HT5,6]礻[KG-\*2][HT5,6]合之法，社稷山川之礼，皆可减省，务令约俭。夫约则易从，俭则用少；易从则不烦，用少则费薄；不烦则[HT5,6]氵[KG-\*2][KG\*9][HT5,6]位事者无过矣，费薄则调求者无苛矣。拜休揖让之节，升降盘旋之容，使足叙事，无令小碎。条牒各别，令易案用。

今五礼混挠，杂饰纷错，枝分叶散，重出互见，更相贯涉。旧儒寻案，犹多所滞，驳难渐广异同无已，殊理兼说，岁增月长，自非至精，莫不惑闷。踌躇岐路之衢，悉劳群疑之薮，煎神沥思，考校判例，尝有穷年，竟不豁了。治之勤苦，决嫌无地，呻吟寻析，憔悴决角，修之华首不立，妨费日月，废弃他业，悉困后生，真未央矣。长致章句，多于本书。今若契合杂俗，次比种稷，删削不急，抗其纲，校其令，炳若日月之著明，灼若五色之有定，息学者万倍之役，弭诸儒争讼之烦，将来达者观之，当美于今之视周矣。此亦改烧石去血食之比，无所惮难，而恨恨于惜怀，推车迟于去巢居也。然守常之徒，而卒闻此义，必将愕然创见，谓之狂生矣。夫三王不相沿乐，五帝不相袭礼，而其移风易俗，安上治民一也。或革或因，损益怀善，何必当乘船以登山，策马以涉川，被甲以升庙堂，重裘以当隆暑乎！若谓古事终不可变，则棺椁不当代薪埋，衣裳不宜改裸袒矣。

§ 尚博卷第三十二

抱朴子曰：正经为道义之渊海，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仰而比之，则景星之佐三辰也；俯而方之，则林薄之裨嵩岳也。虽津途殊辟，而进德同归；虽离于举趾，而合于兴化。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，操纲领而得一致焉。古人叹息于才难，故谓百世为随踵，不以璞非昆山而弃耀夜之宝，不以书不出圣而废助教之言。是以闾陌之拙诗，军旅之鞫誓，或词鄙喻陋，简不盈十，犹见撰录，亚次典诰，百家之言，与善一揆。譬操水者，器虽异而救火同焉；犹针炙者，术虽殊而攻疾均焉。

汉魏以来，群言弥繁，虽义深于玄渊，辞赡于波涛，施之可以臻徵祥于天上，发嘉瑞于后土，召环雉于大荒之外，安圜堵于函夏之内，近弭祸乱之阶，远垂长世之祉。然时无圣人，目其口藻，故不得骋骅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之迹于千里之途，编近世之道于三坟之末也。拘系之徒，桎梏浅隘之中，挈瓶训诂之间，轻奇贱异，谓为不急。或云小道不足观，或云广博乱人思，而不识合锱铢可齐重于山陵，聚百十可以致数于亿兆，群色会而衮藻丽，众音杂而韶¤和也。或贵爱诗乘浅近之细文，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，以磋切之至言为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矣拙，以虚华之小辩为妍巧，真伪颠倒，玉石混淆，同广乐于桑间，钧龙章于卉服。悠悠皆然，可叹可慨也！

或曰：“著述虽繁，适可以骋辞耀藻，无补救于得失，未若德行不言之训。故颜闵为上而游夏乃次。四科之格，学本而行末，然则缀文固为余事，而吾子不褒崇其源，而独贵其流，可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德行为有事，优劣易见。文章微妙，其体难识。夫易见者粗也，难识者精也。夫唯粗也，故铨衡有定焉；夫唯精也，故品藻难一焉。吾故舍易见之粗，而论难识之精，不亦可乎！”

或曰：“德行者本也，文章者末也。故四科之序，文不居上。然则著纸者，糟粕之余事；可传者，祭毕之刍狗。卑高之格，是可识矣。文之体略，可得闻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荃可以弃而鱼未获，则不得无荃；文可以废而道未行，则不得无文。若夫翰迹韵略之宏促，属辞比事之疏密，源流至到之修短，蕴藉汲引之深浅。其悬绝也，虽天外毫内，不足以喻其辽邈；其相倾也，虽三光熠耀，不足以方其巨细。龙渊铅铤，未足譬其锐钝；鸿羽积金，未足比其轻重。清浊参差，所禀有主，朗昧不同科，强弱各殊气，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者，便概之一例。斯伯牙所以永思钟子，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。盖刻削者比肩，而班狄擅绝手之称；援琴者至众，而夔襄专知音之难。厩马千驷，而骐骥有邈群之价；美人万计，而威施有超世之容。盖有远过众者也。

“且夫文章之与德行，犹十尺之与一丈，谓之余事，未之前闻。夫上天之所以垂象，唐虞之所以为称，大人虎炳，君子豹蔚，昌旦定圣谥于一字，仲尼从周之郁，莫非文也。八卦生鹰隼之所被，六甲出灵龟之所负，文之所在，虽贱犹贵，犬羊之[HT5,7]革[KG-\*4][HT5,7]享，未得比焉。且夫本不必皆珍，末不必悉薄。譬若锦绣之因素地，珠玉之居蚌石，云雨生于肤寸，江河始于咫尺尔。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，未可呼为余事也。”

或曰：“今世所为，多不及古，文章著述，又亦如之。岂气运衰杀，自然之理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百家之言，虽有步起，皆出硕儒之思，成才士之手，方之古人，不必悉减也。或有汪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岁玄旷，合契作者，内辟不测之深源，外播不匮之远流，其所祖宗也高，其所[KG-\*8][HT5]纟[KG-\*2][HT5,6”]由绎也妙，变化不系滞于规矩之方圆，旁通不凝阂于一途之逼促，是以偏嗜酸[HT5,7]酉[KG-\*3][HT5,7]咸者，莫能知其味，用思有限者，不能得其神也。夫应龙徐举，顾眄凌云，汗血缓步，呼吸千里，而蝼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岂怪其无阶而高致，驽蹇患其过己之不渐也。若夫驰骤于诗论之中，周旋于传记之间，而以常情览巨异，以褊量测无涯，以至粗求至精，以甚浅揣甚深，虽始自髫龀，讫于振素，犹不得也。夫赏快者必誉之以好，而不得晓者，必毁之以恶，自然之理也。于是以其所不解者为虚诞，[HT5,7]忄[KG-\*2][HT5,6]娄诚以为尔，未必违情以伤物也。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：虽有追风之骏，犹谓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；虽有连城之珍，犹谓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；虽有疑断之剑，犹谓之不及欧冶之所铸也；虽有起死之药，犹谓之不及和鹊之所合也；虽有超群之人，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；虽有益世之书，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。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，大玄见蚩薄于比肩也。俗士多云，今山不及古山之高，今海不及古海之广，今日不及古日之热，今月不及古月之朗，何肯许今之才士，不减古之枯骨！重所闻，轻所见，非一世之所患矣。昔之破琴剿弦者，谅有以而然乎！

§ 汉过卷第三十三

抱朴子曰：历览前载，逮乎近代，道微俗弊，莫剧汉末也。当途端右阉官之徒，操弄神器，秉国之钧，废正兴邪，残仁害义，蹲踏背憎，即聋从昧，同恶成群，汲引奸党。吞财多藏，不知纪极，而不能散锱铢之薄物，施振清廉之穷俭焉。进官则非多财者不达也，狱讼则非厚货者不直也，官高势重，力足拔才，而不能发毫厘之片言，进益时之翘俊也。其所用也，不越于妻妾之戚属；其惠泽也，不出乎近习之庸琐。莫戒臧文窃位之讥，靡追解狐忘私之义，分禄以拟王林，致事以由方回。故列子比屋，而门无郑阳之恤；高概成群，而不遭暴生之荐。抑挫独立，推进附己，此樊姬所以掩口，冯唐所以永慨也。

干时率皆素[HT5,7”]冫[KG-\*2][HT5,6”]食俞容，掩德蔽贤，忌有功而危之，疾清白而排之，讳忠谠而陷之，恶特立而摈之，柔媚者受崇饰之佑，方[HT5,7]禾[KG-\*2][SX(B-\*3][SX(B-\*2][HT7”,7”]土[][HT7”,7]八[SX)][]攵[HT6,7”][SX)]者蒙讪弃之患。养豺狼而歼¤虞，殖枳棘而翦椒桂。于是傲兀不检、丸转萍流者谓之弘伟大量；苛碎峭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2]佥、怀螫挟毒者，谓之公方正直；令色警慧、有貌无心者，谓之机神朗彻；利口小辩、希指巧言者，谓之标领清妍；猝突萍¤、骄矜轻[HT5,6”]亻[KG-\*2][HT5,6]兑者，谓之巍峨瑰杰；嗜酒好色、¤茸无疑者，谓之率任不矫；求取不廉、好夺无足者，谓之淹旷远节；蓬发亵服、游集非类者，谓之通美泛爱；反经诡圣、顺非而博者，谓之庄老之客；嘲弄嗤妍、凌尚侮慢者，谓之萧豁雅韵；毁方投圆、面从响应者，谓之绝伦之秀；凭倚权豪、推货履径者，谓之知变炎奇；[HT5,7”]女[KG-\*3][HT5,6”]赖看文书、望空下名者，谓之业大志高；仰赖强亲、位过其才者，谓之四豪之匹；输货势门、以市名爵者，谓之轻财贵义；结党合誉、行与口违者，谓之以文会友；左道邪术、假托鬼怪者，谓之通灵神人；卜占小数、诳饰祸福者，谓之知来之妙，〖SX(B-\*5〗[HT7,5]般[]足〖SX)〗马弄[HT5,7”]矛[KG-\*3][HT5,6”]肖、一夫之勇者，谓之上将之元；合离道听、偶俗而言者，谓之英才硕儒。

若夫体亮行高，神清量远，不谄笑以取悦，不曲言以负心，含霜履雪，义不苟合，据道推方，嶷然不群，风虽疾而枝不挠，身虽困而操不改，进则切辞正论，攻过箴阙，退则端诚杜私，知无不为者，谓之门[KG-1][JX-\*9][KG\*7][HT6”]音[JX\*9][KG\*7]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矣徒苦。夙兴夜寐，退食自公，忧劳损益，毕力为政者，谓之小器俗吏。于是明哲色斯而幽遁，高俊括囊而佯愚，疏贱者奋飞以择木，絷制者曲从而朝隐，知者不肯吐其秘算，勇者不为致其果毅，忠謇离退，奸凶得志，邪流溢而不可遏也，伪途辟而不可杜也。以臻乎凌上替下，盗贼多有，宦者夺人主之威，三九死庸竖之手。忠贤望士，谓之党人，囚捕诛锄，天下嗟嗷，无罪无辜，闭门遇祸。微烟起于萧墙，而飚焚遍于宇宙；浅隙发于肤寸，而波涛漂乎四极。金城屠于庶寇，汤池航于一苇，劲锐望尘而冰泮，征人倒戈而奔北，飞锋荐于[JX-\*9]户[JX\*9][KG-1][KG\*4][HT6”]衣闼，左衽掠于禁省，禾黍生于庙堂，榛莠秀乎玉阶，云观变为狐兔之薮，象魏化为虎豹之蹊，东序烟烬于委灰，生民[HT5,7”]火[KG-\*3][HT5,6”]焦沦于渊火，凶家害国，得罪竹帛，良史无褒言，金石无德音。夫何哉？夫人故也。

§ 吴失卷第三十四

抱朴子曰：吴之杪季，殊代同疾，知前疾之失于彼，不能改弦于此。鉴乱亡之未远，而蹑倾车之前轨，睹枳首之争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母[SX)]，而忘同身之祸，笑虮虱之宴安，不觉事异而患等。见竞济之舟沈，而不知殊途而溺均也。余生于晋世所不见，余师郑君，具所亲悉，每诲之云：吴之晚世，尤剧之病，贤者不用，滓秽弃序，纪纲驰紊，吞舟多漏。贡举以厚货者在前，官人以党强者为右，匪富匪势，穷年无冀。德清行高者，怀英逸而抑沦；有才有力者，蹑云物以官跻。主昏于上，臣欺于下，不党不得，不竞不进，背公之俗弥剧，正直之道遂坏。于是斥[HT5,7]晏[KG-\*3][HT5,7]鸟因惊风以凌霄，朽舟托迅波而电迈，鸳凤卷六翮于丛棘，[HT5,7]益[KG-\*4][HT5,7”]鸟首滞潢污而不擢矣。秉维之佐，牧民之吏，非母后之亲，则阿谄之人也。进无补过拾遗之忠，退无听讼之干，虚谈则口吐冰霜，行己则浊于泥潦。莫愧尸禄之刺，莫畏致戎之祸，以毁誉为蚕织，以威福代稼穑。车服则光可以鉴，丰屋则群鸟爰止。叱吒疾于雷霆，祸福速于鬼神，势利倾于邦君，储积富乎公室。出饰翟黄之卫从，入游玉根之藻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兑。僮仆成军，闭门为市，牛羊掩原隰，田池布千里。有鱼沧濯裘之俭，以窃赵宣平仲之名。内崇陶侃文信之訾，实有安昌董邓之污。虽造宾不沐嘉旨之俟，饥士不蒙升合之救，而金玉满堂，妓妾溢房，商贩千艘，腐谷万庾，园囿拟上林，馆第僭太极，梁肉余于犬马，积珍陷于帑藏。

其接士也，无葭莩之薄；其自奉也，有尽理之厚。或有不开律令之篇卷，而窃大理之位；不识几案之所置，而处机要之职；不知五经之名目，而飨儒官之禄；不闲尺纸之寒暑，而坐著作之地。笔不狂简，而受驳议之荣；低眉垂翼，而充奏劾之选；不辩人物之精粗，而委以品藻之政；不知三才之军势，而轩昂节盖之下；屡为奔北之辱将，而不失前锋之显号；不别菠麦之同异，而忝叨顾问之近任。夫鱼质龙文，似是而非，遭水而喜，见獭即悲，虽临之以斧铖之威，诱之以倾城之宝，犹不能夺铅锋于犀兕，聘驽蹇以追风，非不忌重诛也，非不悦美赏也，体不可力，无自奈何，而欲与之辑熙百揆，弘济大务，犹托万钧于尺舟之上，求千钟于升合之中，绁刍狗而责卢鹊之效，¤鸡驽而崇鹰扬之功，其不可用，亦较然矣！

吴主不此之思，不加夕惕，佞谄凡庸，委以重任，危机急于[HT5,7”]弓[KG-\*3][HT5,6”]广弩，亡徵著于日月，而自谓安于峙岳，唐虞可仰也。目力疲于绮粲，而不以览庶事之得失；耳聪尽于淫音，而不以证献言之邪正；谷帛靡于不争，而不以赈战士之冻馁；心神悦于爱媚，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。盖轻乎崇替之源，而忽乎宗庙之重者也。

郑君又称，其师左先生隐居天柱，出不营禄利，不友诸侯，然心愿太平，窃忧桑梓，乃慨然永叹于蓬屋之下，告其门生曰：“汉必被耀，黄精载起，缵枢纽于太微，回紫盖于鹑首。联天理物，光宅东夏，惠风被于区外，玄泽洽乎宇内。重译接武，贡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苦盈庭，荡荡巍巍，格于上下，承平守文，因循甚易，而五弦谧响，南风不咏，上不获恭己之逸，下不闻康哉之歌。飞龙翔而不集，渊¤蟠而不跃，驺虞翳于冥昧，朱华牙而未秀，阴阳相¤，寒燠缪节，七政告凶，陵谷易所，殷雷[HT5,7]车[KG-\*4][HT5,6”]訇磕于龙潜之月，凝霜肃杀乎朱明之运。玉烛不照，沈醴不涌，郊声多垒，嘉生不遂。夫岂他哉？诚由四凶不去，元凯不举，用者不贤，贤者不用也。

“然高概远量，被褐怀玉，守静洁志，无欲于物，藏路渊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夸，得意遗世，非礼不动，非时不见，困而无闷，穷而不悔，乐天任命，混一荣辱，进无悦色，退无戚容者，固有伏死乎〖SX(B-\*5〗[HT7,5]雍[]瓦〖SX)〗牖，安肯沽炫以进趋，揭其不赀之宝，以竞燕石之售哉！孔墨之道，昔曾不行，孟轲、扬雄，亦居困否，有德无时，有自来耳。世无离朱，皂白混焉。时乏管青，骐蹇糅焉。砾积于金匮，瑾瑶委乎沟洫，匠石缅而遐沦，梓豫忽而莫识，已矣，悲夫！我生不辰，弗先弗后，将见吴土之化为晋哉，南民之变成北隶也。”言犹在耳，而孙氏舆榇。

抱朴子闻之曰：二君之言，可为来戒。故录于篇，欲后代知有吴失国，匪降自天也。若苟讳国恶，纤芥不贬，则董狐无贵于直笔，贾谊将受讥于过秦乎！

§ 守[HT5,7”]土[KG-\*3][HT5,6”]脊卷第三十五

抱朴子曰：余友人有潜居先生者，慕寝丘之莫争，简[HT5,7”]土[KG-\*3][HT5,6”]脊〖HT〗土以葺宇，锐精艺文，意忽学稼，屡失有年，饥色在颜。或人难曰：“天知礼在廪实，施博由乎货丰，高出于有余，俭生乎不足。故十千美于诗人，食货首乎八政。躬稼基克配之业，耦耕有不改之乐。奇士之居也，进则侣鸿鸾以振翮，退则参陶白之理生，仕必霸王，居必千金，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，勤四体以稼穑，播原菽之与与，茂嘉蔬之翼翼，收[HT5,7]麦[KG-\*4][HT5,7]牟[HT5,7”]禾[KG-\*3][HT5,6”]巨之千仓，积我庾之惟亿，出连骑以游畋，入侯服而玉食。而先王之宅此也，亢阳则出谷¤尘，重阴则滔天凌丘，陆无含秀之苗，水无吐穗之株，稗粝旷于¤廪，薪爨废于庖厨。怡尔执待兔之志，坦然无去就之谟。吾恐首阳之事，必见于今；丹山之困，可立而须。人为子寒心，子何晏然而弗忧也？夫睹机而不作，不可以言明，安土而不移，众庶之常事，岂玩鲍者忘兰，而大迷者易性乎！何先生未寤之久也？鄙人惑焉，不识所谓。夫兖冕非御锋镝之服，典诰非救饥寒之具也。胡不[HT5,7”]目[KG-\*4][HT5,6”]示沃衍于四郊，躬田¤之良业，舍六艺之迂阔，收万箱以赈乏乎？”

潜居先生曰：“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，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，井蛙不可语以沧海，庸俗不可说以经术。吾子苟知老农之小功，未喻面墙之巨拙，何异拾琐沙而捐隋和，向炯烛而背白日也。夫好尚不可以一概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乞，趋舍不可以彼我易也。夫欲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齐阆风陟嵩华者，必不留行于丘垤；意在乎游南溟，泛沧沧海者，岂暇逍遥于潢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夸。是以注清听于九韶者，巴人之声不能悦其耳；烹大牢飨方丈者，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。[HT5,7]昆[KG-\*3][HT5,7]鸟鹏戾赤霄以高翔，[HT5,7]脊[KG-\*3][HT5,7]鸟[HT5,7]令[KG-\*3][HT5,7]鸟傲蓬林以鼓翼，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夸隆殊途，亦飞之极。晦朔甚促，朝菌不识。蜉蝣忽忽于寸阴，野马六月而后息，¤鲋泛滥以暴鳞，灵¤勿用乎不测，行业乖舛，意何可得。余虽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梨〖SX)〗餐之不充，而足于鼎食矣。故列子不以其乏，而贪郑阳之禄，曾参不以其贫，而易晋楚之富。

“夫收微言于将坠者，周孔之遐武也，情孳孳以为利者，孟叟之罪人也。造远者莫能兼通于岐路，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，体瘁而神豫，亦何病于居约？且又处[HT5,7”]土[KG-\*3][HT5,6”]脊则劳，劳则不学清而清至矣。居沃则逸，逸则不学奢而奢来矣。清者，福之所集也；奢者，祸之所赴也。福集，则虽微可著，虽衰可兴焉；祸赴，则虽强可弱，虽存可亡焉。此不期而必会，不招而自来者也。故君子欲正其末，必端其本；欲辍其流，则遏其源。故道德之功建，而侈靡之门闭矣。姜望至德而佃不复种，重华大圣而渔不偿网，然后玉璜表营丘之祚，大功有二十之高，何必讥之以惰懒，而察才以相士乎！夫二人分财，取少为廉，余今让天下之丰沃，处兹邦之偏[HT5,7”]土[KG-\*3][HT5,6”]角，舍安昌之膏腴，取北郭之无欲，诚万物之可细，亦何往而不足哉！北辰以不改为众星之尊，五岳以不迁为群望之宗。蟋蟀屡移而不贵，禽鱼餍深则逢患。方将垦九典之芜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岁[SX)]，播六德之嘉谷，厥田邈于上士之科，其收盈乎天地之间。何必耕耘为务哉！昔被衣以弃财止盗，庚氏以推譬厉贪，琉广散金以除子孙之祸，叔敖取[HT5,7”]土[KG-\*3][HT5,6”]脊以弭可欲之忧，牛缺以载珍致寇，陶谷以多藏召殃。得失较然，可无鉴乎！”

于是问者抑然，良久口张而不能嗑，首俯而不能仰。慨而嗟乎，始悟立不朽之言者，不以产业汨和，追下帷之绩者，不以窥园涓目。子以臭雏之甘呼鸳凤，[HT5,7]扌[KG-\*3][HT5,6”]辟蟹之计要猛虎，岂不陋乎！鄙哉 ，子之不夙知也！

§ 安贫卷第三十六

抱朴子曰：昔汉火寝耀，龙战虎争，九有幅裂，三家鼎据。有乐天先生者，避地蓬转，播流岷益，始处昵于文休，末见知于孔明。而言高行方，独立不群，时人惮焉，莫之或与。时二公之力，不能违众，遂令斯生沈抑衡荜，齿渐桑榆，而韦布不改。而时主思贤，不闻不知；当途之士，莫举莫贡。潜侧武之陋巷，窜绳枢之蓬屋，进废经世之务，退忘治生之车，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梨〖SX)〗餐屡空，朝不谋夕。

于是偶俗公子造而诘之，曰：’盖闻有伊吕之才者，不久滞于穷贱；怀猗顿之术者，不长处于饥寒。达者贵其知变，智士验乎不匮。故范生出则灭吴霸越，为命世之佐；入则货殖营生，累万金之赀。天贫在六极，富在五福，《诗》美[SX(B-\*5][HT7,5]加[]可[SX)]矣，《易》贵聚人，垂饵香则鳝鲔来，悬赏厚则果毅奋，长卿所以解犊鼻而拥朱旄，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，不韦所以食十万之邑，张侯所以拔囹圄之困也。故下乡俭而获悔咎之辰，漂妪丰而蒙千金之报。先生无少伯之奇略，专锐思乎六经，忽绝[HT5,7”]米[KG-\*3][HT5,7]长之实祸，慕不朽之虚名，耻诡遇以干禄，羞炫沽以要荣，冀西伯之畋，俟黄河之将清。甘列子之菜色，邈全神而遗形，何异图画骐骥，以代徒行之劳；遥指海水，以解口焦之渴；张鱼网于峻极之巅；施钧缗于修木之末；虽自以为得所，犹未免乎迂阔也。事无身后之功，物无违时之盛。今海内瓜分，英雄力竞，象恭滔天，猾夏放命，驽蹇星驰以兼路，豺狼奋口而交争。当途投袂以讼屈，素士蒙尘以履径，纯儒释皇道而治五霸之术，硕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评。筐篚实者，进于草莱；乏资地者，退于朝廷；握黄白者，排金门而陟玉堂，诵方策者，结世雠而委泥泞；贽币浓者，瓦石成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璋；请托薄者，龙骏弃林¤；党援多者，偕惊飚以凌云；交结狭者，侣踊鳖以沈泳。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腾，独贤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？今先生入无儋石之储，出无束修之调。徒含章如龙凤，被文如虎豹，吐之如波涛，陈之如锦绣，而冻饿于环堵，何计疏之可吊？奚不泛轻舟以托迅，御飞帆以远之。交瑰货于朔南，收金碧于九疑。迪崔烈之遐武，縻好爵于清时？徒疲劳于述作，岂蝉蜕之有期也？独苦身以为名，乃黄老之所蚩也！”

乐天先生答曰：“六艺备研，八索必该。斯则富矣，振翰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藻，德音无穷，斯则贵矣。求仁仁至，舍旃焉如。夫栖重渊以颐灵，外万物而自得，遗纷埃于险途，澄精神于玄默。不窥牖以遐览，判微言而靡惑。虽复设之以台鼎，犹确尔而弗革也。曷肯忧贫而与贾竖争利，戚穷而与凡琐竞达哉！吾子苟知商贩可以崇宝，耕也可以免饥，不识逐麋者不顾兔，道远者其到迟也。且夫尚父之鼓刀，素首乃吐奇也；万钧之为重，冲飚不能移；箫韶未九成，灵鸟纡仪也。是以俟扶摇而登苍霄者，不弃诎于蓬蒿之杪；骋兰筋以陟六万者，不争途乎蹇驴之群。大孝必畏辱亲之险，故子春战悸于下堂；上智不贵难得之财，故唐虞捐金而抵譬。明哲消祸于未来，知士闻利则虑害，而吾子[HT5,6]讠[KG-\*2][HT5,6]凡仆以泛舟，孳孳于润屋，劝隋珠之弹雀，控虎口以夺肉，轻遗体于不测，触重险以远至，忘发肤之明戒，寻乾没于难冀。若夫焚输倾岩，木拔石飞，阳侯山峙，洪涛[SX(B-\*6][HT7”,5]山[][HT7,5]罪[SX)]巍，轻艘尘漂，力与心违，从嗟泣而罔逮，乃悟达者之见微也。

“昔回宪以清苦称高，陈平以无金免危，广汉以好利丧身，牛缺以载宝灰糜。匹夫枉死于怀璧，丰狐召灾于美皮。今吾子督余以诲盗之业，敦余以召贼之策，进鸩酒以献酬，慧养寿之忠益。夫士以三坟为金玉，五典为琴筝，讲肄为钟鼓，百家为笙簧，使味道者以辞饱，酣德者以义醒，超流俗以高蹈，轶亿代以扬声，方长驱以独往，何货贿之秽¤¤¤¤¤¤¤¤，上德所未营也。”

于是问者荡然自失，请备门生之末编，永宝长生之良方焉。

§ 仁明卷第三十七

抱朴子曰：门人共论仁明之先后，各据所见，乃以谘余。余告之曰：“三光华象者乾也，厚载无穷者坤也，乾有仁而兼明，坤有仁而无明。卑高之数，不以邈乎！夫唯圣人，与天合德。故唐尧以钦明冠典，仲尼以明义首篇。明明在上，元首之尊称也。明哲保身，大雅之绝踪也。[HT5,6]虫[KG-\*2][SX(B-\*4][HT7”,7]口[]月[SX)]飞蠕动，亦能有仁。故其意爱弘于长育，哀伤著于啁噍。然赴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亢阱而无猜，入[SX(B-\*5][HT7”,5]四[][HT7,5]尉[SX)]罗而不觉。有仁无明，故并趋祸而攸失炽，潜景以易咀生，结栋宇以免巢穴，选禾稼以代毒烈，制衣裳以改裸饰。后舟楫以济不通，服牛马以息负步，序等威以镇祸乱，造器械以戒不虞，创书契以治百官，制礼律以肃风教，皆大明之所为，非偏人之所能辩也。

“夫心不违仁而明不经国，危亡之祸，无以杜遏，亦可知矣。夫料盛衰于未兆，探机事于无形，指倚伏于理外，距浸润于根生者，明之功也。垂恻隐于昆虫，虽见犯而不校，睹¤觫而改牲，避行苇而不蹈者，仁之事也。尔则明者才也，行者行也。杀身成仁之行可力为，而至鉴玄测幽之明难亡假。精粗之分，居然殊矣。夫体不忍之仁，无臧否之明，则心惑伪真，神乱朱紫，思算不分，邪正不识。不远安危，则一身之不保，何暇立以济物乎！昔姬公非无友于之爱，而涕泣以灭亲；石[HT5,7”]石[KG-\*3][HT5,7]昔非无天性之慈，而割私以奉公。盖明见事体，不溺近情，遂为纯臣。以义断恩，舍仁用明，以计抑仁，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也。汤武逆取顺守，诚不仁也。应天革命，以其明也。徐偃修仁以朝同班，外坠城池之险，内无戈甲之备，亡国破家，不明之祸也。”

门人曰：“仲尼叹仁为任重而道远，又云，人而不仁如礼何？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！孟子曰，仁，宅也；义，路也。人无恻隐之心，非仁也。三代得天下以仁，失天下以不仁。此皆圣贤之格言，竹素之显证也。而先生贵明，未见典据。小子蔽暗，窃所惑焉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古人云，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。子近之矣。曩六国相吞，豺虎力竞，高权诈而下道德，尚杀伐而废退让，孟生方欲抑顿贪残，褒隆仁义，安得不勤勤谆谆，独称仁邪？然未有片言，云仁胜明也。譬犹疫疠之时，医巫为贵，异口同辞，唯论药石，岂可便谓针艾之伎，过于长生久视之道乎？且吾以为仁明之事，布于方策，直欲切理示，大较精神，举一隅耳。而子犹日用而不知，云明事之无据乎！乾称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。是立天以明，无不包也。坤云至哉万物资生，是地德仁，承顺而已。先后之理，不亦炳然！《诗》云，明明上天，照临下土。明明天子，令问不已。’《易》曰，王明并受其福。幽赞神明，神而明之。此则明之与神合体，诚非纯仁，所能企拟也。孔子曰‘聪明神武’，不云‘聪仁’，又曰‘昔者明王之治天下’，不曰‘仁王’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‘明德惟磬’，不云‘仁德’。《书》云‘元首明哉’，不曰‘仁哉’。老子叹上士，则曰‘明白四达’，其说衰薄，则曰‘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’。《易》曰‘王者南面向明’，不云‘向仁’也。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又曰‘为仁由己’，斯则人人可为之也。至于聪明，何可督哉！故孟子云，凡见赤子将入井，莫不趋而救之。以此观之，则莫不有仁心，但厚薄之间，而聪明之分时而有耳。昔崔杼不杀晏婴，晏婴谓杼为大不仁，而有小仁。然则奸臣贼子，犹能有仁矣。”

门人又曰：“《易》称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，然则人莫大于仁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所以云尔者，以为仁在于行，行可力为，而明入于神，必须天授之才，非所以训故也。

§ 博喻卷第三十八

抱朴子曰：盈乎万钧，必起于锱铢；竦秀凌霄，必始于分毫。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无涯之旷，寻常积而玄圃致极天之高。

抱朴子曰：骋逸策迅策迅者，虽遗景而不劳，因风凌波者，虽济危而不倾。是以元凯分职，而则天之勋就；伊、吕去世任，而革命之功就。

抱朴子曰：琼艘瑶缉，无涉川之用；金弧玉弦，无激乖之能。是以介洁而无政事者，非拨乱之器，儒雅而乏治略者，非翼亮之才。

抱朴子曰：阆风玄圃，不借高于丘垤；悬黎结绿，不假观于琼珉。是以英伟不群，而幽蕙之芬骇；峻概独立，而众禽之响振。

抱朴子曰：冰炭不炫能于冷热，瑾瑜不证珍而体著。是以君子恭己，不恤乎莫与，至人尸居，心遗乎毁誉。

抱朴子曰：冲飚倾山，而不能效力于拔毫；火烁金石，而不能耀烈以起湿。是以淮阴善战守，而拙理治之策；绛侯安社稷，而乏承对之给。

抱朴子曰：徇名者不以授命为难，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。是以纪信甘灰糜而不恨，杨朱同一毛于连城。

抱朴子曰：小鲜不解灵¤之远规，凫¤不知鸿鹄之非匹。是以耦耕者笑陈胜之投耒，浅识者嗤孔明之抱膝。

抱朴子曰：淳钧之锋，验于犀兕；宣慈之良，效于明试。是以同否则元凯与斗筲无殊，并任则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其与驽骀不异。

抱朴子曰：器非瑚簋，必进锐而退速；量拟伊、吕，虽发晚而到早。是以鹪鹩倦翮，犹不越乎蓬杪，鸳雏徐起，顾眄而戾苍昊。

抱朴子曰：否终则承之以泰，晦极则清辉晨耀。是以垂耳吴阪者，骋千里之逸轨；萦鳞九渊者，凌虹霓以高蹈。

抱朴子曰：九断四属者，蕴藻所以表灵；摧柯碎叶者，¤蕙所以增芬。是以夷吾桎槛，而建匡合之绩；应侯困辱，而著入秦之勋。

抱朴子曰：听竞者细，则利同而雠结；善否殊途，则事异而□生。是以嫫母宿瘤，恶见西施之艳容；商臣小白，曾闻延州之退耕。

抱朴子曰：精纯舛迹，则凌迟者愧恨；壮弱异科，则扛鼎者见忌。是以淮阴显擢，而庸隶悒懊以疾其超；武安功高，而范睢饰谈以破其事。

抱朴子曰：必死之病，不下苦口之药；朽烂之材，不受雕镂之饰。是以比干匪躬，而剖心于精忠；田丰见微，而夷戮于言直。

抱朴子曰：峄阳孤桐，不能无弦而激哀响；大夏孤竹，不能莫吹而吐清声。是官卑者稷离不能康庶绩，权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。

抱朴子曰：登峻者戒在于穷高，济深者祸生于舟重。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，东越有悔盈亢之文种。

抱朴子曰：刚柔有不易之质，贞桡有天然之性。是以百炼而南金不亏其真，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。

抱朴子曰：不以其道，则富贵不足居；违仁舍义，虽期颐不足吝。是以卞随负石以投渊，仲由甘心以赴刃。

抱朴子曰：卑高不可以一概齐，餐廪不可以劝沮化。是以惠施患从车之苦少，庄周忧得鱼之方多。

抱朴子曰：出处有冰炭之殊，躁静有飞沈之异。是以墨翟以重茧趼怡颜，箕叟以遗世得意。

抱朴子曰：适心者交浅而爱深，忤神者接久而弥乖。是以声同则倾盖而居昵，道异而白首而无爱。

抱朴子曰：[HT5,7”]舟[KG-\*3][HT5,7]余[HT5,7”]舟[KG-\*3][HT5,7]皇[HT5,7]益[KG-\*4][HT5,7”]鸟首，涉川之良器也，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翟之以北狄，则沈漂于波流焉。蒲梢汗血，迅趋之骏足也，御非造父，则倾偾于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2]佥途焉。青萍豪曹，剡锋之精绝也，操者非羽越，则有自伤之患焉。劲兵锐卒，拨乱之神物也，用者非明哲，则速自焚之祸焉。

抱朴子曰：天秩有不迁之常尊，无礼犯¤死之重刺。是以玄洲之禽兽，惟能言而不得厕贵牲；蛩蛩之负〖SX(B-\*6〗[HT7”,5]厥[]足〖SX)〗，虽寄命而不得为仁义。

抱朴子曰：谤[HT5,6”]读[KG-\*4][HT5,7”]言不可以巧言弭，实恨不可以虚事释。释之非其道，弭之不由理，犹怀冰以遣冷，重炉以却暑，逐光以逃影，穿舟以止漏矣。

抱朴子曰：明主官人，不令出其器；忠臣居位，不敢过其量。非其才而妄授，非所堪而虚任，犹冰碗之盛沸汤，葭莩之包烈火，缀万钧于腐索，加倍载于扁舟。

抱朴子曰：豹笏之裘，不为负薪施；九成六变，不为聋夫设；高唱远和，不为庸愚吐；忘身致果，不为薄德作。

抱朴子曰：民财匮夫而求不已，下力竭矣，而役不休，欲怨叹之不生，规其宁之惟永，断根以续枝，割背以裨腹，刻目以广明，剜耳以开聪也。

抱朴子曰：法无一定，而慕权宜之随时，功不倍前，而好屡变以偶俗，犹[HT5,6”]专[KG-\*2][HT5,6”]刂高马以适卑车，削附踝以就偏履，断长剑以赴短[HT5,7]革[KG-\*3][HT5,7]卑，割尺璧以纳促匣也。

抱朴子曰：止波之修鳞，不出穷谷之隘；鸾栖之峻木，不秀培[HT5,7]土[KG-\*3][HT5,6”]娄之卑，九畴之格言，不吐庸猥之口 ，金版之高算，不出恒民之怀，睹百抱之支，则足以知其本之不细，睹汪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岁之文，则足以觉其人之渊邃。

抱朴子曰：桑林郁蔼，无补柏木之凄冽；膏壤带郭，无解黔敖之蒙袂。然茧纩绨纨，引之自出，千仓万箱，于是乎生。故识远者贵本，见近者务末。

抱朴子曰：体粗者系形，知精者得神，原始见终者，有可推之绪，得之未朕者，无假物之因。是以昼见天地，未足称明，夜察分毫，乃为绝伦。

抱朴子曰：镦藻春耀，不能离柯以久鲜；吞舟之鱼，不能舍水而摄生。是以名美而实不副者，必无没节之风；位高而器不称者，不免致寇之败。

抱朴子曰：忍痛苦之药石者，所以除伐命之疾；婴甲胄之重冷者，所以捍锋镝之集；洁操履之拘苦者，所以全拔萃之业；纳拂心之至言者，所以无易方之惑也。

抱朴子曰：鸾凤竞粒于庭场，则受亵于鸡鹜；龙麟杂厕于刍豢，则见觌于六牲。是以商老栖峻以播邈世之操，卞随赴深以全遗物之声。

抱朴子曰：浚井不渫则泥泞滋积，嘉谷不耘则荑莠弥蔓。学而不思则阂实繁，讲而不精则长惑丧功。

抱朴子曰：积万金于箧匮，虽俭乏而不用，则未知其有异于贫窭。怀逸藻于胸心，不寄意于翰素，则未知其有别于庸猥。

抱朴子曰：南威青琴，姣冶之极，而必俟盛饰以增丽，回赐游夏，虽天才隽朗，而实须《坟》、《诰》以广智。

抱朴子曰：丹帏接网，组帐重荫，则丑姿翳矣；朱漆饰致，错涂炫耀，则枯木隐矣。是以六艺备则卑鄙化为君子，众誉集则孤陋邈乎贵游。

抱朴子曰：繁林翳荟，则羽族云萃；玄渊浩汗，则鳞群兢赴。德盛业广，则宅心者众，舍瑕录用，即远怀近集。

抱朴子曰：寻飞绝景之足，而不能骋逸放于吕梁；凌波泳渊之属，而不能陟峻而攀危。故离朱剖秋毫于百步，而不能辩八音之雅俗；子野合通灵之绝响，而不能指白黑于咫尺。

抱朴子曰：四聪广辟，则羲和纳景；万仞虚己，则行潦交赴。故博采之道弘，则异闻毕集；庭燎之耀辉，则奇士叩角；诽谤之木设，则有过必知；敢谏之鼓悬，则直言必献。

抱朴子曰：能言莫不褒尧，而尧政不必皆得也；举世莫不贬桀，而桀事不必尽失也。故一条之枯，不损繁林之¤蔼；蒿麦冬生，无解毕发之肃杀。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，美多也；嫫母有所美而不能救其丑者，丑笃也。

抱朴子曰：身与名，难两济；功与神，鲜并全。支离其德者，苦而必安；用以适世，者乐而多危。故鸷禽以奋击拘絷，言鸟以智慧见宠，琼瑶以符采剖判，三金以琦玩治铄，兰¤以芬馨剪刈，文梓以含音受伐。是以翠蚪睹化益而登玄云，灵凤值孟戏而反丹穴，子永叹天伦之伟，漆园悲被绣之牺。

抱朴子曰：万麋倾角，猛虎为之含牙；千禽鳞萃，鸷鸟为之握爪。是以四国流言，公旦不能遏；谤者盈路，而子产无以塞。

抱朴子曰：威施之艳，粉黛无以加，二至之气，吹嘘不能增。是以怀英逸之量者，不务风格以示异；体邈俗之器者，不恤小誉以徇通。

抱朴子曰：鳞止凤仪，所患在少；狐鸣枭呼，世忌其多。是以俊¤盈朝，而求贤者未倦；谗佞作威，而忠贞者切齿。

抱朴子曰：多力何必孟贲、乌获，逸容凯唯郑旦、毛嫱，飚迅非徒骅骝、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肃[HT5,7”]马[KG-\*3][HT5,6”]爽，立断未独沈闾、干将。是以能立素王之业者，不必东鲁之丘；能洽掩枯之仁者，不必西邻之昌。

抱朴子曰：灵凤振响于朝阳，未有惠物之益，而莫不澄听于下风焉。鸱枭宵集于垣宇，未有分厘之损，而莫不掩耳而注镝焉。故善言之往，无远不悦；恶言之来，靡近不忤。犹日月无谢于贞明，枉矢见忘于暂出。

抱朴子曰：影无违形之状，名无离实之文。故背源之水，必不能扬长流以东渐；非时之华，必不能稽辉藻于冰霜。

抱朴子曰：锯牙之兽，虽低伏而见惮；挥斧之虫，虽[SX(B-\*5][HT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HT5,6]全形而不威。故君子被褐，穷而不可轻；小人轩冕，达而不足重。

抱朴子曰：逸麟逍遥大荒之表，故无机阱之祸；灵[HT5,7]仓[KG-\*3][HT5,6”]鸟振翅玄圃之峰，以违罩罗之患。何必曲穴而永怀怵惕。何必衔芦而惨惨畏容。故充乎宰割之用者，必爱乎刍豢者也。给乎煎熬之膳者，必安乎庭立者也。

抱朴子曰：聪者贵于理遗音于千载之外，而得兴亡之迹。明者珍于鉴逸群于寒瘁之中，而抽匡世之器。若夫聆繁会之响，而顾问于庸工，非延州之清听也。枉英远之才，而谘之于常人，非独见之奇识也。故与不赏物者而论用凌侪之器，是使瞽者指五色也；与妒胜己者而谋举疾恶之贤，是与狐议治裘也。

抱朴子曰：〖SX(B-\*6〗[HT7”,5]龙[]鸟〖SX)〗[HT5,7]马[KG-\*3][HT5,7]交危苦于[HT6,7”][JX-\*2]山[KG-\*4][HT5,6”][JX\*2]佥峻之端，不乐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弗守之役，吉光饥渴于冰霜之野，不愿牺牲之鲍，孤竹不以绝粒易鹿台之富，子廉不以困匮贸铜山之丰。

抱朴子曰：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，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。故有跋涉而游集，亦或密迩而不接。

抱朴子曰：华衮粲烂，非只色之功；嵩岱之峻，非一篑之积。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绩熙，四七授而佐命之勋著。

抱朴子曰：翠¤无翅而天飞；¤蛇无足而电鹜，鳖无耳而关头善闻，蚓无口而扬声。故皋繇喑而与辩者同功，晋野瞽而与离朱齐明。

抱朴子曰：官达者才未必当其位，誉美者实未必副其名。故锯齿不能咀嚼，箕舌不能别味，壶耳不能理音，尸[KG-1][KG\*4][HT7,7”]彳[KG-\*2][HT7,7”]乔鼻不能识气，釜目不能[HT5,7]扌[KG-\*3][HT5,6”]卢望舒之景，床足不能有寻常之逝。

抱朴子曰：路人不能挽劲命中而识养由之射，颜子不能控辔振策而知东野之败。故有不能下棋而经目识胜负，不能徽弦而过耳解郑雅者。

抱朴子曰：垂荫万亩者，必出峻极之岭；滔天襄陵者，必发板桐之源。邈世之勋，必由绝伦之器；定倾之算，必吐冠俗之怀。是以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焦螟之巢，无乘风之羽；沟浍之中，无宵朗之琦。

抱朴子曰：冲飚焚轮，原火所以增炽也，而萤烛值之而反灭；甘雨膏泽，嘉生所以繁荣也，而枯木得之以速朽；朱轮华毂，俊民之大宝也，而负乘窃之而召祸；鼎食万钟，宣力之弘报也，而近才授之以覆[HT5,7]饣[KG-\*3][HT5,6”]束。

抱朴子曰：屠犀为甲，给乎专征之服，裂翠为华，集乎后妃之首，虽出幽谷，迁于乔木，然为二物之计，未若栖窜于林薄，摄生乎榛薮也。故灵龟宁曳尾于涂中，而不愿巾笥之宝；泽雉乐十步之啄，以违鸡鹜之祸。

抱朴子曰：偏才不足以经周用，只长不足以济众短。是以鸡知将旦，不能究阴阳之历数；鹄识夜半，不能极晷景之道度；山鸠知晴雨于将来，不能明天文；蛇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岂知潜泉之所居，不能达地理。

抱朴子曰：禁令不明，而严刑以静乱；庙算不精，而穷兵以侵邻。犹钐禾以讨蝗虫，伐木以杀蠹蝎，食毒以中蚤虱，彻舍以逐雀鼠也。

抱朴子曰：锐锋产乎钝石，明火炽乎暗木，贵珠出乎贱蚌，美玉出乎丑璞。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华，不可以祖祢量卫、霍也。

抱朴子曰：志得则颜怡，意失则容戚。本朽则末枯，源浅则流促。有诸中者必形乎表，发乎迩者必著乎远。

抱朴子曰：妍姿媚貌，形色不齐，而悦情可均；丝竹金石，五声诡韵，而快耳不异；缴飞钩沈，罾举[SX(B-\*5][HT7”,5]四[][HT7,5]且[SX)]抑，而有获同功；树勋立言，出处殊途，而所贵一致。

抱朴子曰：利丰者害厚，质美者召灾。是以南禽歼于藻羽，穴豹死于文皮，[HT5,7]鱼[KG-\*3][HT5,7]¤鲤积而玄渊涸，麋鹿聚而繁林焚，金玉崇而寇盗至，名位高而忧责集。

抱朴子曰：商风宵肃则[HT5,6]纟[KG-\*2][HT5,6”]希扇废，登危陟峻则轻舟弃，干戈云扰则文儒退，丧乱既平则武夫黜。

抱朴子曰：价直万金者，不待见其物而好恶可别矣；条枝连抱者，不俟围其木而巨细可论矣。故望洪涛之滔天，则知其不起乎潢污之中矣；观翰草之汪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岁，则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。

抱朴子曰：丹华绿草，不拘于曲瘁之株；紫芝芳秀，不限于斥卤之壤。是以受玄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以告成者，生于四罪之门；承历数于文祖者，出于顽嚣之家。

抱朴子曰：善言居室，则靡远不应；枉直不中，则无近不离。是以宋野有退舍之荧惑；殷朝有外奔之昵属。四环至自少广之表，鹿马变于萧墙之里。

抱朴子曰：荆卿、朱亥，不示勇于怯弱之间；孟贲、冯妇，不奋戈戟于俚侠之群。英儒硕生，不饰细辩于浅近之徒；达人伟士，不变[HT5,7”]日[KG-\*3][HT5,6”]交察于流俗之中。

抱朴子曰：盘旋揖让，非御寇之容；[HT5,6]扌[KG-\*2][HT5,6]贯甲缨胄，非庙堂之饰。垂绅振佩，不可以挥刃争锋；规行矩步，不可以救火拯溺。

抱朴子曰：乾坤陶育，而庶物不识其惠者，由乎其益无方也；大人神化，而群细不觉其施者，由乎治之于未有也。故可知者小也，易料者少也。

抱朴子曰：娥英、任姒，不以蚕织为首称，汤武、汉高，不以细行招近誉。故澄视于三辰者，不遑纡鉴于井谷；清听于韶¤者，岂暇垂耳于桑间。

抱朴子曰：肤表或不可以论中，望貌或不可以核能。仲尼似丧家之狗，公旦类朴¤之材，咎繇面如蒙[HT5,7]亻[KG-\*2][HT5,6”]其，伊尹形若槁骸，及龙阳宋朝，犹土偶之冠夜光，藉孺董邓，犹锦纨之裹尘埃也。

抱朴子曰：勋华不能化下愚，故教不行于子弟；辛癸不能改上智，故恶不染于三仁。

抱朴子曰：至大有所不能变，极细有所不能夺。故冰霜肃杀，不能凋菽麦之茂；炽暑郁阴，不能消雪山之冻；飚风荡海，不能使潜泉扬波；春泽荣物，不能使枯卉发华。

抱朴子曰：泣血之宝，仰[HT5,7”]石[KG-\*3][HT5,6”]监[HT5,7”]石[KG-\*3][HT5,6”]诸以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景，沈闾孟劳，须楚砥以敛锋，骝[HT5,7]马[KG-\*4][HT5,7]日待王孙而致远，令质俟隐括而成德。

抱朴子曰：栖鸾戢[SX(B-\*5][HT7,5]狱[]鸟[SX)]，虽饥渴而不愿笼委于庖人之室；乘黄天鹿，虽幽饥而不乐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刍[JX\*8][SX)]秣于濯龙之厩。是以掇蜩之叟，忘万物于芳林，垂纶之生，忽执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于南楚。

抱朴子曰：方圆舛状，逝止异归。故浑象尊于行健，坤后贵于安贞。七政四气，以周流成功；五岳六柱，以峙静作镇。是以宋墨楚申，以载驰存国，干木胡明，以无为折冲。

抱朴子曰：得意于丘园者，身否而神泰；役己以恤物者，形逸而心劳。故抱瓮灌园者，欢于台宰；呕餐茹薇者，美乎鼎食；仗策去豳者，形如[HT5,7]月[KG-\*3][HT5,6”]居腊；夜以待旦者，勤忧损命。

抱朴子曰：仁忍有天渊之绝，善否犹有无之觉。驺虞侧足以蹈虚，豺狼掩群以害生。虞卿捐相印以济穷，华公让三事以推贤。李斯疾胜己而杀韩非，庞涓患不如而刑孙膑。

抱朴子曰：用得其长，则才无或弃；偏诘其短，则触物无可。故轻罗雾¤，治服之丽也，而不可以御流镝；沈闾巨阙，断斩之良也，而不可以挑脚刺。

抱朴子曰：小疵不足以损大器，短疒[KG-1][KG\*3][HT6,6”]火不足以累长才。日月挟虫鸟之瑕，不妨丽天之景，黄河合泥滓之浊，不害凌山之流。树塞不可以弃夷吾，夺田不可以薄萧何，窃妻不可以废相如，受金不可以斥陈平。

抱朴子曰：虎豹不能搏噬于波涛之中，¤蛇不能登凌于不雾之日，挚雉兔则鸾凤不及鹰鹞，引耕犁则龙麟不逮双峙。故武夫勇士，无用乎晏如之世；硕生逸才，不贵乎力竞之运。

抱朴子曰：两绊而项领，则骐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与蹇驴同矣；失林而居槛，则猿[HT5,6]犭[KG-\*2][HT5,6]穴与獾貉等矣；韬锋而不击，则龙泉与铅刀均矣；才远任近，则英俊与庸[HT5,7”]王[KG-\*3][HT5,6]肖比矣。若乃求千里之迹于絷维之骏，责匠世之勋于剧碎之贤，谓之不惑，吾不信也。

抱朴子曰：捐荼茹蒿者，必无识甘之口；弃琼拾砾者，必无甄珍之明。薄九成而悦北鄙者，吾知其不能格灵[HT5,6”]礻[KG-\*3][HT5,7]氏而仪翔凤矣。舍英秀而杖常民者，吾知其不能叙彝伦而臻升平矣。

抱朴子曰：达乎通塞之至理者，不[HT5,6]忄[KG-\*2][SX(B-\*5][HT7”,6”]口[]月[SX)]悒于穷否；审乎自然之有命者，不逸豫于道行。故萦抑渊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夸，则遗愠闷之心；振耀宸[JX-\*9]户[JX\*9][KG-1][KG\*4][HT6”]衣，而无得意之色。三仕三已，则其人也。

抱朴子曰：否泰系乎运，穷达不足以论士；得失在乎适，营辱不可以量才。时命不可以力求，遭遇不可以智违。故尚父者，老妇之弃夫；韩信者，乞食之饿子；萧公者，斗筲之吏；黥布者，刑黜之亡隶。当其行龙姿于虺蜥之中，卷凤翅乎斥[HT5,7]晏[KG-\*3][HT5,7]鸟〖HT〗之群，则彼龙后，谓为其伦。

抱朴子曰：四灵翳逸，而为隆平之符；幽人嘉遁，而为有国之宝。何必司晨而衔镳，羁绁于忧责哉？有用人之用也，无用我之用也，徇身者不以名汨和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。

抱朴子曰：量才而授者，不求功于器外；揆能而受者，不负责于力尽。故灭荧烛者不烦沧海，扛斤两者不事乌获。运薪辇盐，不宜枉骐骥之脚；碎职[HT5,7”]王[KG-\*3][HT5,6]肖任，安足屈独行之俊矣？

抱朴子曰：[HT5,7”]田[KG-\*3][HT5,6”]巛浍之流，不能运大白之艘；升合之器，不能容千钟之物。熠耀不能并表微之景，常才不能别逸伦之器。盖造化所假，聪明有本根也。

抱朴子曰：郢人美下里之淫蛙，而薄六茎之和音；庸夫好悦耳之华誉，而恶利行之良规。故宋玉舍其延灵之精声，智士招其独见之远谋。

抱朴子曰：琼珉山积，不能无挟瑕之器；邓林千里，不能无偏枯之木。论珍则不可以细疵弃巨美；语大则不可以少累废其多故。叛主者，良平也，而吐六奇以安上；群盗者彭越也，而建弘勋于佐命。

抱朴子曰：五岳巍峨，不以藏疾伤其极天之高；沧海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晃[HT5,6]氵[KG-\*2]养，不以含垢累其无涯之广。故九德尚宽以得亿薄¤¤¤¤¤¤¤¤高尚其志，不降不辱，斯则贵矣，何必青紫之兼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它也？俗民不能识其度量，庸夫不得揣其铨衡，是则高矣，何必凌云而蹈霓乎？问者莫或测其渊流，求者未有觉其短乏，是则深矣，何必洞河而沦海乎？四海苟备，虽室有悬磬之窭，可以无羡乎铸山而煮海矣。身处鸟兽之群，可以不渴乎朱轮而华毂矣。

抱朴子曰：潜灵俟庆云以腾竦，栖鸿阶劲风以凌虚，素鳞须姬发而跃，白雉待公旦而来，姜老值西伯而投[HT5,7”]石[KG-\*3][HT5,6”]番溪之纶，韩英遭汉高乃骋拨乱之才。

抱朴子曰：澄精神于玄一者，则形器可忘；邈高节以外物者，则富贵可遗。故支离之□，伟造化而怡颜；北人箕叟，栖嵩岫而得意焉。

抱朴子曰：粗理不可[HT5,7]氵[KG-\*2][HT5,6]夹全，能事不可举兼。故悬象明而可蔽，山川滞而或移，金玉刚而可柔，坚冰密而可离。公旦不能与伯氏跟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圭于冯云之峻，仲尼不能与吕梁较伎于百仞之溪。

抱朴子曰：震雷不能细其音，以协金石之和；日月不能私其耀，以变曲照之惠；大川不能促其涯，以适速济之情；五岳不能削其峻，以副陟者之欲。故广车不能胁其辙以苟通于狭路，高士不能撙其节以同尘于隘俗。

抱朴子曰：阴阳以广陶济物，三光以普照著明，嵩华以藏疾为旷，北溟以含垢称大，硕儒以与进弘道，远数以博爱容众。

抱朴子曰：灵龟之甲，不必为战施；麟角凤爪，不必为斗设。故隽生不释剑于平世，击柝不辍备于思危。

抱朴子曰：南金不为处幽而自轻，瑾瑶不以居深而止洁。志道者不以否滞而改图，守正者不以莫赏而苟合。

抱朴子曰：登玄圃者，悟丘阜之卑；浮溟海者，识池沼之褊。披九典乃觉墙面之笃蔽，闻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。

抱朴子曰：浑沌之原，无皎澄之流；毫厘之根，无连抱之枝；分寸之烬，无炎远之热；隙穴之中，无炳蔚之群；钩曲之形，无绳直之影；参差之上，无整齐之下。

抱朴子曰：不睹琼琨之熠烁，则不觉瓦砾之可贱；不觌虎豹之¤蔚，则不知犬羊之质漫。聆白雪之九成，然后悟巴人之极鄙；识儒雅之汪[HT5,7]氵[KG-\*2][HT5,6]岁，尔乃悲不学之固陋。

抱朴子曰：无当之玉碗，不如全用之埏埴；寸裂之锦黻，未若坚完之韦布。故夏姬之无礼，不如孤逐之皎洁；富贵之多罪，不如贫贱之履道。

抱朴子曰：猛兽不奋搏于度外，鹰鹞不挥翮以妄击。若庙算既内不揆德，进取又外不量力，犹轻羽之没洪炉，飞雪之委沸镬，朝菌之试干将，羔犊之犯[HT5,7]武[KG-\*3][HT5,6”]虎虎也。

抱朴子曰：三辰蔽于天，则清景暗于地；根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亥〖SX)〗蹶于此，则柯条瘁于彼；道失于近，则祸及于远；政缪于上，而民困于下。

抱朴子曰：务于远者或失于近，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内。覆头者不必能令足不濡，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伤。故秦始筑城遏胡而祸发帏幄，汉武悬旌万里而变起萧墙。

抱朴子曰：人才无定珍，器用无常道，直趋者以适世为奇，役御者以合时为妙。故玄冰结则五明捐，隆暑炽则裘炉退，高鸟聚则良弓发，狡兔多则卢鹊走，干戈兴则武夫奋，韶夏作则文儒起。

抱朴子曰：激修流扬朝宗者，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积石；舒翠叶吐丹葩者，不可以舍洪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亥〖SX)〗而去繁柯。败源失本，鲜不枯汔，叛圣违经，理不弘济。

抱朴子曰：四渎辩源，五河分流，赴卑注海，殊途同归。色不均而皆艳，音不同而咸悲，香非一而并芳，味不等而悉美。

抱朴子曰：物贵济事而饰其末，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，故绵布可以御寒，不必貂狐；淳素可以匠物，不在文辩。

抱朴子曰：冲飚谧气则转蓬山峙，修纲既舒则万目齐理。故未有上好谦而下慢，主贱宝而俗贫。

抱朴子曰：事有缘微而成著，物有治近而致远。故修步武之池，而引沈鳞于江海；丰朝阳之林，而延灵禽于丹穴；设象于盘盂，而翠¤降于玄霄；委灰于尺水，而望舒变于太极。是以晋文回轮于勇虫，而壮士云赴；句践曲躬于怒蛙，而戎卒轻死。九九显而扣角之俊至，枯骨掩而参分之仁洽 。

抱朴子曰：膏壤在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亥〖SX)〗，而枯叶含荣；率俗以身，则不言而化。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；齐桓以捐紫止奢竞。章华构而丰屋之过成，露台辍而玄默之风行。

抱朴子曰：聪者，料兴亡于遗音之绝响；明者，觌机理于玄微之未形。故越人见齐桓不振之徵于未觉之疾；箕子识殷人鹿台之祸于象箸之初。

抱朴子曰：二仪不能废春秋以成岁，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。故诛贵所以立威，赏贱所以劝善。罚上达，则奸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；惠下逮，则远人怀而非俭吝所能办也。

抱朴子曰：浮海沧者，必精占于风气，故保利涉之福。善莅政者，必战战于得失，故享惟永之庆。故暗君之所轻，盖明主之所重也。亡国之所弃，则治世之所行也。

抱朴子曰：毫厘蹉于机，则寻常达于的；与夺失于此，则善否乱于彼。邪正混侔，则彝伦攸[SX(B-\*5][HT7”,7]四[][HT7,7]幸[SX)][KG-\*5][HT5,6”]攵；功过不料，则庶绩以崩。故明君赏犹春雨而无霖淫之失，罚拟秋霜而无诡时之严。

抱朴子曰：明铨衡者，所重不可得诬也；仗法度者，所爱不可得私也。故得人者，先得之于己者也；失人者，先失之于己者也。未有得己而失人，失己而得人者也。

抱朴子曰：明主躬操威恩，不假人以利器；暗主倒执干戈，虽名尊而势去。故制庆赏而得众者，田常所以夺齐也；擅威福而专朝者，王莽所以篡汉也。

抱朴子曰：常制不可以待变化，一途不可以应无方，刻船不可以索遗剑，胶柱不可以谐清音。故翠盖不设于晴朗，朱轮不施于涉川，味淡则加之以盐，沸溢则增水而减火。

抱朴子曰：丹书铁券，刺牲歃血，不能救违约之弊，则难以结绳检矣。五刑九伐，赤族之威，不足以止觊觎之奸，则不可以舞干化矣。是以《书》有世重之文，《易》有随时之宜。

抱朴子曰：人有识真之明者，不可欺以伪也，有揣深之智者，不可诳以浅也。不然，以虺蛇为应龙，狐鸱为麟凤矣。

抱朴子曰：世有雷同之誉而未必贤也；俗有¤哗之毁而未必恶也。是以迎而许之者，未若鉴其事而试其用；逆而距之者，未若听其言而课其实。则佞媚不以虚谈进，良能不以孤弱退，驽蹇辍望于大辂，戎¤扬镳而电骋。则功胡大而不可建，道胡远而不可到？

抱朴子曰：潜朽之木，不能当倾山之风，含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巢之崖，难以值滔天之涛。故七百之祚，三十之世，非徒牧野之功；倒戈之败，鹿台之败，不始甲子之朝。其强久矣，其亡尚矣。

抱朴子曰：贵远而贱近者，常人之用情也；信耳而疑目者，古今之所患也。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，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情不同世；及既得之，终不能拔。或纳谗而诛之，或放之乎冗散，此盖叶公之好伪形，见真龙而失色也。

抱朴子曰：摩尼不宵朗，则无别于碛砾；化鲲不凌霄，则靡殊于桃虫。绵驹吞声，则与喑人为群；逸才沈抑，则与凡庸为伍。故[HT5,7]鱼[KG-\*3][HT5,7]旦鳅亵绛¤于渊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，驽蹇 黩骏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于[JX-\*8][HT6,7”]土[KG-\*4][JX\*8][HT5][KG-\*9]冂〖HT5,6〗[JX-\*6]〖KG-1〗[HT6”,7]口野者，不识彼物静与之同，动与之异。

抱朴子曰：弃金璧于途路，则行人止足；委锦纨于泥泞，则见者惊咄。若夫放高世之士于庸卤之伍，捐经国之器于困滞之地，而谈者不讼其屈，达者不拯其穷，或贵其文而忽其身，或用其策而忘其功。斯之为病，由来久矣。

抱朴子曰：开源不亿仞 ，则无怀山之流；崇峻不凌霄，则无弥天之云。财不丰，则其惠也不博；才不远，则其辞也不赡。故睹盈丈之牙，则知其不出径寸之口；则百寻之枝，则知其不附毫末之木。

抱朴子曰：灵凤所以晨起丹穴，夕萃轩丘，日未移晷，周章九陔，凌风蹈云，不¤不阂者，以其六翮之轻劲也。夫才大器，亦有国之六翮也。

抱朴子曰：淇卫忘归，不能无弦而远激；振尘之音，不能无器而兴哀。超俗拔萃之德，不能立功于未至之时。

抱朴子曰：朱绿之藻，不秀于枯柯；倾山之流，不发乎涸源。熠耀之宵焰，不能使万品呈形；志尽势利，不能使芳风邈世。

抱朴子曰：重渊不洞地，则不能含螭龙，吐吞舟；峻山不极天，则不能韬琳琅，播云雨；立德不绝俗，则不能收美声，著厚实；执志不绝群，则不能臻成功，铭弘勋。而凡夫朝为蜩翼之善，夕望丘陵之益，犹立植黍稷，坐索于丰收也。

抱朴子曰：行无邈俗之标，而索高世之称；体无道艺之本，而营朋党之末。欲以收清贵于当世，播德音于将来，犹褰裳以越沧海，企伫而跃九玄。

抱朴子曰：泥龙虽藻绘炳蔚，而不堪庆云之招；撩禽虽雕琢玄黄，而不任凌风之举；刍狗虽饰以金翠，而不能蹑景以顿逸；近才虽丰其宠禄，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。

抱朴子曰：毒弱既陈，则旁有烂肠之鼠；明燎宵举，则下有聚死之虫。刍豢之丰，则鼎俎承之；才小任大，则泣血涟如。桑霍为戒厚矣，范疏之鉴明矣。

抱朴子曰：沧海扬万里之涛，不能敛山峰之尘；惊风摧千仞之木，不能拔弱草之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亥〖SX)〗。[HT5,7”]豸[KG-\*3][HT5,6”]区虎[HT5,7]武[KG-\*3][HT5,6”]虎阚，不能威蚊虻；冠世之才，不能合流俗。

抱朴子曰：坚志者，功名之主也；不惰者，众善之师也。登山不以艰险而止，则必臻乎峻岭矣；积善不以穷否而怨，则必永其令问矣。

抱朴子曰：和鹊虽不长生，而针石不可谓非济命之器也；儒者虽多贫贱，而坟典不可谓非进德之具也。播种有不收者矣，而稼穑不可废；仁义有遇祸者矣，而行业不可惰。

抱朴子曰：重载不止，所以沈我舟也；昧进忘退，所以危我身也。聚蝎攻本，虽权安然，必倾之徵也。

抱朴子曰：玄云为龙兴，非虺蜓所能招也；飚风为虎发，非狐[HT5,6]犭[KG-\*2][HT5,6]各之能致也。是以大人受命，则逸伦之士集；玉帛幽求，则丘园之俊起。

抱朴子曰：金以刚折，水以柔全，山以高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多，谷以卑安。是以执雌节者无争雄之祸，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。

抱朴子曰：淮阴隐勇于跨下，不损其龙跃而虎视；应侯韬奇于溺篑，不妨其鸾翔而凤起也。或南面称孤，或宰总台鼎。故一抑一扬者，轻鸿所以凌虚也；乍屈乍伸者，良才所以俟时也。

抱朴子曰：焦螟之卑栖，不肯为衔鼠之唳天；玄蝉之洁饥，不愿为蜣螂之秽饱。是以御寇不纳郑阳之惠，曾参不美晋楚之宝。

抱朴子曰：微飙不能扬大海之波；毫芒不能动万钧之钟。是以漆园思惠，有捐斤之叹；伯氏哀期，有剿弦之愤。短唱不足以致弘丽之和，势力不足以移淡泊之心。

抱朴子曰：熊罴不校捷于狐狸，金鹗不兢击于小鹞。是以张耳掩壮于抱关，朱亥窜勇于鼓刀。

抱朴子曰：悬鱼惑于芳饵，槛虎死于笼狐。不可以钓缗致者，必¤螭也；不可以机阱诱者，必麟虞也。

抱朴子曰：夫云翔者，不知泥居之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；处贵者，鲜恕群下之劳。然根朽者，寻木不能保其千日之茂也；民怨者，尧舜不能恃其长世之庆也。

抱朴子曰：凡木结根于灵山，而匠石为之寝斤斧；小鲜寓身于龙池，而渔父为之息纲罟。蚊集鹰首，则¤[HT5,7]鸟[KG-\*3][HT5,7]录不敢啄；鼠住虎侧，则狸犬不敢睨。

抱朴子曰：灵蔡默然，而吉凶昭晰于无形；春蛙长哗，而丑音见患于聒耳。故声希者响必巨，辞寡者信必著。

抱朴子曰：箕踞之俗，恶盘旋之容；被发之域，憎章甫之饰。故忠正者排于谗胜之世，雅人不容乎恶直之俗。

抱朴子曰：升水不能救薮之燔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热[SX)]，撮壤不能遏砥柱之腾沸，寸刃不能刊长洲之林，独是不能止朋党之非。

抱朴子曰：千羊不能捍独虎，万雀不能抵一鹰。庭燎攒举，不及羲和之末景；百鼓并伐，未若震霆之余声。是以庸夫盈明，不能使彝伦攸叙；英俊孤任，足以令庶事根长。

抱朴子曰：非分之达，犹林卉之冬华也；守道之穷，犹竹柏之履霜也。故识否泰于独见者，虽劫以锋锐，犹不失正而改途焉，安肯谄笑以偶俗乎？体方贞以居直者，虽诱以封国，犹不违情以趋时焉，安肯躐径以取容乎？

抱朴子曰：震雷[HT5,7]车[KG-\*4][HT5,6”]訇[HT5,7]车[KG-\*4][HT5,6”]盍，而不能致音乎聋聩之耳，重光丽天，而不能曲景于幽岫之中；凝冰惨栗，而不能凋款冬之华；朱飙铄石，而不能靡萧丘之木。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。

抱朴子曰：[HT5,7”]弓[KG-\*3][HT5,6”]广弩危机，严镞衔弦，至可忌也，而勇雉触之而不猜；暗政乱邦，恶直妒能，甚难测也，而贪人竞而不避。故飞锋暴集而不觉，祸败奄及而不振。是以愚夫之所悦，乃达者之所悲也；凡才之所趋，乃大智之所去也。

抱朴子曰：风不辍则扇不用，日不入则烛不明，华不堕则实不结，岸不亏则谷不盈。九有¤安，则韩、白之功不著；长君继轨，则伊、霍之勋不成。故病困乃重良医，世乱而贵忠贞。

抱朴子曰：好荣故乐誉之欲多，畏辱则憎毁之情急。若夫通精元一，命契造化，混盈虚以同条，齐得失于一指者，爱恶未始有所系，穷通不足以滑和。

抱朴子曰：与夺不汨其神者，至粹者也；利害不染其和者，极醇者也。浩浩乎非瓢觯所校矣，茫茫乎非跬步所寻矣。声希所以为大音，和寡所以崇我贵，玄黄辽邈而不与□其旷，死生大矣，而不以改其守，常分细碎，将胡恤焉？

抱朴子曰：林繁则匠入矣，珠美则[HT5,7”]虫[KG-\*4][HT5,6”]奉裂矣。石含金者焚铄，草任药者剪掘，刃利则先缺，弦哀则速绝。用以适己，真人之宝也；才合世求，有伎之灾也。

抱朴子曰：准的陈则流镝赴焉；美名起则谤[HT5,6”]读[KG-\*4][HT5,7”]言攻焉。瑰货多藏则不招怨而怨至矣，器盈志骄则不召祸而祸来矣。

抱朴子曰：连城之宝，非贫寒所能市也；高世之器，非浅俗所能识也。然盈尺之珍，不以莫知而暗其质；逸伦之士，不以否塞而薄其节。乐天任命，何怨何尤！

抱朴子曰：大鹏无戒旦之用，巨象无驰逐之才。故蒋琬败绩于百里，而为三台之标；陈平困瘁于治家，而怀六奇之略。

抱朴子曰：明暗者，才也，自然而不可饰焉；穷达者，时也，有会而不可力焉。吕尚非早蔽而晚智，然振素而仅遇；韩信非初怯而末勇，然危困而后达。

抱朴子曰：奔骥不能及既住之失，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。故博其施者，未若防其微；勤其求者，不如寡其辞。

抱朴子曰：烈士之爱国也如家，奉君也如亲，则不忠之事，不为其罪矣。仁人之视人也如己，待疏也犹密，则不恕之怨，不为其责矣。

抱朴子曰：玄冰未结，白雪不积，则青松之茂不显；俗化不弊，风教不颓，则皎洁之操不别。在危国而沈贱，故庄、莱抗遗荣之高；居乱邦而饥寒，故曾、列播忘富之称。

抱朴子曰：天居高而鉴卑，故其网虽疏而不漏；神聪明而正直，故其道赏真而伐伪。是以惠和畅于九区，则七耀得于玄昊；残害著于品物，则二气谬于四八。

抱朴子曰：天秩有罔极之尊，人爵无违德之贵。故仲尼虽匹夫而飨祀于百代，辛癸为帝王而仆竖不愿以见比，商老身愈贱而名愈贵，幽厉位弥重而罪弥著。故齐王之生，不及柳惠之墓；秦王之宫，未若康成之闾。

抱朴子曰：影响不能无形声以著，余庆不可以无德而招。故唐、尧为政七十余载，然后景星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耀；羊公积行，黄发不倦，而乃坠金雨集。途远者其至必迟，施后者其报常晚。

抱朴子曰：理尽者不可责有余，一至者不可求兼济。故洪涛之末，不能荡浮萍；冲风之后，不能¤轻尘；劲弩之余力，不能洞雾¤；西颓之落晖，不能照山东。

抱朴子曰：悬象虽薄蚀，不可以比萤烛之贞耀；黄河虽混浑，不可以方沼[HT5,7]氵[KG-\*2][HT5,6]止之清澄。山虽崩，犹峻于丘垤；虎虽瘠，犹猛于豺狼。

抱朴子曰：神农不九疾，则四经之道不垂；大禹不胼胝，则玄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之庆不集。故久忧为厚乐之本，暂劳为永逸之始。

抱朴子曰：金钩桂饵虽珍，而不能制九渊之沈鳞；显宠丰禄虽贵，而不能致无欲之幽人。故吕梁有鹄立之夫，河湄繁伐檀之民。玉帛徒集于子陵之巷，蒲轮虚反于徐生之门。

抱朴子曰：观听殊好，爱憎难同。鸟睹西施而惊逝，鱼鳖闻九韶而深沈。故兖藻之粲焕，不能悦裸乡之目；采菱之清音，不能快楚隶之耳。古公之仁，不能喻欲地之狄；端木之辩，不能释系马之庸。

抱朴子曰：般旋之仪，见憎于裸踞之乡；绳墨之匠，获忌于曲木之肆。贪婪饕餮者，疾素丝之皎洁；比周实繁者，雠高操之孤立。犹贾竖之恶同利，丑女之害国色。

抱朴子曰：君子之升腾也，则推贤而散禄；庸人之得志也，则矜贵而忽士。施惠隆于佞幸，用财出乎小惠。不与智者aw 其安，而望有危而见救；不与奇士同其欢，而欲有戚之见恤；犹灾火张天，方请雨于名山；洪水凌空，而伐舟于东闾；不亦晚乎？

§ 辞义卷第四十

或曰：“乾坤方圆，非规定之功，三辰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景，非莹磨之力；春华粲焕，非渐染之采；¤蕙芬馥，非容气所假。知夫至真，贵乎天然也。义以罕觌为异，辞以不常为美，而历观古今属文之家，鲜能挺逸丽于毫端，多斟酌于前言。何也？”抱朴子曰：“清音贵于雅韵克谐，著作珍乎判微析理。故八音形器异而钟律同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。徒闲涩有主宾，妍媸有步骤。是则总章无常曲，大庖无定味。夫梓豫山积，非班匠不能成机巧；众书无限，非英才不能收膏腴。何必寻木千里，乃构大厦；鬼神之言，乃著篇章乎！”

抱朴子曰：夫才有清浊，思有修短，虽并属文，参差万品，或浩[HT5,6]氵[KG-\*2]养而不渊浑，或事情而辞钝，违物理而文工，盖偏长之一致，非兼通之才也。暗于自料，强欲兼之，违才易务，故不免嗤也。

抱朴子曰：五味舛而并甘，众色乖而皆丽。近人之情，爱同憎异，贵乎合己，贱于殊途。夫文章之体，尤难详赏，苟以入耳为佳，适心为快，鲜知忘味之九成，雅颂之风流也。所谓考盐梅之咸酸，不知大羹之不致，明飘摇之细巧，蔽于沈深之弘邃也。其英异宏逸者，则网罗乎玄黄之表；其拘束龌龊者，则羁绁于笼罩之内。振翅有利钝，则翔集有高卑；骋迹有迟迅，则进趋有远近。驽锐(疑下有脱文)不可胶柱调也。文贵丰赡，何必称善如一口乎！不能拯风俗之流遁，世途之凌夷，通疑者之路，赈贫者之乏，何异春华不为肴粮之用，¤蕙不救冰寒之急。古诗刺过失，故有益而贵；今诗纯虚誉，故有损而贱也。

抱朴子曰：属笔之家，亦各有病，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，申诫广喻，欲弃而惜，不觉成烦也。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，证援不给，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。繁华[HT5,7]日[KG-\*3][HT5,6”]韦晔，则并七曜以高丽；沈微沦妙，则侪玄渊之无测。人事靡细而不浃，王道无微而不惫，故能身贱而言贵，千载弥彰焉。

§ 循本卷第四十一

抱朴子曰：玄寂虚静者，神明之本也；阴阳柔刚者，二仪之本也；巍峨岩岫者，山岳之本也；德行文学者，君子之本也。莫或无本而能立焉。是以欲致其高，必丰其基，欲茂其末，必深其根。乡党之友不洽，而勤远方之求，[HT5,6]氵[KG-\*2]位官之称不著，而索不次之显。是以虽佻虚誉，犹狂华干霜以吐曜，不崇朝而零瘁矣。虽窃大宝于不料，冒惟尘以负乘，犹鲜介附腾波以高凌，顾眄已枯株于危陆矣。圣贤孜孜，勉之若彼，浅近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5][HT5,7]乔，忽之如此。积习则忘鲍肆之臭，裸乡不觉呈形之丑，自非遁世而无闷，齐物于通塞者，安能弃近易而寻迂阔哉！将救斯弊，其术无他，徒擢民于岩岫，任才而不计也。

§ 应嘲卷第四十二

抱朴子曰：客嘲余云：“先生载营抱一，韬景灵渊，背俗独住，邈尔萧然。计决而犹豫，不栖于心术；分定而世累，无系于胸间。伯阳以道德为首，庄周以逍遥冠篇，用能标峻格于九霄，宣芳烈于罔极也。今先生高尚勿用，身不服事，而著君道臣节之书；不交于世，而作讥俗救生之论；甚爱[HT5,7]骨[KG-\*4][HT5,7]干毛，而缀用兵战守之法；不营进趋，而有审举穷达之篇；蒙窃惑焉。”抱朴子曰：“君臣之大，次于天地，思乐有道，出处一情，隐显任时，言亦何系。大人君子，与事变通。老子无为者也，鬼谷终隐者也，而著其书，咸论世务。何必身居其位，然后乃言其事乎？夫器非琼瑶，楚和不泣，质非潜¤，风云不集。余才短德薄，干不适治，出处同归，行止一致，岂必达官，乃可议政事君，否则不可论治乱乎？常恨庄生言行自伐，桎梏世业，身居漆园而多诞谈，好画鬼魅，憎图狗马，狭细忠贞，贬毁仁义。可谓雕虎画龙，难以征风云；空板亿万，不能救无钱。孺子之竹马，不免于脚剥；士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6”]半之盈案，无益于腹虚也。”

或人又曰：“然吾子所著，弹断风俗，言苦辞直，吾恐适足取憎在位，招摈于时，非所以扬声发誉，见贵之道也。”抱朴子曰：“夫制器者珍于周急，而不以采饰外形为善；立言者贵于助教，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。若徒阿顺谄谀，虚美隐恶，岂所匡失弼违，醒迷补过者乎？虑寡和而废白雪之音，嫌难售而贱连城之价，余无取焉。非不能属华艳以取悦，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，然不忍违情曲笔，错滥真伪，欲令心口相契，顾不愧景，冀知音之在后也。否泰有命，通塞听天，何必书行言用，荣及当年乎？夫君子之开口动笔，必戒悟蔽，式整雷同之倾邪，磋砻流遁之暗秽，而著书者徒饰弄华藻，张磔迂阔，属难验无益之辞，治靡丽虚言之美，有似坚白厉修之书，公孙刑名之论，虽旷笼天地之外，微入无间之内，立解连环，离同合异，鸟影不动，鸡卵有足，犬可为羊，大龟长蛇之言，适足示巧表奇以诳俗，何异乎画敖仓以救饥，仰天汉以解渴。说昆山之多玉，不能赈原宪之贫；观药藏之簿领，不能治危急之疾；墨子刻木鸡以厉天，不如三寸之车[HT5,7]钅[KG-\*3][HT5,6”]害；管青铸骐骥于金象，不如驽马之周用。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§ 喻蔽卷第四十三

抱朴子曰：余雅谓王仲任作《论衡》八十余篇，为冠伦大才。有同门鲁生难余曰：“夫琼瑶以寡为奇，碛砾以多为贱，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，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。王充著书，兼箱累¤，而乍出乍入，或儒或墨，属词比义，又不尽美，所谓陂原之蒿莠，未若步武之黍稷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且夫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贤，徒见述作之品，未闻多少之限也。吾子所谓窜巢穴之沈昧，不知八¤之无外；守灯烛之宵曜，不识三光之晃朗；游潢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之浅狭，水觉南溟之浩汗；滞丘垤之位[HT5,7”]土[KG-\*3][HT5,6”]卑，不寤嵩岱之峻极也。两仪所以称大者，以其函括八荒，缅邈无表也；山海所以为富者，以其包笼旷阔，含受杂错也。若如雅论，贵少贱多，则穹隆无取乎宏焘，而旁泊不贵于厚载也。夫迹水之中，无吞舟之鳞；寸枝之上，无垂天之翼；蚁垤之巅，无扶桑之林；潢潦之源，无襄陵之流。巨鳌首冠瀛洲，飞波凌乎方丈；洪桃盘于度陵，建木竦于都广；沈鲲横于天池，云鹏戾乎玄象。且夫雷霆之骇，不能细其响；黄河之激，不能局其流；骐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录追风，不能近其迹；鸿鹄奋翅，不能卑其飞。云厚者雨必猛，弓劲者箭必远。王生学博才大，又安省乎！

“吾子云 ；‘玉以少贵，石以多贱。’夫玄圃之下，荆华之颠，九员之泽，折方之渊，琳琅积而成山，夜光焕而灼天，顾不善也。又引庖牺氏著作不多，若周公既繇大易，加之以礼乐，仲尼作《春秋》，而重之以十篇。过于庖牺，多于老氏，皆当贬也。言少则至理不备，辞寡既庶事不畅。是以必须篇累卷积，而纲领举也。羲和升光以启旦，望舒曜景以灼夜，五材并生而异用，百药杂秀而殊治，四时会而岁功成，五色聚而锦绣丽，八音谐而箫韶美，群言合而道艺辨。积猗顿之材，而用之甚少，是何异于原宪也？怀无铨之量，而著述约陋，亦何加别于琐碌也？音为知者珍，书为识者传，瞽旷之调钟，未必求解于同世；格言高文，岂患莫赏而减之哉！且夫江海之秽物，不可胜计，而不损其深也；五岳之曲木，不可訾量，而无亏其峻也。夏后之璜，虽有分毫之瑕，晖曜符彩，足相补也。数千万言，虽有不艳之辞，事义高远，足相掩也。故曰：四渎之浊，不方瓮水之清；巨象之瘦，不同羔羊之肥矣。

“子又讥云：‘乍入乍出，或儒或墨。’夫发口为言，著纸为书。书者所以代言，言者所以书事。若用笔不宜杂载，是论议当常守一物。昔诸侯访政，弟子问仁，仲尼答之，人人异辞。盖因事托规，随时所急，譬犹治病之方千百，而针炙之处无常，却寒以温，除热以冷，期于救死存身而已。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，而不改路乎？陶朱白圭之财不一物者，丰也；云梦孟诸所生万殊者，旷也。故《淮南鸿烈》，始于《原道》、《[HT5,7]亻[KG-\*2][HT5,6”]叔真》，而亦有《兵略》、《主术》，庄周之书，以死生为一，亦有畏牺慕龟、请粟救饥。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，是治珠翳而剜眼，疗湿痹而刖足，患荑莠而刈谷，憎枯枝而伐树也。

§ 百家卷第四十四

抱朴子曰：百家之言，虽不皆清翰锐藻，弘丽汪[HT5,7]氵[KG-\*2][HT5,6]岁，然悉才士所寄，心一夫澄思也。正经为道义之渊海，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仰而比之，则景星之佐三辰；俯而方之，则林薄之裨嵩岳。而学者专守一业，游井忽海，遂¤踬于泥泞之中，而沈滞乎不移之困。子书披引玄旷，眇邈泓窈，总不测之源，扬无遗之流，变化不系于规矩之方圆，旁通不沦于违正之邪径，风格高严，重仞难尽。是偏嗜酸甜者，莫能赏其味也；用思有限者，不得辩其神也。先民叹息于才难，故百世为随踵，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岭，而捐曜夜之宝；不以书不出周孔之门，而废助教之言。犹彼操水者，器虽异而救火同焉；譬若针灸者，术虽殊而攻疾均焉。狭见之徒，区区执一，去博辞精，思而不识，合锱铢而以齐重于山陵，聚百千可以致数亿兆，惑诗赋琐碎之文，而忽子论深美之言，真伪颠倒，玉石混淆，同广乐于桑间，均龙章于素质，可悲可慨，岂一条哉！

§ 文行卷第四十五

或曰：“德行者，本也；文章者，末也。故四科之序，文不居上。然则著纸者，糟粕之余事；可传者，祭毕之刍狗。卑高之格，是可讥矣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荃可弃而鱼未获，则不得无荃；文可废而道未行，则不得无文。若夫翰迹韵略之广逼，属辞比义之妍媸，源流至到之修短，韫藉汲引之深浅，其悬绝也，虽天外毫内，不足以喻其辽邈，虽三光熠耀，不足以方其巨细。龙渊铅铤，未足以譬其锐钝；鸿羽积金，未足以方其轻重。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，便概以一例，斯伯氏所以永思钟子，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。夫¤削者比肩，而班狄擅绝手之名；援琴者至多，而夔襄专清声之称。厩马千驷，而骐骝有邈群之价；美人万计，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，盖远过众也。且文章之与德行，犹十尺之与一丈，谓之余事，未之闻也。八卦生乎鹰隼之飞，六甲出于灵龟之负，文之所在，虽且贵(疑有脱文)本不必便疏，末不必皆薄，譬锦绣之因素地，珠玉之托[HT5,7”]虫[KG-\*3][HT5,6”]奉石，云雨生于肤寸，江河始于咫尺，理诚若兹，则雅论病矣。”

又曰：“应龙徐举，顾眄而凌云；汗血缓步，呼吸而千里。故蝼蚁怪其无阶而高致，驽蹇惊过己之不渐也。若夫驰骤诗论之中，周旋一经之内，以常情览巨异，以褊量测无涯，始自髫龀，诣于振素，不能得也。又世俗率贵古昔而贱当今，敬所闻而黩所见。同时虽有追风绝景之骏，犹谓不及伯乐之所御也。虽有宵良兼城之璞，犹谓不及楚和之所泣也。虽有断马指雕之剑，犹谓不及欧冶之所铸也。虽有生枯起朽之药，犹谓不及和鹊之所合也。虽有冠群独行之士，犹谓不及于古人也。”

§ 正郭卷第四十六

抱朴子曰：嵇生以太原郭林宗，竟不恭三公之命，学无不涉，名重于往代，加之以知人，知人则哲，盖亚圣之器也。及在衰世，栖栖惶惶，席不暇温，志在乎匡断行道，与仲尼相似。余答曰：“夫智与不智，存于一言，枢机之玷，乱乎白圭，愚谓亚圣之评，未易以轻有许也。夫所谓亚圣者，必具体而微，命世绝伦，与彼周孔其间无所复容之谓也。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！林宗拔萃翘特，鉴识朗彻，方之常人所议，固多引之上及，实复未足也。此人有机辩风姿，又巧自抗遇而善用，且好事者为之羽翼，延其声誉于四方，故能挟之见推慕于乱世，而为过听不核实者所推策，及其片言所褒，则重于千金，游涉所经，则贤愚波荡，谓龙凤之集，奇瑞之出也。吐声则余音见法，移足则遗迹见拟，可谓善击建鼓而揭日月者耳，非真隐也。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，欲潜伏则闷而不堪，或跃则畏祸害，确尔则非所安。彰徨不守，载肥载[HT5,7”]月[KG-\*3][HT5,6”]瞿，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，玩其形而不究其神，故遭雨巾坏，犹复见效，不觉其短，皆是类也。俗民追声，一至于是。故其虽有缺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巢，莫之敢指也。夫林宗学涉知人，非无分也。然而未能避过实之名，而暗于自料也。或劝之以出仕进者，林宗对曰：‘吾昼察人事，夜看乾象，天之所废，不可支也。方今运在明夷之爻，值勿用之位，盖盘桓潜居之时，非在天利见之会也。虽有原陆，犹恐沧海横流。吾其鱼也，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！未若岩岫颐神，娱心彭老，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。’按林宗之言，其知汉之不可救，非其才之所办审矣。法当仰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齐商洛，俯泛五湖，追巢父于峻岭，寻渔父于沧浪，若不能结踪山客，离群独往，则当掩景渊[HT5]氵[KG-\*2][HT5,6”]夸，韬鳞括囊，而乃自西徂东，席不暇温，欲慕孔墨栖栖之事。圣者忧世，周流四方，犹为退士，所见讥弹。林宗才非应期，器不绝伦，出不能安上治民，移风易俗，入不能挥毫属笔，祖述六艺，行自炫耀，亦既过差，收名赫赫，受饶颇多.然卒进无补于治乱,退无迹于竹帛。观倾视汨，冰泮草靡，未有异庸人也。无故沈浮于波涛之间，倒屣于埃尘之中，遨集京邑，交关贵游，轮[HT5,6”]元[KG-\*2][HT5,6”]刂¤弊，匪遑启处，遂使声誉翕熠，秦胡景附，巷结朱轮之轨，堂列赤绂之客，轺车盈街，载奏连车，诚为游侠之徒，未合逸隐之科也。有道之世而臻此者，犹不得复厕高洁之条贯焉，为秘丘之俊民，而修兹在于危乱之运，奚足多哉！孰不谓之暗于天人之否泰，蔽于自量之优劣乎！空背恬默之途，竟无有为之益，不值祸败，盖其幸耳。以此为忧世念国，希拟素王，有似蹇足之寻龙骐，斥[HT5,7]晏[KG-\*3][HT5,7]鸟之逐鸿鹄，焦冥之方云鹏，鼷鼬之比巨象也。

“然则林宗可谓有耀俗之才，无固守之质，见无不了，庶几大用，符采外发，精神内虚，不胜烦躁，言行相伐，口称静退，心希荣利，未得□玄圃之栖禽，九渊之潜灵也。自炫自媒，士女之丑事也。知其不可而尤效尤师，亚圣之器，其安在乎？虽云知人，知人之明，乃唐虞之所难，尼父之所病。夫以前并日月，原始见终，且犹有失，不能常中，况于林宗萤烛之明，得失半解，已为不少矣。然则名称重于当世，美谈盛于既没，故其所得者，则世共传闻，而所失者，则莫之有识尔。虽颇甄无名之士于草莱，指未剖之璞于丘园，然未能进忠烈于朝廷，立御每于疆场，解亡徵于倒悬，折逆谋之竞逐。若鲍子之推管生，平仲之达[HT5,7”]禾[KG-\*3][HT5,6”]襄苴，林宗名振于朝廷，敬于一时，三九肉食，莫不钦重，力足以拔才，言足以起滞，而但养疾京辇，招合宾客，无所进致，以匡危蔽，徒能知人，不肯荐举，何异知沃壤之任良田，议直木之中梁柱，而终不垦之以播嘉谷，伐之以构梁栋，奚解于不粒，何救于露居哉！其距贡举者，诚高操也，其走不休者，亦其疾也。”

嵇生又曰：“林宗存为一世之所式，没则遗芳永播。硕儒俊士，未或指点，而吾生独评其短，无乃见嗤于将来乎！”抱朴子曰：“曷为其然哉？苟吾言之允者，当付之于后，后之识者，何恤于寡和乎？且前贤多亦讥之，独皇生褒过耳。故太傅诸葛无逊亦曰：‘林宗隐不修遁，出不益时，实欲扬名养誉而已。街谈巷议以为辩，讪上谤政以为高，时俗贵之，歙然犹郭解原涉，见趋于曩时也。后进慕声者，未能考之于圣王之典，论之于先贤之行，徒惑华名，咸竞准的，学之者如不及，谈之者则盈耳，中人犹不觉，童蒙安能知？’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绪，高才笃论之士也，亦曰：‘林宗入交将相，出游方国，崇私议以动众，关毁誉于朝廷。其所善则风腾雨骤，改价易姿；其所恶则摧顿陆沈，士人不齿。□其名贤，遭乱隐遁，含光匿景，未为远矣。君子行道，以匡君也，以正俗也，于时君不可匡，俗不可正，林宗周旋，清谈闾阎，无救于世道之陵迟，无解于夭民之憔悴也。’又故中书郎周生恭远，英伟名儒也，亦曰：‘夫遇治而赞之，则谓之乐道；遭乱而救之，则谓之忧道；乱不可救而避之，则谓之守道。虞、舜乐道者也，仲尼忧道者也，微子守道者也。汉世将倾，世务交游，林宗法当慨然虚心，要同契君子，共矫而正之，而身栖栖为之雄伯，非救世之宜也。于时虽诸黄门，六畜自寓耳。其陈蕃、窦武之徒，虽鼎司牧伯，皆贵重林宗，信其言论，臧否取定，于匡危易俗，不亦可冀乎？而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，立毫毛之益，而逋逃不仕者，则方之巢许；废职待客者，则比之周公；养徒避役者，则拟之仲尼；弃亲依豪者，则同之游夏。是以世眩名实，而大乱滋甚也。若谓林宗不知，则无以称聪明；若谓知之而不改，则无以言忧道。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为周公，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为仲尼也。’”

于是问者慨而叹曰：“然则斯人乃避乱之徒，非全隐之高矣。”

§ 弹祢卷第四十七

抱朴子曰：汉末有祢衡者，年二十有三，孔文举齿过知命，身居九列，文学冠群，少长称誉，名位殊绝，而友衡于布衣，又表荐之于汉朝，以为宜起家作台郎。云：“惟岳降神，异人并出。目所一见，辄诵于口。耳所瞥闻，不忘于心。性与道合，思若有神。’其叹之如此。衡游许下，自公卿国士以下，衡初不称其官，皆名之云阿某，或以姓呼之为某儿，呼孔融为大儿，呼杨修为小儿。荀¤犹强可与语，过此以住，皆木梗泥偶，似人而无人气，皆酒瓮饮囊耳。百官大会，衡时在坐，忽颦蹙凄怆，哀叹[HT5,6”]忄[KG-\*2][HT5,6]亢慨，或讥之曰：“英豪乐集，非所叹也。”衡眄历视稠众而答曰：“在此积尸列柩之间，仁人安能不悲乎？”曹公尝切齿欲杀之，然复无正有入法应殆之罪，又惜有杀儒生之名，乃谪作鼓吏，衡了无悔情耻色，乃缚角于柱，口就吹之，乃有异声，并摇[SX(B-\*5][HT7”,5]鼓[][HT7,5]兆[SX)]击鼓，闻者不知其一人也。而论更剧，无所顾忌，寻亡走投荆州牧刘表，表欲作书与孙权，讨逆于时已全据江东，带甲百万，欲结辅车之援，与共距中国，使诸文士立草，尽思而不得表意。乃示衡。衡省之曰：“但欲使孙左右持刀儿视之者，此可用尔，傥令张子布见此，大辱人也。”即摧坏投地，表怅然有怪色，谓衡曰：“为了不中芸锄乎？惜之也。”衡索纸笔，便更书之，众所作有十余通，衡凡一历视之而已，暗记书之，毕以还表。表以还主，或有录所作之本也，以比校之，无一字错，乃各大惊。表乃请衡更作，衡即作成，手不停辍，表甚以以为佳而施用焉。

衡骄傲转甚，一州人士，莫不憎恚，而表亦不复堪，欲杀之。或谏以为曹公名为严酷，犹能容忍，衡少有虚名，若一朝杀之，则天下游士，莫复拟足于荆楚者也。表遂遣之。衡走到夏口，依将军黄祖，祖待以上宾。祖大儿黄射，与衡偕行，过人墓下，俱读碑铭一过而去。久之，射曰：“前所视碑文大佳，恨不写也。”衡曰：“卿存其名目耳。我一览尚记之。”即为暗书之，末有一字，石缺，乃不分明。衡与半字，曰：“疑此当作某字。恐不审也。”射省可(下有缺文)。虽言行轻人，宁愿荣显，是以高游凤林，不能幽翳蒿莱，然修己驳刺，迷而不觉，故开口见憎，举足蹈祸。赍如此之伎俩，亦何理容于天下而得其死哉？犹枭鸣狐¤，从皆不喜，音响不改，易处何益。许下，人物之海也。文举为之主任，荷之足以至到，于此不安，已可知矣。犹必死之病，俞附越人，所无如何。朽木铅铤，班输欧冶所不能匠也。而复走投荆楚间，终陷极害，此乃衡懵蔽之效也。盖欲之而不能得，非能得而弗用者矣。于戏才士，可勿戒哉！嵇生曰：“吾所惑者，衡之虚名也；子所论者，衡之实病也。敢不寤寐于指南，投杖于折中乎！”

§ 诘鲍卷第四十八

鲍生敬言，好老庄之书，治剧辩之言，以为古者无君，胜于今世，故其著论云：“儒者曰：‘天生〖SX(B-\*4〗[JX\*8][HT6,5]丞[][HT7,5]灬〖SX)〗民而树之君。’岂其皇天谆谆然亦将欲之者为辞哉！夫强者凌弱，则弱者服之矣；智者诈愚，则愚者事之矣。服之，故君臣之道起焉；事之，故力寡之民制焉。然则隶属役御，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。彼苍天果无事也，夫混茫以无名为贵，群生以得意为欢。故剥桂刻漆，非木之愿；拔[HT5,7]曷[KG-\*3][HT5,7]鸟裂翠，非鸟所欲；促辔衔镳，非马之性；荷[HT5,7]车[KG-\*3][HT5,7]兀运重，非牛之乐。诈巧之萌，任力违真，伐生之根，以饰无用，捕飞禽以供华玩，穿本完之鼻，绊天放之脚，盖非万物并生之意。夫役彼黎〖SX(B-\*4〗[JX\*8][HT6,5]丞[][HT7,5]灬〖SX)〗，养此在官，贵者禄厚而民亦困矣。夫死而得生，欣喜无量，则不如向无死也。让爵辞禄，以钓虚名，则不如本无让也。天下逆乱焉而忠义显矣，六亲不和焉而孝慈彰矣。曩古之世，无君无臣，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泛然不系，恢尔自得，不竞不营，无荣无辱，山无蹊径，泽无舟梁。川谷不通，则不相并兼；士众不聚，则不相攻伐。是高巢不探，深渊不漉，凤鸾栖息于庭宇，龙鳞群游于园池，饥虎可履，虺蛇可执，涉泽而鸥鸟不入飞，入林而狐兔不惊。势利不萌，祸乱不作，干戈不用，城池不设，万物玄同，相忘于道，疫疠不流，民获考终，纯白在胸，机心不生，含[HT5,6]饣[KG-\*2][HT5,6”]甫而熙，鼓腹而游。其言不华，其行不饰，安得聚敛以夺民财，安得严刑以为坑阱！

“降及杪季，智用巧生，道德既衰，尊卑有序，繁升降损益之礼，饰绂冕玄黄之服，起土木于凌霄，构丹绿于棼撩，倾峻搜宝，泳渊采珠。聚玉如林，不足以极其变；积金成山，不足以赡其费。澶漫于淫荒之域，而叛其大始之本，去宗日远，背朴弥增，尚贤则民争名，贵货则盗贼起，见可欲则真正之心乱，势利陈则劫夺之途开。造剡锐之器，长侵割之患，弩恐不劲，甲恐不坚，[HT5,6]钅[KG-\*2][HT5,6”]矛恐不利，盾恐不厚。若无凌暴，此皆可弃也。故曰：白玉不毁，孰为[JX-\*7][HT6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[JX\*7]圭璋？道德不废，安取仁义？使夫桀纣之徒，得燔人辜谏者，脯诸侯，菹方伯，剖人心，破人胫，穷骄淫之恶，用炮烙之虐。若令斯人并为匹夫，性虽凶奢，安得施之！使彼肆酷恣欲，屠割天下，由于为君，故得纵意也。君臣既立，众慝日滋，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，悉劳于涂炭之中。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，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，闲之以礼度，整之以刑罚，是犹辟滔天之源，激不测之流，塞之以撮壤，障之以指掌也。”

抱朴子难曰：“盖闻冲昧既辟，降浊升清，穹隆仰焘，旁泊俯停。乾坤定位，上下以形，远取诸物，则天尊地卑，以著人伦之体；近取诸身，则元首股肱，以表君臣之序，降杀之轨，有自来矣。若夫太极混沌，两仪无质，则未若玄黄剖判，七耀垂象，阴阳陶冶，万物群分也。由滋以言，亦知鸟聚兽散，巢栖穴窜，毛血是茹，结草斯服，入无六亲之尊卑，出无阶级之等威，未若庇体广夏，[HT5,7”]禾[KG-\*3][HT5,6”]更梁嘉旨，黼黻绮纨，御冬当暑，明辟莅物，良宰匠世，设官分职，宇宙穆如也。贵贱有章，则慕赏畏罚；势齐力均，则争夺靡惮。是以有圣人作，受命自天，或结罟以畋渔，或瞻辰而钻燧，或尝卉以选粒，或构宇以仰蔽。备物致用，去害兴利，百姓欣戴，奉而尊之，君臣之道于是乎生，安有诈愚凌弱之理？三五迭兴，道教遂隆，辩章劝沮，德盛刑清，明良之歌作，荡荡之化成，太阶既平，七政遵度，梧禽激响于朝阳，麟虞觌灵而来出，龟龙吐藻于河湄，景老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耀于天路，皇风振于九域，凶器戢乎府库，是以礼制则君安，乐作而刑厝也。若夫奢淫狂暴，由乎人己，岂必有君，便应尔乎？而鲍生独举衰世之罪，不论至治之义，何也？

“且夫逮古质朴，盖其未变，民尚童蒙，机心不动，譬夫婴孩，智慧未萌，非为知而不为，欲而忍之也。若人与人争草莱之利，家与家讼巢窟之地，上无治枉之官，下有重类之党，则私斗过于公战，木石锐于干戈，交尸布野，流血绛路，久而无君，噍类尽矣。至于扰龙驯凤，河图洛书，或麟衔甲负，或黄鱼波涌，或丹禽翔授，或回风三集，皆在有君之世，不出无王之时也。夫祥瑞之徵，指发玄极，或以表革命之符，或以彰至治之盛，若令有君，不合天意，彼嘉应之来，孰使之哉？子若以混冥为美乎？则乾坤不宜分矣；若以无名为高乎？则八卦不当画矣。岂造化有谬，而太昊之暗哉？雅论所尚，唯贵自然，请问夫识母忘父，群生之性也；拜伏之敬，世之末饰也。然性不可任，必尊父焉；饰不可废，必有拜焉。任之废之，子安乎？

“古者生无栋宇，死无殡葬，川无舟楫之器，陆无车马之用，吞啖毒烈，以至殒毙，疾无医术，枉死无限。后世圣人，改而垂之，民到于今，赖其厚惠，机巧之利，未易败矣。今使子居则反巢穴之陋，死则捐之中野，限水则泳之游之，山行则徒步负戴，弃鼎铉而为生臊之食，废针石而任自然之病。裸以为饰，不用衣裳；逢女为偶，不假行媒。吾子亦将曰：‘不可也。’况于无君乎？若令上世人如木石，玄冰结而不寒，资粮绝而不饥者，可也。衣食之情，苟在其心，则所争岂必金玉，所竞岂必荣位！橡〖SX(B-\*4〗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予〖SX)〗可以生斗讼，藜藿足用，致侵夺矣。夫有欲之性，萌于受气之初，厚己之情，著于成形之日，贼杀并兼，起于自然，必也不乱，其理何居！夫明王在上，群后尽规，坐以待旦，昧朝旰食，延诽谤以攻过，责昵属之补察，听舆谣以属省，鉴履尾而夕惕，¤清风以埽秽，厉秋威以肃物，制峻网密，有犯无赦，刑戮以惩小罪，九伐以讨大憝，犹豺狼之当路，感彝伦之不叙，忧作威之凶家，恐奸宄之害国。故严司鹰扬以弹违，虎臣杖铖于方岳，而狂狡之变，莫世乏之，而令放之，使无所惮，则盗跖将横行以掠杀，而良善端拱以待祸，无主所诉，无强所凭，而冀家为夷齐，人皆柳惠，何异负豕而欲无臭，凭河而欲不濡，无辔¤而御奔马，弃¤橹而乘轻舟，未见其可也。”

鲍生又难曰：“夫天地之位，二气范物，乐阳则云飞，好阴则川处。承柔刚以率性，随四八而化生，各附所安，本无尊卑也。君臣既立，而变化遂滋，夫獭多则鱼扰，鹰众则鸟乱，有司设则百姓困，奉上厚则下民贫，壅崇宝货，饰玩台榭，食则方丈，衣则龙章，内聚旷女，外多鳏男，采难得之宝，贵奇怪之物，造无益之器，恣不已之欲，非鬼非神，财力安出哉？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俭，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，宿卫有徒食之众，百姓养游手之人，民乏衣食，自给已剧，况加赋敛，重以苦役，下不堪命，且冻且饥，冒法斯滥，于是乎在。王者忧劳于上，台鼎颦[HT5,6”]戚[KG-\*4][HT5,7”]页于下，临深履薄，惧祸之及。恐智勇之不用，故厚爵重禄以诱之；恐奸衅之不虞，故严城深池以备之。而不知禄厚则民匮而臣骑，城严则役重而攻巧。故散鹿台之金，发钜桥之粟，莫不欢然；况乎本不聚金，而不敛民粟乎？休牛桃林，放马华山，载戢干戈，载¤弓矢，犹以为泰；况乎本无军旅，而不战不戍乎？茅茨土阶，弃织拔葵，杂囊为帏，濯裘布被，妾不衣帛，马不秣粟，俭以率物，以为美谈，所谓盗跖分财，取少为让，陆处之鱼，相煦以沫也。

“夫身无在公之役，家无输调之费，安土乐业，顺天分地，内足衣食之用，外无势利之争，操杖攻劫，非人情也。象刑之教，民莫之犯，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，岂彼无利性而此专贪残，盖我清静则民自正，下疲怨则智巧生也。任之自然，犹虑凌暴，劳之不休，夺之无已，田芜仓虚，杼柚之空，食不充口，衣不周身，欲令勿乱，其可得乎？所以救祸而祸弥深，峻禁而禁不止也。关梁所以禁非，而猾吏因之以为非焉。衡量所以检伪，而邪人因之以为伪焉。大臣所以扶危，而奸臣恐主之不危。兵革所以静难，而寇者盗之以为难。此皆有君之所致也。民有所利，则有争心，富贵之家，所利重矣。且夫细民之争，不过小小，匹夫校力，亦何所至，无疆土之可贪，无城郭之可利，无金宝之可欲，无权柄之可竞，势不能以合徒众，威不足以驱异人，孰与王赫斯怒，陈师鞠旅，推无雠之民，攻无罪之国，僵尸则动以万计，流血则漂橹丹野。无道之君，无世不有，肆其虐乱，天下无邦，忠良见害于内，黎民暴骨于外，岂徒小小争夺之患邪？至于移父事君，废孝为忠，申令无君，亦同有之耳。古之为屋，足以蔽风雨，而今则被以朱紫，饰以金玉；古之为衣，足以掩身形，而今则玄黄黼黻，绵绮纨；古之为乐，足以定人情，而今则烦乎淫声，惊魂伤和；古之饮食，足以充饥虚，而今则焚林漉渊，宰割群生。(下有脱文。)

(以下为抱朴子驳难之辞)“岂可以事之有过而都绝之乎？若虞在上，稷¤赞事，卑宫薄赋，使民以时，崇节俭之清风，肃玉食之明禁。质素简约者，贵而显之；乱化侵民者，黜而戮之；则颂声作而黎庶安矣。何必虑火灾而坏屋室，畏风波而填大川乎？”

抱朴子曰：“鲍生贵上古无君之论，余既驳之矣。后所答余，文多不能尽载，余稍条其论而牒诘之云。”

鲍生曰：“人君采难得之宝，聚奇怪之物，饰无益之用，厌无已之求。”抱朴子诘曰：“请问古今帝王，尽采难得之宝，聚奇怪之物乎？有不尔者也。余闻唐尧之为君也，捐金于山；虞舜之禅也，捐璧于谷。疏食菲服，方之监门，其不汔渊剖珠，倾岩刊玉，凿石铄黄白之矿，越海裂翡翠之羽，网[HT5,7”]王[KG-\*3][HT5,6”]毒瑁于绝域，掘丹青于岷汉，亦可知矣。夫服章无殊，则威重不著，名位不同，则礼物异数，是以周公辨贵贱上下之异，式宫室居处，则有堵雉之限，冠盖旌旗，则有文物之饰，车服器用，则有多少之制，庖厨供羞，则有法膳之品，年凶灾眚，又减撤之。无已之欲，不在有道，子之所云，可以声桀纣之罪，不足以定雅论之证也。

鲍生曰：“人君后宫三千，岂皆天意，谷帛积则民饥寒矣。”抱朴子诘曰：“王者妃妾之数，圣人之所制也。圣人，与天地合其德者也。其德与天地合，岂徒异哉！夫岂徒欲以顺情盈欲而已乎！乃所以佐六宫，理阴阳，教尔崇奉祖庙，祗承大祭，供玄¤之服，广本支之路，且案周典九土之记，及汉氏地理之书，天下女数，多于男焉。王者所宗，岂足以逼当娶者哉？姬公思之，似已审矣。帝王帅百僚以藉田，后妃将命妇以蚕织，下及黎庶，农课有限，力佃有赏，怠惰有罚，十一而税，以奉公用。家有备凶之储，国有九年之积，各得顺天分地，不夺其时，调薄役希，民无饥寒，衣食既足，礼让以兴。昔文景之世，百姓务农，家给户丰，官仓之米，至腐赤不可胜计。然而士庶犹侯服鼎食，牛马盖泽，由于赋敛有节，不足损下也。至于季世，官失佃课之制，私务浮末之业，生谷之道不广，而游食之徒滋多，故上下同之，而犯非者众，鲍生乃归咎有君。若夫讥采择之过限，刺农课之不实，责牛饮之三千，贬履亩与太半，但使后宫依周礼，租调不横加，斯则可矣。必无君乎！夫一日晏起，则事有失所，即鹿无虞，维入于林中，安可终已。靡所宗统，则君子失所仰，凶人得其志，网疏犹漏，可都无网乎？”

鲍生曰：“人之生也，衣食已剧，况又加之以敛赋，重之以力役，饥寒并至，下不堪命，冒法犯非，于是乎生。”抱朴子诘曰：“蜘蛛张网，蚤虱不馁，使人智巧，役用万物，食口衣身，何足剧乎？但患富者无知止之心，贵者有无限之用耳。岂可以一蹶之故，而终身不行，以桀纣之虐，思乎无主也。夫言主事弥张，赋敛之重于住古，民力之疲于末务，饥寒所缘，以讥之可也。而言有役有赋，使国乱者，请问唐虞升平之世，三代有道之时，为无赋役以相供奉，元首股肱，躬耕以自给邪？鲍生乃唯知饥寒并至，莫能固穷，独不知衣食并足，而民知荣辱乎！”

鲍生曰：“王者临深履尾，不足喻危，假寐待旦，日昃旰食，将何为惧祸及也？”抱朴子难曰：“审能如此，乃圣主也。王者所病，在乎骄奢，贤者不用，用者不贤，夏癸指天日以自喻，秦始忧万世之同谥，故致倾亡，取笑将来。若能惧危夕惕，广纳规谏，询[SX(B-\*4][JX-\*8][HT7,5]艹[][HT6,5]刍[JX\*8][SX)]尧以待听，养黄发以乞言，何忧机事之有违，何患百揆之不康。夫战兢则彝伦叙，怠荒则奸宄作，况无君，能无乱乎？”

鲍生曰：“王者钦想奇瑞，引诱幽荒，欲以崇德迈威，厌耀未服，白雉玉环，何益齐民乎？”抱朴子诘曰：“夫王者德及天则有天瑞，德及地则有地应。若乃景星[HT5,6]扌[KG-\*2][HT5,6”]离光，以佐望舒之耀；冠日含采，以表羲和之晷。灵禽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”]邕喈于阿阁，金象[HT5,7”]火[KG-\*3][HT5,6]昆晃乎清沼，此岂卑辞所致，厚币所诱哉！王莽奸猾，包藏祸心，文致太平，诳眩朝野，贶遗外域，使送瑞物，岂可以此谓古皆然乎？夫见盈丈之尾，则知非咫尺之躯；睹寻仞之牙，则知非肤寸之口。故王母之遣使，明其玄化通灵，无远不怀也；越裳之重译，足知惠沾殊方，泽被无外也。夫绝域不可以力服，蛮貊不可以威摄，自非至治，焉能然哉！何者鲍生谓为不用？夫周室非乏玉而须王母之环以为富也，非俭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，所以贵之者，诚以斯物为太平。则上无苛虐之政，下无失所之人，¤飞蠕动，咸得其欢，有国之美，孰多于斯！而云不用，无益于齐民。源远体大，固未易见，鲍生之言，不亦宜乎？”

鲍生曰：“人君恐奸衅之不虞，故严城以备之也。”抱朴子诘曰：“侯王设险，大易所贵，不审严城，何讥焉尔。夫两仪肇辟，万物化生，则邪正存焉尔。夫圣人知凶丑之自然，下愚之难移，犹春阳之不能荣枯朽，炎景之不能铄金石，冶容慢藏，诲淫召盗，故取法乎习坎，备豫于未萌。重门有击柝之敬，治戎遏暴客之变，而欲除之，其理何居？兕之角也，凤之距也。天实假之，何必日用哉！蜂虿挟毒以卫身，智禽衔芦以捍网，獾曲其穴，以备径至之锋，水牛结阵，以却虎豹之暴，而鲍生欲弃甲胄以遏利刃，堕城池以止冲锋，若令甲胄既捐而利刃不住，城池既坏而冲锋犹集，公输、墨翟，犹不自全，不审吾生，计将安出乎？”

或曰：“苟夫可欲之物，虽无城池之固，敌亦不来者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夫可欲之物，何必金玉，锥刀之末，愚民竞焉。越人之大战，由乎蚺蛇之不钧；吴楚之交兵，起乎一株之桑叶。饥荒之世，人人相食，素手裸跣(下有脱文)。远则甫侯子羔，近则于公释之，控情审罚，剖毫析芒。受戮者吞声而歌德，则劓者没齿无怨言，此皆非无君之时也。昔有鳏在下而四岳不蔽，明扬仄陋而元凯毕举，或投屠刀而排金门，或释版筑而蹑玉堂，或委刍豢而登卿相，或自亡命而为上将，伯柳达雠人，解狐荐怨家，方回叩头以致士，禽息碎首以推贤，敢问于时，有君否邪？又云：“田芜廪虚，皆由有君。”“夫君非塞田之蔓草，臣非耗仓之雀鼠也。其芜其虚，卒由[JX-\*9]户[JX\*9][KG-1][KG\*4][HT6”]乙运，水旱疫疠，以臻凶荒，岂在赋税，令其然乎？至于八政之首食，谓之民天，后稷躬稼，有虞亲耕，丰年多黍多[HT5,7”]禾[KG-\*3][HT5,6”]余，我庾惟亿，民食其陈，白渠开而斥卤膏壤，邵父起阳陵之陂而积谷为山，叔敖创期思而家有腐粟，赵过造三犁之巧而关右以丰，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饱，此岂无君之时乎！”

§ 知止卷第四十九

抱朴子曰：祝莫大于无足，福莫厚乎知止。抱盈居冲者，必全之算也；宴安盛满者，难保之危也。若夫善卷巢许管胡之徒，咸蹈云物以高骛，依龙凤以竦迹，觇韬锋于香饵之中，寤覆车乎来轫之路，违险途以遐济，故能免詹何之钓缗，可谓善料微景于形外，觌坚冰于未霜，徙薪曲突于方炽之火，[HT5,6]纟[KG-\*2][HT5,6]丽舟弭[HT5,7”]木[KG-\*3][HT5,7]戢于冲风之前，瞻九[HT5,7”]牛[KG-\*3][HT5,6”]害而深沈，望密蔚而曾逝，不托巢于苇苕之末，不偃寝乎崩山之崖者也。斯皆器大量弘，审机识致，凌侪独往，不牵常欲，神参造化，心遗万物，可欲不能¤介其纯粹，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。苟无若人之自然，诚难企及乎绝轨也。徒令知功成者身退，处劳大者不赏，狡兔死则知猎犬之不用，高鸟尽则觉良弓之将弃。鉴彭韩之明镜，而念抽簪之术；睹越种之暗机，则识金象之贵。若范公泛艘以绝景，薛生逊乱以全洁，二疏投印于方盈，田豫释绂于漏尽，进脱亢悔之咎，退无濡尾之吝，清风足以扬千载之尘，德音足以祛将来之惑。方之陈宝，不亦邈乎！

或智小败于谋大，或辕弱折于载重，或独是陷于众非，或尽忠讦于兼会，或倡高算而受晁错之祸，或竭心力而遭吴起之害。故有[JX-\*9][SX(B-\*5][HT7”,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JX\*9][HT5,6”]局高[SX(B-\*5][HT7”]口[]止[SX)][KG-\*4][HT5,6]脊厚，犹不免焉。公旦之放，仲尼之行，贾生逊摈于下士，子长熏肾乎无辜，乐毅平齐，伍员破楚，白起以百胜拓疆，文子以九术霸越，韩信功盖于天下，黥布灭家以佐命，荣不移晷，辱已及之。不避其祸，岂智者哉！为臣不易，岂将一途，要而言之，决在择主。我不足赖，其验如此。告退避贤，洁而且安，美名厚实，福莫大焉。能修此术，万未有一。吉凶由人，可勿思乎！逆耳之言，乐之者希，献纳期荣，将速身祸，救诽谤其不暇，何信受之可必哉！夫[HT5,7”]矢[KG-\*3][HT5,6”]曾缴纷纭则鸳雏徊翮，坑阱充蹊则麟虞敛迹。情不可极，欲不可满，达人以道制情，以计遣欲，为谋者犹宜使忠，况自为策而不详哉！盖知足者常足也，不知足者无足也。常足者，福之所赴也；无足者，祸之所钟也。生生之厚，杀哉生矣，宋氏引苗，郢人张革，诚欲其快，而实速萎裂，知进忘退，斯之谓乎？

夫¤奔而不止者，鲜不倾坠；凌波而无休者，希不沈溺；弄刃不息者，伤刺之由也；斫击不辍者，缺毁之原也。盈则有损，自然之理，周庙之器，岂欺我哉？故养由之射，行人识以驰弦，东野之御，颜子知其方败，成功之下，未易久处也。夫饮酒者不必尽乱，而乱者多焉；富贵者岂其皆危，而危者有焉。智者料事于倚伏之表，伐木于毫末之初，吐高言不于累棋之际，议治裘不于群狐之中，古人佯狂为愚，岂所乐哉！时之宜然，不获已也。亦有深逃而陆遭波涛，幽遁而水被焚烧，若龚胜之绝粒以殒命，李业煎蹙以吞鸩，由乎迹之有朕，景之不灭也。若使行如蹈冰，身如居阴，动无遗踪可寻，静与无为为一，岂有斯患乎！又况乎揭日月以隐形骸，击建鼓以徇利器者哉！夫值明时则优于济四海，遇险世则劣于保一身，为此永慨，非一士也。

吾闻无炽不灭，靡溢不损，焕赫有委灰之兆，春草为秋瘁之端，日中则昃，月盈则蚀，四时之序，成功者退。远取诸物，则构高崇峻之无限，则颓坏惟忧矣；近取诸身，则嘉膳旨酒之不节，则结疾伤性矣。况乎其高概云霄而积之犹不止，其威震人主而加崇，又不息者乎！蚊虻堕山，适足翱翔；兕虎之坠，碎而为[SX(B-\*6][HT7”,7”]束[KG-\*3]攵[][HT7,5]韭[SX)]。此言大物，不可失所也。且夫正色弹违，直道而行，打扑干纪，不虑雠[HT5,6]阝[KG-\*2][HT5,6]巢，则怨深恨积。若舍法容非，属托如响，吐刚茹柔，委曲绳墨，则忠□丧败，居此地者，不变劳乎？是以身名并全者甚希，而折足覆[HT5,7]饣[KG-\*3][HT5,6”]束者不乏也。然而入则兰房窈窕，朱帷组帐，文茵兼舒于华第，艳容粲烂于左右，轻体柔声，清歌妙舞，宋蔡之巧，阳阿之妍，口吐采菱延露之曲，足蹑渌水七〖SX(B-\*6〗[HT7”,5]般[][HT7”,5]木[SX)]之节，知音悦耳，冶姿娱心，密宴继集，¤[HT5,7]酉[KG-\*3][HT5,6”]录不撤，仰登绮阁，俯映清渊，游果林之丹翠，戏蕙囿之芬馥，文鳞¤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爵，朱习颉颃，飞缴堕云鸿，沈纶引鲂鲤，远珍不索而交集，玩弄纷华而自至。出则朱轮耀路，高盖接轸，丹旗云蔚，麾节翕赫，金口嘈[HT5,7”]口[KG-\*3][HT5,6]献，戈甲璀错，得意托于后乘，嘉旨盈乎属车，穷游观之娱，极畋渔之欢。圣明之誉，满耳而入；谄悦之言，异口同辞。于时眇然，意蔑古人，谓伊吕管晏，不足算也。岂觉崇替之相为首尾，哀乐之相为朝暮，肯谢贵盛，乞骸骨，背朱门而反丘园哉！若乃圣明在上，大贤赞事，百揆非我则不叙，兆民非我则不济，高而不以危为忧，满而不以溢为虑者，所不论也。

〖HT5H〗穷达

或问：“一流之才，而或穷或达，其故何也？俊逸絷滞，其有憾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夫器业不异，而有抑有扬者，无知己也。故否泰时也，通塞命也。审时者何怨于沈潜，知命者何恨于卑瘁乎！故沈闾[HT5,6]氵[KG-\*2][HT5,6]亭钧，精劲之良也，而不以击，则朝菌不能断焉；珧华黎绿，连城之宝也，委之泥泞，则瓦砾积其上焉。故可珍而不必见珍也，可用而不必见用也。庸俗之夫，暗于别物，不分朱紫，不辩菽麦，唯以达者为贤，而不知侥求者之所达也；唯以穷者为劣，而不详守道者之所穷也。且夫悬象不丽天，则不能扬大明灼无外，嵩岱不托地，则不能竦峻极概云霄。兔足因夷途以聘迅，龙艘泛激流以效速，离光非燧人不炽，楚金非欧冶不剡，丰华俟发春而表艳，栖鸿待冲飙而轻戾，四岳不明扬，则有鳏不登庸，叔牙不推贤，则夷吾不式厚，穰苴赖平仲以超踔，淮阴因萧公以鹰扬，¤生由胜之之谈，曲逆缘无知之荐，元直起龙萦之孔明，公瑾贡虎卧之兴霸，故能美名垂于帝籍，弘勋著于当世也。

“汉之末年，吴之季世，则不然焉。举士也，必附己者为前；取人也，必多党者为决；而附己者不必足进之器也，同乎我，故不能遗焉；而多党者不必逸群之才也，信众口，故谓其可焉。或信此之庸猥，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；或识彼之英异，而不能平心于至公。于是释铨衡，而以疏数为轻重矣；弃度量，而以纶集为多少矣。于时之所谓雅人高韵，秉国之钧，黜陟决己，褒贬由口者，鲜哉免乎斯累也。又况于胸中率有憎独立，疾非党，忌胜己，忽寒素者乎？悲夫！邈俗之士，不群之人，所以比肩不遇，不可胜计，或抑顿于薮泽，或立朝而斥退也。盖修德而道不行，藏器而时不会，或俟河清而齿已没，或竭忠勤而不见知，远行不骋于一世，勋泽不加于生民。席上之珍，郁于泥泞，济物之才，终于无施，操筑而不值武丁，抱竿而不遇西伯，自曩迄今，将有何限？而独悲之，不亦陋哉！瞻径路之远，而耻由之；知大道之否，而不改之。齐通塞于一途，付荣辱于自然者，岂怀悒闷于知希，兴永叹于川逝乎！疑其有憾，是未识至人之用心也。小年之不知大年，井蛙之不晓沧海，自有来矣。

〖HT5H〗重言

抱朴子曰：余友人玄泊先生者，齿在志学，固已穷览六略，旁综河洛，昼竞羲和之末景，夕照望舒之余辉，道靡远而不究，言无微而不测，以儒墨为城池，以机神为干戈，故谈者莫不望尘而衔璧，文士寅目而格笔。俄而寤智者之不言，觉寸一之无咎，意得则齐荃蹄之可弃，道乖则觉唱高而和寡，于是奉老氏多败之戒，思金人三缄之义，括锋颖而如讷韬，修翰于彤管，含金怀玉，抑谧华辩，终日弥夕，或无一言。门人进曰：“先生默然，小子胡述？且与庸夫无殊焉。窃谓钟不鸣，则不异于积铜；浮磬息音，则未别乎聚石也。”玄泊先生答曰：“吾特收远名于万代，求知己于将来，岂能竞见知于今日，标格于一时乎？陶甄以盛酒，虽美不见酣；身卑而言高，虽是不见信。徒卷舌而竭声，将何救于流遁？古人六十笑五十九，不远迷复，乃觉有以也。夫玉之坚也，金之刚也，冰之冷也，火之热也，岂须自言，然后明哉！且八音九奏，不能无长短之病，养由百发不能止，将有一失之疏，玩凭河者，数溺于水；好剧谈者，多漏于口。伯牙谨于操弦，故终无烦手之累；儒者敬其辞令，故终无枢机之辱。浅近之徒，则不然焉。辩虚无之不急，争细事以费言，论广修坚白无用之说，诵诸子非圣过正之书，损教益惑，谓之深远，委弃正经，竞治邪学。或与暗见者较唇吻之胜负，为不识者吐清商之谈对，非敌力之人，旁无赏解之客，何异奏雅乐于木梗之侧，陈玄黄于土偶之前哉！徒口枯气乏，椎杭抵掌，斤斧缺坏而盘节不破，勃然战色而乖忤愈远，致令恚容表颜，丑言自口，偷薄之变，生乎其间，既玷之谬，不可救磨。未若希声不全大音，约说以俟识者矣。

§ 自叙卷第五十

抱朴子者，姓葛，名洪，字稚川。丹阳句容人也。其先葛天氏，盖古之有天下者也。后降为列国，因以为姓焉。洪曩祖为荆州刺史，王莽之篡，君耻事国贼，弃官而归，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。将以诛莽，为莽所败，遇赦免祸，遂称疾自绝于世。莽以君宗强，虑终有变，乃徙君于琅邪。君之子浦庐，起兵以佐光武，有大功。光武践祚，以庐为车骑。又迁骠骑大将军，封下邳僮县侯，食邑五千户。

开国初，侯之弟文，随侯征讨，屡有大捷。侯比上书为文讼功，而官以文私从兄行，无军名，遂不为论。侯曰：“弟与我同冒矢石，疮痍周身，伤失右眼，不得尺寸之报。吾乃重金累紫，何心以安？”乃自表选取转封于弟。书上请报，汉朝欲成君高义，故特听焉。文辞，不获已。受爵即第，为骠骑营立宅舍于博望里。于今基兆石础存焉。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，给如二君焉。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。骠骑曰：“此更烦役国人，何以为让？”乃托他行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。子弟躬耕，以典籍自娱。文累使奉迎骠骑，骠骑终不还。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，以冀骠骑之反，至于累世无居之者。

洪祖父学无不涉，究测精微，文艺之高，一时莫伦。有经国之才，仁吴，历宰海盐、临安、山阴三县。入为吏部待郎，御史中丞，庐陵太守，吏部尚书，太子少傅，中书，大鸿胪，侍中，光禄勋，辅吴将军，封吴寿县侯。

洪父以孝友闻，行为士表，方册所载，罔不穷览。仕吴五官郎，中正，建城、南昌二县令，中书郎，廷尉，平中护军，会稽太守。未辞而晋军顺流，西境不守，博简秉文经武之才，朝野之论，佥然推君。于是转为五郡赴警。大都督给亲兵五千，总统征军，戍遏疆场。天之所坏，人不能支，故主钦若，九有同宾，君以故官，赴除郎中。稍迁至大中大夫，历位大中正，肥乡令。县户二万，举州最治，德化尤异，恩洽刑清，野有颂声，路无奸迹，不佃公田，越界如市。秋毫之赠，不入于门；纸笔之用，皆出于私财。刑厝而禁止，不言而化行。以疾去官，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。正色弼违，进可替不，举善弹枉，军国肃雍。迁邵陵太守，卒于官。

洪者，君之弟三子也。生晚，为二亲所娇饶，不早见督以书史。年十有三，而慈父见背。夙失庭训，饥寒困瘁，躬执耕穑，承星履草，密勿畴袭。又累遭兵火，先人典籍荡尽。农隙之暇无所读，乃负笈徒步行借。又卒于一家，少得全部之书，益破功日伐薪以给纸笔，就营田园处，以柴火写书。坐此之故，不得早涉艺文。常乏纸，每所写，反覆有字，人鲜能读也。年十六，始读《教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。贫乏无以远寻师友，孤陋寡闻，明浅思短，大义多所不能通，但贪广览，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。曾所披涉，自正经、诸史、百家之言，下至短杂文章，近万卷。既性暗善忘，又少文，意志不专，所识者甚薄，亦不免惑，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，竟不成纯儒，不中为传授之师。其河洛图纬，一视便止，不得留意也。不喜星书及算术、九宫、三棋、太一、飞符之属，了不从焉。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。晚学风角、望气、三元、遁甲，六壬、太一之法，粗知其旨，又不研精。亦计此辈率是为人用之事，同出身情，无急以此自劳役，不如省子书之有益，遂又废焉。案《别录》、《艺文志》，众有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卷，而魏代以来，群文滋长，倍于往者，乃自知所未见之多也。江表书籍，通同不具，昔欲诣京师索奇异，而正值大乱，半道而还。每自叹恨。今齿近不惑，素志衰颓，但念损之又损，为乎无为，偶耕薮泽，苟存性命耳。博涉之业，于是日沮矣。

洪之为人也，(有脱文)而[HT5,7]马[KG-\*3][HT5,6”]矣野，性钝口讷，形貌丑陋，而终不辩自矜饰也。冠履垢弊，衣或褴褛，而或不耻焉。俗之服用，俾而屡改，或忽广领而大带，或促身而修袖，或长裾曳地，或短不蔽脚。洪期于守常，不随世变。言则率实，杜绝嘲戏，不得其人，终日默然。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。是以洪著书，因以自号焉。

洪禀性兀[JX-\*5][KG-\*2][HT7,7”]王羸，兼之多疾，贫无车马，不堪徒行，行亦性所不好。又患弊俗，舍本逐末，交游过差，故遂抚笔闲居，守静荜门而无趋从之所，至于权豪之徒，虽在密迹，而莫或相识焉。衣不辟寒，室不免漏，食不充虚，名不出户，不能忧也。贫无僮仆，篱落顿决，荆棘丛于庭宇，蓬莠塞乎阶[SX(B-\*5][HT7”,5]雨[]〖HT7,5〗留[SX)]，披榛出门，排草入室，论者以为意远忽近而不恕。其乏役也。不晓谒(有脱文)以故初不修见官长。至于吊大丧，省困疾，乃心欲自勉，强令无不必至，而居疾少健。恒复不周，每见讥责于论者。洪引咎而不恤也。意苟无余，而病使心违，顾不愧己而已，亦何理于人之不见亮乎？唯明鉴之士，乃恕其信抱朴，非以养高也。世人多慕豫亲之好，推暗室之密，洪以为知人甚未易，上圣之所难。浮杂之交，口合神离，无益有损。虽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绝之，且必须清澄详悉，乃处意焉。又为此见憎者甚众而不改也。驰逐苟达，侧立势门者，又共疾洪之异于己，而见疵毁，谓洪为傲物轻俗。而洪之为人，信心而行，毁誉皆置于不闻。

至患近人，或恃其所长而轻人所短，洪忝为儒者之末，每与人言，常度其所知而论之，不强引之以造彼所不闻也。及与学士有所辩识，每举纲领。若值惜短，难解心义，但粗说意之与向，使足以发寤而已，不致苦理，使彼率不得自还也。彼静心者，存详而思之，则多自觉而得之者焉。度不可与言者，虽或有问，常辞以不知，以免辞费之过也。洪性深不好干烦官长，自少及长，曾救知己之抑者数人，不得已，有言于在位者，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。不忍见其陷于非理，密自营之耳。其余虽亲至者，在事秉势，与洪无惜者，终不以片言半字，少累之也。至于粮用穷匮急，合汤药则唤求朋类，或见济，亦不让也。受人之施，必皆久久渐有以报之，不令觉也。非类则不妄受其馈致焉。洪所食有旬日之储，则分以济人之乏；若殊自不足，亦不割己也。不为皎皎之细行，不治察察之小廉。村里凡人之谓良守善者，用时，或赍酒肴候洪，虽非俦匹，亦不拒也。后有以答之，亦不登时也。洪尝谓史云不食于昆弟，华生治洁于昵客，盖邀名之伪行，非廊庙之远量也。

洪尤疾无义之人，不勤农桑之本业，而慕非义之奸利。持乡论者，则卖选举以取谢；有威势者，则解符疏以索财。或有罪人之赂，或枉有理之家。或为逋逃之薮，而飨亡命之人；或挟使民丁，以妨公役；或强收钱物，以求贵价；或占锢市肆，夺百姓之利；或割人田地，劫孤弱之业。惚恫官府之间，以窥掊克之益，内以夸妻妾，外以钓名位。其如此者，不与交焉。由是俗人憎洪疾己，自然疏绝，故巷无车马之迹，堂无异志之宾，庭可设雀罗，而几筵积尘焉。

洪自有识以逮将老，口不及人之非，不说人之私，乃自然也。虽仆竖有其所短，所羞之事，不以戏之也。未尝论评人物之优劣，不喜诃谴人交之好恶。或为尊长所逼问，辞不获已，其论人也，则独举彼体中之胜事而已。其论文也，则撮其所得之佳者，而不指摘其病累，故无毁誉之怨。贵人时或问官吏民，甲乙何如。其清高闲能者，洪指说其快事；其贪暴暗塞者，对以偶不识悉。洪由此颇见讥责，以顾护太多，不能明辩臧否，使皂白区分，而洪终不敢改也。每见世人有好论人物者，比方伦匹，未必当允，而褒贬与夺，或失准格。见誉者自谓己分，未必信德也；见侵者则恨之入骨，剧于血雠。洪益以为戒，遂不复言及士人矣。虽门宗子弟，其称两皆以付邦族，不为轻乎其价数也。

或以讥洪，洪答曰：“我身在我者也，法当易知。设令有人问我，使自比古人，及同时令我自求辈，则我实不能自知，可与谁为匹也。况非我，安可为取而评定之耶？汉末俗弊，朋党分部，许子将之徒，以口舌取戒。争讼论议，门宗成雠。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。魏武帝深亦疾之，欲取其首，尔乃奔波亡走，殆至屠灭。前鉴不远，可以得师矣。且人之未易知也，虽父兄不必尽子弟也，同乎我者遽是乎？异于我者遽非乎？或有始无卒，唐尧、公旦、仲尼、季札，皆有不全得之恨，无以近人信其喽喽管见荧烛之明，而轻评人物。是皆卖彼上圣大贤乎？”

昔大安中，石冰作乱，六州之地，柯振叶靡，违正党逆。义军大都督邀洪为将兵都尉，累见敦迫，既桑梓恐虏，祸深忧大。古人有急疾之义，又畏军法，不敢任志，遂募合数百人，与诸军旅进。曾攻贼之别将，破之日，钱帛山积，珍玩蔽地，诸军莫不放兵收拾财物，继毂连担。洪独约令所领，不得妄离行陈。士有摭得众者，洪即斩之以徇。于是无敢委杖，而果有伏贼数百，出伤诸军。诸军悉发，无部队，皆人马负重，无复战心。遂致惊乱，死伤狼藉，殆欲不振。独洪军整齐毂张，无所损伤。以救诸军之大崩，洪有力焉。后别战斩贼小帅，多获甲首，而献捷幕府。于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将军，例给布百匹。诸将多封闭之，或送还家，而洪分赐将士，及施知故之贫者，余之十匹，又径以市肉酤酒，以飨将吏。于时窃擅一日之美谈焉。

事平，洪投戈释甲，径诣洛阳，欲广寻异书，了不论战功。窃慕鲁连不受聊城之金，包胥不纳存楚之赏，成功不处之义焉。正遇上国大乱，北道不通。而陈敏又反于江东，归途隔塞。会有故人谯国嵇君道，见用为广州刺史。乃表请洪为参军。虽非所乐，然利可避地于南，故黾勉就焉。见遣先行催兵，而君道于后遇害，遂停广州。频为节将见邀用，皆不就。永惟富贵可以渐得而不可顿合，其间屑屑，亦足以劳人。且荣位势利，譬如寄客，既非常物，又其去不可得留也。隆隆者绝，赫赫者灭，有若春华，须臾凋落，得之不喜，失之安悲？悔吝百端，忧惧兢战，不可胜言。不可为也。且自度性笃懒而才至短，以笃懒而御短才，虽翕肩屈膝，趋走风尘，犹必不办大致名位而免患累，况不能乎？未若修松乔之道，在我而已，不由于人焉。将登名山，服食养性。非有废也，事不兼济，自非绝弃世务，则曷缘修习玄静哉？且知之诚难，亦不得惜问而与人议也。是以车马之迹，不经贵势之域；片字之书，不交在位之家。又士林之中，虽不可出，而见造之宾，意不能拒，妨人所作，不得专一，乃叹曰：“山林之中无道也。而古之修道者，必入山林者，诚欲以违远¤哗，使心不乱也。今将遂本志，委桑梓，适嵩岳，以寻方平梁公之轨。”

先所作子书内、外篇，幸已用功夫，聊复撰次，以示将来云尔。洪年十五、六时，所作诗赋杂文，当时自谓可行于代，至于弱冠，更详省之，殊多不称意。天才未必为增也，直所览差广，而觉妍媸之别。于是大有所制，弃十不存一。今除所作子书，但杂尚余百所卷，犹未尽损益之理，而多惨愤，不遑复料护之。他人文成，便呼快意，余才钝思迟，实不能尔。作文章每一更字，辄自转胜，但患懒，又所作多不能数省之耳。洪年二十余，乃计作细碎小文，妨弃功日，未若立一家之言，乃草创子书。会遇兵乱，流离播越，有所亡失，连在道路，不复投笔十余年，至建武中，乃定凡著《内篇》二十卷，《外篇》五十卷，碑颂诗赋百卷，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，又撰俗所不列者，为《神仙传》十卷，又撰高尚不仕者，为《隐逸传》十卷又抄五经、七史、百家之言，兵事、方伎、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，别有目录。其《内篇》言神仙方药、鬼怪变化、养生延年、禳邪却祸之事，属道家；《外篇》言人间得失，世事臧否，属儒家。洪见魏文帝《典论》自叙，未及弹棋击剑之事，有意于略说所知，而实不数少所便能，不可虚自称扬。今将具言，所不闲焉。

洪体纯性驽，寡所玩好，自总发垂髫，(有脱文)又掷瓦手抟，不及儿童之群，未曾斗鸡鹜，走狗马，见人博戏，了不目眄。或强牵引观之，殊不入神，有若昼睡。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几道樗蒲齿名。亦念此辈末伎，乱意思而妨日月，在位有损政事，儒者则废讲诵，凡民则忘稼穑，商人则失货财。至于胜负未分，交争都市，心热于中，颜愁于外，名之为乐，而实煎悴，丧廉耻之操，兴争竞之端，相取重货，密结怨隙。昔宋闵公、吴太子致碎首之祸，生叛乱之变，覆灭七国，几倾天朝。作戒百代，其鉴明矣。每观戏者，渐恚交集，手足相及，丑詈相加，绝交坏友，往往有焉。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，多召悔吝，不足为也。仲尼虽有昼寝之戒，以洪较之，洪实未许其贤于昼寝。何则？昼寝但无益而未有怨恨之忧，斗讼之变，圣者犹韦编三绝，以勤经业，凡才近人，安得兼修，惟诸戏尽不如示一尺之书，故因本不喜而不为，盖此俗人所亲焉。

少尝学射，但力少不能挽强，若颜高之弓耳。意为射既在六艺，又可以御寇辟劫，及取鸟兽，是以习之。昔在军旅，曾手射追骑，应弦而倒，杀二贼一马，遂以得免死。又曾受刀盾及单刀双戟，皆有口诀要术，以侍取人，乃有秘法，其巧入神。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，便可以当全独胜，所向无前矣。晚又学七尺杖术，可以入白刃，取大戟，然亦是不急之末学。知之譬如麟角凤距，何必用之？过此已往，未之或知。

洪少有定志，决不出身，每览巢、许、子州、北人石户、二姜、两袁、法真、子龙之传，尝废书前席，慕其为人。念精治五经，著一部子书，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。后州郡及车骑大将军辟，皆不就。荐名琅邪王丞相府，昔起义兵，贼平之后，了不修名诣府，论功主者，永无赏报之冀。晋王应天顺人，拨乱反正，结皇纲于垂绝，修宗庙之废祀，念先朝之滞赏，并无报以劝来。洪随例就彼，庚寅，诏书赐爵关中侯，食句容之邑二百户。窃谓讨贼以救桑梓，劳不足录，金紫之命，非其始愿。本欲远慕鲁连，近引田畴，上书固辞，以遂微志。适有大例，同不见许。昔仲由让应受赐而沮为善，丑虏未夷，天下多事，国家方欲明赏必罚，以彰宪典，小子岂敢苟洁区区懦志，而距私通之大制？故遂息意而恭承诏命焉。

洪既著“自叙”之篇，或人难曰：“昔王充年在耳顺，道穷望绝，惧身名之偕灭，故自纪终篇。先生以始立之盛，值乎有道之运，方将解申公之束帛，登穆生之蒲轮，耀藻九五，绝声昆吾，何憾芬芳之不扬，而务老生之彼务？”洪答曰：“夫二仪弥邈，而人居若寓，以朝菌之耀秀，不移晷而殄瘁，类春华之暂荣，未改旬而凋坠。虽飞飙之经霄，激电之乍照，未必速也。夫期赜犹奔星之腾烟，黄发如激箭之过隙。况或未萌而殒箨，逆秋而雾瘁者哉？故项子有含穗之叹，扬乌有夙折之哀，历览远古，逸伦之士，或以文艺而龙跃，或以武功而虎踞，高勋著于盟府，德音被乎管弦，形器虽沈，铄于渊壤，美谈飘飘而日载，故虽千百代，犹穆如也。余以庸陋，沈抑婆婆，用不合时，行舛于世，发音则响与俗乖，抗足则迹与众迕。内无金张之援，外乏弹冠之友。循途虽坦，而足无骐¤；六虚虽旷，而翼非大鹏。上不能鹰扬匡国，下无以显亲垂名。美不寄于良史，声不附乎钟鼎。故因著述之余，而为自叙之篇，虽无补于穷达，亦赖将来之有述焉！

....zzzzZZZZ <<< ~(-: ^\_^ :-)~ >>> ZZZZzzzz....

＠＠＠朱氏语料库·朱冠明收集整理·欢迎使用＠＠＠